

金庸著

碧血劍

下

武俠小說精選
青蘋果電子圖書系列

碧血劍

下集

金 庸 著

目 录

第十二回	王母桃中药	头陀席上珍.....	417
第十三回	挥椎师博浪	毁炮挫哥舒.....	451
第十四回	剑光崇政殿	烛影昭阳宫.....	481
第十五回	纤纤出铁手	矫矫舞金蛇.....	508
第十六回	石冈凝冷月	铁手拂晓风.....	540
第十七回	青衿心上意	彩笔画中人.....	572
第十八回	朱颜罹宝剑	黑甲入名都.....	606
第十九回	嗟乎兴圣主	亦复苦生民.....	639
第二十回	空负安邦志	遂吟去国行.....	683
	袁崇焕评传.....		719

第十二回 王母桃中药 头陀席上珍

袁承志和青青、哑巴、洪胜海三人押着铁箱首途赴京。程青竹与沙天广豪兴勃发，要随盟主到京师去逛逛。袁承志见多有两个得力帮手随行，自是欣然同意。又见洪胜海一路忠心耿耿，再无反叛之意，便给他治好了身上伤势，洪胜海更是感激。

一行六人扬鞭驰马，在一望无际的山东平原上北行。这一带都是沙天广的属下，进入北直隶后是青竹帮的地界，自有沿途各地头目隆重迎送。青青见意中人如此得人推崇，心中得意非凡，本来爱闹闹小脾气的，这时也大为收敛了。

这天来到河间府，当地青竹帮的头目大张筵席，为盟主庆贺，作陪的都是河间府武林有名之士。酒过三巡，众人纵谈江湖轶闻，武林掌故。

忽有一人向程青竹道：“程帮主，再过四天，就是孟伯飞孟老爷子的六十大寿，你不去了吧？”程青竹道：“我要随盟主上京，祝寿是不能去了。我是礼到人不到，已备了一份礼，叫人送去保定府。”沙天广也道：“兄弟的礼也早已送去。孟老爷子知道我们不到，必是身有要事，决不能见怪。”袁承志心中一动：“这盖孟尝在北五省大大有名，既是他寿辰在即，

何不乘机结交一番？”说道：“孟老爷子兄弟是久仰了，原来日内就是他老人家六十大庆，兄弟想前去祝贺，各位以为怎样？”众人鼓掌叫好，都说：“盟主给他这么大的面子，孟老爷子一定乐极。”

次日众人改道西行，这天来到高阳，离保定府已不过一日路程。众人到大街上悦来客店投宿，安顿好铁箱行李，到大堂里饮酒用饭。

只见东面桌边坐着个胖大头陀，头上一个铜箍，箍住了长发，相貌甚是威猛，桌上已放了七八把空酒壶。店小二送酒到来，他揭开酒壶盖，将酒倒在一只大碗里，骨都骨都一口气喝干，双手左上右落，抓起盘中牛肉，片刻间吃得干干净净，一叠连声大嚷：“添酒添肉，快快！”这时几个店小二正忙着招呼袁承志等人，不及理会。那头陀大怒，伸掌在桌上猛力一拍，酒壶、杯盘都跳了起来，连他邻桌客人的酒杯都震翻了，酒水流了一桌。

那客人“啊哟”一声，跳了起来，却是个身材瘦小的汉子，上唇留了两撇鼠须，眸子一翻，精光逼人，叫道：“大师父，你要喝酒，别人也要喝啊。”那头陀正没好气，又是重重一掌拍在桌上，猛喝：“我自叫店小二，干你屁事？”那汉子道：“从来没见过这般凶狠的出家人。”那头陀喝道：“今日叫你见见。”

青青瞧得不服气，对袁承志道：“我去管管。”袁承志道：“等着瞧，别看那汉子矮小，只怕也不是个好惹的。”青青正想瞧两人打架，不料那汉子好似怕了头陀的威势，说道：“好，好，算我错，成不成？”头陀见他认错，正好店小二又送上酒

来，也就不再理会，自行喝酒。那汉子走了开去，过了一会，才又回来。袁承志等见没热闹好瞧，自顾饮酒吃饭。突然一阵风过去，一股臭气扑鼻而来，青青摸出手帕掩住鼻子。袁承志一转头，只见头陀桌上端端正正的放着一把便壶，那头陀竟未察觉，这一下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向青青使个眼色，嘴角向头陀一努。青青一见之下，笑得弯下腰来。

大堂中许多吃饭的人还未发觉，都说：“好臭，好臭！”那瘦小汉子却高声叫道：“香啊，香啊！”青青悄声叫道：“这定是那汉子拿来的了。他手脚好快，不知他怎么放的。”

这时头陀也觉臭气触鼻，伸手去拿酒壶，提在手里一看不对，赫然是把便壶，而且重甸甸的，显然装满了尿，不由得怒不可遏，反手一掌，把身旁的店小二打得跌出丈余，翻了一个筋斗。只听那瘦小汉子还在大赞：“好酒，好酒！香啊，香啊。”才知是他作怪，劈脸将便壶向他掷去。那汉子早有提防，他身法滑溜异常，矮身便从桌底钻了过去，已躲在头陀身后。那便壶在桌上碰得粉碎，尿水四溅。众人大呼小叫，纷纷起立闪避。

那头陀怒气更盛，伸出两只大掌回身就抓。那汉子又从桌底下钻过。那头陀一腿踢翻桌子。大堂中乱成一片。众人早都退在两旁。

只见那汉子东逃西窜，头陀拳打足踢，始终碰不到他身子。过不多时，大堂中桌凳都已被两人推倒。碗筷酒壶掉了一地。那汉子拾起酒壶等物，不住向头陀掷去。头陀吼叫连天，接过回掷。两人身法快捷，居然都是一身好武功。

打到后来，大堂中已清出一块空地。那汉子不再退避，拳

来还拳，足来还足，施展小巧功夫和头陀对打起来。头陀身雄力壮，使的是沧州大洪拳，拳势虎虎生风。那汉子的拳法却自成一家，时时双手两边划动，矮身蹒跚而走，模样十分古怪，偏又身法灵动。

青青笑道：“这样子真难看，那又是甚么武功了？”袁承志也没见过，只觉他手脚矫捷，模样虽丑，却自成章法，尽能抵敌得住。程青竹见多识广，说道：“这叫做鸭形拳，江湖上会的人不多。”青青听了这名称更觉好笑，见那汉子身形步法果然活脱像是只鸭子。

那头陀久斗不下，焦躁起来，突然跌跌撞撞，使出一套鲁智深醉打山门拳，东歪西倒，宛然是个醉汉，有时双足一挫，在地上打一个滚，等敌人攻到，倏地跃起猛击。他又滚又翻，身上沾了不少酒饭残羹，连便壶中倒出的尿水，也有不少沾在衣上。

斗到分际，头陀忽地抢上一步，左拳一记虚招，右掌“排山倒海”，直劈敌人胸口。那瘦小汉子知道厉害，运起内力，双掌横胸，喝一声：“好！”三张手掌已抵在一起。头陀的手掌肥大，汉子的手掌又特别瘦小，双掌抵在头陀一掌之中，恰恰正好。

两人各运全力，向前猛推。头陀左手虽然空着，但全身之力已运在右掌，左臂就如废了一般，全然无力出招。双方势均力敌，登时僵持不动，进既不能，退亦不得，均知谁先收力退缩，不免立毙于对方掌下，但如此拚斗下去，势不免内力耗竭，两败俱伤。两人均感懊悔，心想与对方本无怨仇，只不过一时忿争，如此拚了性命，实在无谓。再过一阵，两

人额头都冒出黄豆般的汗珠来。

沙天广道：“程老兄，你拿叫化棒儿去拆解一下吧，再迟一会，两个都要糟糕。”程青竹道：“我一人没这本事，还是咱哥俩儿齐上。”沙天广道：“好，不过这两个胡闹家伙性命虽然可保，重伤终究难免。”正要上前拆解，袁承志笑道：“我来吧。”缓步走近，双手分在两人臂弯里一格。头陀与汉子的手掌倏地滑开，收势不住，噗的一声，三掌同时打在袁承志胸上。程沙两人大叫：“不好！”同时抢上相救，却见他神色自若，并未受伤。原来袁承志知道倘若用力拆解或是反推，这两人正在全力施为，一股内力逼回去反打自身，必受重伤，因此运气于胸，接了这三掌，仗着内功神妙，轻而易举的把掌力承受了。

头陀和那汉子这时力已使尽，软绵绵的瘫痪在地。程青竹和沙天广扶起两人，命店小二进来收拾。袁承志摸出十两银子，递给掌柜的道：“打坏了的东西都归我赔。许多客人还没吃完饭，你照原样重新开过，都算在我帐上。”那掌柜的接了银子，不住称谢，叫齐伙计，收拾了打烂的东西，再开酒席。

过得一会，头陀和那汉子力气渐复，一齐过来向袁承志拜谢救命之恩。

袁承志笑道：“不必客气。请教两位高姓大名。两位如此武功，必是江湖上成名的英雄好汉了。”那头陀道：“我法名义生，但旁人都叫我铁罗汉。”那汉子道：“在下姓胡名桂南。请教高姓大名，这两位是谁？”

袁承志尚未回答，沙天广已接口道：“原来是圣手神偷胡

大哥。”胡桂南见他知道自己姓名和外号，很是喜欢，忙道：“不敢，请教兄长尊姓大名。”

程青竹把沙天广手中的扇子接过一抖。胡桂南见扇上画着个骷髅头，模样可怖，便道：“原来是阴阳扇沙寨主，久慕寨主之名，当真幸会。”跟着又见到倚在桌边的一根青竹，他知道青竹帮中的人所持青竹以竹节多少分地位高下，这枝青竹竟有十三节，那是帮中最高的首领了，就向程青竹一揖，说道：“这位是程老帮主吧？”程青竹呵呵笑道：“圣手神偷眼光厉害，果然名不虚传。两位不打不相识。来来来，大家同干一杯。”

众人一齐就坐，胡桂南与铁罗汉各敬了一杯酒，道声：“莽撞！”铁罗汉笑道：“也不知从哪里偷了这把臭便壶来，真是古怪！”众人一齐大笑起来。

胡桂南知道程、沙二人分别是北直肃和山东江湖豪杰首领，但见二人对袁承志神态恭敬，此人刚才出手相救，内功深湛，必是非同小可之人，只是未通姓名，也不敢贸然再问。他本来生性滑稽，爱开玩笑，这时却规规矩矩的不敢放肆。

程青竹道：“两位到此有何贵干？胡老弟可是看中了甚么大户，要一显身手么？”胡桂南笑道：“兄弟在程老前辈的地方不敢胡来。我是去给孟伯飞孟老爷子拜寿去的。”铁罗汉一拍桌子，叫道：“何不早说？我也是拜寿去的。早知道，就打不起来了，只不过你在孟大爷的酒筵之上，可别又端一把臭便壶出来。”众人又是一阵大笑。程青竹笑道：“那好极啦，我们也是要去给孟老爷子祝寿，明日正好结伴同行。两位跟孟老爷子是好朋友吧？”

铁罗汉道：“好朋友是高攀不上，但说来也有二十多年交情了。只是近年来我多在湖广一带，少到北方。倒有八九年不见啦。”胡桂南笑道：“那么罗汉大哥还得给我引见引见。”铁罗汉奇道：“怎么？你不识孟大爷么？那又给他去拜甚么寿？”胡桂南道：“兄弟对盖孟尝孟大爷一向仰慕得紧，只是无缘拜见。这次无意中得到了一件宝物，便想借花献佛，作为寿礼，好得会一会这位江湖闻名的豪杰。”铁罗汉道：“那就是了。别说你有寿礼，就是没有，孟大爷还不是一样接待。谁叫他外号盖孟尝呢？哈哈！”

程青竹却留了心，问道：“胡老弟，你得了甚么宝物啊？给我们开开眼界成不成？”沙天广也道：“寻常物事哪会在圣手神偷的眼里？这么夸赞，那定是价值连城了。”

胡桂南很是得意，从怀里掏出一只镶珠嵌玉、手工精致的黄金盒子，说道：“这里耳目众多，请各位到兄弟房里观看吧。”众人见盒子已是价值不赀，料想内藏之物必更珍贵。

胡桂南待众人进房后，掩上房门，打开盒子，露出两只死白蟾蜍来。这对蟾蜍通体雪白，眼珠却血也般红，模样甚是可爱，却也不见有何珍异之处。胡桂南向铁罗汉笑道：“刚才我和老兄对掌，要是一齐呜呼哀哉，那也是大难临头，无法可施了。但如只是身受重伤，我却有解救之方。”指着白蟾蜍道：“这是产在西域雪山上的朱睛冰蟾，任他多厉害的内伤、刀伤，只要当场不死，一服冰蟾，药到伤愈，真是灵丹妙药，无比神奇。要是中了剧毒，这冰蟾更有去毒之功。”

程青竹问道：“如此宝物，胡大哥却哪里得来？”胡桂南道：“上个月我在河南客店里遇到一个采药老道，病得快死了，

见他可怜，帮了他几十两银子，还给他延医服药。但他年寿已到，药石无灵，终于活不了。他临死时把这对冰蟾给了我，说是报答我看顾他的情意。”铁罗汉道：“这盒子倒也好看。”胡桂南道：“那老道本来放在一只铁盒里，可是拿去送礼，岂能不装得好看一点……”沙天广笑道：“于是你妙手空空，到一家富户去取了这只金盒。”胡桂南笑道：“沙寨主料事如神，佩服，佩服！那本是开封府刘大财主的小姐装首饰用的。”众人一齐大笑。

胡桂南道：“刚才我两人险些儿携手齐赴鬼门关，拚斗之时我心中在想，我和铁罗汉大哥若得侥幸不死，我就自服一只冰蟾，再拿一只救他性命。我两人又无怨仇，何必为了一把臭便壶，搞出人命大事？”铁罗汉笑道：“那倒生受你了。”众人又都大笑。

胡桂南道：“总而言之，这两只冰蟾，已不是我的了。”双手举起金盒，送到袁承志面前道：“不敢说是报答，只是稍表敬意。请相公赏脸收下了。”

袁承志愕然道：“那怎么可以？这是胡兄要送给孟老爷子的。”胡桂南道：“若不是相公仗义相救，兄弟非死即伤，这对冰蟾总之是到不了孟老爷子手中啦。至于寿礼嘛，不是兄弟夸口，手到拿来，随处即是，用不着操心。”袁承志只是推谢。胡桂南有些不高兴了，说道：“这位相公既不肯见告姓名，又不肯受这冰蟾，难道疑心是兄弟偷来的，嫌脏不要么？”袁承志道：“胡兄说哪里话来？适才匆忙，未及通名。小弟姓袁名承志。”

铁罗汉和胡桂南同时“啊”的一声惊呼。胡桂南道：“原

来是七省盟主袁大爷，怪不得如此好身手。袁大爷率领群雄，在锦阳关大破鞑子兵，天下无不景仰。”铁罗汉道：“我先几日听到这消息，不由得伸手大打我自己耳光。”众人愕然不解。青青道：“为甚么打自己耳光？”铁罗汉道：“我恼恨自己运气不好，没能赶上打这一场大仗，连一名鞑子兵也没杀到。”众人又都被他逗得笑了起来。

袁承志道：“胡大哥既然定要见赐，兄弟却之不恭，只好受了，多谢多谢。”双手接了过去，放在怀里。胡桂南喜形于色。

袁承志回到自己房里，过了一会，捧着一株朱红的珊瑚树过来。那珊瑚树有两尺来高，遍体晶莹，难得的是无一处破损，无一粒沙石混杂在内，放在桌上，登觉满室生辉，奇丽无比。胡桂南吃了一惊，说道：“兄弟豪富之家到过不少，却从未见过如此长大完美的珊瑚树。只怕只有皇宫内院，才有这般珍物。这是袁相公家传至宝吧？真令人大开眼界了。”

袁承志笑道：“这也是无意中得来的。这件东西请胡兄收着，明儿到了保定府，作为贺礼如何？”胡桂南惊道：“那太贵重了。”袁承志道：“这些赏玩之物，虽然贵重，却无用处，不比冰蟾可以救人活命。胡兄快收了吧。”胡桂南只得谢了收起。他和铁罗议见袁承志出手豪阔，心下都暗暗称奇。

次日傍晚到了保定府，众人先在客店歇了，第二天一早到孟府送礼贺寿。

孟伯飞见了袁承志、程青竹、沙天广三人的名帖，忙亲自迎接出来。他早知袁承志年轻，还道必有过人之处，此刻相会，见他只是个黝黑少年，形貌平庸，不觉一愣，老大不

悦，心想：“七省的英雄好汉怎地颠三倒四，推举这么个毛头小伙子做盟主？”但众人远道前来拜寿，自然是给自己极大面子，于是和大儿子孟铮，二儿子孟铸连声道谢，迎了进去，互道仰慕。袁承志见孟伯飞身材魁梧，须发如银，虽以六旬之年，仍是声若洪钟，步履之间更是稳健异常，想是武功深厚。两个儿子均在壮年，也都英气勃勃。

说话之间，孟伯飞对泰山大会似乎颇不以为然，程青竹谈到泰山之会，他都故作不闻，并不接口。过了一会，又有贺客到来，孟伯飞说声：“失陪！”出厅迎宾去了。青青心道：“这人号称盖孟尝，怎么对好朋友如此冷淡？原来是浪得虚名。早知他这么老气横秋的，就不来给他拜甚么寿了。老家伙我还见得不够多么？”

家丁献过点心后，孟铸陪着袁承志等人到后堂去看寿礼。这时孟伯飞正和许多客人围着一张桌子，赞叹不绝。见袁承志等进来，孟伯飞忙抢上来谢道：“袁兄、夏兄送这样厚礼，兄弟如何克当？”袁承志道：“老前辈华诞，一点儿敬意，太过微薄。”

众人走近桌边，只见桌上光彩夺目，摆满了礼品，其中袁承志送的白玉八骏马，青青送的翡翠玉西瓜，尤其名贵。胡桂南送的珊瑚宝树也很抢眼。

孟伯飞对袁承志被推为七省盟主一事，本来颇为不快，但见他说话谦和，口口声声老前辈，送的又是这般珍贵非凡的异宝，足见对自己十分尊重，觉得这人年纪虽轻，行事果然不同，不觉生了一份好感，说话之间也客气得多了。

各路贺客拜过寿后，晚上寿翁大宴宾朋。盖孟尝富甲保

定，素来爱好交友，这天六十大寿，各处来的贺客竟有三千多人。孟伯飞掀须大乐，向各路英豪不停口的招呼道谢。大厅中开了七八十席。位望不高、辈份较低的宾客则在后厅入席。

袁承志、程青竹、沙天广三人都给让在居中第一席上，孟伯飞在主位相陪。在第一席入座的还有老英雄鸳鸯胆张若谷、统兵驻防保定府的冯同知、永胜镖局的总镖头董开山，此外也都是武林中的领袖人物。群豪向寿翁敬过酒后，猜拳斗酒，甚是热闹。

饭酒正酣，一名家丁匆匆进来，捧着一个拜盒，走到孟铮身边，轻轻说了几句。孟铮正陪客人饮酒，一听家丁说话，忙站起来，走到孟伯飞身旁，说道：“爹，你老人家真好大面子，神拳无敌归二爷夫妇，带了徒弟给您拜寿来啦。”孟伯飞一愣，道：“我跟归老二素来没交情啊！”揭开拜盒，见大红帖子上写着：“眷弟归辛树率门人敬贺”几个大字，另有小字注着“菲仪黄金十两”，帖子旁边放着一只十两重的金元宝。孟伯飞心下甚喜，向席上众宾说声：“失陪。”带了两个儿子出去迎客。

不多时，只见他满面春风，陪着归辛树夫妇、梅剑和、刘培生、孙仲君五人进来。归二娘手中抱着那个皮包骨头、奄奄一息的孩子归钟。

袁承志早站在一旁，作了一揖，道：“二师哥、二师嫂，您两位好。”归辛树点点头道：“嗯，你也在这里。”归二娘哼了一声，却不理睬。袁承志道：“师哥师嫂请上座，我与剑和他们一起坐好啦。”孟伯飞听袁承志这般称呼，笑道：“好哇，

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师哥撑腰，别说七省盟主，就是十四省盟主，也好当呀！”言下之意，似是说袁承志少年得意，当上七省盟主，全是仰仗师兄的大力。袁承志微微一笑，也不言语。

归辛树这些日子忙于为爱子觅药，尚不知泰山大会之事，愕然道：“甚么盟主？”孟伯飞笑道：“我是随便说笑，归二哥不必介意。”当下请归氏夫妇在鸳鸯胆张老英雄下首坐了。众贺客均是豪杰之上，男女杂坐，并不分席。袁承志自与梅剑和等坐在一桌。程青竹和沙天广却去和哑巴、青青同席。

归辛树与孟伯飞等互相敬酒。各人喝了三杯后，永胜镖局总镖头董开山站起身来，说道：“兄弟酒量不行，各位宽坐。兄弟到后面歇一下。”归辛树冷然道：“我们到处找董镖头不到，心想定在这里，果然不错。”董开山神色尴尬，说道：“兄弟跟归二爷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归二爷何必苦苦找我？”众人一听此言，都停杯不饮，望着二人。

孟伯飞笑道：“两位有甚么过节，瞧兄弟这个小面子，让兄弟来排解排解。”说到排难解纷，于他实是生平至乐。董开山道：“在下久仰归二爷大名，一向是很敬重的，只是素不相识，不知何故一路追踪兄弟。”

孟伯飞一听，心中雪亮：“好啊，你们两人都不是诚心给老夫拜寿来着。原来一个是避难，一个是追人。这姓董的既然瞧得我起，到了我屋里，总不能让他吃亏丢人。”于是对归辛树道：“归二爷有甚么事，咱们过了今天慢慢再谈。大家是好朋友，总说得开。”

归辛树不善言辞，归二娘一指手中孩子，说道：“这是我

们二爷三房独挑单传的儿子，眼见病得快死啦。想求董镖头开恩，赐几粒药丸，救了这孩子一条小命。我们夫妇永感大德。”孟伯飞道：“那是应该的。”转头对董开山道：“董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是归二爷这样的大英雄求你。甚么药丸，快拿出来吧！你瞧这孩子确是病重。”董开山道：“这茯苓首乌丸倘若是兄弟自己的，只须归二爷一句话，兄弟早就双手奉上了。不过这是凤阳总督马大人进贡的贡品，着落永胜镖局送到京师。若有失闪，兄弟不能再在江湖上混饭吃，那也罢了，可是不免连身家性命也都难保，只好请归二爷高抬贵手。”

众人听了这话，都觉事在两难。冯同知一听是贡物，忙道：“贡物就是圣上的东西，哪一个大胆敢动？”归二娘道：“哼，就算是玉皇大帝的，这一次也只得动上一动了。”冯同知喝道：“好哇，你这女人想造反么？”归二娘大怒，伸筷在碗中夹起一个鱼圆，乘冯同知嘴还没闭，噗的一声，掷入了他的口中。冯同知一惊，哪知又是两个鱼圆接连而来，把他的嘴塞得满满的，吞也不是，吐也不是，登时狼狈不堪。

老英雄张若谷一见大怒，心想今天是孟兄弟的寿辰，这般搞法岂不是存心捣蛋，随手拿起桌上一只元宝形的筷架，用力一拍，筷架整整齐齐的嵌入了桌面之中。

归辛树手肘靠桌，潜运混元功内力向下一抵，全身并未动弹分毫，嵌在桌面里的筷架突然跳出，撞向张若谷脸上。张若谷急忙闪避，虽未撞中，却已显得手忙脚乱。他满脸通红，霍地站起，反手一掌，将桌面打下一块，转身对孟伯飞道：“孟老弟，老哥哥在你府上丢了脸了。”说着大踏步向外就走。

职司招待的两名孟门弟子上前说道：“张老爷子不忙，请到后堂用杯茶吧。”张若谷铁青着脸，双臂一张，两名弟子踉跄跌开。

孟伯飞怫然不悦，心想好好一堂寿筵，却给归辛树这恶客赶到闹局，以致老朋友不欢而去，正要发话，冯同知十指齐施，已将两个鱼圆从口中挖了出来，另外一个却终于咽了下去，哇哇大叫：“反了，反了，这还有王法吗？来人哪！”两名亲随还不知老爷为何发怒，忙奔过来。冯同知叫道：“抬我大关刀来！”

原来这冯同知靠着祖荫得官，武艺低微，却偏偏爱出风头，要铁匠打了一柄刀长背厚、镀金垂缨、薄铁皮的空心大关刀，自己骑在马上，叫两名亲兵抬了跟着走，务须口中杭育、杭育，叫声不绝，装作十分沉默、不胜负荷的模样，他只要随手一提，却是轻松随便。旁人看了，自然佩服同知老爷神力惊人。他把“抬我大关刀来”这句话说顺了口，这时脾气发作，又喊了出来。两名亲随一愣，这次前来拜寿，并未抬这累赘之物，一名亲随当即解下腰间佩刀，递了上去。

孟伯飞知他底细，见他装模作样，又是好气，又是好笑，连叫：“使不得。”

冯同知草菅人命惯了的，也不知归辛树是多大的来头，眼见他是个乡农模样，哪放在心上？接过佩刀，挥刀搂头向归二娘砍去。归二娘右手抱着孩子，左手一伸，弯着食中两指钳住了刀背，问道：“大老爷，你要怎样？”

冯同知用力一拉，哪知这把刀就如给人用铁钳钳住了，一拉之下，竟是纹丝不动。他双手握住刀柄，用力往后拉夺，霎

时间一张脸胀得通红，手中虽无大关刀，但脸如重枣，倒也宛若关公，所差者也不过关公的丹凤眼变成了冯公的斗鸡眼而已。归二娘突然放手。冯同知仰天一交，跌得结结实实，刀背砸在额头之上，登时肿起了圆圆一块，有似适才他吞下肚去的鱼圆钻上了额头。两名亲随忙抢上扶起。冯同知不敢再多说一句，手按额头，三脚两步的走了。只听他出了厅门，一路大声喝骂亲随：“混帐王八蛋！就是怕重偷懒，不抬老爷用惯了的大关刀来。否则的话，还不是一刀便将这泼妇劈成两半。”

董开山趁乱想溜。归辛树道：“董镖头，你留下丸药，我决不难为你。”董开山受逼不过，站到厅心，叫道：“姓董的明知不是你神拳无敌的对手。性命是在这里，你要，就来拿去吧。”归二娘道：“谁要你性命？把丸药拿出来！”

孟伯飞的大儿子孟铮再也忍耐不住，叫道：“归二爷，我们孟家可没得罪了你，你们有过节，请到外面去闹。”归辛树道：“好，董镖头，咱们出去吧。”董开山却不肯走。

归辛树不耐烦了，伸手往他臂上抓去。董开山向后一退，归辛树手掌跟着伸前。董开山既做到镖局子的总镖头，武功自然也非泛泛，眼见归辛树掌到，疾忙缩肩，出手相格，却哪碰得到对方手掌？但听得嗤的一声，肩头衣服已被撕下了一块。

孟铮抢上前去，挡在董开山身前，说道：“董镖头是来贺寿的客人，不容他在舍下受人欺侮。”归二娘道：“那怎样？我们当家的不是叫他出去吗？”孟铮道：“你们有事找董镖头，不会到永胜镖局去找？干么到这里搅局？”言下越来越不客气。

归二娘厉声道：“就算搅了局，又怎么样？”这些日子来她心烦意乱，为了儿子病重难愈，自己的命也不想要了，否则以孟伯飞在武林中的声望地位，她决不能如此上门胡来。

孟伯飞气得脸上变色，站了起来，道：“好哇，归二爷瞧得起，老夫就来领教领教。”孟铮道：“爹爹，今儿是您老人家好日子。儿子来。”当下命家丁在厅中搬开桌椅，露出了一片空地，叫道：“你们要搅局，索性大搅一场。归二爷，这就请显显你的神拳无敌。”

归二娘冷笑道：“你要跟我们当家动手，再练二十年，还不知成不成？”

孟铮武功已尽得孟伯飞快活三十掌的真传，方当壮年，生平少逢敌手，虽然久闻神拳无敌的大名，但当着数千宾朋，这口气哪里咽得下去？喝道：“归老二，你强凶霸道，到这里来撒野！孟少爷拳头上只要输给了你，任凭你找董镖头算帐，我们孟家自认没能耐管这件事。要是胜了你，却又怎样？”归辛树不爱多言，低声道：“你接得了我三招，归老二跟你磕头。”旁人没听见，纷纷互相询问。孟铮怒极而笑，大声说道：“各位瞧这人狂不狂？他说只要我接得他三招，他就向我磕头。哈哈，是不是啊，归二爷？”

归辛树道：“不错，接招吧！”呼的一声，右拳“泰山压顶”，猛击下来。

这时青青已站到袁承志身边，说道：“你的师哥学了你的法子。”袁承志道：“怎么？”青青道：“你跟他徒弟比拳，不也是限了招数来让他接么？”袁承志道：“这姓孟的不识好歹，他哪知我师哥神拳的厉害。”

孟铮见对方拳到，硬接硬架，右臂用力一挡，左手随即打出一拳。两人双臂一交，归辛树心道：“此人狂妄，果然有点功夫。”乘他左拳打来，左掌咄的一声，打在他左肘之上，发力往外一送。哪知孟铮的功夫最讲究马步坚实，这一送竟只将他推得身子晃了几晃。袁承志低声道：“糟糕，这一招没打倒了他，姓孟的要受重伤。”但见归辛树又是一掌打出，孟铮双臂奋力抵出，猛觉一股劲风逼来，登时神智胡涂，仰天跌倒，昏了过去。

众人大声惊呼。孟伯飞和孟铸抢上相扶，只见孟铮慢慢醒转，口中连喷鲜血，一口气渐渐接不上来。归辛树刚才一送没推动他，只道他武功果高，第三掌便出了全力。孟铮拚命架得两招，力气已尽，这第三招就算是轻轻一指，也就倒了，这股掌力排山倒海而来，哪里禁受得住？归辛树万想不到他已经全然无力抵御，眼见他受伤必死，倒也颇为后悔。

丁甲神丁游和孟铸两人气得眼中冒火，齐向归辛树扑击。孟伯飞给儿子推宫过血，眼见他气若游丝，不禁老泪泉涌，突然转身，向归辛树打来。

归辛树见正点子董开山乘机想溜，身子一挫，从丁游与孟铸拳下钻了过去，伸指在董开山肋下一点。董开山登时呆住，一足在前，一足在后，一副向外急奔的神气，却是移动不得半步，嘴里兀自在叫：“归老二，老子……老子跟你拚了！”

这时孟伯飞已与归二娘交上了手，两人功力相当，归二娘吃亏在抱了孩子，被他势如疯虎般的一轮急攻，迭遇险招。梅剑和、刘培生、孙仲君三人也已和孟门弟子打得十分激烈。

程青竹对袁承志道：“袁相公，咱们快劝，别弄出大事来。”

袁承志道：“我师哥师嫂跟我很有嫌隙，我若出头相劝，事情只有更糟，且看一阵再说。”

这时归辛树上前助战，不数招已点中了孟伯飞的穴道。只见他在大厅中东一晃，西一闪，片刻之间，已将孟家数十名弟子亲属全都点中了穴道。这些人有的伸拳，有的踢足，有的弯腰，有的扭头，姿势各不相同，然而个个动弹不得，只是眼珠骨碌碌的转动。宾客中虽有不少武林高手，但见神拳无敌如此厉害，哪个还敢出头？

归二娘对梅剑和道：“搜那姓董的。”梅剑和解下董开山背上包裹，在他身上里里外外搜了一遍，却哪里有茯苓首乌丸的踪影？归辛树解开他穴道，问道：“丸药放在哪里？”

董开山道：“哼，想得丸药，跟我到这里来干甚么？亏你是老江湖了，连这金蝉脱壳之计也不懂。”归二娘怒道：“甚么？”董开山道：“丸药早到了北京啦。”归二娘又惊又怒，喝道：“当真？”董开山道：“我仰慕孟老爷子是好朋友，专诚前来拜寿。难道明知你们想抢丸药，还会把这东西带上门来连累他老人家？”

圣手神偷胡桂南走到袁承志身边，低声道：“袁相公，这镖头扯谎。”

袁承志道：“怎么？”胡桂南道：“他的丸药藏在这里。”说着向“寿”字大锦轴下的一盘寿桃一指。袁承志很是奇怪，低声问道：“你怎知道？”胡桂南笑道：“这些江湖上偷偷摸摸的勾当，别想逃过我的眼睛。”青青在一旁听着，笑道：“旁人想在神偷老祖宗面前搞鬼，当真是鲁班门前弄大斧了。”胡桂南笑道：“姓胡的别的能为是没有，说到偷偷摸摸甚么的勾当，

却输不了给人。这姓董的好刁滑，他料到归二爷定会追来，因此把丸药放在寿桃之中，等对头走了，再悄悄去取出来。”

袁承志点点头，从人丛中出来，走到孟伯飞身边，伸掌在他“璇玑”、“神庭”两穴上按捏推拿几下，内力到处，孟伯飞身子登时活动。

归二娘厉声道：“怎么？你又要来多管闲事？”把孩子往孙仲君手里一送，伸手往袁承志肩头抓来。袁承志往左一偏，避开了她一抓，叫道：“师嫂，且听我说话。”

孟伯飞筋骨活动之后，左掌“瓜棚拂扇”，右掌“古道扬鞭”，连续两掌，向归二娘拍来。他这快活三十掌驰誉武林，自有独得之秘，遇到归辛树时棋差一着，缚手缚脚，但与归二娘却不相上下。两人拳来掌往，迅即交了十多招。归辛树道：“你让开。”归二娘往左闪开。孟伯飞右掌飞上。归辛树侧拳而出，不数招又已点中了他的穴道。袁承志若再过去解他穴道，势必跟师哥动手，当下只有皱眉不动。

归二娘脾气本来暴躁，这时爱子心切，行事更增了几分乖张，叫道：“姓董的，你不拿药出来，我把你两条臂膀折了。”左手拿住董开山手腕，将他手臂扭转，右拳起在空中，只要往下一落，一拳打在肘关节上，手臂立时折断。董开山咬紧牙关，低声道：“药不在我这里，折磨我也没用。”贺客中有些人瞧不过眼，挺身出来叫阵。

袁承志眼见局面大乱，叫道：“大家住手！”叫了几声，无人理睬，心想：再过得片刻，若是杀伤了人命，那就难以挽救，非快刀斩乱麻不可，突然纵起，落在孙仲君身旁，左手一招“双龙抢珠”，食中二指往她眼中挖去。孙仲君大惊，疾

忙伸右臂挡架。岂知他这一招只是声东击西，乘她忙乱中回护眼珠，右掌在她肩头轻轻一推，孙仲君退开三步，孩子已被他抢了过去。孙仲君大惊，高叫：“师父，师妹！快，快，他……”

归辛树夫妇回过头来，袁承志已抱着孩子，跳上一张桌子，叫道：“青弟，剑！”青青掷过剑去，袁承志伸左手接住了，叫道：“大家别动手，听我说话。”

归二娘红了眼睛，嘶声叫道：“小杂种，你敢伤我孩子，我……我跟你拚了！”说着要扑上去拚命。归辛树一把拉住，低声道：“孩子在他手里，别忙。”袁承志道：“二师哥，请你把孟老爷子的穴道解开了。”归辛树哼了一声，依言将孟伯飞穴道拍开。

袁承志叫道：“各位前辈，众家朋友。我师哥孩子有病，要借贪官马士英的丸药救命，可是这位董镖头甘心给赃官卖命，我师哥才跟他过不去。孟老爷子是好朋友，今日是他老人家千秋大喜之日，我们决不会有意前来打扰。”众人一听，都觉奇怪，明明见他们师兄弟互斗，怎么他却帮师兄说起话来了。归氏夫妇更加惊异。归二娘又叫：“快还我孩子！”

袁承志高声道：“孟老爷子，请你把这盘寿桃掰开来瞧瞧，中间可有点儿古怪。”董开山一听，登时变色。孟伯飞不知他葫芦里卖甚么药，依言掰开一个寿桃，只见枣泥馅子之内露出一颗白色蜡丸，不禁一呆，一时不明白这是甚么东西。

袁承志高声说道：“这董镖头要是真有能耐给赃官卖命，那也罢了，可是他心肠狠毒，前来挑拨离间，要咱们坏了武林同道的义气。孟老爷子，这几盘寿桃是董镖头送的，是不

是？”孟伯飞点点头。袁承志又道：“他把丸药藏在寿桃之内，明知寿桃一时不会吃，等寿筵过了，我师哥跟孟老爷子伤了和气，他再偷偷取出，送到京里，岂不是奇功一件？”

他一面说，一面走近桌边。青青也过来相助。两人把寿桃都掰了开来，将馅里所藏的四十颗丸药尽数取出。袁承志捏破一颗蜡丸，一阵芳香扑鼻，露出龙眼大一枚朱红丸药来。他叫青青取来一杯清水，将丸药调了，喂入孩子口中。那孩子早已气若游丝，也不哭闹，一口口的都咽入了肚里。归二娘双目含泪，又是感激，又是惭愧，心想今天若不是小师弟识破机关，不但救不了儿子的命，还得罪了不少英雄豪杰，累了丈夫一世英名。

袁承志等孩子服过药后，双手抱着交过。归二娘接了过去，低声道：“师弟，我们夫妇真是感激不尽。”归辛树只道：“师弟，你很好，很好。”青青把丸药都递给了归二娘，笑道：“孩子再生几场重病，也够吃的了。”归二娘心中正自欢喜不尽，也不理会她话中含刺，谢着接过。

归辛树忙着给点中穴道的人解穴，解一个，说一句：“对不住！”孟伯飞默然，心想：“你儿子是救活了，我儿子却给你打死了。定当邀约能人，报此大仇。”

袁承志见孟门弟子抬了垂死的孟铮正要走入内堂，叫道：“请等一下。”孟铸怒道：“我哥哥已死定啦，还要怎样？”袁承志道：“我师哥素来仰慕孟老爷子的威名，亲近还来不及，哪会真的伤害孟大哥性命？这一掌虽然使力大了一点，但孟大哥性命无碍，尽可不必担心。”众人一听，都想：“眼见他受伤这般沉重，你这话骗谁？”

袁承志道：“我师哥并未存心伤他，只要给孟大哥服一剂药，调养一段时候，就没事了。”说着从怀中取出金盒，揭开盒盖，拿了一只朱睛冰蟾出来，用手捏碎，在碗中冲酒调合，给孟铮喝了下去。不一刻，孟铮果然脸上见红，呻吟呼痛。孟伯飞喜出望外，忍不住泪水从脸颊上直流下来，颤声道：“袁相公，袁盟主，你真是我儿子的救命恩人。”袁承志连声逊谢。当下孟铸指挥家人，将兄长抬到内房休息。厅上重整杯盘，开怀畅饮。

归二娘向孟伯飞道：“孟老爷子，我们实在卤莽，千万请你原谅。”一拉丈夫，与三个徒弟一齐拜了下去。孟伯飞呵呵笑道：“儿子要死，谁都心慌，老夫也是一般，这也怪不得贤孟梁。”归氏夫妇又去向适才动过手的人分别道歉。群雄畅饮了一会。孟伯飞终是不放心，进去看儿子伤势如何，只见他沉沉睡熟，呼吸匀净，料已无事。

孟伯飞心无挂碍，出来与敬酒的贺客们酒到杯干，直饮到八九分。他更叫拿大碗来，满满斟了两碗，端到袁承志面前，朗声说道：“袁盟主，泰山大会上众英雄推你为尊，老实不客气说，在下本来是心里不服的。但今日你的所作所为，在下不但感激，且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来，敬你一碗。”端起大碗，骨都都一口气将酒喝了。袁承志酒量本不甚高，但见他一番美意，也只得把碗中酒干了。群雄轰然叫好。孟伯飞大拇指一翘，说道：“袁盟主此后但有甚么差遣，在下力量虽小，要钱，十万八万银子还对付得了。要人，在下父子师徒，自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要再邀三四百位英雄好汉，在下也还有这点小面子。”

袁承志见他说得豪爽，又想一场大风波终于顺利化解，师兄弟间原来的嫌隙也烟消云散，心里很是畅快。这一晚众人尽醉而散，那董镖头早已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崇祯皇帝既得不到灵药，难以延年益寿，他董总镖头自己如何延年益寿，这大事自须尽早安排。

袁承志等人在孟家庄盘桓数日，几次要行，孟伯飞总是苦留不放。孟铮受的是外伤，这几日中好得甚快。归辛树的儿子归钟服了茯苓首乌丸后，果然也是一日好于一日。归辛树夫妇心中的欢喜，那也不用说了。

到第七日上，盖孟尝虽然好客，也知不能再留，只得大张筵席，替归辛树与袁承志等送行。席间程青竹说道：“孟老哥，永胜镖局那姓董的不是好东西，他失却贡品交代不了，又找不上归二爷，只怕要推在老哥身上，须得提防一二。”孟伯飞道：“这小子要是真来惹我，可不再给他客气。”归二娘道：“孟老哥，这全是我们惹的事，要是有什么麻烦，可千万得给我们送信。”孟伯飞道：“好！这小子我不怕他。”沙天广道：“就是防他勾结官府。”孟伯飞哈哈笑道：“要是混不了，我就学你老弟，占山为主。”

群雄在笑声中各自上马而别。归辛树夫妇抱了孩子，带着三个徒弟欣然南归。袁承志、青青、程青竹、沙天广、哑巴、铁罗汉、胡桂南、洪胜海等八人押着铁箱，连骑北上。

这日来到高碑店，天色将暮，因行李笨重，也就不贪赶路程，当下在镇西的“燕赵居”客栈歇宿。众人行了一天路，都已倦了，正要安睡，忽然门外车声隆隆，人语喧哗，吵得

鸡飞狗走。除了哑巴充耳不闻之外，各人都觉得十分奇怪。只听得声音嘈杂，客店中涌进一批人来，听他们叽哩咕噜，说的话半句也不懂。

众人出房一看，只见厅上或坐或站，竟是数十名外国兵，手中拿着奇形怪状的兵器，乱哄哄在说话。袁承志等从没见过这等绿眼珠、高鼻子的外国人，都感惊奇，注目打量。

忽听得一个中国人向掌柜大声呼喝，要他立即腾出十几间上房来。掌柜道：“大人，实在对不住啦，小店几间上房都已住了客人。”那人不问情由，顺手就是一记耳光。那掌柜左手按住面颊，又气又急，说道：“你……你……”那人喝道：“不让出上房来，放火把你的店子烧了。”掌柜无法，只得来向洪胜海哀求，打躬作揖，请他们挪两间房出来。

沙天广道：“好哇，也有个先来后到。这人是甚么东西？”掌柜忙道：“达官爷，别跟这吃洋饭的一般见识。”沙天广奇道：“他吃甚么洋饭？吃了洋饭就威风些么？”掌柜的悄声道：“这些外国兵，是运送红夷大炮到京里去的。这人会说洋话，是外国大人的通译。”袁承志等这才明白，原来这人狐假虎威，仗着外国兵的势作威作福。

沙天广铁扇一展，道：“我去教训教训这小子。”袁承志一把拉住，说道：“慢来！”把众人邀入房里，说道：“先父当年镇守关辽，宁远两仗大捷，得力于西洋国的红夷大炮甚多。满清虏首努尔哈赤就是给红夷大炮轰死的。现下满清兵势猖獗，这些外国兵既是运炮去助战的，咱们就让一让吧。”沙天广道：“难道就由得这小子发威？”袁承志道：“这种贱男子，何必跟他一般见识。”众人听他如此说，就腾了两间上房出来。

那通译姓钱名通四，见有了两间上房，虽然仍是嗷嗷责骂，也不再叫掌柜多让房间了。他出去了一会，领了两名外国军官进店。

这两个外国军官一个四十余岁，另一个三十来岁。两人叽哩咕噜说了一会话，那年长军官出去陪着一个西洋女子进来。这女子年纪甚轻，青青等也估不定她有多大年纪，料想是二十岁左右，一头黑发，衬着雪白的肌肤，眼珠却是碧绿，全身珠光宝气，在灯下灿然闪耀。

袁承志从来没见过外国女人，不免多看了几眼。青青却不高兴了，低声问：“你说这女子好看么？”袁承志道：“外国女人原来这么爱打扮！”青青哼了一声，就不言语了。

次日清晨起来，大伙在大厅上吃面点。两个外国军官和那女人坐在一桌。通译钱通四不住过去谄媚，卑躬屈膝，满脸赔笑，等回过头来，却向店伙大声呼喝，要这要那，稍不如意，就是一记巴掌。

程青竹实在看不过眼了，对沙天广道：“沙兄，瞧我变个小小戏法！”当下也不回身，顺手向后一扬，手中的一双竹筷飞了出去，噗的一声，正插入了钱通四口里，把他上下门牙撞得险些儿掉将下来。要知程青竹所用暗器就是一枝枝细竹，这门青竹镖绝技，二十步内打人穴道，百发百中，劲力不输钢镖。也是他听了袁承志的话这才手下留情，否则这双筷子稍高数寸，钱通四的一双眼珠就别想保住了。

钱通四痛得哇哇大叫，可还不知竹筷是哪里飞来的。两个外国军官叫他过去查问。钱通四说了，那女子笑得花枝招展，耳环摇晃。

年长的军官向袁承志这一桌人望了几眼，心想多半是这批人作怪，拿起桌上两只酒杯，忽往空中掷去，双手已各握了一支短枪，一枪一响，把两只酒杯打得粉碎。袁承志等听得巨响，都吓了一跳，心想这火器果然厉害，而他放枪的准头也自不凡。

年长军官面有得色，从火药筒中取出火药铅丸，装入短枪，对年轻军官道：“彼得，你也试试么？”彼得道：“我的枪法怎及得上咱们葡萄牙国第一神枪手？”那西洋女人微笑道：“雷蒙是第一神枪手么？”彼得道：“若不是世界第一，至少也是欧洲第一。”雷蒙笑道：“欧洲第一，难道不是世界第一么？”彼得道：“东方人很古怪，他们有许多本领，比欧洲人厉害得多，所以我不敢说。若克琳，你说是么？”若克琳笑道：“我想你说得对。”

袁承志等听三人叽哩咕噜的说话，自是半句不懂。

雷蒙见若克琳对彼得神态亲热，颇有妒意，说道：“东方人古怪么？”又是两枪连发，这一次却是瞄准了青青的头巾。火光一闪，青青的头巾打落在桌，露出了一头女子的长发。袁承志等齐吃一惊。雷蒙与另桌上的许多外国兵都大笑起来。

青青大怒站起，嗖的一声，长剑出鞘。袁承志心想：“如一动手，对方火器厉害，双方必有死伤。这些外国兵是去教官兵放炮打满清鞑子的，杀了他们于国家有损，还是忍一下吧。”对青青道：“青弟，算了吧。”青青向三个外国人怒目横视，又坐了下来。

若克琳笑道：“原来是个姑娘，怪不得这样美貌。”雷蒙笑道：“好呀，你早在留心人家小伙子美不美啦。”彼得道：

“她还会使剑呢，好像想来跟我们打一架。”雷蒙道：“她来时谁去抵敌？彼得，咱俩的剑法谁好些？”彼得道：“我希望永远没人知道。”雷蒙脸有怒色，问道：“为甚么？”若克琳道：“喂，你们别为这个吵嘴。”抿嘴笑道：“东方人很神秘，只怕你们谁也打不赢这个漂亮大姑娘呢。”

雷蒙叫道：“通四钱，你过来！”钱通四连忙过去，道：“上校有甚么吩咐？”雷蒙道：“你去问那个大姑娘，是不是要跟我比剑？快去问。”钱通四道：“是，是！”雷蒙从袋里抓出十多块金洋，抛在桌上，笑道：“她要比，就过来。只要赢了我，这些金洋都是她的。她输了，我可要亲一个嘴！你快去说，快去说。”

钱通四大模大样的走了过去，照实对青青说了，说到最后一句“亲一个嘴”时，青青反手一掌，啪的一声，正中他右颊。这一掌劲力好大，钱通四“哇”的一声，吐出了满口鲜血，四枚大牙，半边脸颊登时肿了起来，从此嘴里四通八达，当真不枉了通四之名。

雷蒙哈哈大笑，说道：“这女孩子果然有点力气！”拔出剑来，在空中呼呼的虚劈了几下，走到大厅中间，叫道：“来，来，来！”

青青不知他说些甚么，但瞧他神气，显然便是要和自己比剑，当即拔剑出座。

袁承志道：“青弟，你过来。”青青以为他要拦阻，身子一扭，道：“我不来！”袁承志道：“我教你怎样胜他。”青青适才眼见那外国人火器厉害无比，只怕剑法也是如此威力惊人，又或是剑上会放出些甚么霹雳声响的物事来，本有些害

怕，一听大喜，忙走过来。袁承志道：“瞧他刚才砍劈这几下，出手敏捷，劲道也足。他这剑柔中带韧，要防他直刺，不怕他砍削。”青青道：“那么我可设法震去他剑！”袁承志喜道：“不错，正是这样，可是别伤了他。”

雷蒙见两人谈论不休，心中焦躁，叫道：“快来，快来！”

青青反身跃出，回手突然一剑，向他肩头削去。雷蒙万想不到她出手如此快捷，总算他是葡萄牙的剑术高手，又受过法国与意大利名师的指点，危急中滚倒在地，举剑一挡，铮的一声，火花四溅，站起身来，已吓出了一身冷汗。若克琳在一旁拍手叫好。

两人展开剑术，攻守刺拒，斗了起来。

袁承志细看雷蒙的剑法，见他回挡进刺，甚是快速。斗到酣处，青青剑法忽变，全是虚招，剑尖即将点到，立即收回，这是石梁派的“雷震剑法”，六六三十六招，竟无一招实招，那是雷震之前的闪电，把敌人弄得头晕眼花之后，跟着而上的便是雷轰霹雳的猛攻。

雷蒙剑法虽然高明，但这样的剑术却从来没有见过，只见对方剑尖乱闪，似乎剑剑要刺向自己要害，待得举剑抵挡，对方却又不攻过来。西方剑术之中原也有佯攻伪击的花招，但最多一二招而已，决无数十招都是佯攻的，心想这种花巧只图好看，有何用处？正要笑骂，青青突然挥剑猛劈。雷蒙举剑挡架，虎口大震，竟自把握不住，长剑脱手飞出。

青青乘势直上，剑尖指住他的胸膛。雷蒙只得举起双手，作投降服输之状。青青嘻嘻一笑，收剑回座。雷蒙满脸羞惭，想不到自己在欧陆纵横无敌，竟会到中国来败在一个少女手

里。

若克琳笑吟吟的拿起桌上那叠金币，走过来交给青青。青青摇手不要。若克琳一面笑，一面咕咕咯咯的大说葡语，定要给她。程青竹伸手接过，将十多块金洋叠成一叠，双掌用力在两端抵住，运起内力，过了一阵，将金币还给若克琳。若克琳接了过来，想再交给青青，一拿上手，不觉大吃一惊，原来十多枚金币已互相粘住，结成一条圆柱，竟然拉不开来，不禁睁大了圆圆的眼睛，喃喃说道：“东方人真是神秘，真是神秘！”回去把金柱给两个军官看。雷蒙道：“这些人有魔术！”彼得道：“别惹他们啦！走吧！”两人传下号令，不一会只听得门外车声隆隆，拖动大炮而去。雷蒙和彼得也站起身来，走出店去。若克琳走过青青身边时，向她嫣然一笑，带着一阵浓郁的香风，环珮叮噹，出店去了。

铁罗汉道：“红夷大炮到底是怎么样子？我从来没见过。”胡桂南道：“咱们去瞧瞧。”沙天广笑道：“胡兄，要是你能妙手空空，偷一尊大炮来，那我就佩服你了。”胡桂南笑道：“大炮这笨家伙倒真没偷过。咱们要不要打个赌？”沙天广笑道：“大炮是拿去打满清鞑子的，可偷不得，否则我真要跟你赌上一赌。”众人在笑语声中出店。不一刻，已追过押运大炮的军队。见大炮共有十尊，果是庞然大物，单观其形，已是威风凛凛，每尊炮用八匹马拖拉，后面又有夫役推送，炮车过去，路上压出了两条深沟。

群雄驰出二十余里，忽听前面鸾铃响处，十多骑迎面奔来。待到临近，见马上乘者负弓持箭，马上挂满獐兔之类的

野味，却是出来打猎的。这些人衣饰华贵，都是缎袍皮靴，气派甚大，环拥着一个韶龄少女。

那少女见了袁承志等人，拍马迎上，叫道：“师父，师父！”程青竹笑道：“好哇，你也来啦！”原来那少女便是他的女徒阿九。众人在劫铁箱时曾和她会过。她上次穿一件青布衣衫，似个乡下姑娘，这时却打扮得明艳无伦，左耳上戴着一粒拇指大的珍珠，衣襟上一颗大红宝石，闪闪生光。阿九见了袁承志，嫣然一笑，道：“你跟我师父在一起？”袁承志笑着点点头。阿九向沙天广道：“沙寨主，咱们不打不成相识！”

程青竹叫她见过了胡桂南、铁罗汉等人，问道：“你到哪里去？”阿九道：“出来打猎，瞧我走得远不远？”程青竹道：“我们正要上京，你跟我们一起去吧！”阿九很是欢喜，说道：“好！”傍在师父身边，并马而行。袁承志和青青见她虽然幼小，但自有一股颐指气使的势派，举止之间，气度高华，心中不禁纳闷，当日山东道上初遇，本以为她是程青竹的孙女，后来才知是徒弟。这时看来，竟是一位豪门巨室的娇女，出来打猎，竟带了这许多从人，也不知如何会拜程青竹为师，又混在青竹帮中，倒真奇了。

当晚在饮马集投店。袁承志和青青见阿九的从人说话都带官腔，除了对阿九十分恭谨之外，对旁人谁也不理，神态倨傲，单独看来，一个个竟是官宦，哪里像是从仆，心下更奇。青青问阿九道：“九妹妹，那日咱们大杀官兵，打得好痛快，后来忽然不见了你。我老是牵记，你到哪里去了啊？”阿九脸一红，唔了一声，道：“青姊，你要是打扮起来，那才美呢！”竟是顾左右而言他。青青待要追问，程青竹忽在对面连

使眼色。青青微微一笑，道：“在道上走，满头满脸的灰土，打扮给谁看啊？”各人闲谈了一会，分别安寝。

袁承志正要上床，程青竹走进房来，说道：“袁相公，有一件事想跟你说。”袁承志道：“好，请坐！”程青竹低声道：“还是到外面空旷之地说的好。”袁承志知是机密之事，于是重行穿上长衣，出了客店，来到镇外一个小山岗上。

程青竹见四下无人，说道：“袁相公，我这女徒弟阿九来历很是奇特。她于我曾有大恩，拜师之时，我曾答应过，决不泄露她的身份。”袁承志道：“我也瞧她并不寻常。你既答应过她，就不用对我说了。”程青竹道：“她手下所带的都是官府中人，因此咱们的图谋，决不可在他们面前漏了口风。”袁承志点头道：“原来果然是官府中人。”程青竹道：“料想这女徒是决不致卖我的，但她年纪小，世事终究难料。”袁承志道：“咱们在她跟前特别留神就是了。”两人三言两语就说完了，下岗回店。

来到客店门口，只见一个汉子从东边大街上过来，手里提着一盏灯笼，闪身进店。微光之下，袁承志见那汉子有些眼熟，可是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睡在床上，一路往回推溯，细想在孟家庄寿筵、在泰山大会、在南京、在衢州石梁、在闯王军中，都没见过这人，然而以前一定会过，此人到底是谁？

正自思索，忽然门上有轻轻剥啄之声，便披衣下床，问道：“谁呀？”门外青青笑道：“要不要吃东西？”袁承志点灯开门，见她托着一只盘子，装着两只碗，每碗各有三个鸡蛋，想是刚才下厨做的。袁承志笑道：“多谢了，这么晚了，怎么

还不睡？”

青青低声道：“我想着那阿九很古怪，睡不着。知道你也在想她，也一定睡不着。”说着浅浅一笑。袁承志笑道：“我想她干么？”青青笑道：“想她很美啊，你说她美不美？”

袁承志知她很小性儿，如说阿九美，定要不高兴，说阿九不美吧，又是明明撒谎，她也不信，拿匙羹抄了个鸡蛋，咬了一口，突然把匙羹一掷，叫道：“对了，原来是他。”

青青吓了一跳，问道：“甚么是他？”袁承志道：“回头再说，快跟我出去。”青青见他不吃鸡蛋，便有些着恼，道：“到哪里去？”袁承志从洪胜海身旁拿了一柄剑，交给她道：“拿着。”青青接住，才知是要去会敌。

原来袁承志一吃到鸡蛋，忽然想起当年在安大娘家里，锦衣卫胡老三来抢小慧，他拚命抵抗，幸得安大娘及时赶回，用鸡蛋击打胡老三，才将他赶跑。刚才见到的就是那个胡老三了，不知他鬼鬼祟祟的来干甚么，可须得探个明白。

两人矮着身子，到每间店房下侧耳倾听，来到一间大房后面，果然听到有人在谈论。

只听一人道：“这里怎么走得开？要是出了点儿乱子，哥儿们还有命么？”另一人道：“安大人这件事也很要紧啊。眼前摆着一件奇功，白白放过了，岂不可惜？”众人沉吟了一会。一个声音粗沉的人道：“这样吧，咱们一半人留在这里，分一半人去听安大人调派。要是立了功劳，却是大家有份。”第一个人手掌在大腿上一拍，大声道：“好，咱们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要是出了事，也是大伙儿一齐顶。”又一人道：“大家来拈阄，谁去谁留，自己拈的没话说。”众人齐声附和。

袁承志心想：“他们在这里有甚么大事走不开？又有甚么安大人和奇功，这倒怪了。”

过了一阵，听到刀剑轻轻碰撞之声，想是拈阄已毕，便要出来。袁承志在青青耳边低语：“你叫沙天广他们防备，我跟着去瞧瞧。”青青点点头，低声道：“小心了。”

房门呀的一声打开，房中烛光从门口照射出来。袁承志和青青躲在暗处，见第一个出来的正是胡老三，后面跟着八名手持兵刃之人，烛光下看得明白，却都是阿九的从人。九人一一越墙而出。青青低声道：“啊，是他们！我早知这女娃子不是好人。”袁承志也感奇怪，心想且慢定论，跟着去看个明白再说，当下越墙出店，悄悄跟在九人之后。

那九人全不知有人跟踪，出市镇行得里许，便走向一座大屋。胡老三一叫门，大门随即打开，把九人放了进去。

袁承志绕到后门，越墙入内，走向窗中透出灯光的一间厢房，跃上屋顶，轻轻揭开瓦片，望将下去，只见房中坐着一个年近五十的汉子，身材高大。胡老三与阿九的八名从人鱼贯入房，向那人行礼参见。只听胡老三道：“小的在镇上撞见王副指挥，知道他们凑巧在这里，因此上邀了这几位来做帮手。”那人道：“好极了，好极了！王副指挥怎么说？”一人道：“王副指挥说，既然安大人有事，当得效劳！”那安大人道：“这次要是得手，大伙儿这件功劳可不小啊，哈哈！”一人道：“全凭大人栽培。”安大人道：“咱们哥儿可别分谁是内廷侍卫，谁是锦衣卫的，大伙儿都是为皇上出力！”众人道：“安大人说得是，全凭您老吩咐。”安大人道：“好啊！走吧。”

袁承志更是惊奇，心想：“胡老三和安大人一伙是锦衣卫，

阿九那些随从竟是内廷侍卫。阿九这小姑娘到底干甚么的，怎地带了一批内廷侍卫到处乱走？”

过不多时，安大人率领众人走出。袁承志伏在屋顶点数，见共有一十六人，知道安大人自己带着六人，等众人走远，又悄悄跟在后面。这批人越走越荒僻，走了七八里路，有人轻轻低语了几声，大伙儿忽然散开，围住了一所孤零零的房子，各人矮了身子，悄没声的逼近。袁承志学他们的样，也这般俯身走将过去。有人黑暗中见到他人影，只道是同伙，也不在意。安大人见包围之势已成，挥手命众人伏低，伸手敲门。

过了一会，屋中一个女人声音问道：“谁啊？”安大人一呆，问道：“你是谁？”女人声音惊道：“啊，是……是……是你，深更半夜来干什么？”安大人叫道：“真叫做不是冤家不聚头了。原来你在这里，快开门吧！”声音中显得又惊又喜。那女人道：“我说过不再见你，又来干甚么了？”安大人笑道：“你不要见我，我却想念我的娘子呢！”那女人怒道：“谁是你的娘子？咱们早已一刀两断！你要是放不过我，放火把这屋烧了吧，我宁死也不愿见你这丧心病狂、没良心的人。”

袁承志越听越觉声音好熟，终于惊觉：“是安大娘！原来这安大人是她丈人、是小慧的父亲。”

第十三回 挥椎师博浪 毁炮挫哥舒

只听得安大人贼忒嘻嘻的笑道：“我找得你好苦，舍得烧你吗？咱们来叙叙旧情吧！”说着发足踢门，只两脚，门闷喀喇一声断了。袁承志听踢门之声，知他武功颇为了得。

黑暗中刀光闪动，安大娘一刀直劈出来。安大人笑道：“好啊，谋杀亲夫！”怕屋内另有别人，不敢窜进，站在门外空手和安大娘厮斗。袁承志慢慢爬近，睁大眼睛观战。

那安大人武功果然不凡，在黑暗中听着刀风闪躲进招，口中却是不断风言风语的调笑。安大娘却十分愤怒，边打边骂。斗了一阵，安大人突然伸手在她身上摸了一把。安大娘更怒，挥刀当头疾砍，安大人正是要诱她这一招，偏身抢进一步，扭住了她手腕，用力一拧，安大娘单刀落地。安大人将她双手捏住，右腿架在她双腿膝上，安大娘登时动弹不得。

袁承志心想：“听这姓安的口气，一时不致伤害于她，我且多探听一会，再出手相救。”乘那安大人哈哈狂笑、安大娘破口大骂之际，身子一缩，从门角边钻了进去，轻轻摸到墙壁，施展“壁虎游墙功”直上，攀在梁上。

只听安大人叫道：“胡老三，进去点火！”胡老三在门外亮了火折子，拔刀护身，先把火折往门里一探，又俯身捡了

块石子投进屋里，过了一会见无动静，才入内在桌上找到烛台，点亮蜡烛。安大人将安大娘抱进屋去，使个眼色，胡老三从身边拿出绳索，将安大娘手脚都缚住了。安大人笑道：“你说再也不要见我，这可不见了么？瞧瞧我，白头发多了几根吧？”安大娘闭目不答。

袁承志从梁上望下来，安大人的面貌看得更清楚了，见他虽然已过中年，但面目仍很英俊，想来年轻时必是个美貌少年，与安大娘倒是一对璧人。

安大人伸手摸摸安大娘的脸，笑道：“好啊，十多年不见，脸蛋儿倒还是雪白粉嫩。”侧头对胡三道：“出去！”胡老三笑着答应，出去时带上了门。

两人相对默然。过了一会，安大人叹气道：“小慧呢？我这些年来天天想念她。”安大娘仍是不理。安大人道：“你我少年夫妻，大家火气大，一时反目，分别了这许多年，现今总该和好如初了。”过了一会，又道：“你瞧我十多年来，并没另娶，何曾有一时一刻忘记你？难道你连一点夫妻之情也没有么？”安大娘厉声道：“我爹爹和哥哥是怎么死的，你忘记了吗？”安大人叹道：“我岳父和大舅子是锦衣卫害死的，那不错。可是也不能一竹篙打尽一船人，锦衣卫中有好人也有坏人。我为皇上出力，这也是光宗耀祖的体面事……”话没说完，安大娘已“呸，呸，呸”的不住往地下唾吐。

隔了一会，安大人换了话题：“我思念小慧，叫人来接她。干么你东躲西逃，始终不让她跟我见面？”安大娘道：“我跟她说，她的好爸爸早就死啦！她爸爸多有本事，多有志气，就可惜寿命短些！”语气中充满了怨愤。安大人道：“你何苦骗

她？又何苦咒我？”安大娘道：“她爸爸从前倒真是有个有志气的好人，我家里的人不许我嫁他，我偷偷跟着他走了，哪知道……”说到这里，声音哽咽起来，跟着又恨恨的道：“你害死了我的好丈夫，我恨不得杀了你。”安大人道：“咦，这倒奇了，我就是你的丈夫，怎说我害死了你丈夫？”安大娘道：“我丈夫本来是个有血性的好男子，不知怎的利禄熏心，妻子不要了，女儿也不要了。他只想做大官，发大财……我从前的好丈夫早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他啦！”袁承志听到这里，不禁心下惻然。

安大娘道：“我丈夫名叫安剑清，本是个江湖好汉，不是给你这锦衣卫长官安大人害死了么？我丈夫有位恩师楚大刀楚老拳师，是安大人贪图利禄而害死他的。楚老拳师的夫人、女儿，都给这安大大逼死了……”安剑清怒喝：“不许再说！”安大娘道：“你这狼心狗肺的人，自己想想吧。”安剑清道：“官府要楚大刀去问话，又不一定难为他。他干么动刀杀我？他妻子女儿是自杀的，又怪得了谁？”安大娘道：“是啊，楚大刀瞎了眼哪，谁教他收了这样一位好徒弟？这徒弟又冻又饿快死啦，楚大刀教他武艺，养大他，又给他娶媳妇……”她越说越是怨毒。安剑清猛力在桌上一拍，喝道：“今天你我夫妻相见，是何等的欢喜之事，尽提那死人干么？”安大娘叫道：“你要杀便杀，我偏偏要提！”

袁承志从两人话中琢磨出来当时情形，安剑清是楚大刀一手抚养长大的，后来他贪图富贵，害死师父一家。安剑清在锦衣卫当差，而安大娘的父亲兄长却均为锦衣卫害死。安大娘气忿不过，终于跟丈夫决裂分手。从前胡老三来抢小慧，

安大娘东奔西避，都是为了这心肠狠毒的丈夫安剑清安大人了。袁承志心想：“想来当日害死他恩师一家之时，情形一定很惨。这人死有余辜。但不知安大娘对他是否尚有夫妻之情，倒不可鲁莽了。”想再多听一些说话，以便决定是否该出手杀他，哪知两人都住了口，默不出声。

过了一会，远处忽然隐隐有马蹄之声。安剑清拔出佩刀，低声喝道：“等人来时，你如叫喊示警，我可顾不得夫妻之情！”安大娘哼了一声，道：“又想害人了。”

安剑清知道妻子脾气，挥刀割下一块布帛，塞在她口里。这时马蹄声愈近，安剑清将安大娘放在床上，垂下帐子，仗刀躲在门后。

袁承志知他是想偷施毒手，虽不知来者是谁，但总是安大娘一面的好人，在梁上抹了些灰尘，加点唾沫，捏成一个小泥团子，对准烛火掷去，嗤的一声，烛火登时熄了。安剑清喃喃咒骂。袁承志乘他去摸火折，轻轻溜下地来，绕到屋外，见屋角边一名锦衣卫执刀伏地，全神贯注的望着屋中动静，便俟近他身边，低声道：“人来啦！”那锦衣卫也低声道：“嗯，快伏下。”袁承志伸手点了他穴道，脱下他外衣，罩在自己身上，再在他里衣上扯下一块布，蒙在面上，撕开了两个眼孔，然后抱了那人，爬向门边。

黑暗中蹄声更响，五骑马奔到屋前。乘者跳下马来，轻拍三掌。安剑清在屋里也回拍了三掌，点亮灯火，缩在门后，只听门声一响，一个人探进头来。

他举刀猛力砍下，一个人头骨碌碌的滚在一边，颈口鲜血直喷。在烛光下向人头瞥了一眼，不觉大惊，砍死的竟是

自己一名伙伴。正要张口狂叫，门外窜进一个蒙脸怪客，伸指点了他穴道，反手一掌，打在他颈后“大椎穴”上，那是人身手足三阳、督脉之会，哪里还能动弹？袁承志顺手接过他手中佩刀，轻轻放在地下，以防门外余人听见，纵到床前扶起安大娘，扯断绑在她手脚上的绳索，低声叫道：“安婶婶，我救你来啦！”

安大娘见他穿着锦衣卫服色，脸上又蒙了布，不觉疑虑不定，刚问得一声：“尊驾是谁？”外面奔进五个人来，当先一人与安大娘招呼了一声，见到屋中情状，愕然怔住。

门外锦衣卫见进来人多，怕安剑清一人有失，早有两人抢进门来，举刀欲砍，袁承志出掌砍劈，两名锦衣卫颈骨齐断。门外敌人陆续进来，袁承志劈打抓拿，提起来一个个都掷了出去，有的刚奔进来就被一腿踢出，片刻之间，打得十二名锦衣卫和内廷侍卫昏天黑地，飞也似的逃走了。袁承志撕下布条，塞入安剑清耳中，又从死人身上扯下两件衣服，在他头上包了几层，教他听不见半点声息，瞧不见一点光亮，然后扯去蒙在自己脸上蒙着的破布，向五人当中一人笑道：“大哥，你好。闯王好么？”

那人一呆，随即哈哈大笑，拉着他手连连摇晃。原来这人正是李闯王手下大将、袁承志跟他结为兄弟的李岩。

袁承志无意中连救两位故人，十分喜欢，转头对安大娘道：“安婶婶，你还记得我么？”这时是崇顺十六年六月，离袁承志在安大娘家避难时已有十年，他从小小孩童长大成人，安大娘哪里还认得出？

袁承志从内衣袋里摸出当日安大娘所赠的金丝小镯，说

道：“我天天带在身边。”安大娘猛然想起，拉他凑近烛光一看，果见他左眉上淡淡的有个刀疤，又惊又喜，道：“啊，孩子，你长得这么高啦，又学了这一身俊功夫。”袁承志道：“我在浙江见到小慧妹妹，她也长高啦！”安大娘道：“不知不觉，孩子们都大了，过得真快。”向躺在地下的丈夫瞧了一眼，叹了口气，喟然道：“想不到还是你这孩子来救我。”

李岩不知他们曾有一段故旧之情，听安大娘满口叫他“孩子，孩子”的，只道两人是亲戚，笑道：“今日之事好险。我奉闯王之命，到河北来约几个人相见。锦衣卫的消息也真灵，不知怎样竟会得到风声，在这里埋伏。”袁承志道：“大哥，你的朋友快来了吗？”

李岩尚未回答，远处已闻蹄声，笑道：“这不是么？”从人开门出去，不久迎了三个人进来。这三人一个是刘芳亮，一个是田见秀，都是当年在圣峰嶂会上见过的。他二人已不识袁承志，袁承志却还记得他们相貌。另一个姓侯，却曾在泰山大会中见过。三人与李岩招呼后，那姓侯的向袁承志恭敬行礼，说道：“盟主，你好！”

李岩与安大娘都道：“你们本来相识？”姓侯的道：“袁盟主是七省总盟主，众兄弟齐奉号令。”李岩喜道：“啊，我忙着在河南办事，东路的讯息竟都隔绝了。原来出了这样一件大事，可喜可贺。”袁承志道：“这还是上个月的事，承好朋友们瞧得起，给了这样一个称呼，其实兄弟哪里担当得起？”姓侯的道：“盟主武功好，见识高，那是不必说了，单是这份仁义，武林中哪一个不佩服？”

李岩喜道：“那好极了。”当下传达了闯王的号令。原来

李自成在河南汝州大破兵部尚书孙传庭所统官兵十余万，进迫潼关，命李岩秘密前来河北，联络群豪响应。

姓侯的道：“盟主你说怎么办？”袁承志道：“闯王义举，天下豪杰自然闻风齐起。小弟立即发出讯去。咱们七省好汉，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六人谈得慷慨激昂，眉飞色舞。

李岩道：“官军腐败已极，义兵一到，那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只是眼前却有一个难题。”袁承志道：“甚么？”李岩道：“刚才接到急报，说有十尊西洋的红夷大炮，要运到潼关去给孙传庭。孙老儿大败之余，士无斗志，已然不足为患。只不过红夷大炮威力非同小可，一炮轰将出来，立时杀伤数百人，倒是一件隐忧。”

袁承志道：“这十尊大炮小弟在道上见过，确是神态可畏，想来威力非常，难道不是运去山海关打满清的么？”李岩道：“这些大炮万里迢迢的运来，听说本是要去山海关防备清兵的。但闯王节节得胜，朝廷便改变了主意，十尊大炮已折而南下，首途赴潼关去了。”

袁承志皱眉道：“皇帝防范百姓，重于抵御外敌。大哥，你说怎么办？”李岩道：“大炮一到潼关，咱们攻关之时，势必以血肉之躯抵挡火炮利器，虽然不一定落败，但损折必多……”袁承志道：“因此咱们要先在半路上截他下来。”

李岩拊掌大喜，说道：“这可要偏劳兄弟，立此大功。”袁承志沉吟道：“洋兵火器很是厉害，兄弟已见识了一些，要夺大炮，须得另出计谋，能否成事，实在难说。不过这件事有关天下气运，小弟必当尽力而为，若能仰仗闯王神威，一举成功，那是万民之福。”

众人又谈了一会军旅之事，袁承志问起李岩的夫人。李岩道：“她在河南，平时也常常说起你。”安大娘插口道：“李将军的夫人真是女中英豪。喂，孩子，你有了意中人吗？”袁承志想起青青，脸上一红，微笑不答。安大娘叹道：“似你这般的人才，不知谁家姑娘有福气，唉！”忽然想起了小慧：“小慧跟他小时是患难旧侣。他如能做我女婿，小慧真是终身有托。但她偏偏和那傻里傻气的崔希敏好，那也叫做各有各的缘法了。”

刘、田、侯三人听他们谈到私事，插不进口去，就站起来告辞。姓侯的侯飞文道：“盟主，明儿一早，我带领手下兄弟前来听令。”袁承志道：“好！”三人辞了出去。

李岩与袁承志剪烛长谈天下大势，越说越是情投意合。袁承志于国事兴衰，世局变幻，所知甚是肤浅，听着李岩的谈论，每一句话都令他有茅塞顿开之感。直到东方大白，金鸡三唱，两人兴犹未尽。回顾安大娘，只见她以手支头，兀自瞧着躺在地下的丈夫默默出神。

李岩低声叫道：“安大娘！”安大娘抬起了头。李岩道：“这人怎么处置？”安大娘心乱如麻，摇头不答。李岩知她难以决断，也就不再理会，对袁承志道：“兄弟，你我就此别过。”袁承志道：“我送大哥一程。”

两人和安大娘别过，携手出屋，并肩而行。李岩的从人远远跟随在后。两人一路说话，走出了七八里路。李岩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兄弟，你回去吧。”袁承志和他意气相投，恋恋不舍。李岩道：“兄弟，闯王大事告成之后，我和你隐居山林，饮酒为乐，今后的日子长着呢。”袁承志喜道：

“若能如此，实慰生平之愿。”当下二人洒泪而别。

袁承志眼望义兄上马绝尘而去，这才回归客店。只见侯飞文已带了数十名精壮汉子在店中等候，把大厅和几个院子都挤得满满的。青青、哑巴、洪胜海等人却已不见。阿九和一众从人见了这许多粗豪大汉，竟然不动声色，耽在房中，并不出来。袁承志对侯飞文道：“侯大哥，你带领几位弟兄向南查探，看那队西洋兵带的大炮是向北来呢，还是折向南方。查明之后，请赶速回报。”侯飞文听了，挑了三名同伴，上马出店而去。

侯飞文刚走，沙天广和程青竹两人奔进店来，见了袁承志，喜道：“啊，袁相公回来了。”袁承志未及答话，又见青青、哑巴、洪胜海闯进厅来。青青一头秀发被风吹得散乱，脸颊晕红，见了袁承志，不由得喜上眉梢，道：“怎么这时候才回来？”袁承志才知大家不放心，分头出去接应自己，当下说了昨晚之事。

青青低下了头，一语不发。袁承志见她神色不对，把她拉在一旁，轻声道：“是我教你担心了。”青青一扭身子，别开了头。袁承志知她生气，搭讪道：“可惜你没有见到我那位李大哥。青弟，他也算是你哥哥啊。”青青虽是女子，但袁承志叫顺了口，一直仍叫她青弟。青青道：“哥哥没良心，要哥哥来做甚么？”袁承志道：“真是对不起，下次一定不再让你担心啦。”青青道：“下次自有别人来给你担心，要我担心干么？”袁承志奇道：“咦，谁啊？”青青一顿足，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等到中午，不见她出来吃饭，袁承志叫店伙把饭菜送到

她房里去，心想不知为甚么生这么大的气，等吃过饭后，再去赔罪就是，适才见她慌乱忧急之状，此时回想，心下着实感动。哪知店伙把饭菜捧了回来，说道：“姑娘不在屋里！”袁承志一惊，忙撒下筷子，奔到青青房里，只见人固不在，连兵刃衣囊也都带走了。他心中着急，寻思：“这一负气而去，却到哪里去了？她常常惹事闯祸，好教人放心不下。只是现下大事在身，不能亲自去寻。”于是派洪胜海出去探访，吩咐若是见到了，好歹要劝姑娘回来。

等到傍晚，侯飞文骑着快马回来了，一进门就道：“洋兵队伍果然折而向南，咱们快追。”袁承志当即站起，命哑巴在店中留守铁箱，自己率领程、沙、胡、铁四人以及侯飞文等河北群豪，连夜从来路赶去，估量巨炮移动缓慢，必可追上。

到第三日清晨，袁承志等穿过一个小镇，只见十尊大炮排在一家酒楼之外，每尊炮旁有六名洋兵执枪守卫。众人大喜，相视而笑。铁罗汉叫道：“肚子饿啦，肚子饿啦！”袁承志道：“好，我们再去会会那两个洋官。”

众人直上酒楼，铁罗汉走在头里，一上楼就惊叫一声。只见几名洋兵手持洋枪，对准了青青，手指扳住枪机。一旁坐着那两个西洋军官彼得、雷蒙和那西洋女子若克琳。

雷蒙见众人上来，叽咦咕噜的叫了几声，又有几名洋兵举起了枪对着他们，大声呼喝。

袁承志急中生智，提起一张桌子，猛向众洋兵掷去，跟着飞身而前，在青青肩头一按，两人蹲低身子，一阵烟雾过去，众枪齐发，铅子都打在桌面上。

袁承志怕火器厉害，叫道：“大家下楼。”拉着青青，与

众人都从窗口跳下楼去。

雷蒙大怒，掏出短枪向下轰击。铁罗汉“哎哟”一声，屁股上给枪弹打中，摔倒在地。沙天广连忙扶起。各人上马向南奔驰。那时西洋火器使用不便，放了一枪，须得再上火药铅子，众洋兵一枪不中，再上火药追击时，众人早去得远了。

袁承志和青青同乘一骑，一面奔驰，一面问道：“干么跟洋兵吵了起来？”青青道：“谁知道啊？”袁承志见她神色忸怩，料知别有隐情，微微一笑，也就不问了。这三日来日夜记挂，此刻重逢，心中欢喜无限。

驰出二十余里，到了一处市镇，众人下马打尖。胡桂南用小刀把铁罗汉肉里的铅子剥了出来。铁罗汉痛得乱叫乱骂。

青青把袁承志拉到西首一张桌旁坐了，低声道：“谁叫她打扮得妖里妖气的，手臂也露了出来，真不怕丑！”袁承志摸不着头脑，问道：“谁啊？”青青道：“那个西洋国女人。”袁承志道：“这又碍你事了？”青青笑道：“我看不惯，用两枚铜钱把她的耳环打烂了。”袁承志不觉好笑，道：“唉，你真是胡闹，后来怎样？”青青笑道：“那个比剑输了给我的洋官就叫洋兵用枪对着我。我不懂他话，料想又要和我比剑呢，心想比就比吧，难道还怕了你？正在这时候，你们就来啦！”袁承志道：“你又为甚么独自走了？”

青青本来言笑晏晏，一听这话，俏脸一沉，说道：“哼，你还要问我呢，自己做的事不知道？”袁承志道：“真的不知道啊，到底甚么事得罪你了？”青青别开头不理。

袁承志知她脾气，倘若继续追问，她总不肯答，不如装作毫不在乎，她忍不住了，反会自己说出来，于是换了话题，

说道：“洋兵火器厉害，你看用甚么法子，才能抢劫他们的大炮到手？”青青嗔道：“谁跟你说这个。”袁承志道：“好，我跟沙天广他们商量去。”站起身要走，青青一把抓住他的衣角，道：“不许你走，话没说完呢。”

袁承志笑笑，又坐了下来。隔了良久，青青道：“你那小慧妹妹呢？”袁承志道：“那天分手后还没见过，不知道她在哪里？”青青道：“你跟她妈说了一夜话，舍不得分开，定是忍不住口的讲她了。”袁承志恍然大悟，原来她生气为的是这个，于是诚诚恳恳的道：“青弟，我对你的心，难道你还不明白吗？”青青双颊晕红，转过了头。

袁承志又道：“我以后永远不会离开你的，你放心好啦！”青青低声道：“怎么你……跟你那小慧妹妹……又这样好？”袁承志道：“我幼小之时，她妈妈待我很好，就当我是她儿子一般，我自然感激。再说，你不见她跟我那个师侄很要好么？”青青嘴一扁，道：“你说那个姓崔的小子？他又傻又没本事，生得又难看，她为甚么喜欢？”袁承志笑道：“青菜萝卜，各人所爱。我这姓袁的小子又傻又没本事，生得又难看，你怎么却喜欢我呢？”青青嗤的一声笑，啐道：“呸，不害臊，谁喜欢你呀？”

经过这一场小小风波，两人言归于好，情意却又深了一层。

袁承志道：“吃饭去吧！”青青道：“我还问你一句话，你说阿九那小姑娘美不美？”袁承志道：“她美不美，跟我有甚么相干？这人行踪诡秘，咱们倒要小心着。”青青点点头。两人重又到众人的桌边入座，和沙天广、程青竹等商议如何劫

夺大炮。

胡桂南道：“今晚让小弟去探探，乘机偷几支枪来。今天拿几支，明天拿几支，慢慢的把洋枪偷完，就不怕他们了。”袁承志道：“此计大妙，我跟你同去瞧瞧。”沙天广道：“盟主何必亲自出马？待小弟去好了。”

袁承志道：“我想瞧明白火器的用法，火枪偷到手，就可用来打洋兵。”众人点头称是。青青笑道：“他还想偷瞧一下那个西洋美人儿。”众人哈哈大笑。

当日下午，袁承志与胡桂南乘马折回，远远跟着洋兵大队，眼见他们在客店中投宿，候到三更时分，越墙进了客店。一下屋，就听得兵刃撞击之声，锵锵不绝，从一间房中传出来。两人伏在窗外，从窗缝中向内张望，只见那两个西洋军官各挺长剑，正在激斗。

袁承志万想不到这两人竟会同室操戈，甚觉奇怪，当下静伏观战。看了数十招，见雷蒙攻势凌厉，剑法锋锐，彼得却冷静异常，虽然一味招架退守，但只要一出手还击，那便招招狠辣。袁承志知道时间一久，那年长军官定将落败。

果然斗到分际，彼得回剑向左击刺，乘对方剑身晃动，突然反剑直刺。雷蒙忙收剑回挡，剑身歪了。彼得自下向上猛力一撩，雷蒙长剑登时脱手。彼得抢上踏住敌剑，手中剑尖指着对方胸膛，叽叽咕咕的说了几句话。雷蒙气得身子发颤，喃喃咒骂。彼得把地下长剑拾起，放在桌上，转身开门出去。雷蒙提剑在室中横砍直劈，不住的骂人，忽然停手，脸有喜色，开门出去拿了一柄铁铲，在地下挖掘起来。

袁承志和胡桂南本想离开，这时倒想看个究竟，看他要

埋藏甚么东西，只见他掘了好一阵，挖了个径长两尺的洞穴，挖出来的泥土都掷到了床下，挖了两尺来深时，就住手不挖了，撕下一块被单，罩在洞上，先在四周用泥土按实，然后在被单上铺了薄薄一层泥土。他冷笑几声，开门出室。袁承志和胡桂南心中老大纳闷，不知他在使甚么西洋妖法。

过了一会，雷蒙又进室来，彼得跟在后面。只见雷蒙声色俱厉的说话，彼得却只是摇头。突然间啪的一声，雷蒙伸手打了他一记耳光。彼得大怒，拔剑出鞘，两人又斗了起来。雷蒙不住移动脚步，慢慢把彼得引向坑边。

袁承志这才恍然，原来此人明打不赢，便暗设陷阱，他既如此处心积虑，那是非杀对方不可了。袁承志对这两人本无好恶，但见雷蒙使奸，不觉激动了侠义之心。只见雷蒙数剑直刺，都被彼得架住。彼得反攻一剑，雷蒙退了两步。彼得右脚抢进，已踏在陷阱之上，“啊”的一声大叫，向前摔跌。雷蒙回剑直刺他背心，眼见这一剑要从后背直通到前心，袁承志早已有备，急推窗格，飞身跃进，金蛇剑递出，剑头蛇舌钩住雷蒙的剑身向后一拉。彼得得脱大难，立即跃起，右脚却已扭脱了臼。雷蒙功败垂成，又惊又怒，挺剑向袁承志刺来。袁承志一声冷笑，金蛇宝剑左右晃动，只听铮铮铮之声不绝，雷蒙的剑身被金蛇剑半寸半寸的削下，片刻之间，已削剩短短一截。雷蒙正自发呆，袁承志抢上去拿住他手腕，一把提起，头下脚上，掷入了他自己所掘的陷坑之中，哈哈大笑，跃出窗去。

胡桂南从后跟来，笑道：“袁相公，你瞧。”双手提起，拿着三把短枪。袁承志奇道：“哪里来的？”胡桂南向窗里指指。

原来袁承志出手救人之时，胡桂南跟着进来，忙乱之中，乘时将两个西洋军官的三把短枪都偷了来。袁承志笑道：“真不愧圣手神偷之名。”

两人赶回和众人相会。青青拿着一把短枪玩弄，无意中在枪扣上一扳，只听得轰的一声，烟雾弥漫。沙天广坐在她的对面，幸而身手敏捷，急忙缩头，一顶头巾打了下来，炙得满脸都是火药灰。青青大惊失色，连连道歉。沙天广伸了伸舌头，说道：“好厉害！”

众人把另外两把短枪拿来细看，见枪膛中装着火药铅丸。程青竹道：“火药本是中国物事。咱们用来打猎做鞭炮，西洋人学到之后却拿来杀人。这队洋兵有一百多人，一百多支枪放将起来，可不是玩的。”各人均觉火器厉害，不能以武功与之对敌，一时默然无语，沉思对策。

胡桂南道：“袁相公，我有个上不得台盘的诡计，不知行不行？”铁罗汉笑道：“谅你也不会有甚么正经主意。”袁承志道：“胡大哥且说来听听。”胡桂南笑着说了。青青首先拍手赞好。沙天广等也都说妙计。袁承志仔细一想，颇觉此计可行，于是下令分头布置。

那西洋女子若克琳的父亲本是澳门葡萄牙国军官，已于年前逝世。她这次要搭乘运送大炮的海船回归本国，因此随同送炮军队北上，再赴天津上船。彼得是她父亲的部属，与若克琳相爱已久。雷蒙来自葡国本土，一见之下，便想横刀夺爱。他虽官阶较高，自负风流，却无从插手，恼羞成怒之余，便向情敌挑战，比剑时操之过急，反致失手，而行使诡

计，又被袁承志突来闯破。彼得见他是上司，不敢怎样，只有加紧提防。

这日来到一处大村庄万公村，在村中“万氏宗祠”歇宿。睡到半夜，忽听得人声喧哗，放哨的洋兵奔进来说村中失火。雷蒙与彼得急忙起来，见火头已烧得甚近，忙命众兵将火药桶搬出祠堂，放于空地。忙乱中见众乡民提了水桶救火，数十名大汉闯进祠堂，到处泼水。雷蒙喝问原因。众乡民对传译钱通四道：“这是我们祖先的祠堂，先泼上水，免得火头延烧过来。”雷蒙觉得有理，也就不加干涉。哪知众乡民信手乱泼，一桶桶水尽往火药上倒去。洋兵拿起枪杆赶打，赶开一个又来一个，不到一顿饭功夫，祠堂内外一片汪洋，火药桶和大炮、枪支，无一不是淋得湿透，火势却渐渐熄了。

乱到黎明，雷蒙和彼得见乡民举动有异，火药又都淋湿，心想这地方有点邪门，还是及早离去为妙，正要下令开拔，一名小军官来报，拖炮拉车的牲口昨晚在混乱中竟然尽数逃光了。雷蒙举起马鞭乱打，骂他不小心中，命钱通四带领洋兵到村中征集。不料村子虽大，却是一头牲口也没有，想是早已得到风声，把牲口都藏了起来。

这一来就无法起行，雷蒙命彼得带了钱通四，到前面市镇去调集牲口。

雷蒙督率士兵，打开火药桶，把火药倒出来晒。晒到傍晚，火药已干，众兵正要收入桶中，突然民房中抛出数十根火把，投入火药堆中，登时烈焰冲天。众洋兵吓得魂飞天外，纷纷奔逃，乱成一团。雷蒙连声下令，约束士兵，往民房放箭排枪。烟雾弥漫中只见数十名大汉窜入林中不见了。雷蒙

检点火药，已烧去了十之八九，十分懊丧。等到第三日下午，彼得才征了数十匹骡马来拖拉大炮。

在路上行了四五日，这天来到一条山峡险道，眼见是极陡的下山路，雷蒙与彼得指挥士兵，每一尊大炮由十名士兵用巨索在后拖住，以防山路过陡，大炮堕跌。山路越走越险，众人正自提心吊胆，全力拖住大炮，突然山凹里嗖嗖之声大作，数十支箭射了出来。

十多名洋兵立时中箭，另有十多支箭射在骡马身上。牲口受痛，向下急奔，众洋兵哪里拉扯得住？十尊大炮每一尊都是数千斤之重，这一股下堕之势真是非同小可。加之路上又突然出现陷坑，许多骡马都跌入了坑里。只听见轰隆之声大作，最后两尊大炮忽然倒转，一路筋斗翻了下去。数名洋兵被压成了肉酱。前面的八尊大炮立时均被带动。

众兵顾不得抵挡来袭敌人，忙向两旁乱窜。有的无路可走，见大炮滚下来的声势险恶，踊身一跳，跌入了深谷。十尊大炮翻翻滚滚，向下直冲，越来越快。骡马在前疾驰，不久就被大炮赶上，压得血肉横飞。过了一阵，巨响震耳欲聋，十尊大炮都跌入深谷去了。

雷蒙和彼得惊魂甫定，回顾若克琳时，见她已吓得晕了过去。两人救起了她，指挥士兵伏下抵敌。敌人早在坡上挖了深坑，用山泥筑成挡壁，火枪射去，伤不到一根毫毛，羽箭却不住嗖嗖射来。战了两个多时辰，洋兵始终不能突围。

雷蒙道：“咱们火药不够用了，只得硬冲。”彼得道：“叫钱通四去问问，这些土匪到底要甚么。”雷蒙怒道：“跟土匪有甚么说的？你不敢去，我来冲。”彼得道：“土匪弓箭厉害，

何必逞无谓的勇敢？”雷蒙望了若克琳一眼，恶狠狠的吐了口唾沫，骂道：“懦夫，懦夫！”彼得气得面色苍白，低声道：“等打退了土匪，叫你知道无礼的代价。”

雷蒙一跃而起，叫道：“是好汉跟我来！”彼得叫道：“雷蒙上校，你想寻死么？”众洋兵知道出去就是送死，谁肯跟他乱冲？雷蒙仗剑大呼，奔不数步，一箭射来，穿胸而死。

彼得与众洋兵缩在山沟里，仗着火器锐利，敌人不敢逼近，僵持了一日一夜，只盼官兵来救，但其时官场腐败异常，若是调兵遣将，公文来往，又要请示，又要商议，不过十天半月，官兵哪里能来？

守到第二日傍晚，众兵饿得头昏眼花，只得竖起了白旗。钱通四高声大叫：“我们投降了，洋大人说投降了！”山坡上一人叫道：“把火枪都抛出来。”彼得道：“不能缴枪。”

敌人并不理会，也不再攻，过了一会，忽然一阵肉香酒香，随风飘了过来。众洋兵已一日两夜没吃东西，这时哪里还抵受得住？纷纷把火枪向上抛去，奔出沟来。彼得见大势已去，只得下令弃械投降。众兵把火枪堆在一起，大叫大嚷要吃东西。

只听得两边山坡上号角声响，土坑中站起数百名大汉，弯弓搭箭，对住了众洋兵。几个人缓步过来，走到临近，彼得看得清楚，当先一人便是那晚救了自己性命的少年。他身旁那人正是曾被雷蒙击落头巾的少女。若克琳叫道：“啊，就是这批有魔法的人！”彼得拔出佩剑，走上几步，双手横捧，交给袁承志，意示投降，心想输在这人手下也还值得。

袁承志先是一愣，随即领悟这是服输投降之意，于是摇

了摇手，对钱通四道：“你对他说，他们洋兵带大炮来，如是帮助中国守卫国土，抵抗外敌，那么我们很是感谢，当他们是好朋友。”钱通四照他的话译了。彼得连连点头，伸出手来和袁承志拉了拉。

袁承志又道：“但你们到潼关去，是帮皇帝杀我们百姓，这个我们就不许了。”彼得道：“是去打中国百姓么？我完全不知道。”袁承志见他脸色诚恳，相信不是假话，又道：“全中国的百姓很苦，没有饭吃，只盼望有人领他们打掉皇帝，脱离苦海。皇帝怕了，叫你们用大炮去轰死百姓。”彼得道：“我也是穷人出身，知道穷人的苦处。我这就回本国去了。”袁承志道：“那很好，你把兵都带走吧。”

彼得下令集队。袁承志命部下拿出酒肉，让洋兵饱餐了一顿。彼得向袁承志举手致敬，领队上坡。袁承志叫道：“干么不把火枪带走？”钱通四译了。彼得奇道：“那是你的战利品。你放我们走，不要我们用钱来赎身，我们已很感谢你的宽洪大量了。”

袁承志笑道：“你已失了大炮，再不把枪带走，只怕回去长官责罚更重。拿去吧。”彼得道：“你不怕我们开枪打你们么？”袁承志哈哈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们中国人讲究肝胆相照，既当你是好汉子，哪有疑心？”彼得连声道谢，命士兵取了火枪，列队而去。他一路上坡，越想越是感佩，命众兵坐下休息，和钱通四两人又驰回来，从怀里取出一个布包，对袁承志道：“阁下如此豪杰，我有一件东西相赠。”

袁承志打开布包一看，见是一张折叠着的厚纸，摊了开

来，原来是一幅地图，图中所绘的似是大海中的一座岛屿，图上注了许多弯弯曲曲的文字。

彼得道：“这是南方海上的一座大岛，离开海岸有一千多里。岛上气候温暖，物产丰富，真如天堂一样。我航海时到过那里。”袁承志问道：“你给我这图是甚么意思？”彼得道：“你们在这里很是辛苦，不如带了中国没饭吃的受苦百姓，都到那岛上去。”

袁承志暗暗好笑，心道：“你这外国人心地倒好，只不过我们中国有多大，亿万之众，凭你再大的岛也居住不下。”问道：“这岛上没人住么？”彼得道：“有时有西班牙的海盗，有时没有。你们这样的英雄好汉，也不会怕那些该死的西班牙海盗。”袁承志见他一片诚意，就道了谢，收起地图。彼得作别而去。

钱通四转过身子，正要随同上山，青青忽地伸手，扯住他的耳朵，喝道：“下次再见你作威作福，欺侮同胞，小心你的狗命！”钱通四耳上剧痛，连说：“小人不敢！”他口中少了许多牙齿，说话漏风，倒似说：“小人颇敢！”

袁承志指挥众人，爬到深谷底下去察看大炮，见十尊巨炮互相碰撞，都已毁得不成模样，无法再用，于是掘土盖上。袁承志见大功告成，与侯飞文等群豪欢聚半日，痛饮一场，这才分手。次日会齐了哑巴、洪胜海等人，向北京进发。

这一役胡桂南厥功最伟，弄湿火药、掘坑陷炮等巧计都是他想出来的。众人一路上对他称扬备至。再也不敢轻视他是小偷出身。

此去一路之上，但见焦土残垣，野犬食尸，尽是清兵烧

杀劫掠的遗迹，群雄无不看得心头火起。沙天广道：“可惜那日没杀了鞑子兵的元帅阿巴泰。盟主，咱们赶上去刺杀他如何？”青青首先便鼓掌叫好。袁承志沉吟不答。青青道：“去杀了鞑子兵元帅有甚么不好？也免得孙仲寿叔叔老是埋怨。”袁承志道：“要刺杀鞑子的头子，杀得越大越好，咱们索性便去刺杀满清的皇帝皇太极。”众人一怔，随即齐声欢呼。

袁承志详细询问洪胜海，满清的京城如何防卫，如何方能混入皇宫。洪胜海道：“满清的京城在沈阳，现今叫作盛京，那盛京规模简陋，可万万及不上北京了。小人先前在睿亲王多尔袞手下当差，有块腰牌，可以直进睿亲王府，皇宫却没进去过。”袁承志道：“咱们这就去盛京，到了之后相机行事。”

一行人先到北京，将铁箱安顿好了，派青竹帮的几名得力头目留守，当即出京，向北进发，不一日到了盛京。

众人在一家小客店中歇了，商议混进宫中之策。洪胜海道：“相公，依小人之见，请你委屈一下，扮作小人的伙伴，先去见多尔袞。他是鞑子皇帝的亲弟弟，在各位王爷中最得宠信，权力最大。咱们或能凭着他带进宫去。”袁承志道：“多尔袞派你送信给司礼太监曹化淳，你又怎地回报？”洪胜海道：“小人只说曹化淳还没能见到，但在北京打探到了机密军情，因此先行回报。”袁承志道：“甚么机密军情？”洪胜海道：“小人胡说八道一番，说是明朝皇帝已向西洋国借兵，借来几百门大炮，数千洋枪队，日内就来攻打满清。”袁承志喜道：“此计大妙，多尔袞一听，定要去禀报鞑子皇帝。”于是向青青要了那支洋枪，对洪胜海道：“你说我是西洋兵的通译钱通四，因此得悉内情。”

青青大笑，说道：“承志哥哥，你甚么人不扮，却去扮那个狗通译钱通四，我打掉你满嘴牙齿再说！”说着举起右手，假意向袁承志嘴上打去。袁承志张口便咬，青青忙缩手不迭。袁承志叽哩咕噜的说了几句冒充西洋话，众人尽皆大笑。

当日午后，袁承志随同洪胜海，去睿亲王府求见王爷。多尔衮随即传见。袁承志见那多尔衮三十一二岁年纪，身形高瘦，一脸精悍之气。洪胜海跟他说了一阵满洲话，多尔衮果然神色大变，随即以汉语询问袁承志。袁承志取出洋枪，放在桌上，将先前与洪胜海商量好的言语说了。多尔衮沉吟良久，说道：“你们报讯有功，我有重赏。这就下去吧。明日再来伺候，听取吩咐。”两人无奈，只得磕头退出。

袁承志无缘无故的向鞑子王爷磕了几个头，却见不到皇太极，回到客店，心下老大发闷。寻思一会，要洪胜海带到皇宫外去察看了一番，决意晚间径行入宫行刺。

他想此举不论成败，次日城中必定大索，捉拿刺客，于是各人先行出城，约定明日午间在城南二十里处一座破庙中相会。各人自知武功与他相差太远，多一人非但帮不了忙，反而成为累赘，单是他一人，脱身便容易得多，俱各遵命，叮咛他务须小心。

青青出门时向袁承志凝望片刻，低声道：“承志哥哥，鞑子皇帝刺得到果然好，刺不到也就罢了，你自己可千万要保重。你知道，在我心中，一百个鞑子皇帝也及不上你一根头发，我若是从此再也见不到你……”说到这里，眼圈儿登时红了。

袁承志要让她宽怀，伸手拔下头上一根头发，笑道：“我

送一百个鞑子皇帝给你。”说时将头发递将过去。青青噗哧一笑，眼泪却掉了下来。

袁承志等到初更时分，携了金蛇剑与金蛇锥，来到宫墙之外。眼见宫外守卫严密，悄步绕到一株大树后躲起，待卫士巡过，轻轻跃入宫墙。眼见殿阁处处，却不知皇太极居于何处，一时大费踌躇，心想只有抓到一名卫士或是太监来逼问。

他放轻脚步，走了小半个时辰，不见丝毫端倪，心道：“这件事艰难万分，怎比得当日大功坊中夜探？务须沉住了气，今晚不成，明晚再来，纵然须花一两个月时光，那也不妨。”这么一想，走得更加慢了，绕过一条回廊，忽见花丛中灯光闪动，忙缩身在假山之后，过不多时，只见四名太监提了宫灯，引着三名官员过来。他眼见人多，若是抢出擒人，势必惊动，只要一声张，皇帝有备，便行刺不成了，当下蹑足在后跟随，只见那七人走向一座大殿，进殿去了。见殿外匾额写着“崇政殿”三字，旁边有行弯弯曲曲的满文。

袁承志绕到殿后，伏身在地，只见殿周四五十名卫士执刀守御，心中一喜：“此处守卫森严，莫非鞑子皇帝便在殿中？”在地下慢慢爬近，拾起一块石子，投入花丛。四名卫士闻声过去查看。袁承志展开轻功，已抢到墙边，使出“壁虎游墙功”沿墙而上，顷刻间到了殿顶，伏在屋脊之上，倾听四下无声，自己踪迹未被发见，于是轻轻推开殿顶的几块琉璃瓦，从缝隙中凝目往下瞧去。只见满殿灯烛辉煌，那三名官员正跪在地下，行的是三跪九叩大礼，袁承志大喜：“果然是在参

见皇帝。”

只听得最前的一名花白胡子的老官说道：“臣范文程见驾。”其次一名身材魁梧的官员道：“臣宁完我见驾。”最后一名官员脸容尖削，说道：“臣鲍承先见驾。”袁承志心道：“这三个官儿都是汉人，却投降了鞑子，都是汉奸，待会顺手一个一剑。”又想：“他们跟鞑子皇帝怎地又都说汉话？”

缓缓移身向南，从缝隙中向北瞧去，只见龙座上一人方面大耳，双目炯炯有神，约莫五十来岁年纪，那便是父亲当年的大敌皇太极了。寻思：“从此发射金蛇锥，当可取他性命，只是隔得远了，并无十足把握，倘若侍卫之中有高手在内，别要给挡格开去，还是跳下去一剑割了他首级的为是。”

只听皇太极道：“南朝军情这几天怎样？今日接到阿巴泰的急报，说在山东青州、泰安之间中伏，打了个大败仗，难道明军居然还这么能打？你们可知青州、泰安这一带的统兵官是谁？”袁承志心想：“原来他们正在说我们打的这场胜仗，倒要听听他们说些甚么？”

宁完我道：“启禀皇上，臣已详细查过。明军带兵的总兵姓水，名叫水鉴，武艺甚是了得。”皇太极“哦”了一声，道：“你们去仔细查明，能不能设法要他降我大清，瞧他是贪财呢，还是爱美色。倘若他倔强不服，便叫曹化淳在明朝皇帝跟前说他的坏话，罢他的官，杀他的头。但首先要设法令这人为我大清所用。此人能打败阿巴泰，那是人才，咱们决不能轻易放过了。”三名官员齐声道：“皇上圣明英断，那水鉴若肯降顺，是他的福气。”

皇太极叹了口气，说道：“咱们当年使反间计杀了袁崇焕，

朕事后想来，常觉可惜……”袁承志听他提到自己父亲的名字，耳中登时嗡的一声，全身发热，心道：“他们使反间计，使反间计！我爹爹果然是他害的。”只听皇太极续道：“倘若袁崇焕能为朕用，南朝的江山这时候多半早已是大清的了。”袁承志暗暗呸的一声，心中骂道：“狗鞑子打的好如意算盘！我爹爹忠肝义胆，岂能降你？”

皇太极又道：“只是袁崇焕为人愚忠，不识大势，谅来也是不肯降的。”又叹了口气，问道：“洪承畴近来怎样？”袁承志知道洪承畴本是明朝的蓟辽总督，崇祯皇帝委以兵马大权，兵败被擒，降了满清。洪承畴失陷之初，崇祯还道他已殉国，曾亲自隆重祭祀。后来得知降清，天下都笑崇祯无知人之明。

范文程道：“启奏皇上，洪承畴已将南朝的实情甚么都说了。他说崇祯刚愎自用，举措失当，信用奸佞，杀害忠良，四方流寇大起。我大清大军正可乘机进关，解民倒悬。”皇太极摇头道：“崇祯的性子，他说得一点儿也不错。但我兵进关却不是时候。总须让明兵再跟流寇打下去，双方精疲力尽，两败俱伤，大清便可收那渔翁之利，一举而得天下。你们汉人叫做卞庄刺虎之计，是不是？”三臣齐道：“是，是，皇上圣明。”

袁承志暗暗心惊：“这鞑子皇帝当真厉害，崇祯和他相比可是天差地远了。我非杀他不可，此人不除，我大汉江山不稳。就算闯王得了天下，只怕……只怕……”隐隐觉得闯王的才具与此人相较，似乎也颇有不及，只不知心中何以会生出这样的念头来。又想：“这皇帝的汉语可也说得流利得很。他还读过中国书，居然知道卞庄刺虎的典故。”

只听皇太极道：“那洪承畴还说些甚么？”范文程道：“洪承畴向臣露了几次口风，盼望皇上恩典，赏他个差使，他得以为皇上效犬马之劳，仰报天恩。”皇太极哈哈大笑，道：“这差使吗？慢慢再说。”鲍承先道：“皇上，臣愚鲁之极，心中有一事不明白，盼望皇上指明。”皇太极点点头。鲍承先道：“洪承畴先前不肯归顺，皇上大赐恩宠，亲自解下身上的貂裘，披在他身上，又连日大张筵席请他，连我大清的开国功臣也从来没这般殊荣。众臣工都不明白。皇上开导说：咱们这些年来辛辛苦苦、连年征战，为的是甚么？众臣工启奏道：为的是打南朝江山。皇上谕道：是啊，可是咱们不明南朝内情，好比都是瞎子，洪承畴一归顺，咱们都睁开了眼啦，那还不喜欢么？众臣工都拜服皇上圣明。这些日子来，那洪承畴于南朝各地的城守职官、民情风俗，果然说得详详细细，尽在皇上算中。但皇上却不赏他官职封爵，众臣工可都又不明白了。”

皇太极微微一笑，说道：“老鲍性子直爽，想问甚么，倒也直言无忌。你们三个，虽然都是汉人，但早就跟先皇和朕办事，忠心耿耿，洪承畴怎能跟你们相比？”范文程等三人忙爬下磕头，咚咚有声，显是心中感激之极。袁承志暗骂：“无耻，无耻。”

只听皇太极道：“洪承畴这人，本事是有的，可是骨气就说不上。先前我已待他太好，若再赐他高官厚禄，这人还肯出力办事吗？哼，崇祯封他的官难道还不够大，那时他做的是甚么官？”鲍承先道：“启奏皇上：那时他在南朝官封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总督蓟辽军务，麾下统率八名总兵官，实

是官大权大。”皇太极道：“照啊。我封他的官再大，也大不过崇祯封他的。要他尽心竭力办事，便不能给他官做。”三臣齐声道：“皇上圣明。”

袁承志越想越有道理，觉得他这驾驭人才的法门实是高明之极，此刻听到这番话，宛似当年在华山绝顶初见《金蛇秘笈》，其中所述法门无不匪夷所思，虽然绝非正道，却令人不由得不服。

他呆了一阵，却听得皇太极在和范文程等商议，日后取得明朝天下之后如何治理，此时如何先为之备，倒似大明的江山已是他掌中之物一般。袁承志心下愤怒，轻轻又揭开了两张琉璃瓦，看准了殿中落脚之处，却听得皇太极道：“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说来说去，也只一个道理，就是老百姓没饭吃。咱们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让天下百姓人人有饭吃……”袁承志心下一凛：“这话对极！”

范文程等颂扬了几句。皇太极道：“要老百姓有饭吃，你们说有甚么法子？范先生，你先说说看。”他似对范文程颇为客气，称他“先生”，不像对鲍承先那样呼之为“老鲍”。

范文程道：“皇上未得江山，先就念念不忘于百姓，这番心意，必得上天眷顾。以臣愚见，要天下百姓都有饭吃，第一须得轻徭薄赋，决不可如崇祯那样，不断的加饷搜刮。”皇太极连连点头，说道：“咱们进关之后，须得定下规矩，世世代代，不得加赋，只要库中有余，就得下旨免百姓钱粮。”范文程道：“皇上如此存心，实是万民之福，臣得以投效明主，为皇上粉身碎骨，也所……也所甘愿。”说到后来，语音竟然呜咽了。

袁承志心想：“这个大汉奸，倒似确有爱民之心，不知是做戏呢，还是真心。”皇太极道：“很好，很好。你们汉人骂你们是汉奸，日后你们好好为朕办事，也就是为天下百姓办事，总得狠狠的挣一口气，让千千万万百姓瞧瞧，到底是你们这些人为汉人做了好事呢，还是崇祯手下那些只知升官发财、搜刮百姓的真汉奸做了好事。老宁，你有甚么条陈？”

宁完我道：“启奏皇上：我大清的满洲人少，汉人众多。皇上得了天下之后，以臣愚见，须得视天下满人汉人俱是皇上子民，不可像元朝蒙古人那样，强分天下百姓为四等。只消我大清对众百姓一视同仁，汉人之中纵有倔强之徒，也成不了大事。”皇太极点头道：“此言有理。元人弓马，天下无敌，可是他们在中国的江山却坐不稳，就是为了虐待汉人。这是前车甚么的？”鲍承先道：“前车覆辙。”皇太极微笑道：“对了，老鲍，我读汉人的书，始终不易有甚么长进。”鲍承先道：“皇上日理万机，这些汉人书中的典故，也不必太放在心上。”皇太极叹道：“汉人的学问，不少是很好的。只不过作主子的，读书当学书里头的本事策略，不必学汉人的秀才进士那样，学甚么吟诗作对……”

袁承志听了这些话，只觉句句入耳动心，浑忘了此来是要刺死此人，内心隐隐似盼多听一会，但听他四人商议如何整饬军纪、清兵入关之后，决计不可残杀百姓，务须严禁劫掠。只见两名侍卫走上前来，换去御座前桌上的巨烛，烛光一明一暗之际，袁承志心想：“再不动手，更待何时？”左掌提起，猛力击落，喀喇喇一声响，殿顶已断了两根椽子，他随着瓦片泥尘，跃下殿来，右足踏上龙案，金蛇剑疾向皇太

极胸口刺去。

皇太极两侧抢上四名卫士，不及拔刀，已同时挡在皇太极身前。嗤嗤两响，两名卫士已身中金蛇剑而死。皇太极身手甚是敏捷，从龙椅中急跃而起，退开两步。这时又有五六名卫士抢上拦截，宁完我与鲍承先扑向袁承志身后，各伸双手去抱。袁承志左脚反踢，砰砰两声，将宁鲍两人踢得直掼出去。便这么缓得一缓，皇太极又退开了两步。

袁承志大急，心想今日莫要给这鞑子皇帝逃了出去，更要行刺，可就更加不易了，连发两枚金蛇锥，却都给卫士冲上挡去，作了替死鬼。袁承志金蛇剑连刺，更不理睬众卫士来攻，疾向皇太极冲去。眼见距他已不过丈许，蓦地里帷幕后抢出八名武士，都是空手，同时扑到。袁承志右足一弹，掼的一响，踢飞了一名，左足鸳鸯连环，跟着飞出，一名武士正在此时自左侧扑到。袁承志左脚踢中了他胸口，他双手却已牢牢抓住了袁承志小腿。这武士口中鲜血狂喷，双手却死命抓住不放。这八名武士在满洲语中称为“布库”，擅于摔交擒拿，平时宫中或贝勒王公盛宴，例有角斗娱宾。皇太极接见臣下之后，临睡之前常要先看一场角斗。这八名布库武士此刻正在殿旁伺候，听得有刺客，纷纷抢上来护驾。

袁承志左足力甩，却甩不脱这武士，金蛇剑挥出，削去了他半边脑袋，但那武士双手兀自紧紧抓住袁承志小腿。忽听得身后有人喝道：“好大胆，竟敢行刺皇上？”说的是汉语。袁承志全不理睬，左脚带着那名死武士，跨步上前去追皇太极，只跨一步，头顶风声飒然，一件兵刃袭到，劲风掠颈，有如利刃。袁承志吃了一惊，知道敌人武功高强之极，危急中

滚倒在地，一个筋斗翻出，舞剑护顶，左手扯脱脚上的死武士，这才站起。

烛光照映下，只见眼前站着一个中年道人，眉清目秀，脸如冠玉，右手执着一柄拂尘，冷笑道：“大胆刺客，还不抛下兵器受缚？”

袁承志眼光只向他一瞥，又转去瞧皇太极，只见已有十余名卫士挡在他身前。袁承志斗然跃起，急向皇太极扑去，身在半空，蓦见那道士也跃起身子，拂尘迎面拂来。

袁承志金蛇剑连刺两下，快速无伦。那道士侧头避了一剑，拂尘挡开一剑，跟着千百根拂尘丝急速挥来。袁承志伸左手去抓拂尘，右手剑刺他咽喉。刷的一声响，尘尾打中了他左手，手背上登时鲜血淋漓，原来他拂尘之丝系以金丝银丝所制，虽然柔软，运上了内劲，却是一件致命的厉害兵刃。就在这时，金蛇剑剑尖上的蛇舌也已钩中那道人肩头。

两人在空中交手三招，各受轻伤，落下地来时已交叉易位，心下均是惊疑不定：“这人是谁？武功恁地了得，实是我生平所仅见。”

第十四回 剑光崇政殿 烛影昭阳宫

袁承志回身又待去刺皇太极时，那道人的拂尘已向他脑后拂来，拂丝为内劲所激，笔直戳至，犹似杆棒。袁承志无奈，只得回剑挡开。

两人这一搭上手，登时以快打快，瞬息间拆了二十余招。袁承志竭尽平生之力，竟是丝毫占不到上风，越斗越是心惊，突然间风声过去，右颊又被拂尘扫了一下，料想脸颊上已是多了数十条血痕，蓦地里青青的话在脑海中一闪：“承志哥哥，鞑子皇帝刺得到果然好，刺不到也就罢了，你自己可千万要保重。”眼见敌人如此厉害，只得先谋脱身，他一边斗，一边移动脚步，渐渐移向殿口。那道人冷笑道：“在我玉真子手下也想逃命？痴心妄想！”说着拂尘连进三招，尽是从意料不到的方位袭来。袁承志一时不知如何招架才是，脚下自然而然的使出木桑所授“神行百变”步法，东窜西斜，避了开去。

不料这玉真子如影随形，竟于他的“神行百变”步法了然于胸，袁承志闪到东，他跟到东，窜到西，他追到西。袁承志虽让开了那三招，却摆脱不了他源源而来的攻击。

这一来，两人都是大奇。玉真子叫道：“你叫甚么名字？是木桑道人的弟子吗？”袁承志道：“不是。”玉真子问道：

“你怎地会铁剑门的步法？”袁承志反问道：“你是汉人，怎地反帮鞑子？”玉真子怒道：“倔强小子，死到临头，还在胡说。”刷刷两招。

袁承志眼见对方了得，稍有疏神，不免性命难保，当即凝神致志，使开本门华山派剑法接招。玉真子看了数招，叫道：“啊，你是华山派穆老猴儿门下的小猴儿，是不是？”袁承志不肯隐瞒师门，喝道：“是便怎样？”一招“苍松迎客”，长剑斜出，内力从剑身上嗤嗤发出，姿式端凝，招迅劲足。玉真子赞道：“好剑法，小猴儿不坏！”

袁承志骂道：“你倚老卖老甚么？”玉真子笑道：“老猴儿也不是我对手，你小猴儿更加不用想。”袁承志不再说话，全神贯注的出剑拆招。玉真子微一疏神，左臂竟被金蛇剑划了浅浅一道口子。这一来，他再也不敢托大，舞动拂尘疾攻。

两人翻翻滚滚的斗了二百余招，兀自难分高下，都是暗暗骇异。袁承志不敢乱使金蛇剑法和木桑所授的功夫，前者究未十分纯熟，后者对方似所深知，招招使的尽是华山派本门剑法。金蛇剑本来锋锐绝伦，无坚不摧，但玉真子的拂尘尘丝柔软，毫不受力，竟是削它不断。金蛇剑与拂尘招术变幻，劲风鼓荡，崇政殿四周巨烛忽明忽暗。

又拆数十招，蓦听得皇太极以满洲语呼喝几句，六名布库武士分从三面扑上。袁承志料想今日已刺不到鞑子皇帝，急挥长剑疾攻两招，转身向殿门奔出。玉真子拂尘挥出，尘丝已卷住了金蛇剑的尖钩。两人同时拉扯，片刻间相持不下。便在这时，两名武士已同时抓住了袁承志双臂。

袁承志大喝一声，松手撤剑，双掌在两名武士背上一拍，

运起混元功内劲，两名武士身不由主的向玉真子撞去，玉真子无奈，只得也撒手松开拂尘之柄，出掌推开两名武士，呛啷啷一响，拂尘与金蛇剑同时掉落在地。便在这时，两名武士已抱住了袁承志双腿。

玉真子右掌向袁承志胸口拍到。袁承志双足凝立，还掌拍出。两名武士拚命拉扯，要将他扳倒，却哪里扳得动？玉真子掌来如风，瞬息之间连出一十二掌。袁承志一一解开，突然颈中一紧，一名武士扑在他背上，伸臂扼住了他咽喉。袁承志左肘向后撞出，正中他胸腹之间。那武士狂喷鲜血，都喷在袁承志后颈，热血汨汨从他衣领中流向背心，扼住他咽喉的手臂渐松。袁承志正待运劲摆脱，一名武士扑上来扭住了他右臂。玉真子乘机出指疾点，袁承志伸左手挡格。他虽只剩下一只左臂可用，仍是挡住了玉真子点来的七指连点。

玉真子右指再点，左掌拍向袁承志面门。袁承志急忙侧头相避，左臂却又被一名武士抱住了。玉真子噗噗噗连点三下，点了他胸口三处大穴，笑道：“放开吧，他动不了啦。”四名抱住袁承志双手双腿的武士却说甚么也不放手。

皇太极的侍卫队长拿过铁链，在袁承志身上和手足上绕了数转，众武士这才放手，将伸臂扼在袁承志颈中的武士扶下来时，只见他凸睛伸舌，早已气绝而死。

皇太极道：“玉真总教头和众武士、众侍卫护驾有功，重重有赏。老鲍、老宁，你们受伤了吗？”鲍承先和宁完我已由众侍卫扶起，哼哼唧唧的都说不出话来。

皇太极回入龙椅坐下，笑吟吟的道：“喂，你这年轻人武功强得很哪，你叫甚么名字？”袁承志昂然道：“我行刺不成，

快把我杀了，多问些甚么？”皇太极道：“是谁指使你来刺我？”

袁承志心想：“我便照实而言，也好让鞑子知道袁督师有子。”大喊道：“我是前蓟辽督师袁公的儿子，名叫袁承志。你鞑子侵犯我大明江山，我千万汉人，恨不得食你之肉。我今日来行刺，是为我爹爹报仇，为我成千成万死在你手下的汉人报仇。”

皇太极一凛，道：“你是袁崇焕的儿子？”袁承志道：“正是。我名叫袁承志，便是要继承我爹爹遗志，抗御你鞑子入侵。”

众侍卫连声呼喝：“跪下！”袁承志全不理睬。皇太极挥手命众侍卫不必再喝，温言道：“袁崇焕原来有后，那好得很啊。你还有兄弟没有？”袁承志一怔，心想：“他问这个干么？”说道：“没有！”皇太极问道：“你受了伤没有？”袁承志叫道：“快将我杀了，不用你假惺惺。”

皇太极叹道：“你爹爹袁公，我是很佩服的。可惜崇祯皇帝不明是非，杀害了忠良。当年你爹爹跟我曾有和议，明清两国罢兵休民，永为世好。只可惜和议不成，崇祯反而说这是你爹爹的大罪，我听到后很是痛心。崇祯杀你爹爹，你可知是哪两条罪名？”

袁承志默然。他早知崇祯杀他爹爹，有两条罪名，一是与清酋议和，勾结外敌，二是擅杀皮岛总兵毛文龙。孙仲寿、应松等说得明白，当日袁督师和皇太极议和，只是一时权宜之计，清兵势大，明兵力所不敌，只有练成了精兵之后，方有破敌的把握，议和是为了练兵与完缮城守。至于毛文龙贪赃跋扈，劫掠百姓，不杀他无以整肃军纪。

皇太极道：“你爹爹是崇祯害死的，我却是你爹爹的朋友。你怎地不分好歹，不去杀崇祯，却来向我行刺？”袁承志道：“我爹爹是你敌人，怎会是你朋友？你使下反间计，骗信崇祯，害死我爹爹。崇祯要杀，你也要杀。”皇太极摇摇头，道：“你年轻不懂事，甚么也不明白。”转头向范文程道：“范先生，你开导开导他。”袁承志大声道：“你想要我学洪承畴么？哼，袁督师的儿子，会投降满清吗？”

这时崇政殿外已聚集了不少文武官员，都是听说有刺客犯驾、夤夜赶来护驾的。皇太极道：“祖大寿在这里吗？”阶下一名武将道：“臣在！”走到殿上，跪下磕头。

袁承志心中一凜，祖大寿是父亲当年麾下的第一大将，父亲被崇祯下旨擒拿时，他心中不服，带兵反出北京，后来父亲在狱中修书相劝，他才重受崇祯令旨。他与清兵血战前后数十场，但崇祯对他疑忌，每次都不予增援，致在大凌河为皇太极重重围困，不得已而投降；此后降了又反，在锦州数场血战，后援不继，被擒又降。心想：“他对我爹爹虽然不错，但投降鞑子总是大大不该。”忍不住高声斥道：“祖大寿，你这无耻汉奸！”

祖大寿站起身来，转头瞧着他。袁承志见他剃了额前头发，拖根辫子，头发已然花白，容色憔悴，全无统兵大将的半分英气，喝道：“祖大寿，你还有脸见我么？你死了之后，有脸去见我爹爹吗？”

祖大寿在阶下时已听到皇太极和袁承志对答的后半截话，突然眼泪从双颊上流了下来，颤声道：“袁公子，你……你长得这么大了，你……你三岁的时候，我……我抱过你的。”

袁承志怒道：“呸，给你这汉奸抱过，算我倒霉。”祖大寿全身一颤，张开双臂，踏上两步，似乎又想去抱他，但终于停步，张嘴要待说话，声音却哑了，只“啊，啊，啊”几声。

皇太极道：“祖大寿，这姓袁的交由你带去，好好劝他归顺。当真不降，咱们把他千刀万剐。哼，这小子胆子倒大，居然来向朕行刺，嘿嘿，嘿嘿。”祖大寿跪下连连磕头，说道：“皇上天恩浩荡，臣自当尽力相劝。”皇太极点头道：“好，你带他去吧！”

祖大寿走到袁承志身边，伸手欲扶。袁承志退后两步，手脚上铁链当啷啷直响，喝道：“别来碰我！”祖大寿缩开了手，躬身退出殿去。两名侍卫携着袁承志，跟在他身后。袁承志回过头来，向皇太极瞧去，只见他眼光也正向他瞧来，神色间却显得甚是和蔼。

袁承志茫然不解，心道：“不知这鞑子皇帝肚子里在打甚么鬼主意。”

到得宫外，祖大寿命亲随将袁承志扶上自己的坐骑，自己另行骑了匹马，同到自己府中。祖大寿命亲随将袁承志扶入书房，说道：“你们出去！”四名亲随躬身出房。

祖大寿掩上了房门，一言不发，便去解袁承志身上的铁链。袁承志自在宫内之时，便已缓缓运气，胸口所封穴道已解了大半，见他竟来解自己身上铁链，心想：“你只道我穴道被点，兀自动弹不得，哼哼，这可太也托大了！”

祖大寿缓缓将铁链一圈圈的从袁承志身上绕脱，始终一言不发。袁承志暗暗运气，觉膻中穴处气息仍颇窒滞，心想：

“那道人的手劲当真了得。我穿着木桑道长所赐的金丝背心，受了他这三指，兀自如此。若无这背心护体，哪还了得？”又想：“祖大寿要劝我投降鞑子，我且假装听他的，拖延时刻。一待胸间气息顺畅，便发掌击死了这汉奸，穿窗逃走。”却听祖大寿低沉着嗓子道：“袁公子，你这就去吧。”

袁承志大吃一惊，几乎不信自己的耳朵，问道：“你……你说甚么？”祖大寿道：“要刺杀大清皇帝，实在难得很。你还是去吧。”袁承志道：“你放我走？”祖大寿道：“是，你有没有受伤？”袁承志道：“没有。”祖大寿道：“你骑我的马，天一亮立即出城。”

袁承志道：“你为甚么放我走？”祖大寿黯然道：“你是袁督师的亲骨肉，祖大寿身受督师厚恩，无以为报。”袁承志道：“你放了我，明天鞑子皇帝查问起来，你定有死罪。”祖大寿道：“那走着瞧吧。大清皇帝说过，不会杀我的。”袁承志道：“你私放刺客，罪名太大，皇帝说不定还会疑心你是行刺的主使。我不能自己贪生，却害了你一命。”

祖大寿苦笑道：“我的性命，还值得甚么？在大凌河城破之日，我早该死了。锦州城破之日，更该当死了。袁公子，你不用管我，自己去吧。”袁承志道：“那么你跟我一起逃走。”祖大寿摇摇头道：“我老母妻儿、兄弟子侄，一家八十余口全在盛京，我是不能逃的。”袁承志心神激荡，突然胸口内息逆了，忍不住连连咳嗽起来。

心下寻思：“他投降鞑子，就是汉奸，我原该一掌打死了他，想不到他竟会放我走。我一走，鞑子皇帝非杀了他不可。是我杀他，还是鞑子杀他，本来毫无分别。但是我难道眼睁

睁的让他代我而死？我若不走，自然是给鞑子杀了，我以有为之身，尚有多少大事未了，怎能轻易送命？我当然不想死，为了一个汉奸而死，更加不值之至。可是……可是……”越是委决不下，越是咳得厉害，面红耳赤，险些气也喘不过来。

祖大寿轻轻拍他背脊，说道：“袁公子，你刚才激斗脱力，躺下来歇一会儿。”袁承志点点头，盘膝而坐，心中再不思量，只是凝神运气。那玉真子的点穴功夫当真厉害，初时还以为给封闭了的穴道已然解开，但一运气间，便觉胸口终究不甚顺畅，心知坐着不动，那也罢了，若是与人动手，或是施展轻功跳跃奔跑，势必会闭气晕厥。于是按照师父所授的调理内息法门，缓缓将一股真气在各处经脉中运行。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觉真气畅行无阻，更无窒滞，慢慢睁开眼来，却见阳光从窗中射进，竟已天明。他微吃一惊，只见祖大寿坐在一旁，双手搁膝，似在呆呆出神。袁承志站起身来，说道：“你陪了我半夜？”祖大寿脸上微现喜色，道：“公子好些了？”

袁承志道：“全好了！那玉真子道人是甚么来历？武功这么厉害。”祖大寿道：“他是新近从西藏来的，上个月宫中布库大校技，这道人打败二十三名一等布库武士，后来四五名武士联手跟他较量，也都被他打败了。皇帝十分喜欢，封了他一个甚么‘护国真人’的头衔，要他作布库总教头。公子，你喝了这碗鸡汤，吃几张饼，咱们这就走吧。”说着走到桌边，双手捧过一碗汤来。

袁承志心想：“我专心行功，有人送吃的东西进来也不知道。他本来就可杀我，也不用下毒。”接过汤碗，喝了几口，

微有苦涩之味。祖大寿道：“这是辽东老山人参炖的，最能补气提神。”袁承志吃了两张饼，说道：“你带我去见鞑子皇帝，我投降了。”

祖大寿大吃一惊，双目瞪视着他，随即明白，他是不愿自己为他送命，先行假意投降，然后再谋脱身，沉吟片刻，道：“好！”带着他出了府门，两人上了马。祖大寿也不带随从，当先纵马而行，袁承志跟随其后。

行了几条街，袁承志见他催马走向城门，见城门上写着三个大字“德盛门”，旁边有一行弯弯曲曲的满洲文，知道这是盛京南门，昨天便是从这城门中进来的，心觉诧异，问道：“咱们怎地出城？”祖大寿道：“皇帝在城南哈尔撒山围猎。”袁承志不再言语了。

两人出城行了约莫十里。祖大寿勒马停步，说道：“公子，咱们这就别过了。”袁承志惊道：“怎么？咱们不是去见鞑子皇帝么？”祖大寿摇头苦笑，道：“袁督师忠义包天，他的公子怎能如我这般无耻，投降鞑子？”解下腰间佩剑，连鞘向他掷去，袁承志只得接住。祖大寿突然圈转马头，猛抽两鞭，坐骑循着回城的来路疾驰而去。

袁承志叫道：“祖叔叔，祖叔叔。”一时拿不定主意，该追他回来，还是和他一起回城，就这么微一迟疑，祖大寿催马去得远了，只听他远远叫道：“多谢你叫我两声叔叔！”

袁承志坐在马上，茫然若失，过了良久，才纵马南行。

又行了约莫十里，远远望见青青、洪胜海、沙天广等人已等在约定的破庙之外。青青大声欢呼，快步奔来，扑入他

的怀里，叫道：“你回来啦！你回来啦！”袁承志见她脸上大有倦容，料想她焦虑挂怀，多半一夜未睡。

青青见他殊无兴奋之色，猜到行刺没有成功，说道：“找不到鞑子皇帝？”袁承志摇摇头：“人是找到了，刺不到。”于是简略说了经过。众人听得都张大了口，合不拢来。

青青拍拍胸口，吁了口长气，说道：“谢天谢地！”

袁承志想到祖大寿要为自己送命，心下总是不安，说道：“今晚我还要入城，倘若祖叔叔给鞑子皇帝抓了起来，我要救他。”青青道：“大伙儿一起去！我可再也不让你独个儿去冒险了。”

申牌时分，一行人又到了盛京城内，生怕昨天已露了行迹，另投一家客店借宿。

洪胜海去祖大寿府前察看，回报说，没听到祖大寿给鞑子皇帝锁拿的讯息，府门外全没动静。袁承志心想：“鞑子皇帝多半还不知他已放走了我，只道他正在劝我投降。”吩咐洪胜海再去打探。铁罗汉道：“我也去。”青青道：“你不要去，别又跟人打架，误了大事。”铁罗汉撇起了嘴，道：“我也不一定非打架不可。”胡桂南道：“我跟罗汉大哥同去，他要闹事，我拉住他便了。”袁承志道：“既是如此，一切小心在意。”

傍晚时分，三人回到客店。铁罗汉极是气恼，说道：“若不是夏姑娘先说了我，否则我真得扭下那几个小子的脑袋。”众人问起原因，洪胜海说了。

原来他们仍没听到有拿捕祖大寿的讯息，昨晚宫里闹刺客，却也没听到街头巷尾有人谈论。三人于是去酒楼喝酒，见到有八名布库武士在大吃大喝，说得都是满洲话。洪胜海悄

悄跟两人说了。铁罗汉和胡桂南才知他们在吹嘘总教头如何英勇无敌，昨晚又得了一柄怪剑，剑头有钩，剑身弯曲，锋锐无比，当真吹毛断发，削铁如泥。这不是袁承志的金蛇剑是甚么？铁罗汉站起身来，便要过去教训教训他们，胡桂南急忙拉住。待八名武士食毕下楼，三人悄悄跟去，查明了他们住宿的所在。

袁承志失手被擒，兵刃给人夺去，实是生平从所未有的奇耻，但那玉真子的武功绝不在自己之下；这把剑非夺回不可，却又如何从这绝顶高手之中夺回来？一时沉吟不语。

胡桂南笑道：“盟主，我今晚去‘妙手’它回来。那玉真子总要睡觉，凭他武功再高，睡着了总打我不过吧？”众人都笑起来。袁承志道：“好，这就偏劳胡大哥了，可千万轻忽不得。胡大哥只须盗剑，不必杀他。将他在睡梦中不明不白的杀了，非英雄好汉所为。”胡桂南道：“是，日后盟主跟他一对一的较量，那时才教他死得心服。”袁承志微微一笑，说道：“就算单打独斗，我也未必能胜。”他要胡桂南不可行刺，却是为了此事太过凶险，玉真子纵在睡梦之中，若是白刃加身，也必能立时惊觉反击，就算受了致命重伤，他在临死之前的一击，也非要了胡桂南的性命不可。

用过晚饭后，胡桂南换上黑衣，兴冲冲的出去。袁承志终是放心不下，道：“胡大哥，我去给你把风。”两人相偕出店。青青知道此行并不如行刺鞑子皇帝那么要干冒奇险，又素知胡桂南妙手空空，天下无双，倒不担心。

胡桂南在前领路，行了三里多路，来到布库武士的宿地。只见居中是一座极大的牛皮大帐，四周都是一座座小屋。胡

桂南低声道：“那八名武士都住在北首的小屋中，只不知那牛鼻子是不是也住在这里。”袁承志道：“咱们抓一名武士来问。只可惜咱们都不会说满洲话。”胡桂南道：“待我打手势要他带路便是……”

话未说完，只见两名武士哼着小曲，施施然而来。袁承志待两人走到临近，突然跃出，伸指在两人背心穴道上各点一指，劲透要穴，两人登时动弹不得。他出手时分了轻重，一名武士立即昏晕，另一名却神智不失。他将晕倒的武士拖入矮树丛中，胡桂南左手将尖刀抵在另一名武士喉头，右手大打手势，在自己头顶作个道髻模样，问他这道人住在何处。

那武士道：“你作甚么？我不明白。”不料他竟会说汉语。原来盛京本名沈阳，向是大明所属，为满清所占后，于天启五年建为京都，至此时还不足二十年。城中居民十九都是汉人。这些布库武士除了练武摔交，每日里便在酒楼赌馆厮混，泰半会说汉语。

胡桂南大喜，问道：“你们的总教头，那个道士，住在哪里？”那武士给尖刀抵住咽喉，正自惊惧，一听之下，心想：“你要去找我们总教头送死，那真是妙极了。”嘴巴向着东边远处一座房子一努，说道：“我们总教头护国真人，便住在那座屋子里。”那屋子离其余小屋有四五十丈，构筑也高大得多。袁承志料知不假，在他肋下再补上一指，教他晕厥后非过三四个时辰不醒。胡桂南将他拖入了树丛。

两人悄悄走近那座大屋，只见到处黑沉沉地，窗户中并无灯烛之光。胡桂南低声道：“牛鼻子睡了，倒不用咱们等。”两人绕到后门，胡桂南贴身墙上，悄没声息的爬上。跟着又

沿墙爬下。袁承志见他爬墙的姿式甚是不雅，四肢伸开，缩头耸肩，行动又慢，倒似是一只乌龟一般，但半点声息也无。却非自己所及，心想：“圣手神偷，果然了得。”他怕进屋时若是稍有声息，定让玉真子发觉，当下守在墙边，凝神倾听。

过了一会，听得墙内树上有只夜枭叫了几声，跟着便又一片静寂。突然之间，隐隐听得有女子的嬉笑之声。接着有个男子哈哈大笑，说了几句话，相隔远了，却听不清楚，依稀便是玉真子。袁承志心道：“他还没睡，胡大哥可下不了手。”生怕胡桂南遇险，于是跃墙而入，只听得男女嬉笑之声不绝，循声走去，忽听得玉真子笑道：“你身上哪一处地方最滑？”那女子笑道：“我不知道。”玉真子笑道：“我来摸摸看。”

袁承志登时面红耳赤，站定了脚步，心想：“这贼道在干那勾当，幸亏青弟没同来。”听着那女子放肆的笑声，心中也是禁不住一荡，当即又悄悄出墙，坐在草丛之中。

又过了一会，一阵风吹来，微感寒意。这日是八月初旬，北国天时已和江南隆冬一般。突然之间，只听得玉真子厉声大喝：“甚么人？”袁承志一惊站起，暗叫：“糟糕，给他发觉了！”跃上墙头，只见一个黑影飞步奔来，正是胡桂南，奔到临近，却见他手中累累赘赘的抱着不少物事，心念一闪：“胡大哥偷儿的脾气难除，不知又偷了他甚么东西，这么一大堆的。”当下不及细想，跃下去将他一把抓起，飞身上墙，跃下地来，便听得玉真子喝道：“鼠辈，你活得不耐烦了。”身子已在墙头。

胡桂南叫道：“得手了！快走！”袁承志大喜，回头一望，不由得大奇，星光熏微下只见玉真子全身赤裸，下体却臃臃

肿肿的围着一张厚棉被，双手抓着被子。袁承志忍不住失笑。胡桂南笑道：“牛鼻子正在干那调调儿，我将他的衣服都偷来了。”说着双手一举，原来抱的是一堆衣服，转身道：“盟主，你的宝剑！”那把金蛇剑正插在他的后腰。

袁承志拔过剑来，顺手插入腰带，又奔出几步。玉真子已连人带被，扑将下来，喝道：“小贼！”伸右掌向胡桂南劈去。袁承志出掌斜击他肩头，喝道：“你我再斗一场。”

玉真子只感这掌来势凌厉之极，急忙回掌挡格。双掌相交，两人都倒退了三步。玉真子大吃一惊，看清楚了对手，心下更惊，叫道：“啊！你这小子逃出来了。”他初时只道小偷盗剑，便赤身露体的追了出来，哪料得竟有袁承志这大高手躲在墙外。

袁承志一退之后，又即上前。玉真子左手拉住棉被，惟恐滑脱，只得以右掌迎敌。但这条大棉被何等累赘，只拆得两招，脚下一绊，一个踉跄，袁承志顺势一拳，重重击在他肩头。玉真子又急又怒，他正在浓情畅怀之际，给胡桂南乘机偷去了宝剑衣服，本已大吃一惊，这时再遇劲敌，肩头中了袁承志破玉拳中的一招，整条右臂都酸麻了。他自八岁之后，从未在人前赤裸过身子，这时狼狈万状，全想不到若是抛去棉被，赤身露体的跟袁承志动手又有何妨？时当夜晚，又无多人在旁，就算给人瞧见了，他本是个风流好色的男子，也没甚么大不了。但穿衣的习俗在心中已然根深蒂固，手忙脚乱的只顾抵挡来招，左手却始终紧紧抓着棉被不放。再拆两招，背心上又被袁承志一掌击中。这一掌蓄着混元功内劲，玉真子再也抵受不住，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

袁承志住手不再追击，笑道：“此时杀你，谅你死了也不心服，下次待你穿上了衣服再打过。”胡桂南急道：“盟主，饶他不得，只怕于祖大寿性命有碍。”袁承志心中一凛：“不错，他去禀告鞑子皇帝，又加重了祖叔叔的罪名，非杀他灭口不可。”纵身上前，双拳往他太阳穴击去。玉真子见来招狠辣，自然而然的举起双手挡格，虽将对方来拳挡开，但棉被已溜到脚下，“啊”的一声惊呼，胸口已结结实实的被袁承志飞脚踢中。玉真子大骇，再也顾不得身上一丝不挂，拔足便奔。袁承志和胡桂南随后追去。

这道人武功也当真了得，身上连中三招，受伤极重，居然还是奔行如飞，轻功之佳，实是当世罕有。袁承志急步追赶，眼见他窜入了那座牛皮大帐，当即追进。

刚奔到帐口，只见帐内烛火照耀如同白昼，帐内站满了人，当即止步，闪向一旁，只听得帐内众人齐声惊呼。

这时胡桂南也已赶到，一扯袁承志手臂，绕到帐后。两人伏低身子，掀开帐脚，向内瞧去。只见玉真子仰面朝天，摔在地下，全身一丝不挂，瞧不出他一个大男人，全身肌肤居然雪白粉嫩，胸口却满是鲜血，这模样既可怪之极，又可笑无比。

帐中一声惊呼之后，便即寂然无声。只听得一个威严的声音大声说起满洲话来。袁承志吃了一惊，说话之人竟然便是满清皇帝皇太极。

见帐内站满的都是布库武士，不下一二百人，心道：“啊，是了，这鞑子皇帝爱看人比武，今晚又来瞧来啦。算他眼福不浅，见到了武士总教头这等怪模样。”他昨晚领略过这些布

库武士的功夫，武功虽然平平，但缠上了死命不放，着实难斗，帐中武士人数如此众多，要行刺皇帝是万万不能，当下静观其变。

只见一名武士首领模样之人上前躬身禀报，皇太极又说了几句话，便站起身来，似是扫兴已极，不再瞧比武了。他走向帐口，数十名侍卫前后拥卫，出帐上马。

袁承志心想：“这当真是天赐良机，我在路上出其不意的下手，比去宫中行刺可方便得多了。”低声对胡桂南道：“这是鞑子皇帝，你先回去，我乘机在半路上动手。”胡桂南又惊又喜，道：“盟主小心！”

袁承志跟在皇太极一行人之后，只见众侍卫高举火把，向西而行，心想：“待他走得远些再干，免得动起手来，这些布库武士又赶来纠缠。”

跟不到一里，便见众侍卫拥着皇太极走向一所大屋，竟进了屋子。袁承志好生奇怪：“他不回宫，到这屋里又干甚么了？”当下绕到屋后，跃进墙去，见是好大一座花园，南首一间屋子窗中透出灯光，他伏身走近，从窗缝中向内张去，但见房中锦绣灿烂，大红缎帐上金线绣着一对大凤凰。迎面一张殷红的帷子掀开，皇太极正走进房来。袁承志大喜，暗叫：“天助我也！”

只见一名满洲女子起身相迎。这女子衣饰华贵，帽子后面也镶了珍珠宝石。皇太极进房后，那女子回过身来，袁承志见她约莫二十八九岁年纪，容貌甚是端丽，全身珠光宝气，心想：“这女子不是皇后，便是贵妃了。啊，是了，皇太极去

瞧武士比武，这娘娘不爱看比武，便在这里等着，这是皇帝的行宫。”

皇太极伸手摸摸她的脸蛋，说了几句话。那女子一笑，答了几句。皇太极坐到床上，正要躺下休息，突然坐起，脸上满是怀疑之色，在房中东张西望，蓦地见到床边一对放得歪歪斜斜的男人鞋子，厉声喝问。那女子花容惨白，掩面哭了起来。皇太极一把抓住她胸口，举手欲打，那女子双膝一曲，跪倒在地。皇太极放开了她，俯身到床底下去看。

袁承志大奇，心想：“瞧这模样，定是皇后娘娘乘皇帝去瞧比武之时，和情人在此幽会，想不到护国真人突然演出这么一出好戏，皇帝提前回来，以致瞧出了破绽。难道皇后娘娘也偷人，未免太不成话了吧？她情人若是尚在房中，这回可逃不走了。”

便在此时，皇太极身后的橱门突然打开，橱中跃出一人，刀光闪耀，一柄短刀向皇太极后心插去。那女子“啊”的一声惊呼，烛光晃动了几下，便即熄灭。过了好一会，烛火重又点燃，只见皇太极俯身倒在地下，更不动弹，背心上鲜血染红了黄袍。

袁承志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看那人时，正是昨天见过的睿亲王多尔衮。那女子扑入他怀里。多尔衮搂住了，低声安慰。

袁承志眼见到这惊心动魄的情景，心中怦怦乱跳，寻思：“想不到这多尔衮胆大包天，竟敢弑了哥哥。事情马上便要闹大，快些脱身为妙。”当即跃出墙外，回到客店。

青青见他神色惊疑不定，安慰他道：“想是鞑子皇帝福命

大，刺他不到，也就算了。”

袁承志摇头道：“鞑子皇帝死了，不是我杀的。”

众人料想鞑子皇帝被刺，京城必定大乱，次日一早，便即离盛京南下。

不一日，进山海关到了北京，才听说满清皇帝皇太极在八月庚午夜里“无疾而终”，满清立了皇太极的小儿子福临做皇帝。小皇帝年方六岁，由睿亲王多尔袞辅政。

袁承志道：“这多尔袞也当真厉害，他亲手杀了皇帝，居然一点没事，不知是怎生隐瞒的。”洪胜海道：“睿亲王向来极得皇太极的宠信，手掌兵权，满清的王公亲贵个个都怕他。他说皇太极无疾而终，谁也不敢多口。”袁承志道：“怎么他自己又不做皇帝？”洪胜海道：“这个就知道了。或许他怕人不服，杀害皇太极的事反而暴露了出来。福临那小孩子是庄妃生的，相公那晚所见的贵妃，定然就是庄妃了。”

袁承志此番远赴辽东，为的是行刺满清巨酋皇太极，以报父仇，结果亲眼见到皇太极毙命，虽非自己所杀，此人终究是死了，可是内心却殊无欢愉之意，不再思忖：“他为甚么将我交给祖叔叔？以他知人之明，自然料得到祖叔叔定会私自将我释放。他是不是要收服祖叔叔之心，好为他死心塌地的打仗办事？”又想：“祖叔叔投降鞑子，自然是汉奸了。只因他救了我性命，我便冲口而出的叫他叔叔，那岂不是只念小惠，不顾大义？到底该是不该？”想到皇太极临死的情状，当时似乎忍不住便想冲进房去救他性命，要是多尔袞下手稍缓，自己是否会出手相救，此时回思，兀自难说。

再想到玉真子武功之强，满洲武士之勇，多尔袞手段的

狠辣，范文程等人的深谋远虑，只觉世事多艰，来日大难，心中一片片空荡荡地，竟无着落处。

袁承志取出银两，命洪胜海在禁城附近的正条子胡同买了一所大宅第，此次来京要结交王公巨卿、文武官员，以作闯军内应，须得排场豪阔。

这日青青在宅中指挥童仆，粉刷布置。袁承志独自在城内大街闲逛。走到一处，见有数十名户部库丁手执兵刃，戒备森严。听途人说，是南方解来漕银入库。他想这是崇祯皇帝的根本，得仔细看看，当下站得远远的，察看附近的形势，突见两条黑影从库房屋顶上跃起，身法甚是迅速，一转眼间，已在东方隐没。

袁承志大奇，心想光天化日之下，难道竟有大盗劫库，倒要见识一下是何等的英雄好汉，脚下加劲，奔到东北角上，人影已然不见，但这边只有一条道路，于是提气向前疾追，这一提气，真是疾逾奔马，追不多时，果见两人在向前急奔。

他放轻脚步，防那两人发觉，但势头丝毫不缓，片刻间相距已近。但见那两人身穿红衣，头上伸出两条小辫子，看背后模样，竟是十五六岁的童子。两人肩头各负一个包裹，从身形脚步瞧来，包裹份量着实不轻，想来便是库银了，小小年纪，负了重物居然还能如此奔跃迅捷，实是难得。奔不多时，两个红衣童子已到城边。袁承志心想：“不知他们如何出城？”哪知二童竟不停步，直冲而出。

守在城门口的军士眼前一花，两团火样的东西已从身旁擦过，正自惊诧，突然一个灰影又是一晃出城，比那两团红

云更加迅速，等到望见是两个穿红、一个穿灰之人的背影时，三人早已去得远了。

袁承志尾随双童，两名童子始终没有发觉。出城后奔行七八里路，眼前尽是田野。两童来到一座大宅之前，从身边取出带钩绳索，抛将上去，抓住墙头，攀援而上，跳了进去。

袁承志走近，见那宅第周围一匝黑色围墙，墙高两丈，居然没一道门户。围墙涂得黑漆漆的，甚是阴森可怖，这已十分奇怪，而屋子竟没门户，更是天下少有的怪事。他好奇心起，纵身跃入，里面地基离墙却有两丈三尺高，如不是身负绝顶武功，多半会出于不意，摔跌一交。里面又有一道围墙，全是白色，仍是无门。

他这时一不做二不休，跃上墙头。这堵墙比外面围墙已高了三尺，但因地基低陷三尺，在外面却看不出来。他跃进白墙，发觉地基又低三尺，前面一重围墙全作蓝色，墙垣更比白墙高了三尺。跃进一重又是一重，第四重是黄墙，第五重是红墙，那时墙高已达三丈三尺，他轻功再高，也已不能跃上墙头，当下施展“壁虎游墙功”，手足并用，提气直上。寻思：“难道出入此屋，都是要用绳索攀援？必定另有密门。”左手攀上墙头，一提劲，翻身而起，坐上墙头，只见里面是五开间三进瓦屋，静悄悄的似乎阒无一人。

他高声叫道：“晚辈冒昧，擅进宝庄。贤主人可能赐见么？”说话一停，只听五道高墙上撞回来的回声先后交织，组成一片烦杂之声，屋中始终没有回答。

他等了片刻，又叫一遍，突然第三进中扑出十余条巨犬，张牙舞爪，高声狂吠，模样甚是凶恶。他本见两个童子武艺

高强，心想屋主人必是英侠一流，颇想结识，这时见屋里放出猛犬，知道主人厌恶外客，不便自讨没趣，于是跃出墙外，回到居所。

进屋时，只见青青正在雇匠购物，整花木，修门窗，换地板，刷墙壁，忙得不可开交。袁承志暗喜，心想青弟助我甚多，当日衢江江上那股杀人不眨眼的凶狠气质，不到一年，竟然逐渐改变。

晚饭后，他把刚才所遇说了。大家啧啧称奇，都猜不透怪屋中所居是何等样人。

次日清晨，众人聚在花厅里吃早饭。庭中积雪盈寸，原来昨晚竟下了半夜大雪。院子里两树梅花含苞吐艳，清香浮动，在雪中开得越加精神。

一名家丁匆匆进来，对青青道：“小姐，外面有人送礼来。”另一名家丁捧进礼物，原来是一个宋瓷花瓶，一座沈石田绘的小屏风。袁承志道：“这两件礼物倒也雅致，谁送的呀？”礼物中却无名帖。青青封了一两银子，命家丁拿出去打赏，问清楚是谁家送的礼，过了一会，家丁回来禀道：“送礼的人已走了，追他不着。”

众人都笑那送礼人冒失，白受了他的礼，却不见他情。洪胜海道：“袁相公名满天下，这次来京，江湖上多有传闻，总是慕名的朋友向你表示敬意的。”众人都道必是如此。

中午时分，有人挑了整席精雅的酒肴来，乃是北京著名的全聚兴菜馆做的名菜。一问厨师，说是有人付了银子让送来的。众人起了疑心，把酒肴让猫狗试吃，并无异状。

下午又陆续有人送东西来，或是桌椅，或是花木，都是

宅第中合用之物。青青只说得一句：“这里须得挂一盏大灯才是。”过不了一个时辰，就有人送来一盏精致华贵的大宫灯。再过片刻，又有人送来绸缎丝绒、鞋帽衣巾，连青青用的胭脂花粉，也都是特选上等的送来。铁罗汉一把抓住那送衣服的人，喝道：“你怎知这里有个头陀？连我穿的袈裟也送来了？”那衣店伙计给他一抓，吓了一跳，说道：“不知道啊！今儿一早，有人到小店里来，多出银子吩咐赶做的。”

这时人人奇怪不已，纷纷猜测。青青故意道：“这送礼的人要是真知我心思，给我弄一串珍珠来就好啦。”隔了片刻，只见一个仆人走出厅去。青青向洪胜海道：“快瞧他到哪里去？”不多时那仆人又回来侍候。洪胜海却隔了一个时辰才回。他刚跨进门，珠宝店里已送了两串珠子来。

青青接了珠子，直向内室，袁承志和洪胜海都跟了进去。洪胜海道：“那仆人走到门外，对一个乞丐说了几句话，就回进来。我就跟着那乞丐。见他走过了一条街，就有衙门的一个公差迎上来。两人说了几句话，那乞丐又回到我们门前。”青青道：“那你就盯着那鹰爪？”洪胜海道：“正是。那鹰爪却不上衙门，走到一条胡同的一座大院子里。我见四下无人，上屋去偷偷一张。原来里面聚了十多名公差，中间一个老头儿，瞎了一只眼睛，大家叫他单老师，似是他们的头子。我怕他们发觉，就溜回来了。”

青青道：“好啊！官府耳目倒也真灵，咱们一到北京，鹰爪就得了消息。哼，要动咱们的手，只怕也没这么容易呢！”袁承志道：“可是奇在干么要送东西来，不是明着让咱们知道么？京里吃公事饭，必定精明强干，决不会做傻事。不知是

甚么意思？”命洪胜海把程青竹、沙天广、胡桂南等人请来，谈了一会，都是猜想不透。

青青道：“公差的脏东西，咱们不要！”当晚她与哑巴、铁罗汉、胡桂南、洪胜海等搬了送来各物，都放在公差聚会的那个院子里。

次日青青把传递消息的仆人打发走了，却也没难为他。那仆人恭恭敬敬的接了工钱，一再称谢，磕了几个头去了，丝毫没露出不愉的神色。袁承志等严密戒备，静以待变，那天果然没再有人送东西来。

这天晚上又是下了一晚大雪。次日一早，洪胜海满脸惊诧之色，进来禀报：“屋子前面的积雪，不知是谁给打扫得干干净净，这真奇了。”袁承志道：“这批鹰爪似乎暗中在拚命讨好咱们。”青青笑道：“啊，我知道了。”众人忙问：“怎么？”青青道：“他们怕咱们在京里做出大案来，对付不了，因此先来打个招呼，交个朋友。”沙天广笑道：“说来倒有点像。可是我做了这么多年强盗，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

程青竹忽道：“我想起啦，那独眼捕快名叫独眼神龙单铁生。不过他退隐已久，这才一时想他不起。”

又过数日，众人见再无异事，也渐渐不把这事放在心上。这天正是冬至，众人在大厅上饮酒闲谈，家丁送上个大红名帖，写着“晚生单铁生请安”的字样，并有八色礼盘。袁承志道：“快请。”家丁道：“这位单爷也真怪，他说给袁相公请安，转头走了，让他坐，却不肯进来。”洪胜海奉了袁承志之命，拿了袁承志、程青竹、沙天广三人的名帖回拜，并把礼物都退了回去。

接连三天，单铁生总是一早就来投送名帖请安。程青竹道：“独眼神龙在北方武林中也不是无名之辈，怎么鬼鬼祟祟的尽搞这一套，明儿待我找上门去问问。”胡桂南道：“这些招数可透着全无恶意，真是邪门。”

铁罗汉忽然大声道：“我知道他干甚么。”众人见他平时傻愣愣的，这时居然有独得之见，都感诧异，齐问：“干甚么啊？”铁罗汉道：“他见袁相公武功既高，名气又大，因此想招他做女婿。”此言一出，众人无不大笑。沙天广正喝了一口茶，一下子忍不住，全喷在胡桂南身上。胡桂南一面揩身，一面笑道：“独眼龙的女儿也是独眼龙，袁相公怎么会要？”铁罗汉瞪眼道：“你怎知道？”胡桂南笑道：“那你怎知道他有女儿？”

众人开了一阵玩笑。青青口里不说甚么，心中却老大的不乐意，暗想那独眼龙可恶，别真的要招大哥做女婿。这天晚上，取来七张白纸，都画了个独眼龙老公差的图形，写上“独眼神龙单铁生盗”的字样，夜里飞身跃入七家豪门大户，每家盗了些首饰银两，再给放上一张独眼龙肖像。

次日清晨，洪胜海在她房门上敲了几声，说道：“小姐，独眼龙来啦。袁相公陪他在厅上说话。”青青换上男装，走到厅上，果见袁承志、程青竹、沙天广陪着一个瘦削矮小的老头在喝茶。袁承志给她引见了。青青见这单铁生已有六十上下年纪，须眉皆白，一只左眼炯炯发光，显得十分精明干练。只听他道：“小老儿做这等事，当真十分冒昧。不过实是有件大事，想恳请袁相公跟各位鼎力相助，小老儿和各位又不相识，只得出此下策。不想招恼了各位，小老儿谨此谢过。”说

着跪下来磕头。

袁承志连忙扶起，正要问他何事相求，青青忽道：“令爱好吧？怎不跟你同来？”单铁生一愣，道：“小老儿光身一人，连老伴也没有，别说子女啦！”青青又问：“那你有孙女儿没有？有干女儿没有？”单铁生道：“都没有。”青青嫣然一笑，返身入房，捧了盗来的首饰银两，都还了给他，笑道：“在下跟你开个玩笑，请别见怪。不过若非如此，也请不到你大驾光临。”单铁生谢了，心想：“这玩笑险些害了我的老命。”又想：“这个女扮男装的姑娘怎地老是问我有没女儿？总不是想拜我为干爹吧？”

众人都觉奇怪，正要相询，忽然外面匆匆进来一名捕快，向众人行了礼，对单铁生道：“单老师，又失了二千两库银。”单铁生倏然变色，站起身来作了个揖，道：“小老儿有件急事要查勘，待会再来跟各位请安。”收了青青交还的物事，随着那捕快急急去了。

到得下午，鹅毛般的大雪漫天而下。青青约了袁承志，到城外西郊饮酒赏雪。两人没单独共游已久，这时偷得半日清闲，甚是畅快。这一带四下里都是芦苇。青青带着食盒，盛了酒菜。两人喝酒闲谈，赏玩风景。当地平时就已荒凉，这时天寒大雪，更是不见有人。

袁承志问起交还了甚么东西给单铁生，青青笑着把昨晚的事说了。袁承志道：“唉，我刚赞你变得乖了，哪知仍是这般顽皮。”青青道：“你几时赞过我呀？”袁承志道：“我心里赞你，你自然不知道。”青青很是高兴，笑道：“谁教他不肯

露面，暗中捣鬼？”

袁承志道：“不知他想求咱们甚么事？”青青道：“这种人哪，哼，不管他求甚么，都别答应。”两人喝了一会酒，说到在衢州石梁中夜喝酒赏花之事。青青想起故乡和亡母，不觉凄然欲泣。袁承志忙说笑话岔开。

坐了半日，眼见天色将晚，两人收拾了食盒回家。经过一座凉亭，只见一个乞丐卧在一张草席上，只穿了一条犊鼻裤，上身赤裸。青青道：“可怜，可怜！”拿出一锭银子，放在席上，柔声道：“快去买衣服，别冻坏了。”刚走出亭子，只听那乞丐咕哝道：“给我银子干甚么？再冷些也冻不死老子。有酒却不请人喝，真不够朋友。”

青青大怒，回头要骂。袁承志见这乞丐赤裸了身子。在严寒中毫无战瑟畏冻之态，本已奇怪，听了这几句话，一拉青青的手，转头说道：“酒倒还有，只是残菜冷酒，颇为不恭，不敢相邀。”那乞丐坐起身子，伸手道：“做叫化的，吃残菜、喝冷酒，那正合适。”

袁承志从食盒中拿出一壶吃剩的酒菜，递了过去。那乞丐接了，仰脖子骨嘟嘟的猛喝。

这乞丐四十岁左右年纪，满脸胡须，两条臂膀上点点斑斑，全是伤疤。他把一壶酒喝干，赞道：“好酒！这是二十年的女儿红陈绍。”青青笑道：“你倒识货，上口便知。”那乞丐道：“可惜酒少了，喝得不过瘾。”袁承志道：“明日我们再携酒来，请阁下一醉如何？”乞丐道：“好呀，你这位相公倒很慷慨，读书人有这样的胸襟，也算难得。”袁承志听他谈吐不俗，更知他不是寻常乞丐，两人一笑转身。走出亭去。

走了数步，青青好奇回头再望，只见那乞丐弯了身子，全神贯注的凝视着左方甚么东西。青青拉拉袁承志的手道：“他在瞧甚么？”袁承志看了一眼道：“似乎是甚么虫豸。”但见那乞丐神情紧迫，双手箕张，似乎作势便欲扑上。两人走近去看，那乞丐连连挥手，脸色极是严重。

两人不再上前，随着他眼光向雪地里一看，原来是条小蛇，长仅半尺，但通体金色，在白雪中灿然生光。

注：清太宗皇太极死因不明。《清史稿·太宗本纪》：“崇德八年八月庚午，上御崇政殿，是夕亥时无疾崩，年五十有二。”当天他还在处理政事，一无异状，突然在半夜里“无疾崩”，后人颇有疑为多尔衮所谋杀，但绝无佐证。顺治六年，“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据说和皇太极的妃子庄妃、即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太后正式结婚。张煌言诗有云：“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此事普遍流传，但无明文记载。近人孟森认为不确，胡适则对孟森之考证以为不够令人信服。北方游牧渔猎民族之习俗和中原汉人大异，兄终弟及，原属常事。清太后下嫁多尔衮事，近世治清史者大都不否定有此可能。

回目中“烛影”用宋太宗弑兄宋太祖“烛影摇红”故事。“昭阳”用赵合德居昭阳殿故事。赵合德为皇后赵飞燕之妹，封昭仪，与人私通，后致汉成帝于死。清庄妃为太宗孝端皇后之侄女，民间传说称之为“大玉儿”、“小玉儿”者也。汉、宋、清三朝宫闱秘事，未尽可信，牵扯为一，或近于诬。小说家言，史家不必深究也。

第十五回 纤纤出铁手 矫矫舞金蛇

只见那金色小蛇慢慢在雪地中游走，那乞丐屏息凝气，紧紧跟随。小蛇游出十余丈，来到一个径长丈许的圆圈。四围都是白雪，圈中却片雪全无。眼见雪花飘入圈子便即消融，变成水气，似乎泥土底下藏着个火炉一般。小蛇游到圈边，并不进去，围着圈子绕了几周。那乞丐向袁承志和青青摇手示意，叫他们不可走近。两人心想化子捉蛇，有甚么大不了，见他煞有介事，就静静站在一旁观看。只见那小蛇向着圈子中间一个大孔不住嘘气，过了一盏茶时分，只听嗤的一声响，小蛇猝然退倒，洞里窜出一条大蛇来。青青吓了一跳，失声惊呼。那乞丐怒目横视，如不是他心情紧张，只怕早已大声斥骂了。

大蛇身长丈余，粗如人臂，全身斑斓五色，一颗头作三角形，比人的拳头还大。袁承志曾听木桑道人说起，凡蛇头作三角形的必具奇毒，寻常大蛇无毒，此蛇如此巨大，却是毒蛇，实在罕见。蛇虫之物冬天必定蛰伏土中，极少出外，这大蛇似是被小蛇激引出来，血红的舌头总有半尺来长，一伸一缩，形状可怖。这时小蛇绕圈游走，迅速已极。大蛇身躯比小蛇粗大何逾五六十倍，但不知怎样，见了小蛇竟似颇为

忌惮，身子紧紧盘成一团，昂起蛇头，双目紧紧盯住小蛇，不敢丝毫怠忽。小蛇越游越急，大蛇转头也随着加快。

青青这时不再害怕，只觉很是有趣，一回头，却见那乞丐手舞足蹈，正在大忙特忙，不住从一只破布袋里摸出一块块黄色之物，塞入口中乱嚼，嚼了一阵，拿出来捏成细条，围在圈外，慢慢的布成了一个黄圈。药物气息辛辣，虽然相隔不近，却仍是刺鼻难闻。

那小蛇突然跃起，向大蛇头顶扑去，大蛇口中喷出一阵红雾。小蛇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又落在地下游走，看来红雾极毒，小蛇不敢接近。

袁承志突然想起，《金蛇秘笈》中记载有一套拳法，路子有些像“八卦游身掌”，但变化远为繁复。此时见到大小两蛇相拒互攻，忽想这拳法和蛇斗颇为相似，金蛇郎君当年创下这路拳法，莫非是山观蛇斗而触机么？又想：这条小蛇也是金色，倒也巧合。

那乞丐仍是不住嚼烂药物，在第一道黄线圈外又敷了两道圈子，每道圈子相距尺许。他布置已毕，这才脸露笑容，俯身静观两蛇争斗，那小蛇连扑数次，都被大蛇喷红雾击退。

袁承志心想：“小蛇数次进攻，身法各不相同，大蛇的红雾却越喷越稀。再斗下去，大蛇必败。”却见大蛇突然反击，张开大口，露出獠牙疾向小蛇咬去。小蛇东闪西避，常常间不容发，有时甚至在大蛇口中横穿而过，大蛇却始终伤它不到。这般穿了数次，大蛇似乎明白了敌人的招数，伸口向左虚咬一口，待小蛇跃起，忽然间身子暴长，如箭离弦，一口向小蛇尾上咬去。那小蛇在空中竟会打转，弯腰一撞，登时

一头把大蛇的左眼撞瞎。

袁承志看得心摇神驰，真觉是生平未见之奇，情不自禁，大叫一声：“好呀！”

大蛇受创，嗤的一声，钻入了洞中。它出来得快，回得更快，霎时之间，丈余的身子没得无影无踪。小蛇对着洞口又不住噓气。

青青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啊哟”一声，拉住袁承志手臂。袁承志吃了一惊，知她贪看蛇斗，站得太近，大蛇喷出来的红雾是剧毒之物，弥散开来，以致中了蛇毒。想起胡桂南所赠的朱睛冰蟾是解毒灵物，幸好带在身边，忙摸出来放在她口边。青青对着冰蟾吸了几口气，觉得一阵清凉，沁入心脾，头晕顿止。那乞丐望见了朱睛冰蟾，不眨眼的凝视，满脸艳羡之色。袁承志接过冰蟾，放入囊中，拉青青退开了数步，心想：“你这捉蛇化子倒有眼力，知道这是珍物，你天大与毒物为伍，这朱睛冰蟾倒是件防身至宝呢。”

只见蛇洞中渐渐冒出红雾，想是那大蛇抵受不住小蛇噓气，又要出斗，果然红雾渐浓，大蛇又嗤的一声钻了出来。这时大蛇少了一只眼睛，灵活大减，不多时右眼又被撞瞎。大蛇对准洞口猛窜，哪知小蛇正守在洞口。两蛇相对，大蛇一口把小蛇吞进了肚里。

这一下袁承志和青青都大出意料之外，眼见小蛇已经大胜，怎么忽然反被敌人吞去？只见大蛇翻翻滚滚，显得十分痛楚，突然一个翻身，小蛇咬破大蛇肚子，钻了出来。青青叹道：“唉，这小家伙真是又凶又狡猾。”大蛇仍是翻腾不已，良久方死。那小蛇昂起身子，笔直竖起，只有尾巴短短的一

截着地，似乎耀武扬威，自鸣得意，绕着大蛇尸身游行一周后，蜿蜒向外，那乞丐神色登时严重。小蛇游到黄圈之旁，突然翻了个筋斗，退进圈心。青青问道：“这些黄色的东西是甚么？”袁承志道：“想是雄黄、硫磺之类克制蛇虫的药物。”青青道：“这条小蛇很有趣，我帮蛇儿，盼望这化子捉它不到。”她也早想到了父亲的外号，先前那乞丐神态无礼，她倒盼望他给小蛇撞瞎一只眼睛。

只见小蛇疾兜圈子，忽然身子一昂，尾部使力，跃了起来，从空中穿过了黄线，落在第二道圈内。乞丐神色更见紧张，小蛇又是急速游走，一弹之下，又跃过了一层圈子。

乞丐口中喃喃自语，取出一把药物，嚼烂了涂在手上臂上。小蛇在圈中行走，乞丐跟着绕圈疾行。青青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但不久见乞丐全身淌汗，汗水一滴一滴落在雪地之中，不觉收了笑容，呆呆怔住，心想这小小一条蛇儿，何苦跟它费那么大的劲？

袁承志低声道：“这乞丐武功很好，看来跟沙天广、程青竹他们不相上下。”青青道：“我看他身法手劲，也不见有甚么特别。”袁承志道：“你瞧他胸腹不动，屏住呼吸，竟支持了这么久。”青青道：“为甚么不呼吸？啊，我知道啦。他怕蛇的毒气，不敢喘气。”

这时一人一蛇都越走越快，小蛇突然跃起向圈外窜出，乞丐刚巧赶上，迎头一口气吹了过去。小蛇啪的一声，落在地上，继续游走。如此窜了三次，都被乞丐吹回。那小蛇忽然不住改变方向，有时向左，有时向右，这么一来，乞丐便跟它不上了。那小蛇东边一窜，西边一闯，终于找出空隙，跃

出圈子。袁承志和青青不禁失声惊呼。青青跟着拍手叫好。

乞丐见小蛇跃出黄圈，立即凝立不动，说也奇怪，那小蛇并不逃走，反而昂首对着乞丐，蓄势进攻。这一来攻守易势，乞丐神态慌张，想逃不能，想攻不得。袁承志手中扣住三粒铜钱，只待乞丐遇险，立即杀蛇救人。小蛇窜了数次，那乞丐都避开了，但已显得十分狼狈。袁承志见他危急，正想施放暗器，乞丐忽然急中生智，等小蛇再窜上来时，伸出左手大拇指一晃，小蛇快似闪电，一口已咬住拇指。乞丐右手食中两指突然伸出，也已钳住小蛇的头颈，两指用力，小蛇只得松口。他忙从破布囊里取出一个铁管，把小蛇放入，用木塞塞牢，随手把铁管在地上一丢，转头对袁承志厉声道：“快拿冰蟾来救命。”

青青见小蛇终于被擒，已是老大不快，听他说话如此无礼，更是有气，说道：“偏不给！”袁承志见他一身武功，心中爱惜，又见他左掌已成黑色，肿得大了几乎一倍，而黑色还是向上蔓延，这小蛇竟具如此剧毒，不禁心惊，于是取出朱睛冰蟾，递给了他。

乞丐大喜，忙把冰蟾之口对准左手拇指，不到片刻，伤口中的黑血汨汨流下，都滴在雪上，有如泼墨一般。掌上黑气渐退，肿胀已消，再过一阵，黑血变成红血。乞丐哈哈大笑，在裤上撕块破布扎住伤口，把冰蟾放入了自己布囊。

青青伸出手道：“冰蟾还来。”乞丐双眉竖起，满脸凶相，喝道：“甚么冰蟾？”青青向他身后一指，惊叫起来：“啊，那边又有一条小金蛇！”乞丐吃了一惊，回头去看。青青俯身拾起地下铁管，对准乞丐的背心，喝道：“我拔塞子啦。”

乞丐知道中计，这塞子一拨开，小蛇必定猛窜而出，咬他背心，自己上身赤裸，如被咬中要害，纵使身有冰蟾，也未必救治得了，只得哈哈大笑，摸出冰蟾来还给袁承志，笑道：“我是跟你们开玩笑的，这小姑娘真聪明。”

青青待袁承志接过冰蟾，把小铁管还掷地下。袁承志本来颇想和那乞丐结交，然见他非但不谢救命之恩，反而覬觐自己至宝，人品十分卑下，拱手说了声：“后会有期。”就和青青携手走了。那乞丐目露凶光，喝道：“喂，你们两个慢走！”青青怒道：“干甚么？”乞丐道：“把冰蟾留下，就放你们走路。你们两个小家伙想不想活命？”青青见他如此蛮不讲理，正要反唇相讥，袁承志抢着道：“阁下是谁？”那乞丐目光炯炯，双手一伸一缩，作势便要扑来伤人。袁承志心想：“这恶丐自讨苦吃。”

那乞丐正要出击，突听远处兵刃叮当相交，几个人呼斥奔逐，踏雪而来。前面奔逃的是两个红衣童子，肩头都负着一个大包袱，边逃边打，后面追赶的是四五名公差，为首一人，袁承志和青青认得正是独眼神龙单铁生。他手持一杆铁尺，敲打戳戳，居然都是上乘的点穴功夫。这件公门中差役所用的寻常武器，在高手手里竟也极具威力。

那两个童子招架不住，直向乞丐奔来，叫道：“齐师叔，齐师叔！”一面把肩头的包袱抛了过来。那乞丐双手各接一包，放在地下。他见二童抛去重物后身手登时便捷，返身双战单铁生，打得难解难分，其余几名公差武功都是平平，心中记着冰蟾至宝，转身扑向袁承志，伸手便去抓他肩头。袁承志不愿显示武功，回头就跑，躲到了单铁生身后。

单铁生初见袁承志、青青和那乞丐站在一起，早就暗自心惊，忽见乞丐与袁承志为敌，登时精神大振，左掌夹着铁尺，连连进袭，只听“啊”的一声，一名童子“肩贞穴”被铁尺点中。另一名童子一惊，单铁生乘势一脚，将他踢了出去。

那乞丐斗然站住，粗声粗气的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单老师！”单铁生道：“阁下尊姓大名？在下求你赏我们一口饭吃。”那乞丐道：“我一个臭叫化子，有甚么名字？”俯身解开红衣童子被点的穴道。这时两名公差已把地下的包裹捡起，那乞丐忽然呼哨一声，两名童子抢将上去，一掌一个，打倒两名公差，抢了包袱便走。

单铁生提起铁尺，发足追去，喝道：“大胆小贼，还不给我放下。”两名童子毫不理会，只是狂奔。单铁生几个起落，举铁尺向后面那童子背心点去，突然风声响处，那乞丐斜刺里跃到，夹手就来夺他铁尺。单铁生虽只独眼，武功却着实了得，铁尺倒竖，尾端向敌人腕上砸去，那乞丐手腕一沉，左掌反击对方背心。单铁生左臂横格，想试试敌人的功力。那乞丐猝然收招，反身一个筋斗，跃出丈余，随着两名红衣童子去了。

单铁生见他身手如此敏捷，不觉吃惊，心想己方虽然人众，但除自己外都是庸手，孤身追去，势所不敌，只得住足不追，向袁承志长揖到地，连称：“小人该死，小人该死！”袁承志愕然不解，说道：“单头儿不必客气，那乞丐是甚么门道？”单铁生道：“请两位到亭中宽坐，小人慢慢禀告。”三人在亭中坐定，单铁生把这事的前因后果说了出来。

原来上个月户部大库接连三次失盗，被劫去数千两库银。天子脚底下干出这等大事来，立时九城震动。皇帝过不两天就知道了，把户部傅尚书和五城兵马周指挥使狠狠训斥了一顿，谕示：一个月内若不破案，户部和兵马指挥司衙门大小官员一律革职严办。

北京的众公差给上司追逼得叫苦连天，连公差的家属也都收了监。不料衙门中越是追查得紧，库银却接连一次又一次的失盗。众公差无法可施，只得上门磕头，苦苦哀求，把久已退休的老公差独眼神龙单铁生请了出来。单铁生在大库前后内外仔细查勘，知道盗银子的必非寻常盗贼，而是武林好手，一打听，知道新近来京的好手只有袁承志等一批人。

青青听到这里，呸了一声，道：“原来你是疑心我们作贼！”

单铁生道：“小人该死，小人当时确是这么想，后来再详加打听，才知袁相公在南京义救铁背金鳌焦公礼，在山东结交沙寨主、程帮主，江湖群雄推为七省盟主，真是大大的英雄豪杰。”青青听他这样的赞捧袁承志，不由得心下甚喜，脸色顿和。

单铁生又道：“小人当时心想，以袁相公如此英雄，如此身份，怎能来盗取库银？就算是他手下人干的，他老人家得知后也必严令禁止。后来再加以琢磨，是了，是袁相公要我们好看来着。这么一位大英雄来到京城，我们竟没来迎接，实在是难怪袁相公生气。咳，谁教小人瞎了眼珠呢。”青青向他那只白多黑少的独眼望了一望，不由得噗哧一笑。单铁生续道：“因此我们连忙补过，天天到府上来请安谢罪。”青青笑道：“你不说，谁知道你的心眼儿啊！”单铁生道：“可是这件

事又怎么说？我们只盼袁相公息怒，赏还库银，救救京城里数百名公差的全家老小，哪知袁相公退回我们送去的东西，还查知了小人的名字和匪号，大撒名帖，把小人惩戒了一番。”青青只当没听见，丝毫不动声色。

单铁生又道：“这一来，大家就犯了愁。小人今日埋伏在库里，只等袁相公再派人来，就跟他拚命，哪知来的却是这两个红衣童子。我们追这两个小鬼来到这里，又遇见这怪叫化。袁相公，总得请你指点一条明路。”说着跪了下去，连连磕头。

袁承志忙即扶起，寻思：“那乞丐和红衣童子虽然似乎不是善类，但他们既与官府为难，我又何必相助这等腌臢公差？何况抢了朝廷库银，那也是帮闯王的忙。”当下把如何见到怪叫化、如何看他捉蛇、那乞丐如何想抢他冰蟾的事说了。

单铁生求他帮同拿访。袁承志笑道：“拿赃是公差老哥们干的事。兄弟虽然不成器，还不致做这种事。”单铁生听他语气，不敢再说，只得相揖而别，和众公差快快的走了。

归途之中，青青大骂那恶丐无礼，说下次若再撞见，定要叫他吃点苦头。正走之间，只见迎面走来一批锦衣卫衙门的兵丁，押着一大群犯人。群犯有的是满头白发的老人，有的却是还在怀抱的婴儿，都是老弱妇孺。众兵丁如狼似虎，吆喝斥骂。一名少妇求道：“总爷你行行好，大家都是吃公门饭的。我们又没犯甚么事，只不过京城出了飞贼，累得大家这样惨。”一个兵士在她脸蛋上摸了一把，笑道：“不是这飞贼，咱们会有缘份见面么？”袁承志和青青瞧得甚是恼怒，知道犯人都是京城捕快的家属。公差捕快残害良民，作孽多端，受

些追逼，也冤不了他们，但无辜妇孺横遭累害，心中却感不忍。

又走一阵，忽见一群捕快用铁链拖了十多人在街上经过，口里大叫：“捉到飞贼啦，捉到飞贼啦！”许多百姓在街旁瞧着，个个摇头叹息。袁承志和青青挤近去一看，所谓飞贼，原来都是些蓬头垢面的穷人，想是捕快为了塞责，胡乱捉来顶替，不由得大怒。

回到寓所，洪胜海正在屋外探头探脑，见了两人，大喜道：“好啦，回来啦！”袁承志忙问：“怎么？”洪胜海道：“程老夫子给人打伤了，专等相公回来施救。”

袁承志吃了一惊，心想程青竹武功了得，怎会给人打伤？忙随洪胜海走到程青竹房中，只见他躺在床上，脸上灰扑扑的一层黑气。沙天广、胡桂南、铁罗汉等都坐在床边，个个忧形于色。众人见到袁承志，满脸愁容之中，登时透出了喜色。

袁承志见程青竹双目紧闭，呼吸细微，心下也自惶急，忙问：“程老夫子伤在哪里？”沙天广把程青竹轻轻扶起，解开上衣。

袁承志大吃一惊，只见他右边整个肩膀已全成黑色，便似用浓墨涂过一般，黑气向上蔓延，盖满了整张脸孔，直到发心，向下延到腰间。肩头黑色最浓处有五个爪痕深入肉里。

袁承志问道：“甚么毒物伤的？”沙广天道：“程老夫子勉强支持着回来，已说不出话了。也不知是中了甚么毒。”袁承志道：“幸好有朱睛冰蟾在此。”取出冰蟾，将蟾嘴对准伤口。

伸手按于蟾背，潜运内力，吸收毒气，只见通体雪白的冰蟾渐渐由白而灰、由灰而黑。胡桂南道：“把冰蟾浸在烧酒里，毒汁就可浸出。”青青忙去倒了一大碗烧酒，将冰蟾放入酒中，果然缕缕黑水从蟾口中吐出，待得一碗烧酒变得墨汁相似，冰蟾却又纯净雪白。这般吸毒浸毒，直浸了四碗烧酒，程青竹身上黑气方始褪尽。

程青竹睡了一晚，袁承志次日去看望时，他已能坐起身来道谢。袁承志摇手命他不要说话，请了一位北京城里的名医来，开几帖解毒清血的药吃了。调养到第三日上，程青竹已有力气说话，才详述中毒的经过。

他道：“那天傍晚，我从禁宫门前经过，忽听人声喧哗，似乎有人吵骂打架。走近去看，见地下泼了一大滩豆花，一个大汉抓住了个小个子，不住发拳殴打。一问旁人，才知那个小个子是卖豆花的，不小心撞了那大汉，弄脏了他衣服。我见那小个子可怜，上前相劝。那大汉不可理喻，定要小个子赔钱。一问也不过一两银子，我就伸手到袋里拿钱，心想代他出了这两银子算啦。唉，哪知一时好事，意中了奸人的圈套。我右手刚伸入袋，那两人突然一人一边，拉住了我的手臂……”

青青听到这里，不禁“啊”的一声。程青竹道：“我立知不妙，双膀一沉，想甩脱二人再问情由，哪知右肩斗然间奇痛入骨。这一下来得好不突兀，我事先毫没防到，当下奋力反手扣住那大汉脉门，举起他身子，往小个子的头顶碰去，同时猛力往前直窜，回过身来，才看清在背后偷袭我的是个黑衣老乞丐。这乞丐的形相丑恶可怕之极，满脸都是凹凸凸凸

的伤疤，双眼上翻，赫赫冷笑，举起十只尖利的爪子，又向我猛扑过来。”

程青竹说到这里，心有余悸，脸上不禁露出惊恐的神色。青青呀的一声惊叫，连沙天广、胡桂南等也都“噫”了一声。

程青竹道：“那时我又惊又怒，退后一步，待要发掌反击，不料右臂竟已动弹不得，全然不听使唤。这老乞丐磔磔怪笑，直逼过来。我急中生智，左手提起一桶豆花，向她脸上泼了过去。她双手在脸上乱抹，我乘机发了两支青竹镖，打中了她胸口，总也教她受个好的。这时我再也支持不住，回头往家里狂奔，后来的事便知道了。”

沙天广道：“这老乞丐跟你有梁子么？”程青竹道：“我从来没见过她。我们青竹帮跟江南江北的丐帮，素来河水不犯井水。”青青道：“难道她看错了人？”程青竹道：“照说不会。她第一次伤我之后，我回过头来，她已看清楚了我面貌，仍要再下毒手。”胡桂南道：“她手爪上不知道喂了甚么毒药，毒性这般厉害？”沙天广道：“她手爪上定是戴了钢套子，否则这般厉害的毒药，自己又怎受得了？”

众人议论纷纷，猜不透那乞丐的来路。程青竹更是气愤，不住口的咒骂。

沙天广道：“程兄你安心休养，我们去给你探访，有了消息之后，包你出这口恶气。”当下沙天广、胡桂南、铁罗汉、洪胜海等人在北京城里四下访查。一连三天，犹如石沉大海，哪里查得到半点端倪？

这天早晨，独眼神龙单铁生又来拜访，由沙天广接见。单铁生忧容满脸，说起户部库银又失了三千两。沙天广唯唯否

否，后来随口说起那老乞丐的事，单铁生却留上了心。

次日一早，单铁生兴冲冲的跑来，对沙天广道：“沙爷，那老乞丐的行踪，兄弟已访到了一点消息，最好请袁相公一起出来，大家商酌。”沙天广进去说了。青青道：“哼，他是卖好，还是要胁？”袁承志道：“两者都是，这就去见见他。”

众人一齐出来。单铁生道：“兄弟听说那乞丐中了程爷的青竹镖，心想她定要用大批地骨皮、川乌颜、蛇藏子、鲛鱼甲这几味药解伤，于是派人在各家大药材店守着，有人来买这些药，就悄悄跟去。只见这老乞丐受伤多日，倘若药材已经买足，这条计策就不灵了。总算运气不错，做公的盘问各处药材店，得到了线索。这件事实在古怪！”程青竹道：“甚么古怪？”单铁生道：“她藏身的所在，你道是在哪里？原来是诚王爷的别府！诚王爷是当今皇上的叔父，宗室贵胄，怎会跟这些江湖人物打交道？因此兄弟也不敢确定。”众人一听，都大为惊诧。袁承志道：“你带我们到这别府去瞧瞧再说。”单铁生答应了。

程青竹未曾痊愈，右臂提不起来，听从袁承志劝告，在屋里候讯。袁承志怕敌人乘机前来寻仇，命洪胜海留守保护。

出城七八里，远远望见一列黑色围墙。单铁生道：“那就是了。”袁承志疑心大起，暗想：“这明明是红衣童子进去的所在。莫非单铁生查到了大盗落脚的地方，故意引我们来，好做他帮手？要真是王公的别府，哪有起造得如此古怪的？”寻思这几日来尽遇到诡秘怪异之事，倒要小心在意。

这时沙天广也想起了袁承志日前所说的无门大宅，问单

铁生道：“这座宅子没门，不知人怎样进去？”单铁生道：“总是另有秘门吧。王爷的别府，旁人也不敢多问。”

袁承志决心静以待变，不出主意，且看单铁生怎样，仰头观赏天上变幻不定的白云。

忽听得鸡声咯咯，两只大公鸡振翅从墙内飞了出来。跟着跃出两名蓝衫童子，身手甚是便捷，数扑之下，便捉住了公鸡，向袁承志等望了几眼，又跃入围墙。

青青道：“这样大的公鸡倒也少见，每只怕有八九斤吧？”胡桂南道：“公鸡再大，也飞不到那么高，有人从墙里掷出来的。那两个童儿假装捉鸡，其实是在察看咱们的动静。”沙天广道：“嗯，那两个童儿武功也已很有根底，这地方真有点儿邪门……”

话未说完，突然轧轧声响，围墙上露出洞门，一个人走了出来。这人穿一件天蓝色锦缎皮袍，十分光鲜，袍上却用杂色绸缎打了许多补钉，就如戏台上化子所穿的全新百衲衣一般。待得走近，袁承志、青青和单铁生都是一惊，原来就是那日在雪地捉蛇的乞丐。

这人怪眼一翻，向袁承志道：“日前相公赐我美酒，尚未回报。今日难得大驾光临，请到里面，让我作个东道如何？”袁承志道：“好极，好极，只是骚扰不当！”那人也不答话，左手一伸，肃客入内。

袁承志当先进去，见那围墙用厚厚的青石砌成，铁门厚达数寸，外面漆得与围墙同色，铁门与围墙交界处造得细致严密，是以便如没门一般。众人每走进一层围墙，铁门就在身后悄无声息的关上。走入红墙后，那人请众人到花厅坐下，

家丁端出菜肴，筛上酒来。

众人见菜肴丰盛，然而每一盘中皆是大红大绿之物，色彩鲜明，形状特异，似乎都是些蛇虫之类，哪里敢下箸去？那人哈哈大笑，说道：“请，请！”伸筷从碗中夹起一条东西，只见红头黑身，赫然是条蜈蚣。众人尽皆大惊。那人仰头张口，把一条大蜈蚣津津有味的吃了下去。青青一阵恶心，险些呕了出来，忙掉头不看。

那人见把对方吓倒，得意之极，对单铁生道：“你是衙门的鹰爪孙，想是要库银来着。哼，你可知我是谁？”单铁生道：“恕小人眼拙，请教阁下尊姓大名。”

那人哈哈大笑，喝一口酒，又吃了一条不知甚么虫，笑道：“在下姓齐名云璈，无名小卒，老兄也不会知道。”单铁生吃了一惊，站起身来，说道：“啊，原来阁下是锦衣毒丐。在下久闻大名。”

袁承志从没听过锦衣毒丐的名字，见单铁生如此震动，想必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然而日前见他斗蛇，也不见得有甚么了不起。又听单铁生恭恭敬敬的说道：“贵教向在两广云贵行道，一直无缘拜见。”齐云璈道：“是啊，我们到京师来，也不过几个月。”单铁生道：“在下久已不吃公门饭，这次齐英雄们来到京城，弟兄们消息不灵，礼貌不周，在下这里谢过。”说着连连作揖。齐云璈自顾饮酒吃菜，并不回礼。袁承志心想：“公门捕快欺压百姓之时，如狼似虎，见了硬手，却如此低声下气。且看这事如何了结。”

单铁生道：“弟兄们糊涂得紧，得罪了齐英雄还一直不知道。只要齐英雄吩咐下来，我们做得到的，无有不遵。”齐云

璩道：“到今天为止，我们一共取了库银四万五千两，这数目实在太小，实在太小！预计取足十万两，也可以罢手啦！”单铁生道：“户部傅尚书跟五城兵马周指挥使知道之后，定会来向诚王爷赔罪。我们做下人的只好请老哥赏口饭吃！”

齐云璩怪眼一翻，森然道：“你既知银子是在诚王爷别府，难道还想活着走出去吗？”

此言一出，人人为之色变。忽然间厅外传来一阵尖锐的哨子声，声音惨厉难听之极，各人都不觉打个寒噤，寒毛直竖。青青握住袁承志的手，惊道：“那是甚么？”

齐云璩立即站起，叫道：“教主升座。大家去听凭发落，瞧各人的造化吧！”单铁生惊道：“贵教教主也到了北京？”齐云璩冷笑一声，也不答话，径自入内。

单铁生道：“情势紧逼，咱们快走！要是五毒教教主真的到了，大家死了连骨头也剩不下一根。”袁承志还想看个究竟，但觉青青的手微微发抖，周围情势又确是阴森森的十分可怖，说道：“好，大伙儿先退出去再说。”众人刚要转身，突然砰的一声，背后一块不知是铁板还是大石落了下来，花厅中登时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

众人大吃一惊，又听得一阵惨厉的怪响，似是恶鸟齐鸣，又如毒虫合啼，众人听了，当真是寒而不栗。突然间眼前一亮，对面射来一道耀眼光芒。白光中两名黑衣童子走进厅来，微微躬身，说道：“教主宣召！”

袁承志心想，不知有甚么古怪，前去看个明白再说，当下挽了青青的手，跟着黑衣童子首先走了出去，众人跟随在后。转弯抹角的走了好一阵，经过一条极长的甬道，来到一

座殿堂。殿上居中设了一张大椅，椅上罩了朱红色的锦披，两旁各站着四个童子。黑衣童子上殿分站两旁，每一边都是分穿红、黄、蓝、白、黑五色锦衣的五名童子，那两名身穿红衣的就是目前盗库银的童子，这时那两童垂首低眉，见到众人毫不理会。

只听殿后钟声当当，走出一群人来，高高矮矮，有男有女，分站椅子两旁，每边八人，共是一十六取。锦衣毒丐站在左首第二。右手第二人钩鼻深目，满脸伤疤，赫然是个相貌凶恶的老乞丐。

袁承志心想：“这必是伤害程老夫子的乞丐子。”低声问单铁生：“他们在捣甚么鬼？”单铁生脸色苍白，声音发颤，低声道：“那是云南五毒教啊，这一回咱们死定了。”袁承志道：“五毒教是甚么东西？”单铁生急道：“啊哟，袁相公，五毒教是杀人不眨眼的邪教，教主何铁手，你没听说过吗？”袁承志摇摇头。

单铁生道：“乘他们教主还没出来，咱们快逃吧。”袁承志道：“瞧一下再说！”

单铁生心中怕极，决定单独逃走，突然叫道：“在下失陪了！”话未说完，已拔起身子，向墙头窜去。站在左手第三的高个子身形一晃，追了过去，跃起身来，伸手抓住单铁生左踝。单铁生身子一弓，右掌往他头上直劈下去。那高个子举手一挡，啦的一声，两人都震下地来。高个子冷笑一声，回班站立。

单铁生只觉左脚和右掌均为兵刃所伤，剧痛刺心，举手一看，掌上五个小孔中不住流出黑血，不由得大惊失色，再

提左脚看时，也有五个小孔，心里一吓，倒在地下。原来那高个子十根手指都戴了装有尖刺的指环，刺上喂着极厉害的毒药。沙天广上前把单铁生拉起。

只见十名童子各从袋里取出哨子吹了几下，二十多人一齐躬身。殿后缓步走出两个少女，往椅旁一站，娇声叫道：“教主升座！”

只听得一阵金铁相撞的铮铮之声，其音清越，如奏乐器，跟着风送异香，殿后走出一个身穿粉红色纱衣的女郎。只见她凤眼含春，长眉入鬓，嘴角含着笑意，约莫二十二三岁年纪，甚是美貌。她赤着双足，每个足踝与手臂上各套着两枚黄金圆环，行动时金环互击，铮铮有声。肤色白腻异常，远远望去，脂光如玉，头上长发垂肩，也以金环束住。她走到椅中坐下，后面又有两个少女跟着出来，分持羽扇拂尘。

那女子一笑，说道：“啊哟，这么多客人，快拿椅子来，请坐！”众童子忙入内堂，搬出几张椅子，给袁承志等坐下。

袁承志等心中疑云重重：“五毒教教众都如此奇形怪状，横蛮狠毒，教主本人当更是凶恶无伦，难道把单铁生吓得魂不附体的五毒教教主何铁手，便是这个年轻姑娘么？”

那女子娇滴滴的说道：“请教尊客贵姓？”袁承志道：“在下姓袁。这几位都是在下的朋友，请问姑娘高姓？”那女子道：“我姓何。”袁承志心中一震，暗想：“那么她真的是五毒教教主了。”

那女子问道：“阁下是来要库银的么？”袁承志道：“不是。这位单朋友是吃公门饭的。我们却是平民老百姓，跟这位单朋友也是初交。官家的事嘛，我们不敢过问。”那女子道：

“好啊，那么你们到这里干甚么来着？”袁承志道：“我有一个姓程的朋友，不知甚么地方开罪了贵教的朋友，受了重伤，因此过来请问一下。我那姓程的朋友说，他跟贵教的朋友素不相识，只怕是误会。”那女子笑笑道：“啊，原来是程帮主的朋友，那又不同啦，我还道袁相公是鹰爪一伙呢，来啊，献茶！”众童子搬出茶儿，献上茶来。众人见茶水绿幽幽地，也不见茶叶，虽然清香扑鼻，却不敢喝。

那女子道：“听齐师兄说，袁相公慷慨好客，身怀冰蟾至宝，原想不会是鹰爪一流。”袁承志心想她若是教主，怎会又称座下弟子为师兄，真是弄他们不懂，当下含糊答应。那女子道：“袁相公冰蟾的妙用，可能让我一开眼界么？”

袁承志心想如将冰蟾交到她手里，只怕她撒赖不还，当下取出冰蟾，在单铁生的伤口上吸毒。五毒教人众见伤口中黑血片刻间便即去尽，都是脸现欣羡之色。

那女子好胜心起，说道：“当真是剧毒之物，只怕这冰蟾也治不了。”袁承志心想：“他们是五毒教，我这冰蟾克制毒物，正是他们大忌，还是谦抑些为是。”说道：“那当然啦，天下厉害毒物甚多，这小小冰蟾，有甚么用？何况又是死物。”青青却不服气了，插口道：“那也不见得。”

那女子听了袁承志的话本很高兴，听青青插口，哼了一声，道：“取五圣来！”五名童子入内，捧了五只铁盒出来。另外五名童子捧了一只圆桌面大小的沙盘，放在殿中。

十名童子围着沙盘站定，红衣童子捧红盒，黄衣童子捧黄盒，五名锦衣童子各捧与衣同色的铁盒。袁承志心想：“这

些人行动颇有妖气。但瞧他们如此排列，按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倒也不是胡乱唬人的。”又见左首第三个夷族打扮的壮汉走到沙盘之旁，从怀里取出一面小青旗，轻轻一挥。五名童子打开盒子。青青不禁失声惊呼，只见每只盒中，各跳出一样毒物。哪五样？青蛇、蜈蚣、蝎子、蜘蛛、蟾蜍。

那夷人又是一挥青旗，十名童子一齐退开。众弟子中走出四人，分据沙盘四周，喃喃念咒，从衣袋中取出药物，咬嚼一阵，喷入沙盘。

袁承志寻思：“这些驱使毒物的怪法，我可一窍不通，莫要着了他们道儿。”再看盘中，青蛇长近尺许，未见有何特异，其余四种毒物，却均比平常所见的要长大得多。五种毒物在盘中游走一阵之后，各自屈身蓄势，张牙舞爪，便欲互斗。

毒蜘蛛不住吐丝，在沙盘一角结起网来。蝎子沉不住气，向网上一冲，弄断了许多蛛丝，随即退开。蜘蛛瞪眼向蝎子望了几眼，又吐丝结网，网未布妥，蝎子又是一冲。这般结网冲网，几次之后，蝎子身上已粘满蛛丝，行动大为迟缓，两只脚被蛛丝粘缠在一起，无法挣脱。蜘蛛乘机反攻，大吐柔丝，在蝎子身旁厚厚的结了几层网，悄悄走到蝎子身前，伸足撩拨。蝎子突然翻过毒尾，啪的一声击打。蜘蛛快如闪电，早已退开。这般挑逗数次，蝎子怒火大炽，一击不中，向前猛追过去，不提防正堕入蜘蛛布置的陷阱之中。蝎子在网上拚命挣扎，眼见在蜘蛛网中弄破一个大洞。蜘蛛忙又吐丝纠缠，蝎子渐渐无力挣扎。蜘蛛扑上，张口一咬，蝎子痛得吱吱乱叫。

蜘蛛正在享受美味，突然一阵蟾沙喷到，毒蟾蜍破阵直

入，长舌一翻，把蝎子从蜘蛛网中卷了出来，一口吞入了肚里。蜘蛛大怒，向蟾蜍冲去。蟾蜍长舌翻出，要卷蜘蛛，蜘蛛张口向蟾蜍舌头上咬去。蟾蜍长舌倏的缩回。蜘蛛慢慢爬到蟾蜍左边，吐出一条粗丝，粘在盘上，忽地跃起，牵着那根丝，从空中飞了过去，掠过蟾蜍时在它背上狠狠咬了一口。青青叹道：“这小东西竟然也会用智。”蟾蜍急忙转身，蜘蛛早已飞过。片刻之间，蟾蜍身上蛛毒发作，仰面朝天，露出了一个大白肚子，死在盘中。

毒蜘蛛扑上身去，张口咬嚼。这边那青蛇正被蜈蚣赶得绕盘急逃，游过蟾蜍身边时，忽地昂首，张口把毒蜘蛛吞入肚内，跟着咬住了蟾蜍。蜈蚣从侧抢上，口中一对毒钳牢牢钳住蟾蜍，双方再力拉扯。拉了一阵，青蛇力渐不敌，被蜈蚣一路扯了过去。青蛇想要撇下蟾蜍逃生，哪知它口内生的都是倒牙，钩子向内，既咬住了食物，只能向内吞进，说甚么也吐不出来，想逃不得，登时狼狈万分。

沙盘周围的五弟子见胜负已分，各归原位。不一刻，蜈蚣将青蛇咬死，在青蛇和蟾蜍身上吸毒，然后游行一周，昂然自得。

何铁手道：“这蜈蚣吸了四毒的毒质，已成大圣，寻常毒物再多，也不是它敌手了。”见袁承志有不信之色，对蓝衣童子道：“取些青儿来。”

那童子入内，捉了七条青蛇出来，放在盘内。那蜈蚣吱吱的轻叫数声，扑上去要咬。七条青蛇联成一圈，七个头向外抵御外敌，身子却叠在一起，蜈蚣一时倒也攻不进去。

这般来回攻守几个回合，一条青蛇被蜈蚣钳住头颈，扯

了出来，群蛇一齐悲鸣。蜈蚣咬死青蛇，又向群蛇攻击。

锦衣毒丐齐云璈忽从班中出来，在何铁手面前屈下一膝跪倒，说道：“教主，金儿动个不休，不放出来只怕不妥。”何铁手秀眉一皱道：“它就爱多事，好吧！”齐云璈从怀里取出铁管，拔开塞子，把目前在雪地里捉来的金蛇放入沙盘。

金蛇一出铁管，忽地跃起，挡在群蛇面前。蜈蚣立即后退。群蛇见来了救星，缩成一团。金蛇身躯虽小，却是灵活异常。袁承志和青青见过金蛇的本领，知道蜈蚣远非其敌，果然斗不多时，蜈蚣便被一口咬死。群蛇围住了金蛇，身子不住挨擦，似乎感谢救命之恩。

袁承志笑道：“想不到虫豸之中也有侠士！”青青在袁承志耳低声道：“我要这条金蛇！”袁承志道：“孩子话，人家怎肯给你？”青青低声道：“我爹爹外号叫甚么？”袁承志心中一凛，道：“金蛇郎君！难道他当真与这金蛇有甚么牵连？”

“金蛇郎君”四字说得大声了些，那老乞丐本来一直目不转睛的望着青青，一听到这四字，突从班中跳了出来，伸出双手，抓向她肩头，喝道：“金蛇郎君是你甚么人？”她相貌奇丑，声音却是清脆动听。青青吃了一惊，跳开一步，喝道：“你干甚么？”

陡然间衣襟带风，教主何铁手身旁两人一跃而前，站在老乞丐两侧，同声叫道：“那姓夏的小子在哪里？”袁承志见这两人的身形微晃，便倏然上半丈，武功甚高。这两人一个又高又瘦，另一个中等身材，面容黝黑，似是个寻常乡下人。两人都是五十岁左右年纪。

青青以前因身世不明，常引以为耻，但自听母亲说了当

年的经过之后，对父亲佩服得了不得，当下昂然道：“金蛇郎君是我爹爹，你们问他干什么？”

老乞丐仰头长笑，声音凄厉，令人不寒而栗，叫道：“他居然没死，还留下了你这孽种！”那瘦长子喝道：“他在哪里？”青青下巴一扬道：“为甚么要对你们说？”

老乞丐双眉竖起，两手猛向青青脸上抓来。这一下发难事起仓卒，青青不及躲避，眼见老乞丐套着明晃晃钢套的指尖十指，便要触到青青雪白粉嫩的脸颊，袁承志右手衣袖向下一挥，噗的一声，击中老乞丐双臂中间，乘势一卷一送。老乞丐身不由主，向后翻了个筋斗，腾的一声，坐在地下。

这一来五毒教众人相顾骇然，老乞丐何红药是教中的高手，比教主何铁手还高着一辈，怎么这个貌不惊人的少年一出手，就如此轻易的将她摔了个筋斗？

瘦长子潘秀达和那个乡下人般的岑其斯是五毒教的左右护法，两人相顾，点一点头。潘秀达道：“我来领教。”双掌一摆，缓步上前。

沙天广道：“袁相公，我接他的。”袁承志道：“沙兄，用扇子。他手指上有尖环，这也算是兵器！”沙天广展开阴阳扇，便与潘秀达斗在一起。这边哑巴与岑其斯默不作声的拳打足踢，早已斗得火炽。五毒教众人一拥而上。胡桂南、铁罗汉、青青各出兵刃接战。

老乞丐何红药势如疯虎，直往青青身边奔来。袁承志知道此人下手毒辣，不可让她接近青青，等她奔近，忽然跃出，伸手抓住她后心，提起来掼了出去。

何铁手粉脸一沉，伸出右手食指，放在手中噓溜溜的一

吹。五毒教教众立即同时退开。众人扑上时势道极猛，退下去也真迅捷，突然之间，人人又都在教主身旁整整齐齐的排成两列。何铁手脸露微笑，对袁承志道：“袁相公模样斯文，却原来身负绝技，让我领教几招。”袁承志道：“贵教各位朋友我们素不相识，不知甚么地方开罪各位，还请明言。”

何铁手脸上一红，柔声道：“我们的事本来只跟官府有关，袁相公不明中间的道理，也就罢了。这时忽然有金蛇郎君牵涉在内，请问金蛇郎君眼下是在哪里？”

青青一拉袁承志的手，低声道：“别对她说。”袁承志道：“教主跟金蛇郎君相识么？”何铁手道：“他跟敝教很有渊源，家父就是因他而归天的。敝教教众万余人，没一个不想找他。”袁承志和青青一惊，均想金蛇郎君行事不可以常理测度，到处树敌，五毒教恨他入骨，也非奇事。袁承志道：“金蛇郎君离此万里，只怕各位永远找不着。”

何铁手道：“那么把他公子留下来，先祭了先父再说。”她说话时轻颦浅笑，神态腼腆，便是个羞人答答的少女一般，可是说出话来却是狠毒之极。

袁承志道：“常言道一人做事一人当。各位既跟金蛇郎君有梁子，还是去找他本人为是。”何铁手道：“先父过世之时，小妹还只三岁。二十年来，哪里找得着这位前辈？若是把他公子扣在这里，他老人家自然会寻找前来。咱们过去的事，就可从头算一算了。”

青青叫道：“哼，你也想？我爹爹若是到来，管教把你们一个个都杀了。”

何铁手转头问何红药道：“像他爹爹吗？”何红药道：“相

貌很像，骄傲的神气也差不多。”何铁手细声细气的道：“袁相公，各位请便吧。我们只留下这位夏公子。”

袁承志心中寻思：“他们只跟青弟一人过不去。此处情势险恶，我先把她送出去再说，别人纵使暂时不能脱险，也无大碍。”于是作了一揖，说道：“再见了。”语声方毕，左手已拦腰抱住青青，奔到墙边。墙垣甚高，他抱了青青后，更加不能一跃而上，托住她身子向上抛去，叫道：“青弟，留神！”

五毒教众人齐声怒喊，暗器纷射。袁承志衣袖飞舞，叮叮当当一阵乱响，暗器都被打落。青青双手已抓住墙头，正要踊身外跃，何铁手倏地离座，左掌猛地向袁承志面门击到。

袁承志见她身形甫动，一股疾风便已扑至鼻端，快速之极，以如此娇弱女儿而有这般身手，不禁敬佩，喝道：“好！”上身向后斗缩半尺，却见击到面前的竟是黑沉沉的一只铁钩，更是吃惊。何铁手右手微挥，一只金环离腕飞上墙头，喝道：“下来！”青青顿觉左腿剧痛，手一松，跌下墙来。何红药怪声长笑，五枚钢套忽离指尖，向她身上射去。

这顷刻之间，袁承志已和何铁手拆了五招。两人攻守都是迅疾之至。他百忙中见青青势危，一把铜钱掷出，铮铮铮响声过去，何红药的五枚钢套都被打落在地。

何铁手娇喝一声：“好俊功夫！”左手连进两钩。袁承志看清楚她右手白腻如脂，五枚尖尖的指甲上还搽着粉红的凤仙花汁，一掌劈来，掌风中带着一阵浓香，但左手手掌却已割去，腕上装了一只铁钩。这铁钩铸作纤纤女手之形，五爪尖利，使动时锁、打、拉、戳，虎虎生风，灵活绝不在肉掌之下。袁承志叫道：“沙兄，你们快夺路出去。”此时五毒教

教众早已缠住沙天广等人拚斗，重围之下，却哪里抢得出去？

袁承志乍遇劲敌，精神陡长，伏虎掌法施展开来，威不可当。

何铁手武功别具一格，虽然也是拳打足踢，掌劈钩刺，但拳打多虚而掌按俱实，有时却又一掌轻轻的捺来，全无劲道。袁承志只道她掌下留情，不使杀着，于是发掌之时也稍留余地，酣斗中时时回顾青青，见她坐在地下，始终站不起来，当下抢攻数招，把何铁手逼退数步，纵过去扶她站起。

猛听得啪的一声巨响，铁罗汉和岑其斯四掌相对，各自震开。铁罗汉大叫一声，上前再攻，拆不数招，手掌渐肿。他又气又急，大声嚷道：“这些家伙掌上有毒，别着了道儿。”

袁承志这才省悟，原来五毒教众练就了毒掌，只要手掌沾体，便即中毒，何铁手掌法轻柔，其实是在诱自己上当，用心阴毒，决非有意容让，眼见情势越来越紧，心想如不立时冲出，自己虽可脱身，余人只怕都要葬身在这毒窟之中。

何铁手见他扶起青青，不容他再去救铁罗汉，身法快捷，如一阵风般欺近身来。袁承志叫道：“何教主，在下跟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何以如此苦苦相逼？你不放我们走，莫怪无礼。”何铁手一笑，脸上露出两个酒涡，说道：“我们只留夏公子，尊驾就请便吧。”

袁承志左足横扫，右掌呼的一声迎面劈去，何铁手伸右手挡架，猛见袁承志这一掌来势奇劲，若是双掌相交，即使对方中毒，自己的手掌也非折断不可。瞬息间手掌变指，微微向上一抬，径点袁承志右臂“曲池穴”。这一指变得快，点得准，的是高招。

袁承志叫道：“好指法！”左掌斜削敌颈。他知何铁手虽然掌上有毒，却害怕自己掌力，当下拳法一变，使出师门绝艺“破玉拳”来。这路拳法招招力大势劲，刘培生号称“五丁手”，尚且挡不住他五招。何铁手武功虽高，究是女流，见他一拳拳打来，犹如铁锤击岩、巨斧开山一般，哪敢硬接？她本来脸露笑容，待见对方拳势如此威猛，不禁凜然生惧，展开腾挪小巧之技，一味游斗。

袁承志乘她退开半步之际，左掌向上一抬，右拳猛的“石破天惊”，向身旁锦衣毒丐齐云璈身上打去。齐云璈叫道：“来得好！”张手向他拳上拿去，只要手指稍沾他拳头，剧毒便传了过去。袁承志哪容他手指碰到，身子一蹲，左手反拿住他的衣袖，右足往他脚上一钩，左足一腿已踹在他右足膝盖下三寸处，喀喇一声，齐云璈膝盖登时脱臼，委顿在地。

胡桂南本在与齐云璈激斗，登时援出手来，奔去救援被三敌围在垓心的沙天广。袁承志叫道：“退到墙边，我来救人！”

胡桂南依言反身，将青青、铁罗汉、单铁生三个伤者扶到墙边。袁承志游目四顾，见沙天广与哑巴均是以一敌三，沙天广尤其危急，当下双腿左一脚右一脚，踢飞了两名五毒教弟子，纵入人丛，喀喀喀三声，围着沙天广的三人均已关节受损，或肩头脱榫，或头颈扭曲，或手腕拗折。他不欲多伤人众，又不敢与对方毒掌接触，是以每次均是迅如闪电般抢近身去，隔衣拿住对方关节，一扭之下，敌人不是痛晕倒地，便是动弹不得。他救了沙天广后，再抢到哑巴身旁。

哑巴拳法颇得华山派的精要，力敌三名高手，虽然脱身不得，一时也还不致落败。何铁手一声呼哨，五毒教人众齐

向两人围来。袁承志东一窜，西一晃，缠住哑巴的两人一个下颚脱落，一个臂上脱臼，另一个一呆，被哑巴劈面一拳打在鼻梁之上，鲜血直流。哑巴打发了性，还要追打，袁承志拉住他手臂，拖到墙边，叫道：“大家快走，我来应付。”胡桂南当即游上高墙，将一行人众接应上去。袁承志在墙下来回游走，又打倒了十多个敌人，向何铁手拱手道：“教主姑娘，再见了！”哈哈长笑，背脊贴在墙上，倏忽间游到墙顶。

老乞丐何红药大叫一声，五枚钢套向他上中下三路打去，心想他身在墙上，必然难于闪避。袁承志左袖一挥，五枚钢套倒转，反向五毒教教众打来。何红药见了这一手反挥暗器的功夫，大叫：“你是金蛇郎君的弟子么？”语音中竟似要哭出来一般。

袁承志一怔，心想：“她跟金蛇郎君必有极深渊源。”念头转得快，身法更快，未及张口回答，早已翻出墙外。这时哑巴等人已奔到第四层黄墙之下，只听得红墙上轧轧声响，露出数尺空隙，袁承志身子如箭离弦，直扑到门口，双拳挥出，将首先冲出的两名教徒锤进门内。两人几个筋斗，直跌进去。余人一时不敢再行攻出。

潘秀达一声号令，四名教众举起喷筒，四股毒汁猛向袁承志脸上喷来。袁承志只感腥臭扑鼻，暗叫不妙，一提气，倒退丈余，毒汁发射不远，溅在地下，犹如墨泼烟熏一般。

那黄墙比红墙已低了三尺，袁承志纵身高跃，手攀墙头，在空中打了一个圈子，翻过墙头去了，姿势美妙之极。何铁手望见，不禁喝了一声彩。外面三道墙一重低过一重，已可一纵而过。片刻间众人到了最后一重黑墙之外。袁承志见静

悄悄的无人追出，却也不敢停留，把青青负在背上，和众人疾奔进城。

将到住宅时，袁承志忽觉头颈中痒痒的一阵吹着热气，回头一望，青青噗哧一笑。袁承志知她并无大碍，心下宽慰，进宅后忙取出冰蟾，给铁罗汉治伤。余人虽未中毒，但激斗之下，都吸入了毒气，均感头晕胸塞，也分别以冰蟾驱毒。青青足上被何铁手打了一环，雪白的皮肤全成淤黑，高高肿起。

折腾了半日，袁承志才向单铁生问起五毒教的来历。单铁生道：“五毒教教徒足迹不出云贵两广，从来不到北方，不过恶名远播，武林中人提到五毒教时，无不谈虎色变，从来不敢招惹。他们怎么会住在诚王爷的别府里，当真令人猜想不透。”

程青竹一旁在静听他们刚才恶斗的经过，皱眉不语，这时忽然插口道：“袁相公，仙都派的黄木道人，听说就是死在五毒教的手里的？”袁承志道：“有人见到么？”程青竹道：“要是有人见到，只怕这人也已难逃五毒教的毒手。江湖上许多人都说，黄木道人死得很惨。仙都派后来大举到云南去寻仇，却又一无结果，也真是古怪得紧。”

沙天广道：“程兄，那老乞丐果然狠毒，只可惜我们虽然见到了，却不能为你报仇雪恨。”程青竹道：“我跟五毒教从无瓜葛，不知他何以找上了我，真是莫名其妙。”各人纷纷猜测。忽然一名家丁进来禀报：“有一位姓焦的姑娘要见袁相公。”

青青秀眉一蹙，说道：“她来干甚么？”袁承志道：“请她进来吧！”家丁答应着出去，过不多时，领着焦宛儿进来。

她一走进厅，跪在袁承志面前拜倒，伏地大哭。袁承志见她一身缟素，心知不妙，忙跪下还礼，道：“焦姑娘快请起，令尊他老人家好么？”焦宛儿哭道：“爹爹……给……给闵子华那奸贼害死啦。”袁承志吃了一惊，站起身来，问道：“他……他老人家怎会遭难？”

焦宛儿从身上拿出一个布包，放在桌上，打了开来，露出一柄精光耀眼的匕首，刃身上还残留着乌黑的血迹。袁承志连着布包捧起匕首，见刀柄上用金丝镶着“仙都门下子字辈弟子闵子华收执”几个字，显是仙都派师尊赐给弟子的利器。

焦宛儿哭道：“那天在泰山聚会之后，我跟着爹爹一起回家，在徐州府客店里住宿。第二日爹爹睡到辰时过了，还不起来，我去叫他，哪知……哪知……他胸口插了这把刀……袁相公，请你作主！”说罢嚎啕大哭。

青青本来对她颇有疑忌之意，这时见她哭得犹如梨花带雨，娇楚可怜，心中难过，把她拉在身边，摸出手帕给她拭泪，对袁承志道：“大哥，那姓闵的已答应揭过这个梁子，怎么又卑鄙行刺？咱们可不能善罢干休！”

袁承志胸中酸楚难言，想起焦公礼的慷慨重义，不禁流下泪来，隔了一阵，问道：“焦姑娘，后来你见过那姓闵的么？”焦宛儿哽咽道：“我……我……见过他两次，我们一路追赶，昨天晚上追到了北京。”青青叫道：“好啊，他在北京，咱们这就去找他。妹妹你放心，大伙儿一定给你报仇。”程青竹、沙天广等早已得知袁承志在南京为焦闵两家解仇的经过，这时听得闵子华如此不守江湖道义，都是愤慨异常。沙天广道：

“闵子华是甚么东西，沙某倒要斗他一斗。”

焦宛儿向众人盈盈拜了下去，凄然道：“要请众位伯伯叔叔主持公道。”

程青竹一拍桌子，喝道：“闵子华在哪里？仙都派虽然人多势众，老程可不怕他。”

焦宛儿道：“爹爹逝世后，我跟几位师哥给他老人家收殓，灵柩寄存在徐州广武镖局。一面搜寻闵子华的下落。总是爹爹英灵佑护，没几天河南的朋友就传来讯息，说有人见到那姓闵的奸贼从河南北上。金龙帮内外香堂众香主、各路水陆码头的舵主，一路路分批兜截，曾交过两次手，都给他滑溜逃脱了。侄女儿不中用，还给那奸贼刺了一剑。”

袁承志见她左肩微高，知道衣里包着绷带，想来她为父报仇，必定奋不顾身，可是说到武功，自是不及仙都好手闵子华了。

焦宛儿又道：“昨天我们追到北京，已查明了那奸贼的落脚所在。”青青急道：“在哪里？咱们快去，莫给他溜了。”焦宛儿道：“他住在西城傅家胡同，我们帮里已有一百多人守在附近。”袁承志微微点头，心想：“她年纪虽小，却是精明干练。这次金龙帮倾巢而出，那是非杀闵子华不可的了。”焦宛儿又道：“刚才我在大街上，遇着一位泰山大会中见过面的朋友，才知袁相公跟各位住在这里。”

沙天广大拇指一翘，说道：“焦姑娘，你做事周到，闵子华已在你们掌握之中，你还是来请盟主主持公道，好让江湖上朋友们都说一句‘闵子华该杀’，好！”

袁承志问道：“预备几时动手？”焦宛儿道：“今晚二更。”

她把匕首包回布包。青青道：“妹子，待会你还是用这匕首刺死他？”焦宛儿点了点头。

袁承志想起焦公礼一生仗义，到头来却死于非命，自己虽已尽力，终究还是不能救得他性命，为德不卒，心下颇为歉咎，又想仙都派与金龙帮此后势必怨怨相报，纠缠不清，不知如何了结？闵子华暗中伤人，理应遭报，但这事要做得让仙都派口服心服，方无后患。

各人用过晚饭，休息一阵，袁承志带同程青竹、沙天广、哑巴、胡桂南、洪胜海五人，随着焦宛儿往傅家胡同而去。青青、铁罗汉两人受伤，不能同行，单铁生自行回家养伤。青青连连叹气，咒骂何铁手这妖女害得她动弹不得。

注：袁崇焕有一个朋友邝湛若，广东名士，曾游瑶山，为瑶女掌兵权者云氏作记室，作有《赤雅》一书，其中“僮妇畜蛊”一节云：“五月五日，聚虫豸之毒者，并置器内，自相吞食，最后独存者曰蛊。有蛇蛊、蜥蜴蛊、蜚螂蛊。”

第十六回 石冈凝冷月 铁手拂晓风

众人来到胡同外十余丈处，焦公礼的几名弟子已迎了上来，说闵子华和他师弟洞玄道人在屋里说话。众人见袁承志出手相助，欣慰已极，精神大振。

焦宛儿问袁承志道：“袁相公，可以动手了么？”袁承志道：“叫大伙守在外面，咱们几个人先去一探。”焦宛儿道：“好！”低声对众帮友吩咐几句，和袁承志等跃进墙去。焦宛儿轻功较差，落地时脚下微微一响，屋中灯火忽地熄灭。焦宛儿知道仇人已经发觉，不能再探到甚么，轻轻一声呼哨，突然四周屋顶到处都探出头来。焦宛儿叫道：“姓闵的，出来瞧瞧，是谁来啦！”屋中人默不作声。焦宛儿道：“点了火把进去！”

金龙帮四名帮友取出火折，点着带来的火把，昂首而入，旁边四名帮友执刀卫护。突然啪啪啪数声，四根火把打灭了三根，两条黑影从众人头顶飞了出来。金龙帮帮众一涌而上，乒乒乓乓的打了起来。各人四下围住，火把越点越多，将一个大院子照耀得如同白昼。

闵子华和洞玄道人知道已落重围，两人背靠背的拚力死战，转瞬间把金龙帮帮众刺伤了六七人。伤者一退下，立即

有人补上。

再斗一阵，闵子华和洞玄又伤了三四人，但洞玄左臂也已受伤。他剑交右手，猛扑力战。两仪剑法本是他使左手剑，闵子华使右手剑，两人左右呼应，回环攻守。现下两柄都是右手剑，威力立减。片刻之间，洞玄与闵子华身上又各受了几处伤。

袁承志在旁观战，心想：“一命还一命，杀闵子华一人已经够了，不必让洞玄也陪在这里。”眼见两人便要丧命当地，踊身跳入圈子，登时金光闪动，呛啷啷一阵乱响，不但洞玄与闵子华手中长剑被金蛇剑削断，金龙帮诸人的兵刃也有七八柄断头折身。

众人出其不意，都是大吃一惊，向后跃开。

袁承志自得金蛇剑以来，除了以之削断西洋军官雷蒙的长剑之外，从未仗剑与人正式交手，不意此剑竟有如斯威力，连自己也是一呆，心想这都是各人趁手的兵器，自己不过要双方罢手停斗，不料竟削坏了多件兵刃，心下好生不安。

这时闵子华和洞玄全身血迹斑斑，见袁承志到来，更知无幸。洞玄把断剑往地下一掷，惨笑道：“我师兄弟不知何事得罪了阁下，如此苦苦相逼？”翻手从腰间摸出一柄匕首，猛往自己胸膛上插去。袁承志左掌如风，在他胸前轻轻一推，右手已拿住他手腕，夹手夺过匕首，火光下一看，见匕首和闵子华刺死焦公礼那一柄全然相同，柄上刻着“仙都门下子字辈弟子洞玄收执”一行字。

洞玄铁青了脸，喝道：“好汉子可杀不可辱。我学艺不精，不是你对手，死给你看便了。快把匕首还我！”袁承志怕他又

要自杀，将匕首往腰里一插，正色道：“待得一切料理清楚，自然还你。”洞玄大怒，叫道：“你要杀就杀，不能如此欺人！”说着劈面一拳。袁承志退后一步避开，愕然道：“在下何敢相欺？”洞玄凛然道：“这把匕首是本派师尊所赐，宁教性命不在，也不能落入旁人手中。”袁承志一愣，疑云大起，心想这匕首既然如此要紧，闵子华怎能于刺杀焦公礼后仍留在他身上，却不取回？当下将匕首双手奉还，说道：“在下有一事不明，要请教道长。”洞玄接过匕首，听他说得客气，便道：“请说。”

袁承志转过身来，对焦宛儿道：“焦姑娘，那布包给我。”焦宛儿递过布包，手握双刀，紧紧监视闵子华。袁承志打开布包，露出匕首。闵子华和洞玄齐声惊呼。金龙帮帮众眼见凶器，想起老帮主惨死，目眦欲裂，各人逼近数步。

闵子华颤声道：“这……这……这是我的匕首呀？你从哪里得来？”伸手来取。袁承志手一缩。焦宛儿单刀挥出，往闵子华手臂砍落。闵子华疾忙缩手，这刀便没砍中。焦宛儿待要追击，袁承志伸手拦住，说道：“先问清楚了。”焦宛儿停刀不砍，流下两行泪来。

闵子华怒道：“当日我们在南京言明，双方解仇释怨。金龙帮为甚么不顾信义，接连几次前来伤我？你叫焦公礼出来。咱们三对六面，说个明白。姓闵的到底哪一点上道理亏了……”他话未说完，金龙帮帮众早已纷纷怒喝：“我们帮主给你害死了，你这奸贼还来假撇清！”闵子华和洞玄都大吃一惊，齐声道：“甚么？焦公礼死了？”

袁承志见二人惊讶神色，不似作伪，心想：“或许内中另

有别情。”问道：“你真的不知？”闵子华道：“我把房子输给了你，没面目再在江湖上混，便上开封府去，要跟掌门大师兄水云道长商量，哪知师兄没会到，途中却不明不白的跟金龙帮打了两场。焦公礼好端端的，又怎么会死？”焦宛儿听他这么说，也瞧出情形有点不对，硬咽道：“我爹爹……是给……给人用这把匕首害死的……就算不是你，也总是你的朋友。”闵子华恍然大悟，道：“嗯，嗯，这就是了。”焦宛儿喝道：“甚么这就是了？”闵子华要待分辩，一时拙于言辞，却又说不明白。金龙帮众人只道他心虚，声势汹汹的又要操刀上前。

洞玄道人接过闵子华手中半截断剑，掷在地下，凛然道：“各位既然要让焦帮主的大仇永远不能得报，让真凶奸人在一旁暗中冷笑，我师兄弟饶上这两条性命，又算甚么？”挺起胸膛，束手就戮。众人见他如此，面面相觑，一时倒拿不定主意。

袁承志道：“这样说来，焦帮主不是闵兄杀的？”闵子华道：“姓闵的出于仙都门下，也还知道江湖上信义为先。我既已输给你，又知有奸人从中挑拨，怎会再到南京寻仇？”

袁承志道：“焦帮主不是在南京被害的。”闵子华奇道：“在哪里？”袁承志道：“徐州。”洞玄道：“我师兄弟有十多年没到徐州啦。除非我们会放飞剑，千里外取人首级。”袁承志道：“此话当真？”洞玄伸手一拍自己项颈，说道：“杀头也不怕，何必说假话？”

焦宛儿道：“那么这柄匕首从何而来？”洞玄道：“我这时说出真相，只怕各位还不相信。现下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一看就知。”闵子华急道：“师弟，那不能去。”洞玄道：“口说

无凭，须有实据。焦帮主为奸人杀害，此事非同小可，务须查个水落石出。袁相公和焦姑娘两位是何等样人，决不能坏咱们的事。”闵子华才不言语了。

焦宛儿道：“去哪里？”洞玄道：“我只能带领袁相公和你两位同去。人多了不行。”

金龙帮中有人叫了起来：“他要使奸，莫给他们走了。”焦宛儿问袁承志道：“袁相公，你说怎样？”袁承志心想：“看来这两人确是别有隐情，还是一同前往查明真相为妥。要是他们想使诡计，谅来也逃不脱我手掌。”说道：“那么咱们就同去瞧瞧。”

焦宛儿对金龙帮众人道：“有袁相公在，料想他们也不敢怎样。”自焦公礼逝世，焦宛儿已隐然为一帮之主。她率领帮众大举寻仇，众人对她无不言听计从，大家又知袁承志为人仁义，武功高强，有这么一位高手从中护持，真是求之不得，当下也就没有异言。

袁承志和焦宛儿随着闵子华师兄弟一路向北。来到城墙边，洞玄取出钩索，甩上去钩住城墙，让焦宛儿先爬了上去，第二袁承志上，然后他师兄弟先后爬上城头。四人纵出城墙，续向北行。这时方当子夜，月色如水，道路越走越崎岖。再行四五里，上了个乱石山岗，袁承志和焦宛儿都感讶异，不知这两人来此荒僻之处，有何用意。焦宛儿寻思：“莫非这两人在此伏下大批帮手？但有袁相公在此，对方纵有千军万马，他也必能带我脱险。”

上岗又走了二三里，才到岗顶，只见怪石嵯峨，峻险夹

兀，月光下似魔似怪，阴森森的寒意逼人。洞玄和闵子华走向一块大岩石之后，袁承志和焦宛儿跟着过去，只见岩边赫然停着一具棺木。焦宛儿于黑夜荒山乍见此物，心中一股凉气直冒上来。

洞玄捡起一块石子，在棺材头上轻击三下，稍停一会，又击两下，然后再击三下，双手托住棺盖往上一掀，克勒一声响，棺材中坐起一具僵尸。焦宛儿“啊”的一声大叫，双手抓住了袁承志左手，不由自主的靠在他身上。

只听那僵尸道：“怎么？带了外人来？”洞玄道：“两位是朋友。这位袁相公，是金蛇郎君夏大侠的弟子。这位焦姑娘，是金龙帮焦帮主的千金。”那僵尸向袁焦二人道：“两位莫怪。贫道身上有伤，不能起身。”洞玄道：“这是敝派掌门师兄水云道人。在这里避仇养伤。”袁承志和焦宛儿才知原来不是僵尸，当即施礼。水云道人拱手答礼。

看那水云道人时，只见他脸如白纸，没半丝血色，额角正中从脑门直到鼻梁却是一条殷灯色的粗大伤疤，疤痕犹新，想是受创不久，被那惨白的脸色一加映托，更是可怖。

水云道人说道：“我师父跟尊师夏老师交好。夏老师来仙都山时，贫道曾侍奉过他。他老人家可好？”袁承志心想这时不必再瞒，答道：“他老人家已去世多年了。”

水云道人长叹一声，惨然不语，过了良久，才低声道：“刚才听洞玄师弟说道，阁下是金蛇弟子，我心中十分喜欢，心想只要金蛇前辈出手，我师父的大仇或能得报。唉！哪知他老人家竟也已归道山，老成凋谢，只怕要让奸人横行一世了。”

焦宛儿心道：“我是为报父仇而来此地，哪知又引出一桩师仇来。”袁承志却想：“不知他的对头是甚么厉害脚色，天下除了金蛇郎君，便无人对付得了？”

洞玄低声把金龙帮寻仇的事说了一遍，求大师兄向焦宛儿解释。水云道人“咦”了一声，越听越怒，突然手掌一翻，在身旁棺上猛击一掌，噗的一声，棺木登时塌了一块。

袁承志心想：“这道人的武功比他两个师弟可高明得多。他身怀绝技，怎么会怕得这样厉害，竟要偷偷躲在这里装死人？”

水云道人说道：“焦姑娘，我们仙都弟子，每人满师艺成、下山行道之时，师父必定赐他一柄匕首。贫道忝在本派掌门，虽然本领不济，忍辱在这里养伤，但还不敢对朋友打一句诳语。焦姑娘，你道这柄匕首是做甚么用的？”焦宛儿恨恨的道：“不知道！”

水云道人抬头望着月亮，喟然道：“敝派第十四代掌门祖师菊潭道长当年剑术天下无双，只可惜性子刚傲，杀了不少人，结仇太多，终于各派剑客大会恒山，以车轮战法斗他一人。菊潭道长虽然剑下伤了对头十八人，但最后筋疲力尽，身受重伤，于是拔出匕首自杀而死。本派因此元气大伤，又得罪了天下英雄，此后定下一条规矩，每名学艺完毕的弟子都授一柄匕首。洞玄师弟，你到那边去。”洞玄不明他用意，但还是朝他手指所指，向西行去。水云等他走出数百步，高声叫道：“行了。”洞玄停步。

水云低声问闵子华道：“闵师弟，这把匕首，叫作甚么？”闵子华道：“这是仙都戒杀刀。”水云又问：“师父授你戒杀刀

时，有四句甚么训示？你低声说来。”闵子华肃然道：“严戒擅杀，善视珍藏，义所不敌，举以自戕。”

水云点点头，向东边一指，道：“你到那边去。”待闵子华走远，把洞玄叫回来，问道：“洞玄师弟，这把匕首，叫作甚么？”洞玄道：“仙都戒杀刀。”水云又问：“师父授你此刀之时，有何训示？”洞玄肃然道：“严戒擅杀，善视珍藏，义所不敌，举以自戕。”

水云把闵子华叫回，对袁承志和焦宛儿道：“现今两位可以相信，敝派确是有此训示。敝派子弟犯戒杀人，也是有的，可是凭他如何不肖，无论如何不敢用这戒杀刀杀人。”

袁承志问道：“这匕首为甚么叫‘戒杀刀’？”水云道：“敝派鉴于菊潭祖师的覆辙，从第十五代祖师起便定下一条门规，严禁妄杀无辜，否则到每两年一次在仙都山大会，便得在师长兄弟之前，以这戒杀刀自行了断。闵师弟要杀焦帮主，虽然当年闵子叶师兄行为不端，有取死之道，但为兄报仇，本来也不算是妄杀，可是后来既知受奸人挑拨，再去加害，那是犯了重大门规，谅他也是不敢。”他叹了一口气，说道：“这戒杀刀是自杀用的，要是仙都弟子遇敌之时，武功不如，而对方又苦苦相逼，脱身不得，那么便须以此匕首自杀，免损仙都威名。闵师弟就算敢犯师门严规，天下武器正多，怎会用戒杀刀去杀人？而且刺杀之后，怎么又不把刀带走？”袁承志和焦宛儿听到这里，都不住点头。

水云又道：“焦姑娘，我给你瞧一封信。”说着从棺材角里取出一个布包，打了开来，里面是一堆文件杂物。他从中检出一信，递给焦宛儿。

焦宛儿眼望袁承志。袁承志点点头。焦宛儿接过信来，月光下见封皮上写着“急送水云大师兄亲启，闵弼”几个字，知是闵子华写给水云的信，抽出信笺，见纸笺上端印着“蚌埠通商大客栈用笺”的红字，信上的字歪歪扭扭，文理也不甚通，写道：

“水云大师兄：你好。焦公礼之事，小弟已明白受人欺骗，报仇甚么的就此拉倒不干了。但昨晚夜里，小弟的戒杀刀忽然给万恶狗贼偷去，真是惭愧之至。如果寻不回来，我再没面目见大师兄了，千万千万。小弟闵子华拜上。”

焦宛儿读完此信，更无怀疑，身子颤抖，盈盈向闵子华拜了下去，说道：“闵叔叔，侄女儿错怪好人，冒犯你老人家啦。”拜罢又向洞玄赔礼。两人连忙还礼。

闵子华道：“不知是哪个狗贼偷了这把刀去，害死了焦帮主。他留刀尸上，就是要你疑心我呀。”焦宛儿道：“侄女真是卤莽，没想到这一着，只道闵叔叔害了爹爹后，还要逞英雄好汉，留刀示威。”闵子华道：“我失了戒杀刀，和洞玄师兄到处找寻，没一点眉目，后来接到大师兄飞帖，召我们到京师来，这才动身。路上你们没头没脑的杀来，我也只好没头没脑的跟你们乱打一阵。幸亏袁相公赶到，才弄明白这回事。”

水云道：“等我们的事了结之后，要是贫道侥幸留得性命，定要帮焦姑娘找到这偷刀杀人的奸贼。这件事仙都派终究也脱不了牵连。”焦宛儿又衿衿拜谢，将匕首还给闵子华。

袁承志心想，他们师兄弟只怕另有秘事商酌，外人不便参与，便拱手道：“兄弟就此别过。”两人和水云等作别，走

出数十步，正要下岗，洞玄忽然大叫：“两位请留步。”

袁承志和焦宛儿一齐停步。洞玄道人奔将过来，说道：“袁相公，焦姑娘，贫道有一件事想说，请两位别怪。”袁承志道：“道长但说不妨。”洞玄道：“这里的事，要请两位千万不可泄漏。本来不须贫道多嘴，实因与敝师兄性命攸关，不得不冒昧相求。”按照江湖道上规矩，别帮别派任何诡秘怪异之事，旁人瞧在眼里，决不能传言谈论，否则凶杀灾祸立至，此事人所共知，但洞玄竟如此不放心，不惜冒犯叮嘱，自是大非寻常。

袁承志心中一动，虽然事不干己，但刚才见水云道人无意中显露了一手武功，不禁生了惺惺相惜之意，对洞玄道：“不知令师兄遇到了甚么危难之事，兄弟或可相助一臂。”

洞玄和袁承志交过手，知他武功卓绝，不但高出自己十倍，也远在仙都第一高手水云师兄之上，听他这么说，心头一喜，忙道：“袁相公仗义相助，真是求之不得，待贫道禀过大师兄。”匆匆回去，低声和水云、闵子华商量。三人谈了良久，似乎难以决定。

袁承志想道：“既然他们大有为难，不愿外人插手，那么也不必多事了。”高声叫道：“两位道长、闵兄，兄弟先走一步，后会有期！”一拱手就要下岗。

水云道人叫道：“袁相公，请过来说几句话。”袁承志转身走近。水云道：“袁相公肯拔刀相助，我们师兄弟实是感激不尽。不过这是本门的私事，情势凶险万分，实在不敢要袁相公无故犯险。还请别怪贫道不识好歹。”说着拱手行礼。

袁承志知他是一片好意，心想这人倒也颇具英雄气概，说

道：“道长说哪里话来？既是如此，就此告辞。道长如有需用之处，兄弟自当尽力，随时送个信到正条子胡同就是。”

水云低头不语，忽然长叹一声，说道：“袁相公如此义气，我们的事虽然说来羞人，如再相瞒，可就不够朋友了。两位请坐。洞玄师弟，你对两位说罢。”

洞玄等两人在石上坐好，自己也坐下说道：“我们恩师黄木道人生性好动，素喜到处云游，除了两年一次的仙都大会之外，平日少在山上。五年前的中秋，又是大会之期，恩师竟然并不回山主持，也不带信回来，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众弟子又是奇怪，又是担忧。恩师这次是到南方云游采药，大伙儿忙分批到云贵两广查访，各路都没消息。我和闵师哥却在客店之中，得到点苍派追风剑万里风的传讯，说有急事邀我们前往。我们两人赶到云南大理万大哥家中，见他身受重伤，躺在床上。一问之下，原来是为了我们恩师才受的伤。”

袁承志想起程青竹曾说黄木道人是死于五毒教之手，暗暗点头，听洞玄又道：“追风剑万大哥说道，那天他到大理城外访友，见到我们恩师受人围攻。点苍派跟仙都派素有渊源，他当即仗剑相助。岂知对方个个都是高手，两人寡不敌众，万大哥先遭毒手，昏倒在地，后来由人救回，恩师却是生死不明。万大哥肩头和腋下都为钢爪所伤，爪上喂了剧毒。看这情形，必是五毒教所为。他后来千辛万苦的求到名医，这才死里逃生。于是我们仙都三十二弟子同下云南寻师，要找五毒教报仇。可是四年来音讯全无，恩师自是凶多吉少。五毒教又隐秘异常，踏遍了云南全省，始终没半点线索，大家束手无策，才离云南。后来北方传来消息，说五毒教教主何铁

手到了北京……”

袁承志“啊”了一声。洞玄道：“袁相公识得她么？”袁承志道：“我有几位朋友昨天刚给她毒手所伤。”洞玄道：“令友不碍事么？”袁承志道：“眼下已然无妨。”

洞玄道：“嗯，那真是天幸。我们一得讯，大师兄便传下急令，仙都弟子齐集京师。我们在来京途中遇到焦姑娘，那不必说了。大师兄比我们先到，他与何铁手狭路相逢。那贱婢竟然出言讥刺，十分无礼。大师兄跟她动起手来，这贱婢手脚滑溜，大师兄一不留神，额上为她左手铁钩所中，下盘又中了她五枚暗器。她只道这暗器喂有剧毒，大师兄一定活不了，冷笑几声便走了。好在大师兄内功精湛，又知对头周身带毒，在比武之前已先服了不少解药，身边又带了诸般外用解毒膏丹，这才没有遭难。”

水云叹道：“贫道怕她知我不死，再来赶尽杀绝，是以不敢在寓所养伤，只得找了这样古怪的一个地方静养，再过三个月，毒气可以慢慢拔尽。师父多半已丧在贱婢手下，这仇非报不可。只是对头手段太辣，毒物厉害，是以贫道不敢拖累朋友。”

闵子华问道：“袁相公怎么也跟五毒教结了仇？”袁承志于是将如何遇到锦衣毒丐齐云璈、程青竹如何被老丐婆抓伤的事简略说了。水云道：“袁相公既跟他们并无深仇，吃了一点小亏，也就算了。你千金之体，犯不着跟这种毒如蛇蝎之人相拚。”

袁承志心想自己有父仇在身，又要辅佐闯王和义兄李岩图谋大事，这种江湖上的小怨，原不能过于当真，否则纠缠

起来，永无了局，于是点头说道：“道长说得是。我有一只朱睛冰蟾，可给道长吸毒。”当下用冰蟾替他吸了一次毒，乱石岗上无酒浸出蟾中毒液，于是把冰蟾借给洞玄，教了用法，要他替水云吸尽毒气送回。水云、闵子华、洞玄不住道谢。

袁承志和焦宛儿缓缓下岗，走到一半，焦宛儿忽往石上一坐，轻轻啜泣。袁承志问道：“怎么？焦姑娘，你不舒服么？”焦宛儿摇摇头，拭干泪痕，若无其事的站了起来。袁承志心想：“这一来，她金龙帮和仙都派虽然化敌为友，但她报杀父大仇之事，却更是渺茫了。也难为这样一个年轻姑娘，居然这般硬朗。”

两人回进城里，天将微明，袁承志把焦宛儿送回金龙帮寓所，自回正条子胡同。他在长街一排民房屋顶上展开轻身功夫，倏然之间，已过了几条街，一时奔得兴发，使出“神行百变”绝技，真如飞燕掠波、流星横空一般，耳旁风动，足底无声，正奔得高兴，忽听身旁低喝一声：“好功夫！”

袁承志斗然住足，白影微晃，一人从身旁掠过，笑道：“追得上我吗？”语声方毕，已窜在七八丈外。袁承志见这人身法奇快，心中一惊：“此人是谁？轻身功夫是如此了得？”他少年人既好奇，又好胜，提气疾追。那人毫不回顾，如飞奔跑。时候一长，袁承志的轻身功夫终于高出一筹，脚下加劲，片刻间追过了头，赶在那人面前数丈，回转身来。

那人格格娇笑，说道：“袁相公，今日我才当真服你啦！”只见她长袖掩口，身如花枝颤袅，正是五毒教教主何铁手。她全身白衣如雪，给足底黑瓦一衬，更是黑的愈黑，白的愈白。

武林中人所穿夜行衣非黑即灰，好得夜中不易为人发觉，敌人发射暗器不能取得准头，她竟然穿一身白衣，若非自恃武艺高强，决不能如此肆无忌惮。袁承志拱手说道：“何教主有何见教？”何铁手笑道：“袁相公前日枉驾，有许多碍手碍脚之人在场，大家分了心，不能好好见个高下。小妹今日专诚前来，讨教几招。”边说边笑，声音娇媚。

袁承志道：“教主这般身手，就在男子中也是难得一见。兄弟是十分佩服的。”

何铁手笑道：“袁相公前日试拳，掌风凌厉之极。小妹力气不够，不敢接招。今日比比兵刃如何？”也不等袁承志回答，呼的一声，已将腰间一条软鞭抖了出来，微光中但见鞭上全是细刺倒钩，只要给它扫中一下，皮肉定会给扯下一大块来。何铁手娇滴滴的道：“袁相公，这叫做蝎尾鞭，刺上是有毒的，你要加意小心，好么？”袁承志听她说话，不觉打了个寒战。她语气温柔，关切体贴，含意却十分狠毒，两者浑不相称。

袁承志不欲跟她毫无来由的比武，抱拳说道：“失陪了！”何铁手不等他退开，手腕一抖，蝎尾鞭势挟劲风，径扑前胸。袁承志微微一笑，上身向后一仰，避开了这招，不等蝎尾鞭第二招再到，已窜出数丈。何铁手知道追他不上，朗声叫道：“金蛇郎君的弟子如此脓包，败坏了师尊一世威名，嘻嘻！”袁承志一愣停步，心想：“我几次相让，他们五毒教骄纵惯了，还道我真怕她。”心念微动之际，白影闪处，蝎尾鞭又带着一股腥风扑到。

袁承志眉头一皱，暗想：“这等喂毒兵器纵然厉害，终究为正人君子所不取。她好好一个女子，却身在邪教，以致行

事不端。”料想蝎尾鞭全鞭有毒，不能白手抢夺，索性双手拢入袖中，身随意转，的溜溜的东闪西避。何铁手鞭法虽快，哪里带得到他的一片衣角？

转瞬间拆了二十余招，何铁手娇喝：“你一味闪避，算甚么好汉？”袁承志笑道：“你想激我夺你鞭子？又有何难。”身子一弯，双手已在屋顶分别捡起一片瓦片，凝视鞭影，看得亲切，叫道：“撒鞭！”两块瓦片一上一下，已将蝎尾鞭夹在中间，顺手往里一夺，右足晃动，瞬息间连踢三脚。何铁手刚想运劲夺鞭，对方足尖已将及身，只得撒鞭倒退，不想踏了一个空，跌下屋去。袁承志抢住鞭柄，笑道：“金蛇郎君的弟子怎么样？”

忽听何铁手柔媚的声音叫道：“很好！”她身法好快，刚一着地，立即又窜了上来，饶是袁承志身有绝顶轻功，也不禁佩服。

何铁手右手叉在腰间，身子微晃，腰肢款摆，似乎软绵绵地站立不定，笑道：“还要领教袁相公的暗器功夫，我们五毒教有一种毒蟾砂……”袁承志听她娇声软语的说着话，也不见她身转手扬，突然间眼前金光闪动，大吃一惊，知道不妙，百忙中一飞冲天，跃起寻丈，只听得一阵细微的铮铮之声，数十枚暗器都打在屋瓦之上。

原来这毒蟾砂是无数极细的钢针，机括装在胸前，发射时不必先取准头，只须身子对正敌人，伸手在腰旁一按，一阵钢针就由强力弹簧激射而出。真是神不知，鬼不觉，何况钢针既细，为数又多，一枚沾身，便中剧毒。武林中任何暗器，不论是金镖、袖箭、弹丸、铁莲子，发射时总得动臂扬

手，对方如是高手，一见早有防备。但这毒蟾砂之来，事先绝无征兆，实是天下第一阴毒暗器，教外人知者极少，等到见着，十之八九非死即伤，而伤者不久也必送命。他们本教之人称之为“含沙射影”功夫，端的武林独步，世上无双。

袁承志身子未落，三枚铜钱已向她要穴打去，怒喝：“我跟你无怨无仇，为甚么下此毒手？”何铁手侧身避开两枚铜钱，右手翻转，接住了第三枚，轻叫一声：“啊哟，好大的劲儿，人家手也给你碰痛啦。”看准袁承志落下的方位，还掷过来。

听声辨形，这枚铜钱掷来的力道也不弱，袁承志刚想伸手去接，突然心里一动：“这人手上有毒，别上她当。”长袖一拂，又把铜钱拂了回去。这一下劲力就没手掷的大，何铁手伸出两指，轻轻拈住，放入衣囊，笑道：“多谢！可是只给我一文钱，不太小气了些吗？”手掌伸出来时迎风一抖，十多条非金非丝的绳索向他头上罩来。

袁承志恼她适才偷放毒蟾砂手段阴毒之极，当下再不客气，扬起蝎尾鞭，往她绳上缠去。何铁手斗然收索，笑道：“蝎尾鞭是我的呀。你使我兵器，害不害臊呀？”说的是一口云南土音，又糯又脆，手下却毫不停留。

袁承志把蝎尾鞭远远向后掷出，叫道：“我再夺下你这几根绳索儿，你们五毒教从此不能再来纠缠，行不行？”何铁手道：“这不叫绳索儿，这是软红蛛索。你爱夺，倒试试看。”说着蛛索横扫，拦腰卷来。这蛛索细长多丝，一招既出，四面八方同时打到。

袁承志侧身闪避，想抢攻对手空隙，哪知她十多样蛛索有的攻敌，有的防身，攻出去的刚收回守御，原来缩回的又

反击而出，攻守连环，毫无破绽。

拆了十余招后，袁承志已看出蛛索的奥妙，心想：“这蛛索功夫是从蜘蛛网中变化出来的。”乘她一招使老，进攻的索子尚未收回、而守御的索子已蓄势发出之际，身形一斜，陡然欺近她背心，伸手向她胁下点去。这招快极险极，何铁手万难避开，忽然间身子一侧。袁承志见这一下如点实了，手指非碰到她胸部不可，脸上发热，凝指不发。

何铁手乘势左手一钩。袁承志疾忙缩手，嗤的一声，袖口已被钩子划了一条缝。何铁手道：“啊哟，糟糕，把袁相公袖子割破啦。您把长衫除下来吧，我拿回去给你补好。”

袁承志见她狡计百出，心中愈怒，乘势一拉，扯下了右臂破袖，使得呼呼风响，不数招，袖子已与蛛索缠住，用力一挥，破袖与蛛索双双脱手，都掉到地下去了。

袁承志道：“怎么样？”何铁手格格笑道：“不怎么样。你的兵刃不也脱手了么？还不是打了个平手？”反手在背上一抽，右手中多了一柄金光闪闪的钩子。

袁承志见她周身法宝，武器层出不穷，也不禁大为头痛，说道：“我说过夺下你蛛索之后，你们可不能再来纠缠。”何铁手笑道：“你说你的，我几时答允过啊？”袁承志一想，果然不错，她确是没答允过，但这般一件一件的比下去，到何时方了？当下哼了一声，说道：“瞧你还有多少兵器？”心想把她每一件兵器都夺下来，她总要知难而退了。

何铁手道：“这叫做金蜈钩。”左手一伸，露出手上铁钩，说道：“这是铁蜈钩，为了练这劳甚子，爹爹割断了我一只手。他说兵器拿在手里，总不如干脆装在上灵便。我练了十三

年啦，还不大成。袁相公，这钩上可有毒药，你别用手来夺呀！”

只见她连笑带说，慢慢走近，袁承志外表虽然淡然自若，内心实深戒惧，只怕她又使甚么奸谋，正自严加提防，忽听远处隐隐有呼哨之声，猛然间想起一事，暗叫：“不好！莫非此人绊住了我，却命她党羽去加害青青他们？”也不等她话说完，回身就走。

何铁手哈哈大笑，叫道：“这时再去，已经迟了！”金钩一点，铁钩疾伸，猛向他后心递到。袁承志侧过身子，横扫一腿。何铁手纵身避过，双钩反击。这时曙光初现，只见一道黑气，一片黄光，在他身边纵横盘旋。这女子兵刃上功夫之凌厉，仅比在盛京所遇的玉真子稍逊而已。他挂念青青等人，不欲恋战，数次欺近要夺她金钩，总是被她回钩反击，或以铁钩护住。这铁钩装在手上，运用之际的是灵动非凡，宛如活手一般。

袁承志拆到三十余招，兀是打她不退，心中焦躁，探手腰间，金光一闪，拔出了金蛇宝剑。何铁手一见，笑容立敛，喝道：“好！这金蛇剑竟落在你手！”袁承志道：“是便怎样？”刷刷数剑。何铁手武功虽高，哪里抵挡得住？当的一声，金钩已被金蛇剑削去半截。袁承志喝道：“再来纠缠，把你的铁手也削断了。”她一听之下，脸上微现惧色，果然不敢逼近身来。

袁承志收剑入鞘，疾奔回家，刚到胡同口，便见洪胜海躺在地下，颈中流血，忙上前扶起，幸喜尚有气息。洪胜海咽喉受伤，不能说话，伸手向着宅子连指。袁承志抱他入内，

只见宅子中到处桌翻椅折，门破窗烂，显是经过一番剧战。

袁承志越看越是心惊，撕下衣袖替洪胜海扎住了咽喉伤口，直奔内堂，里面也是处外破损，胡桂南与程青竹躺在地下呻吟。袁承志忙问：“怎么？”胡桂南道：“青姑娘，青姑娘……给……五毒教掳去啦。”袁承志大惊，问道：“沙天广他们呢？”胡桂南伸手指向屋顶。袁承志不及多问，急跃上屋，只见沙天广和哑巴躺在瓦面，沙天广满脸乌云，中毒甚深，哑巴也受创伤。虽然幸喜无人死亡，但满屋伙伴，个个重伤，真是一败涂地，青青更不知去向。袁承志咬牙切齿，愤怒自责：“我怎地如此胡涂，竟让这女子缠住了也没发觉。”

宅中童仆在恶斗时尽皆逃散，这时天色大明，敌人已去，才慢慢回来。

袁承志把哑巴和沙天广抱下地来，写了一张字条，命仆人急速送去金龙帮寓所，请焦宛儿取回朱睛冰蟾，前来救人。他替沙天广、胡桂南等包扎伤口，一面询问敌人来袭情形。

铁罗汉上次受伤卧床未起，幸得未遭毒手，说道：“三更时分，胡桂南首先发觉了敌踪，把哑巴老兄扯上屋去。两人一上屋，立被十多名敌人围住了。我在窗口中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全身无力，动弹不得，只有干着急的份儿。眼见哑巴老兄、沙老兄和程老夫子都伤了好几名敌人，但对方实在人多。大家边打边退，在每一间屋里都拚了好一阵，最后个个受伤，青姑娘也给他们掳了去。袁相公……我们实在对你不起……”

袁承志道：“敌人好不狠毒，怎怪得你们？眼下救人要紧。”

他到马厩牵了匹马，向城外驰去，将到怪屋时下了马，将

马缚在树上，走到屋前，飞身越墙直入，大叫：“何教主，请出来，我有话说。”一阵回音过去，黄墙上铁门开处，一阵狺狺狂吠，扑出十多头凶猛巨大，后面跟着数十人。他想：“这次可不能再对他们客气了！”左手连挥，十多枚金蛇锥激射而出，金光闪闪，每只巨獒脑门中了一枚，只只倒毙在地。他绕着众犬转了一个圈子，双手将金蛇锥一一收入囊中。

五毒教人众本待乘他与巨獒缠斗，乘隙喷射毒汁，哪知他杀毙众犬竟如此神速，不由得都惊呆了，待他收回暗器，先头一人发一声喊，转身便走。余人一拥进内，待要关门，哪里还来得及？袁承志已从各人头顶一跃而过，抢在头里。

他深入敌人腹地之后，反而神定气闲，叫道：“何教主再不出来，莫怪我无礼了。”

只听嘘溜溜一阵口哨，五毒教众人排成两列，中间屋里出来十多人。当先一人是何红药，后面跟着左右护法潘秀达、岑其斯，以及锦衣毒丐齐云腩等一批教中高手。

袁承志道：“在下跟各位素不相识，既无宿怨，也无新仇，各位却来到舍下，将我朋友个个打得重伤，还将我兄弟掳来，那是甚么缘由，要向何教主请教。”

何红药道：“你家里旁人跟我们没有冤仇，那也不错，因此手下留情，没当场要了他们性命。你既有朱睛冰蟾，小小伤势也很易治好。至于那姓夏的小子呢，哼，我们要慢慢的痛加折磨。”袁承志道：“她年纪轻轻，甚么事情对你们不住了？”何红药冷笑道：“谁教他是金蛇郎君的儿子？哼，这也罢了，谁教他是那个贱货生的？”袁承志一怔，心想她跟青青的母亲又有甚么仇嫌了？何红药见他沉吟不语，阴森森的道：

“你来胡闹些甚么？”袁承志道：“你们如跟金蛇郎君有梁子，干甚么不自去找他报仇？”何红药道：“老子要杀，儿子也要杀！你既跟他有瓜葛，连你也要杀！”

袁承志不愿再与她啰唆不清，高声叫道：“何教主，你到底出不出来？放不放人？”屋中寂然无声，过了一阵，阵阵回声从五堵高墙上撞了回来。袁承志挂念青青，身形一斜，猛从何红药身旁穿过，直向厅门冲去。两名教徒来挡，袁承志双掌起处，将两人直掣出去。他冲入厅内，见空空荡荡的没有人影，转身直奔东厢房，踢开房门，只见两名教众卧在床上，却是日前被他扭伤了关节之人，见他入来，吓得跳了起来。

袁承志东奔西窜，四下找寻，五毒教众乱成一团，处处兜截。过不多时，袁承志已把每一间房子都找遍了，不但没有见到青青，连何铁手也不在屋里。他焦躁异常，把缸瓮箱笼乱翻乱踢，里面饲养着的蛇虫毒物都爬了出来。五毒教众大惊，忙分人捕捉毒物。

潘秀达叫道：“是好汉到外面来决个胜负。”袁承志知他在教中颇有地位，决意擒住他逼问青青的下落，叫道：“好，我领教阁下的毒掌功夫！”施展神行百变轻身功夫，双足一蹰，已跃到他面前。潘秀达见他说到便到，大吃一惊，呼呼两掌劈到。袁承志道：“别人怕你毒掌，我偏不怕！”潘秀达叫道：“好，你就试试。”袁承志右掌一起，往他掌上抵去。

潘秀达大喜，心想：“你竟来和我毒掌相碰，这可是自寻死路，怨我不得。”当下双掌运力，猛向前推，眼见要和袁承志手掌相碰，相距不到一寸，突见对方手掌急缩，脑后风声

微动，知道不妙，待要缩身回掌，只觉颈中一紧，身子已被提起。五毒教众齐声呐喊，奔来相救。袁承志抓起潘秀达挥了个圈子。众人怕伤了护法，不敢逼近。

袁承志喝道：“你们掳来的人在哪里？快说。”潘秀达闭目不理。袁承志潜运混元功，伸手在他脊骨旁穴道一指戳去。潘秀达登时背心剧痛，有如一根钢条在身体内绞来搅去。袁承志松手把他摔在地下。潘秀达痛得死去活来，在地下滚来滚去，却不说一个字。

袁承志道：“好，你不说，旁人呢？”灵机一动：“我的点穴除了本门中人，天下无人能救。且都给他们点上了，谅来何铁手便不敢加害青弟。”当下身形晃动，在众人身旁穿来插去。教徒中武功高强之人还抵挡得了三招两式，其余都是还没看清敌人身法，穴道已被闭住。片刻之间，院子中躺下了二三十人。本来穴道被闭，尽管点穴手法别具一功，旁人难以解开，但过得几个时辰，气血流转，穴道终于会慢慢自行通解。但袁承志这次点穴时使上了混元功，真力直透经脉，穴道数日不解，此后纵然解开，也要酸痛难当，十天半月不愈。那日他在衢州石梁点倒温氏四老，使的便是这门手法。

何红药见势头不对，呼啸一声，夺门而出。余众跟着拥出，不一刻，一座大屋中空荡荡的走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地上动弹不得的几十人，有的呻吟低呼，有的怒目而视。

袁承志大叫：“青弟，青弟，你在哪里？”除了阵阵回声之外，毫无声息。他仍不死心，又到每个房间查看一遍，终于废然退出；提起几名教众逼问，各人均是闭目不答。

袁承志无法可施，只得回到正条子胡同。见焦宛儿已取

得冰蟾，率领了金龙帮的几名大弟子来到，将沙天广等身上毒气吸净、伤口包好。袁承志见各人性命无碍，但青青落入敌手，不禁愁肠百结。焦宛儿软语宽慰，派出帮友四处打听消息。

过了大半个时辰，忽然蓬的一声，屋顶上掷下一个大包裹来。众人吃了一惊。袁承志焦急异常，双手一扯，拉断包上绳索，还未打开，已闻到一阵血腥气，心中怦怦乱跳，双手出汗，一揭开包袱，赫然是一堆被切成八块的尸首，首级面色已成乌黑，但白须白发宛然可辨。袁承志一定神，才看清楚这尸首原来是独眼神龙单铁生。

他跃上屋顶，四下张望，只见西南角上远处有一条黑影向前疾奔，知道必是送尸首来之人，当下提气急追，赶出里许，只见他奔入一座林子中去了。

袁承志直跟了进去。只见那人走到树林深处，数十名五毒教教众围着一堆火，正在高谈阔论。一人偶然回头，突见袁承志掩来，惊叫道：“克星来啦！”四散奔逃。

袁承志先追逃得最远最快的，举手踢足，把各人穴道一一点了，回过身来，近者手点肘撞，远者铜钱掷打，只听得林中呼啸奔逐，惊叫斥骂之声大作。过了一盏茶时分，林中声息俱寂，袁承志垂手走出，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这一役把岑其斯、齐云璈等五毒教中高手一鼓作气的尽数点倒，只是何铁手和何红药两人不在其内。袁承志心中稍定，寻思：“只要青弟此时还不遭毒手，他们便有再大仇恨，也不敢加害于她。”

回到住宅，焦心等候，傍晚时分，出去打探的人都回报说没有线索。天交二更，袁承志吩咐吴平与罗立如，将单铁生的尸首送往顺天府尹衙门去，公门中人见到他的模样，自知是五毒教下的毒手。焦宛儿领着几名帮友，留在宅里看护伤者，防备敌人。

袁承志焦虑挂怀，哪里睡得着？盘膝坐在床上，筹思明日继续找寻青青之策。约莫坐了一个更次，四下无声，只听得远处深巷中有一两声犬吠，打更的竹柝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他思潮起伏，自恨这一次失算中计，遭到下山以来的首次大败，静寂中忽听得围墙顶上轻轻一响，心想：“如是吴罗二人回来，轻身功夫无此高明，必是来了敌人。”当下安坐床上，静以待变。只听窗外如一片叶落地，接着一人格格娇笑，柔声道：“袁相公，客人来啦。”袁承志道：“有劳何教主枉驾，请进来吧！”取出火折点亮蜡烛，开门迎客。

何铁手飘然而入，见袁承志室中陈设简陋，除了一床一桌之外，四壁萧然，笑道：“袁相公好清高呀。”袁承志哼了一声。

何铁手道：“我这番来意，袁相公定是知道了的。”袁承志道：“要请何教主示下。”何铁手道：“你有求于我，我也有求于你，咱们这个回合仍是输赢。”袁承志道：“我想不必再较量了。何教主有智有勇，兄弟十分佩服。”何铁手笑道：“这是第一个回合，除非你把我们五毒教一下子灭了，否则还有得让你头疼的呢。”

袁承志一凛，心想他们纠缠不休，确是不易抵挡，说道：“何教主既与我那兄弟的父亲有仇，还是径去找他本人为是，

何必跟年轻人为难？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结……”

何铁手嫣然一笑，说道：“这个将来再说。客人到来，你酒也不请人喝一杯么？”

袁承志心想此人真怪，于是命童仆端整酒菜。焦宛儿不放心，换上了书童的装束，亲端酒菜，送进房来。何铁手笑道：“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袁相公的书童，生得也这般俊。”

袁承志斟了两杯酒。何铁手举杯饮干，接着又连饮两杯，笑道：“袁相公不肯赏脸喝我们的酒，小妹却生来卤莽大胆。”焦宛儿接口道：“我们的酒没毒。”何铁手笑道：“好，好，真是一位伶牙利齿的小管家。干杯！”

袁承志和她对饮了一杯，烛光下见她星眼流波，桃腮欲晕，暗忖：“所识女子之中，论相貌之美，自以阿九为第一。小慧诚恳真挚。宛儿豪迈精细。青弟虽爱使小性儿，但对我一片真情。哪知还有何铁手这般艳若桃李、毒如蛇蝎的人物，真是天下之大，奇人异士，所在都有。”何铁手见他出神，也不言语，只淡淡而笑，过了一会，低声道：“袁相公的武功，小妹心折之极。似乎尊师金蛇郎君也不会这点穴手段，这门功夫，袁相公是另有师承的了。”袁承志道：“不错，我是华山派门下弟子。”何铁手道：“袁相公武功集诸家所长，难怪神乎其技。小妹今晚是求师来啦。”

袁承志奇道：“这话我可明白了。”何铁手笑道：“袁相公若是不嫌小妹资质愚鲁，就请收归门下。”袁承志道：“何教主一教之长，武功出神入化，却来开这玩笑。”何铁手道：“你如不传我解穴之法，难道我们教中几十个人，就眼睁睁让他们送命不成？”袁承志道：“只要你把我朋友送回，再答应

以后永远不来纠缠，我当然会给他们解救。”何铁手道：“这么说来，袁相公是不肯收我这个徒弟了？”

袁承志道：“兄弟学艺未精，求师还来不及，哪敢教人？咱们好言善罢，既往不咎，你道怎样？”何铁手笑道：“我把你朋友送还，你把我的部属治好。以后的事，走着瞧吧。”

袁承志见她始终不肯答应罢手言和，怒气渐生，暗想：“五毒教虽然横行天南，但我们七省英雄豪杰，也不见得就怕了你们。”当下默不作声。

何铁手盈盈站起，笑道：“啊哟，咱们的袁大盟主生气啦。”衿衽万福，笑道：“好啦，好啦，我给你赔不是。”袁承志还了一揖，心下怫然不悦。何铁手道：“明儿我把你朋友送回来。便请你大驾光临，救治我的朋友。”袁承志道：“一言为定。”何铁手微微躬身，转身走出。她并不上屋，径往大门走去。袁承志只得跟着送出，童仆点烛开门。

焦宛儿跟在袁承志身后，暗想：“这女子行动诡秘，别在大门外伏有徒党，诱袁相公出去袭击，我先去瞧瞧。”于是慢慢落后，身上藏好蛾眉钢刺，越墙而出，躲在墙角边向外望去，只见大门口停了一乘暖轿，四名轿夫站在轿前，此外却无别人。焦宛儿矮了身子，悄悄走到轿后，双手把轿子轻轻一托，知道轿内无人，这才放心，正要走回，大门开处，童仆手执灯笼，袁承志把何铁手送了出来。

焦宛儿灵机一动：“她既不肯罢手，此后麻烦正多。我要找到她的落脚所在，他们再来纠缠，好让袁相公上门攻她个出其不意。”她存了报恩之心，也不怕前途艰险，缩身钻入轿底，手脚攀住了轿底木架。那暖轿四周用厚呢围住，又在黑

夜，竟无一人发觉。只听得何铁手一阵轻笑，踏入轿中。四名轿夫抬起轿子，快步而去。

只觉四名轿夫健步如飞，原来抬轿的人也都身有武功，她不禁害怕起来。这时正当隆冬，寒风彻骨，暖轿底下都结了冰，被她口中热气一呵，化成了冷水一滴滴的落下。焦宛儿只得任由冷水落在脸上，不敢拂拭，只怕身子一动，立给何铁手发觉。

走了约莫半个时辰，忽听一声呼叱，轿子停住。一个男人声音喝道：“姓何的贱婢，快出来领死。”焦宛儿心中奇怪：“这声音好熟，那是谁啊？”又听另一个声音叫道：“五毒教横行一世，想不到也有今天。”焦宛儿一惊：“那是闵子华！嗯，第一个说话的是他师弟洞玄道人。”

只听得四周脚步声响，许多人围了上来。轿夫放下轿子，抽出兵刃。焦宛儿拉开轿障一角向外张望，见东边站着四五人，都是身穿道袍、手执长剑的道士，心想：“西、北、南三边必都有人，仙都派大举报仇来了。”只觉轿身微微一晃，何铁手已跃出轿外，娇声喝道：“水云贼道死了没有？你们胆子也真大，想干甚么？”一名长须道人喝道：“我们师父黄木道长到底在哪里，快说出来，免你多受折磨。”

何铁手格格娇笑，柔声道：“你们师父又不是三岁娃娃，迷了路走失了，却来问我要人。你们把师父交给我照管了，是不是呢？好吧，大家武林一脉，我帮你们找找吧，免得他可怜见儿的，流落在外，没人照顾。也不知是给人拐去了呢，还是给人卖到了番邦。”焦宛儿心道：“原来这女人说话，总是

这么娇声媚气的，我先前还道她故意向袁相公发嗲。”

那长须道人怒道：“五毒教逞凶横行，今日教你知道恶有恶报！”何铁手笑道：“仙都派在江湖上本来也算是有点儿小名气的，可是平时不敢正大光明的来找我，现今知道我们教里多人受伤，就鬼鬼祟祟的躲在这里。哈哈，呵呵，嘻嘻，嘿嘿！”片刻之间，换了几种笑声，她笑声未毕，只听西北角上一人“啊”的一声惨叫，想是中了她毒手，一时只听得呼叱怒骂、兵刃碰撞之声大作。

这次仙都派倾巢而出，来的都是高手，饶是何铁手武功高强，却始终闯不出去。斗不到一盏茶时分，四名轿夫先后中剑，或死或伤。

焦宛儿在轿下不敢动弹，眼见仙都门人剑法迅捷狠辣，果有独得之秘，心想当日袁相公一举而破两仪剑法，那是他们遇上了特强高手，才受克制，寻常剑客却决非仙都门人对手。她怕黑夜之中贸然露面，给仙都门徒误会是五毒教众，不免枉死于剑下，只得屏息不动。这时二十多柄长剑把何铁手围在垓心，青光霍霍，冷气森森，只看得她惊心动魄。

何铁手在数十名好手围攻下沉着应战。一个少年道人躁进猛攻，被她铁钩横划，带着肩头，登时痛晕在地，当下由同伴救了下去。再拆数十招，何铁手力渐不支。闵子华长剑削来，疾攻项颈，她侧头避过，旁边又有双剑攻到。

只听铮的一声，一件细物滚到轿下。焦宛儿拾起一看，原来是半枚女人戴的耳环。她心中又喜又急，喜的是何铁手这一役难逃性命，可给袁相公除了个大对头；急的是她若丧命，青青不知落在何处，她手下教众肯不肯交还，实在难说。

又斗数十招，何铁手头发散乱，已无还手之力。长须道人一声号令，数十柄长剑忽地回收，组成一张烂银也似的剑网，围在她四周。长须道人喝道：“我师父他老人家在哪里？他是生是死，快说。”何铁手把金钩夹在腋下，慢慢伸手理好散发，忽然一阵轻笑，铁钩迅如闪电，伤了一名道人。众人大怒，长剑齐施，这一次下手再不容情，眼见何铁手形势危急万分，突然远处传来嘘溜溜一声呼哨。何铁手百忙中笑道：“我帮手来啦，你们还是快走的好，否则要吃亏的呀。”焦宛儿心想：“如不知他们是在拚死恶斗，听了她这几句又温柔又关切的叮嘱，还以为她是在跟情郎谈情说爱哩！”

那长须道人叫道：“料理了这贱婢再说！”各人攻得更紧。转眼间何铁手腿上连受两处剑伤，但她还是满脸笑容。一名年轻道人心中烦躁，不忍见这么一个千娇百媚、笑靥迎人的姑娘给乱剑分尸，喝道：“你别笑啦，成不成？”何铁手笑道：“你这位道长说甚么？”那道人一呆，正待回答，眼前忽然金光一闪。闵子华急呼：“留神！”但哪里还来得及，波的一声，金钩已刺中他背心。

酣斗中远处哨声更急，仙都派分出八人迎上去阻拦。只听金铁交鸣，不久八人败了下来，仙都门人又分人上去增援。这边何铁手立时一松，但仙都派余人仍是力攻，她想冲过去与来援之人会合，却也不能。

双方势均力敌，高呼鏖战。打了一盏茶时分，闵子华高叫：“好，好！太白三英，你们三个卖国贼也来啦。”一人粗声粗气的道：“怎么样！你知道爷爷厉害，快给我滚。”

焦宛儿心下惊疑：“太白三英挑拨离间，想害我爹爹，明

明已给袁相公他们擒住。爹爹后来将三人送上南京衙门，怎么又出来了？是越狱？还是贪官卖放？”

这时何铁手的帮手来者愈多，仙都派眼见抵挡不住，长须道人发出号令，众人登时收剑后退。仙都门人对群战习练有素，谁当先，谁断后，阵势井然。何铁手身上受伤，又见敌人虽败不乱，倒也不敢追赶，娇声笑道：“暇着再来玩儿，小妹不送啦。”

仙都派众人来得突然，去得也快，霎时之间，刀剑无声，只剩下朔风虎虎，吹卷残雪。

焦宛儿从轿障孔中悄悄张望，见场上东一堆西一堆的站了几十个人。一个老乞丐打扮的女人道：“他们消息也真灵通，知道咱们今儿受伤的人多，就来掩袭。教主，你的伤不碍事吧？”何铁手道：“还好。幸亏姑姑援兵来得快，否则要打跑这群杂毛，倒还不大容易呢。”一个白须老人道：“仙都派跟华山派有勾结吗？”一个嗓音嘶哑的人道：“金龙帮跟那个姓袁的小子搅在一起。咱兄弟已使了借刀杀人的离间之计，料想姓袁的必会去跟仙都派为难。”那白须老人道：“好吧，让他们自相残杀最好。”

焦宛儿在轿下听到“借刀杀人的离间之计”这几个字，耳中嗡的一响，一身冷汗，心道：“是了，是了，害死我爹爹的，原来是这三个奸贼。”她想再听下去，却听何铁手道：“大伙儿进宫去吧，轿子可不能坐啦。”众人一拥而去。

焦宛儿等他们走出数十步远，悄悄从轿底钻了出来。不觉吃了一惊，原来当地竟是在禁城之前，眼见一伙人进宫去了。仙都派围攻何铁手，拚斗时刻不短，居然并无宫门侍卫

前来查问干预。她不敢多耽，忙回到正条子胡同，将适才所见细细对袁承志说了。袁承志大拇指一竖，说道：“焦姑娘，好胆略，好见识！”

焦宛儿脸上微微一红，随即拜了下去。袁承志侧身避过，慨然道：“令尊的血海深仇，自当着落在我身上。焦姑娘再行大礼，那可是瞧不起我了。”沉吟片刻，说道：“事不宜迟，我这就进宫去找他们。”焦宛儿道：“这些奸贼不知怎样，竟混入了皇宫。看来必有内应。宫里禁卫森严，袁相公贸然进去，只怕不便。”

袁承志道：“不妨，我有一件好东西。本来早就要用，哪知一到京师之后，怪事层出不穷，竟没空去。”说着取出一封书信，便是满清睿亲王多尔衮写给宫里司礼太监曹化淳的密函，本是要洪胜海送去的。袁承志知道这信必有后用，一直留在身边。

焦宛儿喜道：“那好极了，我随袁相公去，扮作你的书童。”袁承志知她要手刃仇人，那是一片孝心，劝阻不得，点头允了。

焦宛儿在轿下躲了半夜，弄得满身泥污，忙入内洗脸换衣，装扮已毕，又是个俊俏的小书童。袁承志笑道：“可不能再叫你焦姑娘啦！”焦宛儿道：“你就叫我宛儿吧，别人还当是甚么杯儿碗儿呢。”

正要出门，吴平与罗立如匆匆进来，说顺天府尹衙门戒备很严，等了两个多时辰，直到捕快换班，才把单铁生的尸首丢了下去。袁承志点头道：“好！”焦宛儿说起要随袁承志入宫寻奸，为父报仇。罗立如忽道：“袁相公，师妹，我跟你

们一起去，好么？”

焦宛儿眼望袁承志，听他示下。袁承志心想：“这次深入禁宫，本已危机四伏，加之尚有不少高手在内。要保护焦姑娘周全已甚不易，多一人更碍手脚。”正要出口推辞，忽见吴平伸手暗扯罗立如衣角，连使眼色，说道：“罗师弟，你伤臂之后身子还没完全复原，还是让袁相公带师妹去吧。”袁承志心中一动：“他似乎有意要我跟焦姑娘单独相处。昨晚我和她去见水云道人，青年男女深夜出外，只怕已引起旁人疑心。虽然大丈夫光明磊落，但还是避一下嫌疑的好。”于是对罗立如道：“罗大哥同去，我多一个帮手，那再好没有。委屈你一下，请也换上童仆打扮。”

罗立如大喜，入内更衣。吴平跟着进去，笑道：“罗师弟，你这次做了傻事啦！”罗立如愕然道：“甚么？”吴平道：“袁相公对咱们金龙帮恩德如山，师妹对他显然又倾心之至……”罗立如颤声道：“你说让师妹配……配给袁相公？”吴平道：“恩师在天有灵，定也必十分喜欢。你跟了去干甚么？”罗立如道：“大师哥说得对，那我不去啦！”吴平道：“现今不去，又太着痕迹。你相机行事，如能撮成这段姻缘，那是再好不过。”

罗立如点头答应，心中却是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原来他对这小师妹暗寄相思已有数年，只是见她品貌既美，又不苟言笑，协助焦公礼处理帮中事务颇具威严，是以一番深情从不敢吐露半点；断臂后更是自惭形秽，连话也不敢和她多说一句，这时听吴平一说，不禁怅惘，但随即转念：“袁相公如此英雄，和师妹正是一对。她终身有托，我自当代她欢喜。”

第十七回 青衿心上意 彩笔画中人

袁承志从铁箱中取出许多珍宝，包了一大包，要罗立如捧在手里。

三人来到宫门。袁承志将暗语一说，守门的禁军早得到曹太监嘱咐，当即分人引了进去。来到一座殿前，禁军退出，另有小太监接引入内，一路连换了三名太监。袁承志默记道路，心想这曹太监也真工于心计，生怕密谋败露，连带路人也不断掉换。最后沿着御花园右侧小路，弯弯曲曲走了一阵，来到一座小屋子前。小太监请三人入内，端上清茶点心。等了一个多时辰，曹太监始终不来，三人也不谈话，坐着枯候。直到午间，才进来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太监，向袁承志问了几句暗语。袁承志照着洪胜海所言答了，那太监点头而出。

又过了好一会，那太监引了一名肥肥白白的中年太监入来。袁承志见他身穿锦绣，气派极大，心想这多半是宫中除了皇帝之外、第一有权有势的司礼太监曹化淳了，果然那先前进来的太监说道：“这位是曹公公。”袁承志和罗立如、焦宛儿三人跪下磕头。曹化淳笑道：“别多礼啦，请坐，睿王爷安好？”袁承志道：“王爷福体安好。王爷命小人问公公好。”曹化淳呵呵笑道：“我这几根老骨头，却也多承王爷惦记。洪

老哥远道而来，不知王爷有甚么嘱咐。”袁承志道：“王爷要请问公公，大事筹划得怎样了？”

曹化淳叹道：“我们皇上的性子，真是固执得要命。我进言了好几次，皇上总说借兵灭寇，后患太多，只求两国罢兵，等大明灭了流寇，重重酬谢睿王爷。”

袁承志不知多尔袞与曹化淳有何密谋。洪胜海在多尔袞属下地位甚低，不能预闻机密，只不过是传递消息的信使而已。洪胜海不知，袁承志自然也不知了。这时听了曹化淳之言，不由得心里怦怦乱跳，耳中只是响着“借兵灭寇”四字，心想：“皇帝不肯借兵，满洲人却心急要借，显是不怀好意了。”他虽镇静，但这个大消息突如其来，不免脸有异状。

曹化淳会错了意，还道他因此事不成，心下不满，忙道：“兄弟，你别急，一计不成，另有一计呀！”袁承志道：“是，是。曹公公足智多谋，我们王爷赞不绝口，常说有曹公公在宫中主持，何愁大事不成。”曹化淳笑而不言。

袁承志道：“王爷有几件薄礼，命小人带来，请公公笑纳。”说着向罗立如一指。焦宛儿接下他背着包裹，放在桌上，解了开来。

包裹一解开，登时珠光宝气，满室生辉。曹化淳久在大内，珍异宝物不知见过多少，寻常珠宝还真不在他眼里，但这阵宝气迥然有异，走近一看，不觉惊得呆了。原来包袱中珍宝无数，单是一串一百颗大珠串成的朝珠，颗颗精圆，便已世所罕见。另有一对翡翠狮子，前脚盘弄着一个火红的红宝石圆球，这般晶莹碧绿的成块大的翡翠固然从未见过，而红宝石之瑰丽灿烂，更是难得。曹化淳看一件，赞一件，转

身对袁承志道：“王爷怎么赏了我这许多好东西？”

袁承志要探听他的图谋，接口道：“王爷也知皇上精明，借兵灭寇之事很不好办，总是要仰仗公公的大力。”曹化淳给他这样一捧，十分得意，笑吟吟的一挥手，对罗立如和焦宛儿道：“你们到外面去休息吧。”袁承志向二人点点头，便有小太监来陪了出去。

曹化淳亲自关上了门，握住袁承志的手，低声道：“你可知王爷出兵，有甚么条款？”

袁承志心想：“那晚李岩大哥说到处事应变之道，曾说要骗出旁人的机密，须得先说些机密给他听。我信口胡诌些便了。”说道：“公公是自己人，跟你说当然不妨，不过这事可机密之至，除了王爷，连小人在内，也不过两三个人知道。”

曹化淳眼睛一亮。袁承志挨近身去说道：“小人心想，王爷虽然瞧得起小人，但总是番邦外国，要是曹公公恩加栽培，使个人得以光祖耀宗……”曹化淳心中了然，知他要讨官职，呵呵笑道：“洪老弟要功名富贵，那包在老夫身上。”袁承志心想：“要装假就假到底。”忙跪下去磕头道谢。曹化淳笑道：“事成之后，委你一个副将如何？包你派在油水丰足的地方。”袁承志满脸喜色，忙又道谢，道：“公公大恩大德，小人甚么事也不能再瞒公公。王爷的意思是……”左右一张，悄声道：“公公可千万不能泄露，否则小人性命难保。”曹化淳道：“你放心，我怎会说出去？”

袁承志低声道：“满洲兵进关之后，闯贼是一定可以荡平的。王爷的心意，是要朝廷割让北直隶和山东一带的地方相谢。两国以黄河为界，永为兄弟之邦。”

袁承志信口胡诌。曹化淳却毫不怀疑，一则有多尔袞亲函及所约定的暗号，二则有如此重礼，三来满洲人居心叵测，他又岂有不知？他微微沉吟，点头说道：“眼前天下大乱，今早传来军讯，潼关已给闯贼攻破，兵部尚书孙传庭殉难。大明还有甚么将军能用？大清再不出兵，眼见闯贼旦夕之间就兵临城下。北京一破，甚么都完蛋了。”

袁承志听说闯王已破潼关，杀了眼下一手握重兵的督师孙传庭，不禁大喜，他怕流露心中欢悦之情，忙低下了头，眼望地下。曹化淳道：“我今晚再向皇上进言，如他仍是固执不化，咱们以国家社稷为重，只好……”说到这里，沉吟不语，皱起了眉头，似乎心中有极大疑难。袁承志心中怦怦乱跳，反激一句：“今上英明刚毅，公公可得一切小心。”曹化淳道：“哼，刚是刚了，毅就不见得。英明两字，可差得太远。大明江山亡在他手里不打紧，难道咱们也陪着他一起送死？”

这几句话可说得上“大逆不道”，若是泄漏出去，已是灭族的罪名，他竟毫不顾忌的说了出来，可见对袁承志全无忌惮之意。袁承志道：“不知公公有何良策，好教小人放心。”

曹化淳道：“嗯，就算以黄河为界，也胜过整座江山都断送在流寇手里。皇上不肯，难道……”说到这里，突然住口，呵呵笑道：“洪老弟，三日之内，必有好音报给王爷。你在这里等着吧。”双掌一击，进来几名小太监，捧起袁承志所赠的珠宝，拥着曹化淳出去了。

过不多时，四名小太监领着袁承志、焦宛儿、罗立如三人到左近屋中宿歇。晚间开上膳食，甚是丰盛，用过饭后，天色已黑，小太监道了安，退出房去。

袁承志低声道：“那曹太监正在筹划一个大奸谋，事情非同小可，我要出去打探一下。”焦宛儿道：“我跟你同去。”袁承志道：“不，你跟罗大哥留在这里，说不定那曹太监不放心，又会差人来瞧。”罗立如道：“我一个人留着好了，袁相公多一个帮手好些。”

袁承志见焦宛儿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情，不便阻她意兴，点了点头，走到邻室，双手一伸，已点了两名小太监的哑穴。另外两名太监从床上跳起，睁大了眼睛，不明所以。焦宛儿拔出蛾眉钢刺，指在两人胸前，低声喝道：“出一句声，教你们见魏忠贤去！”说着钢刺微微前伸，刺破两人衣服，刺尖抵入了胸前肉里。袁承志暗笑，心想这当口她还说笑话。要知魏忠贤是熹宗时的奸恶太监，败坏天下，这时早已伏诛。

他把两名太监的衣服剥了下来，自己换上了。焦宛儿吹灭蜡烛，摸索着也换上了太监服色。袁承志把一名太监也点上了哑穴，左手捏住另一人的脉门，拉出门来，喝道：“领我们去曹公公那里。”那太监半身酥麻，不敢多说，便即领路，转弯抹角的行了里许，来到一座大楼之前。那小太监道：“曹公公……住……住在这里。”袁承志不等他说第二句话，手肘轻轻撞出，已闭住他胸口穴道，将他丢在花木深处。

两人伏下身子，奔到楼边。袁承志正要拉着焦宛儿跃上，忽听身后脚步声响，一人远远问道：“曹公公在楼上么？”袁承志答道：“我也刚来，是在楼上吧。”回头看时，见来者共有五人，前面一人提着一盏红纱灯，灯光掩映下见都是太监。那提灯的太监笑骂：“小猴儿崽子，说话就是怕担干系。”说着慢慢走近。袁承志和焦宛儿低下了头，不让他们看清楚面

貌。

五名太监进门时，灯光射上门上明晃晃的朱漆，有如镜子，照出了五人的相貌。袁承志吃了一惊，轻扯焦宛儿衣袖，等五人上了楼，低声道：“是太白三英！”焦宛儿大惊，低声道：“杀我爸爸的奸贼？他们做了太监？”

袁承志道：“跟咱们一样，乔装改扮的，上去！”两人紧跟在太白三英之后，一路上楼，守卫的太监只道他们是一路，也不查问。到得楼上，前面两名太监领着太白三英走进一间房里去了。袁承志与焦宛儿不便再跟，候在门外，隐隐约约只听得那提灯的太监说道：“请在这里……曹公公马上……”其余的话听不清楚。两名太监随即退了出来，下楼去了。

袁承志一拉焦宛儿的手，走进房去，只见四壁图书，原来是间书房。太白三英坐在一旁椅子，见进来两名太监，也不在意。袁承志和焦宛儿径自向前。焦宛儿冷笑道：“史叔叔，黎叔叔，我爹爹请三位去吃饭。”太白三英陡然见到焦宛儿，这一惊非同小可。

黎刚立即跳了起来，叫道：“你……你爹爹不是死了么？”焦宛儿道：“不错，他请三位叔叔去吃饭！”史秉文眉头一皱，擦的一声，长刀出鞘。袁承志一跃而出，双手疾伸，一手一个，抓住史氏兄弟的后领提了起来，同时左脚飞出。踢在黎刚后心胛骨下三寸“凤尾穴”上。史秉光反手一拳，袁承志毫不理会，任他打在自己胸口，双手轻轻一合，史氏兄弟两头相碰，都撞晕了过去。焦宛儿还没看清楚怎的，太白三英都已人事不知。她拔出蛾眉钢刺，猛向史秉光胸口戳去。袁承志伸手拿住她的手腕，低声道：“有人。”

只听楼梯上脚步声响，袁承志提起史氏兄弟，放在书架之后，再转身提了黎刚，和焦宛儿都躲在书架背后，刚刚藏好，几个人走进室来。

一人说道：“请各位在这里等一下，曹公公马上就来。”一个娇媚的女子声音道：“辛苦你啦！”袁承志和焦宛儿听出是五毒教主何铁手的声音，双手互相一捏。过了片刻，又进来几人，与何铁手等互道寒暄。袁承志寻思：“衢州石梁派的温氏四老也来了。原来宛儿昨晚瞧见的四个老头子，竟便是他们，怪不得仙都派抵挡不住。他们来干甚么？”众人客套未毕，曹化淳和几名武林好手已走进室来。只听曹化淳给各人引见，竟有方岩的吕七先生在内。袁承志心想：“温方施害死青弟的母亲，给我打中穴道，无人相救，多半已成废人，温氏的五行阵是施展不出了。但加上五毒教的高手和其他人众，我一人万万抵敌不过。”

只听曹化淳道：“太白三英呢？”一名太监答道：“史爷他们已来过啦，不知到哪里去了。”曹化淳派人出去找寻，几批太监找了好久回来，都说不见三人影踪。余人悄悄议论，显然都不耐烦了。曹化淳道：“咱们不等了，他们自己弃了立功良机，也怨不得旁人。”只听众人挪动椅子之声，想是大家坐近了听他说话。

只听他道：“闯贼攻破潼关，兵部尚书孙传庭殉难。”众人噫哦连声，甚是震动。曹化淳道：“咱们如不快想法子，贼兵指日迫近京师。要是皇上再不借兵灭寇，大明数百年的基业，都要断送在他手里。咱们以国家为重，只得另立明君，维持社稷。”

何铁手道：“那就立诚王爷了。”曹化淳道：“不错，今日要借重各位，为新君效劳。一切大事，有兄弟承当。立了大功，却是大家的。”见众人并无异议，当下分派职司。

只听他说道：“再过一个时辰，温家四位老先生带领得力弟兄，在皇上寝宫外四周埋伏，阻拦旁人入内。何教主的手下伏在书房外面，由诚王爷入内进谏。”

吕七先生道：“周大将军统率京营兵马，他是忠于今上的吧？要不要先除了去，以免不测？”曹化淳笑道：“周大将军跟傅尚书那两个家伙，早给我略施小计除去了。何教主，你说给他听吧。”何铁手笑道：“曹公公要拥诚王登基，早知周大将军跟傅尚书是两个大患，因此命小妹连日派人去户部偷盗库银。皇帝爱斤斤计较，最受不了这些小事。今日下午已下旨把周傅二人革职拿问了。”众人压低了嗓子，一阵嘻笑，都称赞曹化淳神机妙算。

袁承志这时方才明白，原来那些红衣童子偷盗库银，不是为了钱财，实是一个通敌祸国的大阴谋，可叹崇祯自以为精明，落入圈套之中尚自不觉。

曹化淳道：“各位且去休息一会儿，待会兄弟再来奉请。”吕七先生与温氏四老等告辞了出去。何铁手留在最后，将到门口时，忽道：“太白三英为甚么不来？莫非是去向皇帝告密？”曹化淳道：“究竟何教主心思周密。这件事咱们索性瞒过了他们。不过太白三英是满清九王的心腹，最近还立了一件大功，要说背叛九王，那倒决不至于。”何铁手道：“甚么大功？”曹化淳道：“他们盗了仙都派一个姓闵的一柄匕首，去刺杀了金龙帮的帮主，这么一来，武林人物势必大相残杀。咱们将来

避去金陵，那就舒服得多啦。”

焦宛儿早有九成料定是太白三英害她父亲，这时更无怀疑。袁承志怕她伤痛气恼之际发出声响，何铁手耳目灵敏，一点儿细微动静都瞒她不过，忙伸手轻轻按住焦宛儿的嘴。

只听何铁手笑道：“公公在宫廷之内，对江湖上的事情却这般清楚，真是难得。”曹化淳干笑了两声，道：“朝廷里的事我见得多了，哪一个不是贪图功名利禄，反复无常？哪一个讲甚么仁义道德？还是江湖上的朋友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兄弟这次图谋大事，不敢跟朝廷大臣商议，却来礼聘各位拔刀相助，便是这个道理……”两人说着话走出了书房。

袁承志知道事在紧急，可是该当怎么办却打不定主意，一时国难家仇，百感交集。

焦宛儿低声问道：“这三个奸贼怎样处置？小妹可要杀了。”袁承志道：“好，但不要见血，以免给人发觉。”捧起史秉光的脑袋，指着他两边“太阳穴”道：“你会使‘钟鼓齐鸣’这一招么？”焦宛儿点点头。袁承志道：“拇指节骨向外，这样握拳，对啦，发招！”焦宛儿应声出拳，噗的一声，双拳同时击在史秉光两边“太阳穴”上。史秉光一声没哼，登时气绝。她如法施为，又将史秉文和黎刚两人打死，这时大仇得报，想起父亲，不禁伏在袁承志肩头吞声哭泣。袁承志低声道：“咱们快出去，瞧那何铁手到哪里去。”焦宛儿拿得起放得下，立时收泪，随着袁承志走出书房。

只见曹化淳和何铁手在前面岔道上已经分路，两名太监听手提纱灯，引着何铁手一行人向西走去。袁承志和焦宛儿身穿太监服色，就是遇到人也自无妨，于是远远跟着何铁手，穿

过几处庭院，望着她走进一座屋子里去了。

两人跟着进去，一进门，便听得东厢房中有人大叫：“何铁手你这毒丫头，你还不放我出去？”声音清脆，却不是青青是谁？

袁承志一听之下，惊喜交集，再也顾不得别的，直闯进去，只见青青卧在床上，两名小太监在旁煎药添香。袁承志伸手点了两名太监的穴道。青青方才认出，心中大喜，颤声叫道：“大哥！”袁承志走到床边，问道：“你的伤怎样？”青青道：“还好！”见焦宛儿站在袁承志后面，问道：“你也来了？”焦宛儿道：“嗯，夏姑娘原来也在这里，那真好极了。袁相公急得甚么似的。”

青青哼了一声没回答，忽道：“那何铁手就会过来啦，大哥，你给我好好打她一顿。”

袁承志心想：“他们另有奸谋，我还是暂不露面为妙。”急道：“青弟，眼下暂时不能跟她动手。你引她说话，问明白她劫你到宫里来干甚么？”青青奇道：“甚么宫里？”

袁承志心想：“原来你还不知道这是皇宫。”只听房外脚步声近，不及细说，提起两名太监塞入橱中，见四下再无藏身之所，门外的人便要进来，只得拉了焦宛儿钻入了床底。

青青一怔之间，何铁手与何红药已跨进门来。何铁手笑道：“夏公子，你好些了吗？咦，服侍你的人哪里去啦，这些家伙就知道偷懒。”青青道：“是我叫他们滚出去的，谁要他们服侍？”何铁手不以为忤，笑道：“真是孩子脾气。”走近药罐，说道：“啊，药煎好啦！”拿起一块丝棉蒙在一只银碗上，

然后把药倒在碗里，药渣都被丝棉滤去。何铁手笑道：“这药治伤，最是灵验不过。你放心，药里要是有毒，银碗就会变黑。”

青青起初见到袁承志，本是满怀欢悦，但随即见到焦宛儿，已很有些不快，后来见两人手拉手的躲入床底，神态似乎颇为亲密，一时满心愤怒，骂道：“你们鬼鬼祟祟的，当我不知道么？”何铁手笑道：“鬼鬼祟祟甚么啊？”

青青叫道：“你们欺侮我，欺侮我这没爹没娘的苦命人！没良心的短命鬼！”

袁承志一怔：“她在骂谁呀？”焦宛儿女孩儿心思细密，早已瞧出青青有疑己之意，这时听她指桑骂槐，不由得十分气苦，不觉身子发颤。袁承志随即懂得了她的心意，苦于无从解释，只得轻拍她肩膀，示意安慰。

何铁手哪知其中曲折，笑道：“别发脾气啦，待会我就送你回家。”青青怒道：“谁要你送，难道我自己就认不得路？”何铁手只是娇笑。

老乞丐何红药忽然阴森森地道：“小子，你既落入我们手里，哪能再让你好好回去？你爹爹在哪里，生你出来的那个贱货在哪里？”

青青本就在大发脾气，听她侮辱自己的母亲，哪里还忍耐得住，伸手拿起床头小几上的那碗药，劈脸向她掷去。何红药侧身一躲，当的一声，药碗撞在墙上，但脸上还是热辣辣的溅上了许多药汁。她怒声喝道：“浑小子，你不要命了！”

袁承志在床底下凝神察看，见何红药双足一登，作势要跃起扑向青青，也在床底蓄势待发，只待何红药跃近施展毒

手，立即先攻她下盘。忽地白影一晃，何铁手的双足已拦在何红药与卧床之间。

只听何铁手说道：“姑姑，我答应了那姓袁的，要送这小子回去，不能失信于人。”何红药冷笑道：“为甚么？”何铁手道：“咱们这许多人给点了穴，非那姓袁的施救不可。”

何红药一沉吟，说道：“好，不弄死这小子便是，但总得让他先吃点苦头。喂，姓夏的小子，你瞧我美不美？”青青忽地“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声中满含惊怖，想是何红药丑恶的脸上更做出可怕的神情，直伸到她面前。

何铁手道：“姑姑，你又何必吓他？”语音中颇有不悦之意。何红药哼了一声道：“是了，这小子生得俊，你护着他了。”何铁手怒道：“你说甚么话？”何红药道：“年轻姑娘的心事，当我不知道么？我自己也年轻过的。你瞧，你瞧，这是从前的我！”

只听一阵窸窣之声，似是从衣袋里取出了甚么东西。何铁手与青青都轻轻惊呼一声：“啊！”又是诧异，又是赞叹。何红药苦笑道：“你们很奇怪，是不是？哈哈，哈哈，从前我也美过来的呀！”用力一掷，一件东西丢在地下，原来是一幅画在粗蚕丝绢上的肖像。

袁承志从床底下望出来，见那肖像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女，双颊晕红，穿着摆夷人花花绿绿的装束，头缠白布，相貌俊美，但说这便是何红药那丑老婆子当年的传神写照，可就难以令人相信了。

只听何红药道：“我为甚么弄得这样丑八怪似的？为甚么？为甚么？……都是为了你那丧尽了良心的爹爹哪。”青青道：

“咦，我爹爹跟你有甚么干系？他是好人，决不会做对不起别人的事！”何红药怒道：“你这小子那时还没出世，怎会知道？要是他有良心，没对我不起，我怎会弄成这个样子？怎会有你这小鬼生到世界上来？”

青青道：“你越说越希奇古怪啦！你们五毒教在云南，我爹爹妈妈是在浙江结的亲，道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跟你又怎么拉扯得上了？”

何红药大怒，挥拳向她脸上打去。何铁手伸手格开，劝道：“姑姑别发脾气，有话慢慢说。”何红药喝道：“你爹爹就是给金蛇郎君活活气死的，现在反而出力回护这小子，羞也不羞？”何铁手怒道：“谁回护他了？你若伤了他，便是害了咱们教里四十多人的性命。我见你是长辈，让你三分。但如你犯了教规，我可也不能容情。”

何红药见她摆出教主的身份，气焰顿煞，颓然坐在椅上，两手捧头，过了良久，低声问青青道：“你妈妈呢？你妈妈定是个千娇百媚的美人儿、狐狸精，这才将你爹迷住了，是不是？”她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做过许许多多梦，梦到你的妈妈，可是她相貌总是模模糊糊的，瞧不清楚……我真想见见她……”

青青叹道：“我妈死了。”何红药一惊，道：“死了？”青青道：“死了！怎么样？你很开心，是不是？”何红药声音凄厉，尖声道：“我逼问他你妈妈住在甚么地方，不管怎样，他总是不肯说，原来已经死了。当真是老天爷没眼，我这仇是不能报的了。这次放你回去，你这小子总有再落到我手里的时候……你妈妈是不是很像你呀？”青青恼她出言无礼，翻了

个身，脸向里床，不再理会。

何红药道：“教主，要让那姓袁的先治好咱们的人，再放这小子。”何铁手道：“那还用说？”何红药忽然俯下身来，袁承志和焦宛儿都吃了一惊，然见她并不往床底下瞧，只伸指在床前地板上画了几个字。袁承志一看，见是：“下一年毒蛛蛊”六字。何铁手随即伸脚在地板上一拖，擦去了灰尘中的字迹，道：“好吧，就是这样。”

袁承志寻思：“那是甚么意思？…嗯，是了，她们在释放青弟之前，先给她服下毒蛛蛊，毒性在一年之后方才发作，那时无药可解，她们就算报了仇。哼，好狠毒的人，天幸教我暗中瞧见。要是我不在床底……”想到这里，不禁冷汗直冒。

何红药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袁承志见她双足正要跨出门限，忽然迟疑了一下，回身说道：“你是不是真的听我话？”何铁手道：“当然，不过……不过咱们不能失信于人啊。”何红药怒道：“我早知你看中了他，压根儿就没存心给你爹爹报仇。”气冲冲的回转，坐在椅上，室中登时寂静无声。袁承志和焦宛儿更是不敢喘一口大气。

青青忽在床上猛捶一记，叫道：“你们还不出来么，干甚么呀？”

焦宛儿大惊，便要窜出，袁承志忙拉住她手臂，只听何铁手柔声安慰道：“你安心睡一会儿，天亮了就送你回去。”青青哼了一声，握拳在床板上蓬蓬乱敲，灰尘纷纷落下。袁承志险些打出喷嚏，努力调匀呼吸，这才忍住。

青青心想：“那何铁手和老乞丐又打你不过，何必躲着？你二人在床底下到底在干甚么？”她哪知袁承志得悉弑帝另立

的奸谋，这事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实是非同小可，因此坚忍不出。

何红药对何铁手道：“你是教主，教里大事自是由你执掌。教祖的金钩既然传了给你，你便有生杀大权。可是我遇到的惨事，还不能教你惊心么？”何铁手笑道：“姑姑遇到了一个负心汉子，就当天下男人个个是薄幸郎。”何红药道：“哼，男人之中，有甚么好人了？何况这人是金蛇郎君的儿子啊！你瞧他这模样儿，跟那个家伙真没甚么分别，谁说他的心又会跟老子不同。”何铁手道：“他爹爹跟他一样俊秀么？怪不得姑姑这般倾心。”

袁承志听何铁手的语气，显然对青青颇为钟情，这人绝顶武功，又是一教之主，竟然不辨男女，倒也好笑。

何红药长叹一声，道：“你是执迷不悟的了。我把我的事源源本本说给你听。是福是祸，由你自决吧！”何铁手道：“好，我最爱听姑姑说故事。给他听去了不妨么？”何红药道：“让他知道了他老子的坏事，死了也好瞑目。”青青叫道：“你瞎造谣言！我爹爹是大英雄大豪杰，怎会做甚么坏事？我不听！我不听！”何铁手笑道：“姑姑，他不爱听，怎么办？”何红药道：“我是说给你听。他爱不爱听，理他呢。”

青青用被蒙住了头，可是终于禁不住好奇心起，拉开被子一角，听何红药叙述金蛇郎君当年的故事。

只听她说道：“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没你现今年纪大。你爹爹刚接任做教主，他派我做万妙山庄的庄主，经管那边的蛇窟。这天闲着无事，我一个人到后山去捉

鸟儿玩。”何铁手插口道：“姑姑，你做了庄主，还捉鸟儿玩吗？”

何红药哼了一声，道：“我说过了，那时候我还年轻得很，差不多是个小孩子。我捉到两只翠鸟，心里很是高兴。回来的时候，经过蛇窟旁边，忽听得树丛里嗖嗖声响，知道有蛇逃走了，忙遁声追过去。果见一条五花在向外游走。我很奇怪，咱们蛇窟里的蛇养得很驯，从来不逃，这条五花到外面去干甚么？我也不去捉拿，一路跟着。只见那五花到了树丛后面，径向一个人游过去，我抬头一看，不觉吃了一惊。”

何铁手道：“干甚么？”何红药咬牙切齿的道：“那便是前生的冤孽了。他是我命里的魔头。”何铁手道：“是那金蛇郎君么？”

何红药道：“那时我也不如他是谁，只见他眉清目秀，是个长得很俊的少年。手里拿着一束点着火的引蛇香艾。原来五花是闻到香气，给他引出来的。他见了我，向我笑了笑。”

何铁手笑道：“姑姑那时候长得很美，他一定着了迷。”

何红药呸了一声，道：“我和你说正经的，谁跟你闹着玩？我当时见他是生人，怕他给蛇咬了，忙道：‘喂，这蛇有毒。你别动，我来捉！’他又笑了笑，从背上拿下一只木箱，放在地下，箱子角儿上有根细绳缚着一只活蛤蟆，一跳一跳的。那五花当然想去吃蛤蟆啦，慢慢的游上了木箱，正想伸头去咬，那少年一拉绳子，箱子盖翻了下去。五花一滑，想稳住身子，那少年左手一探，两根手指已钳住了五花的头颈。我见他手法虽跟咱们不同，但手指所钳的部位不差分毫，五花服服帖帖的动弹不得，这一来，知道他是行家，就放了心。”

何铁手笑道：“啧啧啧，姑姑刚见了人家的面，就这样关心。”

青青插口道：“喂，你别打岔成不成？听她说呀。”何铁手笑道：“你说不爱听呀！”青青道：“我忽然爱听了，可不可以？”何铁手笑道：“好吧，我不打岔啦！”

何红药横了她一眼，说道：“那时我又起了疑心，这人是谁呢？怎敢这生大胆？到这里来捉我们的蛇？难道不知五毒教的威名吗？又见他右手拿出一根短短的铁棒，伸到五花口边。五花便一口咬住。我走近细看，原来铁棒中间是空的，五花口里的毒液不住流出来，都给铁管子盛住了。我这才知道，哼，原来他是偷蛇毒来着。怪不得这几天来，蛇窟里许多蛇儿不吃东西，又瘦又懒。我叫了起来：‘喂，快放下！’同时取出伏蛇管来，嘘溜溜的一吹。他听得声音古怪，抬头一看，那五花头颈一扭，就在他手指上咬了一口。他忙把五花丢开，想打开木箱拿解药。我说：‘你好大胆子！’，抢上前去。哪知他武功好得出奇，只轻轻一带，我就摔了一交……”青青插嘴道：“当然啦，你怎能是他对手？”

何红药白眼一翻，道：“可是我们的五花毒性何等厉害，他来不及取解药，便已伤口毒发，昏了过去。我走近去看，忽然心里不忍起来，心想这般年纪轻轻的便送了性命，太可惜了，而且又是这么一身武功。”何铁手道：“于是你就将他救了回去，把他偷偷的藏着，拿药给他解了毒，等他伤好，你就爱上他了？”

何红药叹道：“不等他伤好，我已经把心许给他了。那时教里的师兄弟们个个对我好，但不知怎的，我都没把他们瞧

在眼里，对这人却是神魂颠倒，不由自主。过了三天，那人身上的毒退了，我问他到这里来干甚么。他说我救了他性命，甚么事也不能瞒我。他说他姓夏，身上负了血海深仇，对头功夫既强，又是人多势众，报仇没把握，听说五毒教精研毒药，天下首屈一指，因此赶到云南来，想求教五毒教的功夫……”

她说到这里，袁承志和青青方才明白，原来金蛇郎君和五毒教是如此这般才打起交道来的，而他所以要取毒药，自然旨在对付石梁温家。

只听何红药又道：“他说，他暗里窥探了许久，学到了些炼制毒药的门道，便来偷我们蛇窟里毒蛇的毒液，要炼在暗器上去对付仇人。又过了两天，他伤势慢慢好了，谢了我要走。我心里很舍不得，拿了两大瓶毒蛇的毒液给他。他就给我画了这幅肖像。我问他报仇的事还有甚么为难，要不要我帮他。他笑笑，说我功夫还差得远，帮不了忙。我叫他报了仇之后再来看我，他点头答应了。我问他甚么时候来。他说那就难说了，他要报大仇，还少了一件利刃，听说峨嵋派有一柄镇山之宝的宝剑，须得先到四川峨嵋山去盗剑。但不知是否真有此剑，就算有，甚么时候能盗到，也说不上来。”

袁承志听到这里，心想：“金蛇郎君做事当真不顾一切，为了报仇，甚么事都干。”

何红药叹道：“那时候我迷迷糊糊的，只想要他多陪我些日子。我好似发了疯，甚么事都不怕，明知是最不该的事，却忍不住要去做。我觉得为了他而去冒险，越是危险，心里越快活，就是为他死了，也是情愿的。唉，那时候我真像给鬼

迷住了一样。我对他说，我知道有一柄宝剑，锋利无比，甚么兵器碰到了立刻就断。他欢喜得跳起来，忙问在甚么地方。我说，那就是我们五毒教代代相传的金蛇剑！”

袁承志听到这里，心头一震，不由得伸手一摸贴身藏着的金蛇剑，心想：“难道这剑竟是五毒教的？”

何红药续道：“我对他说，这剑是我们教里的三宝之一，藏在大理县灵蛇山的毒龙洞里，那是我教五大分舵之一的所在，洞外把守得甚是严密。他求我领他去偷出来。他说只借用一下，报了大仇之后一定归还。他不断的相求，我心肠软了，于是去偷了哥哥的令牌，带他到毒龙洞去。看守的人见到令牌，又见我带着他，便放我们进去。”

何铁手道：“姑姑，你难道敢穿了衣服进毒龙洞？”何红药道：“我自然不敢……”青青插口问道：“为甚么不敢穿了衣服进那个……那个毒龙洞？”

何红药哼了一声不答。何铁手道：“夏公子，那毒龙洞里养着成千成万条鹤顶毒蛇，进洞之人只要身上有一处蛇药不抹到，给鹤顶蛇咬上一口，如何得了？这些毒蛇异种异质，咬上了三步毙命，最是厉害不过。因此进洞之人必须脱去衣衫，全身抹上蛇药。”青青道：“哦，你们五毒教的事当真……当真……”

何红药道：“当真甚么？若不是这样，又怎进得毒龙洞？于是我脱去衣服，全身抹上蛇药，叫他也搽蛇药。他背上擦不到处，我帮他搽抹。唉，两个少年男女，身上没了衣服，在山洞中你帮我搽药，我帮你搽药，最后还有甚么好事做出来？何况我早已对他倾心，就这么胡里胡涂的把身子交了给他。”

青青听得双颊如火，忽地想起床底下的二人，当即手脚在床板上乱捶乱打。何铁手笑道：“夏公子，你干甚么？”青青怒道：“我恨他们好不怕丑。”

何红药幽幽叹道：“你说我不怕丑，那也不错，我们夷家女子，本来没你们汉人这许多臭规矩。唉，后来我就推开内洞石门，带了他进去。这金蛇剑和其余两宝放在石龙的口里，他飞身跃上石龙，就拿到了那把剑。哪知他存心不良，把其余两宝都拿了下来。那便是二十四枚金蛇锥和那张藏宝地图了。”她说到这里，闭目沉思往事，停了片刻，轻轻叹了口气，说道：“我见他把三宝都拿了下来，就知事情不妙，定要他把金蛇锥和地图放回龙口。”

青青早知那便是建文皇帝的藏宝之图，故意问道：“甚么地图？我爹爹一心只想报仇，要你们五毒教的旧地图来有甚么用？”

何红药道：“我也不知是甚么地图。这是本教几十年来传下来的宝物。哼，这人就是不存好心。他也不答我的话，只是望着我笑，忽然过来抱住了我。后来，我也就不问他甚么了。他说报仇之后，一定归还三宝。他去了之后，我天天想念着他，两年来竟没半点讯息。后来忽然江湖上传言，说江南出了一个怪侠，使一把怪剑，善用金锥伤人，得了个绰号叫作‘金蛇郎君’。我知道定然是他，心里挂着他不知报了大仇没有。过不多久，教主起了疑心，终于查到三宝失落，要我自己了断，终于落成了这个样子。”

青青道：“为甚么是这个样子？”何红药含怒不答。

何铁手低声道：“那时我爹爹当教主，虽是自己亲妹子犯

了这事，可也无法回护。姑姑依着教里的规矩，身入蛇窟，受万蛇咬啮之灾。她脸上变成这个样子，那是给蛇咬的。”青青不禁打了个寒战，心中对这个老乞丐顿感歉仄。说道：“这……这可真对你不住了。我先前实在不知道……”何红药横了她一眼，哼了一声。

何铁手又道：“她养好伤后，便出外求乞，依我们教规，犯了重罪之人，三十年之内必须乞讨活命，不许偷盗一文一饭，也不许收受武林同道的周济。”

青青低声对何红药道：“要是我爹爹真的这般害了你，那确是他不好。”

何红药鼻中一哼，说道：“我给成千成万条蛇咬成这个样子，被罚讨饭三十年，那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那日我带他去毒龙洞，这结果早就想到了，也不能说是他害我的。他对我不起，却是他对我负心薄幸。那时我还真一往情深，一路乞讨，到江南去找他，到了浙江境内，就听到他在衢州杀人报仇的事。我想跟他会面，但他神出鬼没，始终没能会着。等到在金华见到他时，他已给人抓住了。你知道抓他的人是谁？”

何铁手道：“是衢州的仇家么？”何红药道：“正是。就是刚才你见到的温家那几个老头子。”何铁手和青青同时“啊”的一声。何铁手是想不到温氏四老竟与此事会有牵连，青青是听到外公们来到北京而感惊诧。

何红药道：“我几次想下毒害死敌人。但这些人早就在防他下毒，茶水饮食，甚么都要他先试过，这一来我就没法下手。他们押着他一路往北，后来才知是要逼他交出那张地图

来。有一次，我终于找到机会，跟他说了几句话。他说身上的筋脉都给敌人挑断了，已成废人，对头武功高强，凭我一人决计抵敌不了，眼下只有一线生机，他正骗他们上华山去。”

何铁手道：“他到华山去干甚么？”何红药道：“他说天下只有一人能够救他，那便是华山派掌门人神剑仙猿穆人清。”

袁承志在床底听着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对金蛇郎君的所作所为，不知是痛恨、是惋惜、还是怜悯？这时听到师父的名字，更是凝神倾听。

青青听何红药提到了袁承志的师父，也更留上了神，只听她接着道：“我问他穆人清是甚么人，他说那是天下拳剑无双的一位高人侠士。他虽从未见过，但素知这人正直仗义，若是见到他如此受人折磨，定会出手相救。他说温氏五老的五行阵法厉害，又有崆峒派道人相助，除了这姓穆的，别人也打他们不退。他叫我快去华山，向穆大侠哭诉相求。我答允了，心中打定主意，要是穆大侠袖手不理，我就在他面前横剑自刎，宁可自己死了，也总要救他出来。敌人转眼便回，不能跟他多说话，我抱住了他，想亲亲他的脸便走了。哪知一接近身，忽然闻到他胸口微有女人香气，伸手到他衣内一摸，掏出来一只绣得很精致的香荷包，里面放着一束女人的头发，一枚小小的金钗，我气得全身颤抖，问他是谁给的。他不肯说。我说要是不说，我就不去求穆大侠。他闭嘴不理，神气很是高傲。你瞧，你瞧，这小子的神气，就跟他老子当年一模一样。”

她说到这里，声音忽转惨厉，一手指着青青，停了一阵，又道：“我还想逼他，看守他的人却回来了。我实在气苦之极。

我为他受了这般苦楚，他却撇下了我，另外有了情人。

“等那一伙人上了华山，我也不去找甚么穆大侠，暗中给看守他的人下毒，心想就算连那负心汉一起毒死，也不理会了，终于弄死了两个道士。那几个姓温的全没想到暗里有人算计，一疏神，我就将他救了出来，连金蛇剑、金蛇锥都一起盗到了手。我将他藏在一个山洞里。温家几兄弟遍找不见，互相疑心，自伙儿吵了一阵，再大举搜山。这可就得罪了穆大侠。他暗中施展绝技，将他们都吓下了华山，自己跟着也下山去了。

“这天晚上，我要那负心汉说出他情人的姓名来。他知道一经吐露，我定会去害死他的心上人。他武功已失，又不能赶去保护，因此始终闭口不答。我恨极了，一连三天，每天早晨，中午、晚上，都用刺荆狠狠鞭他一顿……”

青青叫了起来：“你这恶婆娘，这般折磨我爹爹！”

何红药冷笑道：“这是他自作自受。我越打得厉害，他笑得越响。他说倒也不因为我的脸给蛇咬坏了，这才不爱我。他从来就没真心喜欢我过，毒龙洞中的事，在他不过逢场作戏，他生平不知玩过多少女人，可是真正放在心坎儿里的，只是他未婚妻一个。他说他未婚妻又美貌又温柔，又天真，比我可好上一百倍了，他说一句，我抽他一鞭；我抽一鞭，他就夸那个贱女人一句。打到后来，他全身没一块完整皮肉了，还是笑着夸个不停。

“到第三天上，我们两人都饿得没力气了。我出去采果子吃，回来时他却守在洞口，说道只要我踏进洞门一步，就是一剑。他虽失了武功，但有金蛇宝剑在手，我也不敢进去。我

对他说，只要他说出那女子的姓名住所，我就饶了他对我的负心薄幸，他虽是个废人，我还是会好好的服侍他一生。他哈哈大笑，说他爱那女子胜过爱自己的性命。好吧，我们两人就这么耗着。我有东西吃，他却挨饿硬挺。”

何铁手黯然道：“姑姑，你就这样弄死了他？”何红药道：“哼，才没这么容易让他死呢。过了几天，他饿得全身脱力，我走进洞去，将他双足打折了。”

青青惊叫一声，跳起来要打，却被何铁手伸手轻轻按住了肩头，动弹不得。何铁手劝道：“别生气，听姑姑说完吧。”

何红药道：“这华山绝顶险峻异常，他双足坏了之后，必定不能下去，我就下山去打听他情人的讯息。我要抓住这贱人，把她的脸弄得比我还要丑，然后带去给他瞧瞧，看他还能不能再夸她赞她。”

“我寻访了半年多，没得到一点讯息，担心那姓穆的回山撞见了，那可要糟。那天我见那姓穆的暗中显功，驱逐石梁派的人，本领真是深不可测，要是那负心贼求他相助，我再上华山，可就讨不了便宜。待得我回到华山，哪知他已不知去向。我在山顶到处找遍了，没一点踪迹，不知是那姓穆的救了他呢，还是去了别的地方。十多年来，江湖上不再听到他的信息。我走遍天南地北，也不知这没良心的坏蛋是死是活。”

袁承志听她满腔怨毒的说到这里，方才恍然大悟：金蛇郎君所以自行封闭在这山洞之中，定是知道冤家魔头必会重来，他武功全失，无法抵敌，想到负人不义，又耻于向人求救，于是入洞自杀。

忽听得何红药厉声对青青道：“哼，原来他还留下了你这孽种。你妈妈呢？她姓甚么？叫甚么？住在哪里？你不说出来，我先剜去你的眼睛。”

青青笑道：“哈哈，你凶，你凶！我爹爹说得不错，我妈妈比你好一百倍也不止，好一千倍，一万倍……”何红药怒不可遏，双手一探，十爪向青青脸上抓来。

青青急往被里一缩，将被子蒙住了头。何铁手忙伸手挡住何红药。

何红药怒道：“你要他说出他父母的所在，我就饶了他。”何铁手道：“姑姑，咱们有大事在身，你却总是为了私怨，到处招惹。仙都派的事，不也是你搞的么？”

何红药道：“哼，那黄木贼道跟人瞎吹，说他认得金蛇郎君，偏巧让我听见了，当然要逼问他那负心贼的下落。”何铁手道：“你关了黄木这些年，给他上了这许多毒刑，他始终不说，多半是真的不知。多结仇家也是无用。”

袁承志和焦宛儿暗暗点头，心想仙都派跟五毒教的梁子原来由此而结，那么黄木道人并没有死，只不过给他们扣住了。

何红药叫道：“那姓袁的小子拿着咱们的金蛇剑，又用金蛇锥打咱们的狗子，那地图想必也落入了他手里。你身为教主，怎地不想法子？”何铁手道：“好啦，我知道了。姑姑，你出去休息一会儿吧。”何红药站起身来，厉声说道：“我一切全跟你说了。用不用我的计策，给不给我出气。全凭你吧！”何铁手笑了笑，并不答话。何红药道：“你出来，我还有话跟你说。”何铁手道：“在这里说也一样。”何红药道：“不，咱

们出去。”

袁承志见两人走出房去，步声渐远，忙钻了出来，低声道：“青弟，咱们走吧。”

青青怒目望着焦宛儿，见她头发蓬松，脸上又沾了不少灰尘，哼了一声道：“你们两人躲着干甚么？”焦宛儿一呆，双颊飞红，说不出话来。

袁承志道：“快起身。她们不安好心，要想法儿害你呀。”青青道：“害死了最好，我不走。”袁承志急道：“有甚么事，回去慢慢儿再说不好么？怎么这个时候瞎捣乱。”青青怒道：“我偏偏要捣乱。”袁承志心想这人不可理喻，情势已急，稍再耽搁，不是无法脱身，便是皇帝身边发生大事，忙道：“青弟，你怎么啦？”一面说，一面伸手去拉她。

青青一瞥眼间，见到焦宛儿忸怩腼腆的神色，想像适才她和袁承志在床底下躲了这么久，不知是如何亲热，又想自己不在袁承志身边之时，两人又不知如何卿卿我我，越想越恼，左手握住他手，右手狠狠抓了一把。袁承志全没提防，手背上登时给抓出四条血痕，忙挣脱了手，愕然道：“你胡闹甚么？”青青道：“我就是要胡闹！”说着把棉被在头上一兜。袁承志又气又急，只是跺脚。

焦宛儿急道：“袁相公，你守着夏姑娘，我出去一下就回来。”袁承志奇道：“这时候你又去哪里？”焦宛儿不答，推开窗户，跃了出去。

袁承志坐在床边，隔被轻推青青的身子。青青翻了个身，脸孔朝里。这一来，可真把他闹得无法可施，又不敢走开，只

怕何铁手她们回来下蛊放毒。正待好言相劝，突然门口脚步声响起，他纵身上梁，横卧在屋顶梁上。只见何铁手重又进来，关上门门，慢慢走到床边。

袁承志扣住两枚金蛇锥。只要她有加害之意，立即发锥救人。何铁手凝望着青青的背影，低声道：“夏相公，我有句话要跟你讲。”青青回过头来。

何铁手道：“我姑姑对你爹爹如此一往情深，你说她是下贱之人么？”青青万万想不到她问的是这一句话，呆了一呆，道：“一往情深，怎么会是下贱？”提高了声音道：“负心薄幸，那才下贱。”

何铁手不知她这话是故意说给袁承志听的，心中大喜，登时容光焕发，轻声说道：“你爹爹跟我姑姑无缘，那也怪他不得。他宁死也不肯说出你妈妈的所在，拚着性命来保护她，实是情深义重。”青青道：“可惜世上像我爹爹那样的人很少。”何铁手道：“要是有这样的人，宁可不要自己的性命，也要维护你，你又怎样？”青青道：“我可没这般福气。”

何铁手道：“我从前不懂，姑姑为甚么会如此情痴，见了一个男子就这般颠倒……我……我……好吧，我不要你甚么，你记得我也好，忘了我也好。”掉头便走出门去。

青青坐在床上怔怔发呆，不明白她是甚么意思。

袁承志飘然下地，笑道：“傻姑娘，她爱上你啦。”青青道：“甚么？”袁承志笑道：“她当你是男人呢。”

青青回想何铁手这几日对自己的神情说话，果然是含情脉脉的模样。原来她一见倾心，神智胡涂了。那何红药则是满腔怨毒，怒气冲天。这两个女子本来都见多识广，但一个

钟情，一个怀恨，竟都似瞎了眼一般，再也没留神自己是女扮男装，不觉好笑，问道：“怎么办呢？”袁承志笑道：“你娶了这位五毒夫人算啦！”

青青正待回答，窗格一响，焦宛儿跃了进来，后面跟着罗立如，青青脸色一沉，笑容顿敛。焦宛儿向袁承志道：“袁相公，承蒙你鼎力相助，我大仇已报，明儿一早，我就回金陵去啦。我爹爹在日，对你十分钦佩。你又传了罗师哥独臂刀法，就如是他师父一般。我们俩有一件事求你。”袁承志道：“那不忙，咱们先出宫去再说。”

焦宛儿道：“不。我要请你作主，将我许配给罗师哥。”她此言一出，袁承志和青青固然吃了一惊，罗立如更是惊愕异常，结结巴巴的道：“师……师妹，你……你说甚么？”焦宛儿道：“你不喜欢我么？”罗立如满脸胀得通红，只是说：“我……我……”

青青心花怒放，疑忌尽消，笑道：“好呀，恭喜两位啦。”袁承志知道焦宛儿是为了表明与自己清白无他，才不惜提出要下嫁这个独臂师哥，那全是要去青青疑心、以报自己恩德之意，不禁好生感激。青青这时也已明白了她的用意，颇为内愧，拉着焦宛儿的手道：“妹子，我对你无礼，你别见怪。”焦宛儿道：“我哪里会怪姊姊？”想起刚才所受的委屈，不觉凄然下泪。青青也陪着她哭了起来。

忽然门外脚步声又起，这次有七八个人。袁承志一打手势，罗立如纵过去推开了窗格。

只听何铁手在门外喝道：“到底谁是教主？”何红药道：“你不依教规行事，咱们拜过教祖，只有另立教主。”一个男

人声音说道：“那小子是本教大仇人，教主你何必尽护着他？让那姓袁的先救治了咱们兄弟，咱们再还他一个姓夏的死小子。你只答应还人，可没说死的活的。”何铁手笑道：“我就是不许你们进去，谁敢过来？”另一个男子声音说道：“咱们先料理了那小子，再来算自己的帐。”脚步声响，奔向门边。忽听得惨叫一声，一人倒在地下，想是被何铁手伤了。

袁承志挥手要三人赶快出宫。罗立如当先跃出窗去。焦宛儿和青青也跟着跃出。

这时门外兵刃相交，五毒教的教众竟自内叛，和教主斗了起来。斗不多时，蓬的一声，有人踢开房门，抢了进来。袁承志身形一晃，已窜出窗外。那人只见到袁承志的背影，叫道：“快来，快来！那小子跑啦！”何铁手也是一惊，当即罢手不斗，奔进房来，只见窗户大开，床上已空，当即跟着出窗，只见一个人影窜入了前面树丛，忙跟踪过去。她想追上去护送青青出宫，以免遭到自己手下的毒手，又或是为宫中侍卫所伤。五毒教众跟着追来。众人追得虽紧，但均默不作声，生怕禁宫之内，惊动了旁人。

袁承志见何铁手等紧追不舍，心想青青等这时尚未远去，于是不即不离的引着众人追逐自己，在御花园中兜了几个圈子，算来估计青青等三人已经出宫，眼见前面有座宫殿，当下直窜入内。一踏进门，便觉阵阵花香，顺手推开了一扇门，躲在门后。

他定神瞧这屋子时，不由得耳根一热。原来房里锦帟绣被，珠帘软帐，鹅黄色的地毡上织着大朵红色玫瑰，窗边桌

上放着女子用的梳妆物品，到处是精巧的摆设，看来是皇帝一名嫔妃的寝宫，心想在这里可不大妥当，正要退出，忽听门外脚步细碎，传来几个少女的笑语之声。寻思：如这时闯出，正好遇上，声张起来，宫中大乱，曹化淳的奸谋势必延搁，不免另有花样，当下闪身隐在一座画着美人牡丹图的屏风之后。

房门开处，听声音是四名宫女引着一名女子进来。一名宫女道：“殿下是安息呢，还是再瞧一会书？”袁承志心道：“原来是公主的寝宫。这就快点儿睡吧，别瞧甚么劳甚子的书啦！”

那公主嗯了一声，坐在榻上，声音中透着十分娇慵。一名宫女道：“烧上些儿香吧？”公主又嗯了一声。过不多时，青烟细细，甜香幽幽，袁承志只觉眼饬骨倦，颇有困意。

那公主道：“把我的画笔拿出来，你们都出去吧。”袁承志微觉讶异：“怎么这声音好熟？”暗暗着急，心想她画起画来，谁知要画上多少时候。

众宫女摆好丹青画具，向公主道了晚安，行礼退出房去。这时房中寂静无声，只是偶有香炉中檀香轻轻的拆裂之音，袁承志更加不敢动弹。只听那公主长叹一声，低声吟道：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袁承志听她声音娇柔宛转，自是一个年纪极轻的少女，他虽不懂这首古诗的原意，但听到“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那一句，也知是相思之词，同时越加觉得她语音熟悉，寻思半

晌，不觉好笑：“我是江湖草莽，生平没进过京师，又怎会见过金枝玉叶的公主？总是她口音跟我相识之人有些近似罢啦！”

这时那公主已走近案边，只听纸声窸窣，调朱研青，作起画来。

袁承志老大纳闷，细看房中，房门斜对公主，已经掩上，窗前珠帘低垂，除了硬闯，决计走不出去。过了良久，只听公主伸了个懒腰，低声自言自语：“再画两三天，这画就可完工啦。我天天这般神魂颠倒的想着你，你也有一时片刻的挂念着我么？”说着站了起来，把画放在椅上，把椅子搬到床前，轻声道：“你在这里陪着我！”宽衣解带，上床安睡。

袁承志好奇心起，想瞧瞧公主的意中人是怎生模样，探头一望，不由得大吃一惊。

原来画中肖像竟然似足了他自己，再定神细看，只见画中人身穿沔阳青长衫，系一条小缸青腰带，凝目微笑，浓眉大眼，下巴尖削，可不是自己是谁？只不过画中人却比自己俊美了几分，自己原来的江湖草莽之气，竟给改成了玉面朱唇的俊朗风采，但容貌毕竟无异，腰间所悬的弯身蛇剑，金光灿然，更是天下只此一剑，更无第二口。他万料不到公主所画之像便是自己，不由得惊诧百端，不禁轻轻“咦”了一声。

那公主听得身后有人，伸手拨下头上玉簪，也不回身，顺手往声音来处掷出。袁承志只听一声劲风，玉簪已到面门，当即伸手捏住。那公主转过身来。两人一朝相，都惊得呆了。

原来公主非别，竟然便是程青竹的小徒阿九。那日袁承

志虽发觉她有皇宫侍卫随从保护，料知必非常人，却哪想到竟是公主？

阿九乍见袁承志，霎时间脸上全无血色，身子颤动，伸手扶住椅背，似欲晕倒，随即一阵红云，罩上双颊，定了定神，道：“袁相公，你……你……你怎么在这里？”

袁承志行了一礼道：“小人罪该万死，闯入公主殿下寝宫。”阿九脸上又是一红，道：“请坐下说话。”忽地惊觉长衣已经脱下，忙拉过披上。

门外宫女轻轻弹门，说道：“殿下叫人吗？”阿九忙道：“没……没有，我看书呢。你们都去睡吧，不用在这里侍候！”宫女道：“是。公主请早安息吧。”

阿九向袁承志打个手势，嫣然一笑，见他目不转睛的望着画像，不禁大羞，忙抢过去把椅子推在一旁。一时之间，两人谁也说不出甚么话来，四目交投，阿九低下头去。

过了一会，袁承志低声道：“你识得五毒教的人么？”阿九点头道：“曹公公说，李闯派了许多刺客来京师扰乱，因此他请了一批武林好手，进宫护驾，五毒教也在其内。听说他们的教主何铁手武功甚是了得。”袁承志道：“您师父程老夫子给他们打伤了，殿下可知道么？”阿九面色一变，道：“甚么？他们为甚么伤我师父？他受的伤厉害么？”袁承志道：“大致不碍事了。”站起身来，道：“夜深不便多谈，我们住在正条子胡同，明儿殿下能不能驾临，来瞧瞧您师父？”

阿九道：“好的。”微一沉吟，脸上又是红了，说道：“你冒险进宫来瞧我，我……我是很感激的……”神情腼腆，声音越说越低：“你既然见到我画你的肖像，我的……心事……

你……你自然也明白了……”说到最后这句时，声细如蚊，已几不可闻。

袁承志心想：“糟糕，她画我肖像，看来对我生了爱慕之意，这时更误会我入宫来是瞧她，这可得分说明白。”只听她又道：“自从那日在山东道上见面，你阻挡褚红柳，令他不能伤我，我就常常念着你的恩德……你瞧这肖像画得还像么？”

袁承志点头道：“殿下，我进宫来是……”阿九拦住他的话头，柔声道：“你别叫我殿下，我也不叫你袁相公。你初次识得我时，我是阿九，那么我永远就是阿九。我听青姊姊叫你大哥，心里常想，哪一天我也能叫你大哥，那才好呢。我一生下来，钦天监正给我算命，说我要是在皇宫里娇生惯养，必定夭折，因此父皇才许我到外面乱闯。”

袁承志道：“怪不得你跟着程老夫子学功夫，又随着他在江湖上行走。”阿九道：“我在外面见识多了，知道老百姓实在苦得很。我虽常把宫里的金银拿出去施舍，又哪里救得了这许多。”袁承志听她体念民间疾苦，说道：“那你该劝劝皇上，请他多行仁政。老百姓衣暖食足，天下自然太平了。”阿九叹道：“父皇肯听人家话，早就好啦。他就是给奸臣蒙蔽，还自以为是。他老是说文武百官不肯出力，流寇杀得太少。我跟他说：流寇就是百姓，只要有饭吃，日子过得下去，流寇就变成了好百姓，否则好百姓也给逼成了流寇。我说：‘父皇，你总不能把天下百姓尽数杀了！’他听我这么说，登时大发脾气，说：‘人人都反我，连我的亲生女儿也反我！’我便不敢再说了，唉！”袁承志道：“你见得事多，见识反比皇上明白……”寻思：“要不要把曹化淳的奸谋对她说？”

阿九忽问：“程老夫子说过我的事么？”袁承志道：“没有，他说曾立过重誓，不能泄漏你的身世。我当时只道牵连到江湖上的恩怨隐秘，说甚么也想不到你竟是公主。”阿九道：“程师父本是父皇的侍卫。我小时候贪玩，曾跟他学武。他不知怎的犯了罪，父皇叫人绑了要杀，我半夜里悄悄去放了他。后来我出宫打猎，又跟他相遇，那时他已做了青竹帮的帮主。”袁承志点点头，心想：“那日程老夫子说他行刺皇帝被擒，得人相救。原来是她救的。”阿九问道：“不知他怎么又跟五毒教的人结仇？”

袁承志正想说：“五毒教想害你爹爹，必是探知了程老夫子跟你的渊源，怕他坏了大事，因此要先除了他。”猛抬头见红烛短了一大截，心想时机急迫，怎地跟她说了这许多话，忙站起身来，说道：“别的话，明天再说吧。”

阿九脸一红，低下头来缓缓点了一点。

正在这时，忽然有人急速拍门，几个人同声叫道：“殿下请开门。”

第十八回 朱颜罹宝剑 黑甲入名都

阿九吃了一惊，颤声问道：“甚么事？”一名宫女叫道：“殿下，你没事么？”阿九道：“我睡啦，有甚么事？”那宫女道：“有人见到刺客混进了咱们寝宫来。”阿九道：“胡说八道，甚么刺客？”另一个女子声音说道：“殿下，让奴婢们进来瞧瞧吧！”

袁承志在阿九耳边低声道：“何铁手！”阿九高声道：“若有刺客，我还能这么安安稳稳的么？快走，别在这里胡闹！”门外众人听公主发了脾气，不敢再说。

袁承志轻轻走到窗边，揭开窗帘一角，便想窜出房去，手一动，一阵火光耀眼，窗外竟守着十多名手执火把的太监。袁承志心想：“我要闯出，有谁能挡？但这一来可污了公主的名声，万万使不得。”当即退回来轻声对阿九说了。

阿九秀眉一蹙，低声道：“不怕，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好啦。”袁承志只得又坐了下来。

过不多时，又有人拍门。阿九厉声道：“干甚么？”这次回答的竟是曹化淳的声音，说道：“皇上听说有刺客进宫，很不放心，命奴婢来向殿下问安。”阿九道：“不敢劳动曹公公。你请回吧，我这里没事。”曹化淳道：“殿下是万金之体，还

是让奴婢进来查察一下为是。”阿九知道袁承志进来时定然给人瞧见了，是以他们坚要查看，恨极了曹化淳多管闲事，却哪想得到他今晚竟要举事加害皇帝。曹化淳知道公主身有武功，又结识江湖人物，听何铁手报知有人逃入公主寝宫，生怕是公主约来的帮手，因此非查究个明白不可。

曹化淳在宫中极有权势，公主也违抗他不得，当下微一沉吟，向袁承志打了个手势，命他上床钻入被中。袁承志无奈，只得除下鞋子，揣入怀中，上床卧倒，拉了绣被盖在身上，只觉一阵甜香，直钻入鼻端。

房外曹化淳又在不断催促。阿九道：“好啦，你们来瞧吧！”除下外衣，走过去拨开门闩，随即一个箭步跳上床去，抢起被子盖在身上。

袁承志突觉阿九睡在身旁，衣服贴着衣服，脚下肌肤一碰，只觉一阵温软柔腻，心中一阵荡漾，但知曹化淳与何铁手等已然进房，不敢动弹，只感到阿九的身子微微发颤。

阿九装着睡眠惺忪，打个哈欠，说道：“曹公公，多谢你费心。”

曹化淳在房中四下打量，不见有何异状。

何铁手假作不小心，把手帕掉在地下，俯身去拾，往床底一张。阿九笑道：“床底下也查过了，我没藏着刺客吧？”何铁手笑道：“殿下明鉴，曹公公是怕殿下受了惊吓。”她转头见到袁承志的肖像，心中一怔，忙转过头来，两道眼光凝视着阿九一张明艳的脸蛋，目光中尽是不怀好意的嘲弄嬉笑。阿九本就满脸红晕，给她瞧得不敢抬起头来。

曹化淳道：“殿下这里平安无事，皇上就放心了。我们到

别的地方查查去。”对四名宫女道：“在这里陪伴殿下，不许片刻离开。就是殿下有命，也不可偷懒出去，知道么？”四名宫女俯身道：“听公公吩咐。”曹化淳与何铁手及其余宫女行礼请安，辞出寝宫。

阿九道：“放下帐子，我要睡啦！”两名宫女过来轻轻放下纱帐，在炉中加了些檀香，剔亮红烛，互相偎依着坐在房角。

阿九又是喜悦，又是害羞，不意之间，竟与日夕相思的意中人同床合衾，不由得如痴如迷，眼见几缕檀香的青烟在纱帐外袅袅飘过，她一颗心便也如青烟一般在空中飘荡不定。她不敢转动身躯，心中只是说：“这是真的吗？还是我又做梦了？”过了良久，只听袁承志低声道：“怎么办？我得想法出去！”

阿九嗯了一声，闻到他身上男子的气息，不觉一股喜意，直甜入心中，轻轻往他身边靠去，蓦地左臂与左腿上碰到一件冰凉之物，吃了一惊，伸手摸去，竟是一柄脱鞘的宝剑横放在两人之间，忙低声问道：“这是甚么？”

袁承志道：“我说了你别见怪。”阿九道：“谁来怪你？”袁承志道：“我无意中闯进你的寝宫，又被逼得同衾合枕，实是为势所迫，我可不是轻薄无礼之人。”阿九道：“谁怪你了呀！把剑拿开，别割着我。”袁承志道：“我虽以礼自持，可是跟你这样的美貌姑娘同卧一床，只怕把持不住……”阿九低声笑道：“因此你用剑隔在中间……傻……傻大哥！”

两人生怕被帐外宫女听见，都把头钻在被中悄声说话。

袁承志只觉阿九吹气如兰，她几丝柔发掠在自己脸上，心

中一荡，暗暗自警：“青弟对你如此情意，怎可别有邪念？赶快得找些正经大事来说。”忙问：“诚王爷是甚么人？”阿九道：“是我叔父。”袁承志道：“那就是了。他们要拥他登基，你知不知道？”

阿九惊道：“甚么？谁？”袁承志道：“曹化淳跟满洲的睿亲王私通，想借清兵来打闯军。”阿九怒道：“有这等事？满清人有甚么好？还不是想咱们大明江山。”袁承志道：“是啊，皇上不答应，曹化淳他们就想拥诚王登位……”阿九道：“不错，诚王爷昏庸糊涂，定会答应借兵除贼。”袁承志道：“只怕他们今晚就要举事。”阿九吃了一惊，说道：“今晚？那可危急得很了。咱们快去禀告父皇。”

袁承志闭目不语，心下踌躇。崇祯是他杀父仇人，十多年来，无一日不在想亲手杀了，以报血海沉冤，这时皇宫忽起内变，自己不费举手之劳，便可眼见仇人毕命，本是大快心怀之事；但如曹化淳等奸谋成功，借清兵入关，闯王义举势必大受挫折。要是清兵长驱直入，闯王抵挡不住，岂非神州沉沦，黄帝子孙都陷于胡虏之手？

阿九在他肩头轻轻推了一把，说道：“你想甚么呀？咱们可得抢在头里，扑灭奸人逆谋。”袁承志仍是沉吟未决。阿九悄声道：“只要你不忘记我，我……我总是……你的……咱们将来……还有这样的时候。”说着慢慢将头靠过去，左颊碰到了他右颊。

袁承志凜然一震，心想：“原来她疑我贪恋温柔，不肯起来。好吧，先去瞧瞧情势再说。”悄声道：“你把宫女点了穴道，用被子蒙住她们的眼，咱们好出去。”阿九道：“点在哪

里呀？我不会。”

袁承志无奈，只得拉住她的右手，引着她摸到自己胸前第十一根肋骨之端，拿着她的手时，只觉滑腻温软，犹如无骨，说道：“这是章门穴，你用指节在这部位敲击一下，她们就不能动了。可别太使劲，免得伤了性命。”

阿九挂念父皇身处危境，疾忙揭帐下床。四名宫女站了起来，说道：“殿下要甚么？”阿九走到锦帷之后，把宫女一个个分别叫过去，依袁承志所授之法，打中了各人穴道。最后一个敲击部位不准，竟呀的一声叫了出来。阿九一手蒙住她口，摸准了穴道再打下去，这才将她点晕。她从锦帷后面出来，袁承志已穿上鞋子下床。两人揭开窗帘，见窗外无人，一齐跃出。

阿九道：“你跟我来！”领着袁承志径往乾清宫。将近宫门时，遥见前面影影绰绰，约有数百人聚集。阿九惊道：“逆贼已围了父皇寝宫，快去！”两人发足急奔。

跑出十余丈，一名太监迎了上来，见是长平公主，吃了一惊，但见她只带着一名随从，也不在意，躬身道：“殿下还不安息么？”

袁承志和阿九见乾清宫前后站满了太监侍卫，个个手执兵刃，知道事已危急。阿九喝道：“让开！”右手一振，推开那名太监，直闯过去。守在宫门外的几名侍卫待要阻拦，都被袁承志推开。众侍卫不敢动武，急忙报知曹化淳。

曹化淳策划拥立诚王，自己却不敢出面，只偷偷在外指挥，听说长平公主进了乾清宫，心想谅她一个少女也碍不了大事，传令众侍卫加紧防守。

阿九带着袁承志，径奔崇祯平时批阅奏章的书房。

来到房外，只见房门口围着十多名太监侍卫，满地鲜血，躺着七八具尸首，想是忠于皇帝的侍卫被格杀而死。众人见到公主，一呆之下，阿九已拉着袁承志的手奔入书房。一名侍卫喝道：“停步！”举刀向袁承志右臂砍去。袁承志侧身略避，挥掌拍在他胸口，那侍卫直跌出去，袁承志已带上书房房门。

只见室中烛光明亮，十多人站着。阿九叫了一声：“父皇！”向一个身穿黄袍、头戴黑缎软帽的人奔去。袁承志打量这人，见他约莫三十五六岁年纪，面目清秀，脸上神色惊怒交集，心想：“这便是我的杀父仇人崇祯皇帝了。”

阿九尚未奔近皇帝身边，已有两名锦衣卫卫士挥刀拦住。崇祯忽见女儿到来，说道：“你来干甚么？快出去。”

一个三十来岁、满脸浓须的胖子说道：“贼兵已破潼关，指日就到京师。你到这时候还是不肯借兵灭寇，是何居心？你定要将我大明天下双手奉送给闯贼，是不是？”

阿九怒道：“叔叔，你胆敢对皇上无礼！”袁承志心知这就是图谋篡位的诚王了。

只听那胖子笑道：“无礼？他要断送太祖皇帝传下来的江山，咱们姓朱的个个容他不得。”嚟的一声，将佩剑抽出一半，怒目挺眉，厉声喝道：“到底怎样？一言而决！”

崇祯叹了口气道：“朕无德无能，致使天下大乱。贼兵来京固然社稷倾覆，借兵胡虏，也势必危害国家。朕一死以谢国人，原不足惜，只是祖宗的江山基业，就此拱手让人了……”

诚王拔剑出鞘，逼近一步，喝道：“那么你立刻下诏，禅位让贤罢！”崇祯身子发颤，喝道：“你要弑君篡位么？”

诚王一使眼色，一名锦衣卫卫士拔出长刀，叫道：“昏君无道，人人得而诛之！”

袁承志听了他口音，心中一凛，烛下看得明白，原来这人正是安大娘的丈夫安剑清。

阿九怒叱一声，抢起椅子，挡在父皇身前，接连架过安剑清砍来的三刀。诚王带来的众侍卫纷纷拥上。袁承志见阿九支持不住，抢入人圈，左臂起处，将两名侍卫震出丈余，右手将金蛇剑递给阿九，自己站在崇祯身旁保护。十多名锦衣卫抢上来要杀皇帝，都被他挥拳踢足，打得筋折骨断。阿九宝剑在手，精神一振，数招间已削断安剑清的长刀。

诚王眼见大事已成，哪知长平公主忽然到来，还带来一个如此武艺高强之人护驾，大叫：“外面的人，快来！”

何铁手、何红药、吕七先生及温氏四老应声而入，突然见到袁承志，无不大惊失色。温方达眼中如要喷火，高声叫道：“先料理这小子！”四兄弟围了上去。

阿九退到父亲身边，仗着宝剑犀利，敌刃当者立断，诚王手下人众一时倒也不敢攻近。但她见敌人愈来愈多。袁承志被对方五六名好手绊住，缓不出手来相助，情势十分危急，正心慌间，忽见一个面容丑恶、乞婆装束的老妇目露凶光，举起双手，露出尖利的十爪，喝道：“把金蛇剑还来！”

袁承志这时已打定主意，事有轻重缓急，眼前无论如何要先救皇帝，使得勾引清兵入关的阴谋不能得逞，待闯王进京之后，再来手刃崇祯以报父仇，这是先国后家、先公后私

的大义。但温氏四老武功本已十分高强，再加上吕七先生与何铁手，登时自顾不暇，百忙中见阿九头发散乱，宝剑狂舞，渐渐抵挡不住何红药的狠攻，突然灵机一动，闪得几闪，避开了吕七先生当头砸下的烟袋和温方山横扫过来的钢杖，窜到何铁手跟前。

何铁手笑道：“我们以多攻少，对不住啦！”说着顺手一钩。袁承志侧头避过，喝道：“你几十个教徒不要命了么？”何铁手一怔，跃出圈子，袁承志跟着上前。

温方达双戟疾刺他后心。袁承志对何铁手道：“你给我挡住他们！”何铁手道：“甚么？”袁承志闪避温氏四老与吕七先生的兵刃，叫道：“你想不想见我那姓夏的兄弟？”何铁手自从见了青青那俊美的模样，已然情痴颠倒，难以自己，忽然间听到这句话，心中怦怦乱跳，紧急中不暇细想，回身转臂，左手铁钩猛向温方达划去。

温方达怎料得到她会陡然倒戈，大惊之下，皮鞭倒卷，来挡她铁钩。但何铁手出招何等狠辣，又是攻其无备，只一钩，已在温方达左臂上划了一道口子。钩上喂有剧毒，片刻之间，温方达脸色惨白，左臂麻痹，身子摇摇欲坠，右手不住揉搓双眼，大叫：“我瞧不见啦……我……我中了毒！”温氏三老手足关心，不暇攻敌，疾忙抢上去扶持。

袁承志登时缓出手来，见何铁手钩上之毒如此厉害，也不觉心惊，一转头见阿九气喘连连，拚命抵挡何红药和安剑清的夹攻，眼见难支，当下斜飞而前，捉住何红药的背心，将她直掣了出去。安剑清一呆，被阿九一剑刺中左腿，跌倒在地。

那边何铁手已和吕七先生交上了手，吕七先生见到温方悟中毒的惨状，越打越是气馁，提起烟管猛挥三下，跃出圈子，叫道：“老夫失陪了！”何铁手笑道：“吕七先生，再会，再会！”

这时温方悟毒发，已昏了过去。温氏三老不由得心惊肉跳，一声暗号，温方义抱起五弟，温方达、温方山一个开路，一个断后，冲出书房。何铁手追了出去，从怀里取出一包东西，叫道：“这是解药，接着。”温方山转身接住。何铁手一笑回入。

这一来攻守登时异势。袁承志和阿九把锦衣卫打得七零八落，四散奔逃。

殿门开处，曹化淳突然领了一批京营亲兵冲了进来。袁承志见敌人势众，叫道：“阿九、何教主，咱们保护皇帝冲出去。”阿九与何铁手答应了。三人往崇祯身周一站，正待向前夺路，曹化淳忽然叫道：“大胆奸贼，竟敢惊动御驾，快给我杀！”众亲兵即与锦衣卫交起手来。诚王惊得呆了，叫道：“曹公公……你……你不是和我……”一言未毕，曹化淳一剑已在他胸口对穿而过。这一来不但众锦衣卫大惊失色，袁承志、何铁手、阿九三人更是奇怪，只有崇祯在心中暗赞曹化淳忠义。

原来曹化淳在外探听消息，知道大势已去，弑君奸谋不成，情急智生，便去率领京营的守备亲兵，进乾清宫来救驾。锦衣卫见曹化淳变计，都抛下了兵器。曹化淳连叫：“拿下去，拿下去！”众亲兵将锦衣卫拿下。一出殿门，曹化淳叫道：“砍了！”霎时之间，参与逆谋的人都被杀得干干净净，那正

是他杀人灭口的毒计。

何铁手见局势已定，笑道：“袁相公，明日我在宣武门外大树下等你！”说着携了何红药的手，转身而出。

崇祯叫道：“你……你……”他想酬谢护驾之功，何铁手哪里理会，径自出宫去了。

崇祯回过头来，见女儿身上溅满了鲜血，却笑吟吟的望着袁承志，这才惊魂略定，坐回椅中，问阿九道：“他是谁？功劳不小，朕……朕必有重赏。”他料想袁承志必定会跪下磕头，哪知袁承志昂然不理。阿九扯扯他的衣裾，低声道：“快谢恩！”

袁承志望着崇祯，想起父亲舍命卫国，立下大功，却被这皇帝凌迟而死，心中悲愤痛恨之极，细看这杀父仇人时，只见他两边脸颊都凹陷进去，须边已有不少白发，眼中满是红丝，神色甚是憔悴。此时夺位的奸谋已然平定，首恶已除，但崇祯脸上只是显得烦躁不安，殊无欢愉之色。袁承志心想：“他做皇帝只是受罪，心里一点也不快活！”

崇祯却哪里知道袁承志心中这许多念头，温言道：“你叫甚么名字？在哪里当差？”他见袁承志穿着太监服色，还道他是一名小监。

袁承志定了定神，凛然道：“我姓袁，是故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之子！”崇祯一呆，似乎没听清楚他的话，问道：“甚么？”袁承志道：“先父有大功于国，却被皇上处死。”崇祯默然半晌，叹道：“现今我也颇为后悔了。”隔了片刻道：“你要甚么赏赐？”

阿九大喜，轻轻扯一扯袁承志的衣裾，示意要他乘机向

皇上求为驸马。

袁承志愤然道：“我是为了国家而救你，要甚么赏赐？嗯，是了，皇上既已后悔，求皇上下诏，洗雪先父的大冤。”

崇祯性子刚愎，要他公然认错，可比甚么都难，听了这话，沉吟不语。

这时曹化淳又进来恭问圣安，奏称所有叛逆已全部处斩，已派人去捉拿逆首诚王的家属。崇祯点点头道：“好，究竟是你忠心。”

曹化淳见了袁承志，心中豁突：“这人明明是满清九王的使者，怎地反来坏我大事？”

袁承志待要揭穿曹化淳的逆谋，转念一想，闯王义军日内就到京师，任由这奸恶小人在宫中当权，对义军正是大吉大利，当下也不理会皇帝，向阿九道：“这剑还给我吧。我要去了！”

阿九大急，顾不得父皇与曹化淳都在身边，冲口而出道：“你几时再来瞧我？”袁承志道：“殿下保重。”伸出手要去拿剑。阿九手一缩，道：“这剑暂且放在我这里，下次见面再还你。”说着凝视着袁承志的脸，眼光中的含意甚是明显：“你要早些来，我日日夜夜在盼望着。”

袁承志见崇祯与曹化淳都脸露诧异之色，不便多说，点了点头，转身出去。

阿九追到殿门之外，低声道：“你放心，我永不负你。”袁承志心想眼下不是解释之时，也非细谈之地，说道：“天下将有大变，身居深宫，不如远涉江湖，你要记得我这句话。”他知闯王即将进京，兵荒马乱之际，皇宫实是最危险的地方，是

以要她出宫避祸。

哪知阿九深情款款，会错了他的意思，低下了头，柔声道：“不错，我宁愿随你在江湖上四处为家，远胜在宫里享福。你下次来时，咱们……咱们仔细商量吧！”

袁承志轻叹一声，不再多说，挥手道别，越墙出宫。只见到处火把照耀，号令传呼，正在大捕逆党从属。

他挂念青青，急奔回到正条子胡同，见青青、焦宛儿、罗立如三人已安然回来，这才放心。他一晚劳顿，回房倒头便睡。

醒来时已是巳牌时分，出得厅来，见水云、闵子华率领着十六名仙都弟子在厅上相候。原来他们得悉袁承志府上遭五毒教偷袭，是以过来相助。袁承志道了劳，告知黄木道人多半尚在人间。仙都众人大喜。

袁承志请他们在宅中守护着伤者，径出宣武门来，行不多时，远远望见何铁手站在树下。

她笑盈盈的迎上来，说道：“袁相公，我昨晚玉成你的美事，够不够朋友？”袁承志道：“昨晚形势极是危急，幸得何教主仗义相助，这才没闹成大乱子。兄弟实是感激不尽。”

何铁手笑道：“袁相公真是艳福不浅，有这样一位花容月貌的公主垂青相爱，将来封了驸马爷，还认得我们这种江湖朋友么？”袁承志正色道：“何教主别开玩笑。”何铁手笑道：“啊哟，还赖哩！她这样含情脉脉的望着你，谁瞧不出来呢？再说，你要是不爱她，怎会把金蛇剑给她？又这么拚命的去救她父皇？”袁承志道：“那是为了国家大义。”

何铁手抿嘴笑道：“是啊，跟人家同床合被，你怜我爱，那也是为了国家大义。嘻嘻！”袁承志登时满脸通红，手足失措，道：“甚……甚么？你怎么……”何铁手笑道：“公主被子里明明藏着一人，我们这些江湖上混的人，难道会瞎了眼么？嘻嘻，我正想抖了出来，幸好眼睛一晃，见到袁相公的肖像。这个交情，岂可不放？”袁承志心想原来是那幅肖像没收好，以致给她瞧了出来；转念之间，又暗叫惭愧，若不是那幅肖像，何铁手揭开被来，那是更加糟糕了。

何铁手见他脸上一直红到了耳根子里，知他面嫩，换过话题，问道：“夏相公已平安回去了吧？”袁承志点了点头，道：“这就去给贵教的朋友们解穴吧。”

何铁手在前领路，继续向西，一路上称赞阿九美丽绝伦，生平从所未见，又说瞧不出一位金枝玉叶的妙龄公主，竟然是一身武功，那定然是袁承志亲手教的了，明师手下出高徒，当然如此，何况这位明师对高徒又是加意的另眼相看。袁承志任她嘻嘻哈哈的啰唆不休，并不置答。行了五里多路，来到一座古刹华严寺前。

寺外有五毒教的教众守卫，见到袁承志时都怒目而视。袁承志也不理会，进寺后见大雄宝殿上铺了草席，被他打伤的教徒一排排的躺着。袁承志逐一给各人解开穴道，朗声说道：“兄弟与各位本无冤仇，由于小小误会，以致得罪。这里向各位赔罪了。”说着团团作了一揖。众人掉头不理，既不还礼，亦不答话。

袁承志心想礼数已到，也不多说，转身出来，一回头，忽见一双毒眼恶狠狠的凝视着何铁手。这人隐身殿隅暗处，身

形一时瞧不清楚，只见到双眼碧油油的放光。袁承志一惊，心想这眼光中充满了怨毒愤激，此人是谁？凝目再瞧，那人已闪身入内，身形一动，立即认出原来是老乞丐何红药。

何铁手相送出寺。袁承志见她脸色有异，与适才言笑晏晏的神情大不相同，颇为疑惑。两人在寺门外行礼而别。

袁承志从来路回去，走出里许，越想疑心越甚，寻思莫非他们另有奸计？只怕各人穴道解开之后，死心不息，再来骚扰，不如先探到对方图谋，以便先有防备。当下折向南行，远远走到华严寺之后，四望无人，从后墙跃了进去，忽听得噓溜溜哨声大作。

他知道这是五毒教聚众集会的讯号，于是在一株大树后隐匿片刻，估量教众都已会集，然后悄悄掩到大雄宝殿之后，只听得殿里传出一阵激烈的争辩之声。

他贴耳在门缝上倾听，何红药声音尖锐，齐云璈嗓门粗大，两人你唱我和，数说何铁手的罪愆。一个说她贪恋情欲，忘了教中深仇，反与本教为敌；另一个说她与敌联手，坏了拥立新君、乘机光大本教的大事。

何铁手微微冷笑，听二人说了一会，说道：“你们要待怎样？”众人登时默不作声。

隔了好一会，何红药忽道：“另立教主！”

何铁手凜然道：“咱们数百年来教规，只有老教主过世之后，才能另立新教主。那么你是要我死了？”众人沉默不语。何铁手道：“谁想当新教主？”她连问三声，教众无人回答。何铁手冷笑道：“哪一个自量胜得了我的，出来抢教主罢！”

袁承志右目贴到门缝上往里张望，见何铁手一人坐在椅

上，数十名教众都站得远远地，显是对她颇为忌惮。袁承志心想：“五毒教这些人，我每个都交过手，没一人及得上她一半本事。但单凭武力压人，只怕这教主也做不长久。”眼见五毒教内哄，并非图谋向他与青青寻仇，也就不必理会，正待抽身出寺，忽了开来，果然犹如剪刀模样，只是剪刀内弯，更像一把钳子。

何铁手微微冷笑，坐在椅中不动。何红药纵身上前，吞吞两声，剪子已连夹两下。她忌惮何铁手武功厉害，一击不中，立即跃开。何铁手端坐椅中，只在何红药攻上来时略加闪避，却不还击。袁承志正感奇怪，目光一斜，见数十名教众各执兵刃，渐渐逼拢，才知何铁手守紧门户，防范众人围攻。他因门缝狭窄，只见得到殿中的一条地方，想来教众已在四面八方围住了她。

众人僵持片刻，谁也不敢躁进。何红药叫道：“没用的东西，怕甚么？大伙儿上呀！”她巨剪一挥，众人呐喊上前。何铁手倏地跃起，只听得乒乓声响，坐椅已被数件兵刃击得粉碎。两名教众接连惨叫，中钩受伤。大殿上尘土飞扬，何铁手一个白影在人群中纵横来去，登时斗得猛恶已极。

袁承志察看殿中众人相斗情状，诸教众除何红药之外都曾被点了穴道，委顿多时，这时穴道甫解，个个经脉未畅，行动窒滞。何铁手若要脱身而出，该当并不为难，然而她竟不冲出，似想以武力压服教众，惩治叛首。

再拆数十招，忽见人群中一人行动诡异。这人虽也随众攻打，但脚步迟缓，手中捧着一件甚么东西，慢慢向何铁手逼近。袁承志看仔细时，原来此人正是锦衣毒丐齐云璈。蓦

地里只听他大叫一声，双手一送，一缕黄光向何铁手掷去。

何铁手侧身闪开，哪知这件暗器古怪之极，竟能在空中转弯追逐。其时数件兵刃又同时攻到，何铁手尖叫一声，已为暗器所中。这时袁承志也已看得清楚，这件活暗器便是那条小金蛇。何铁手身子一晃，疾忙伸手扯脱咬住肩头的金蛇，摔在地下，狠狠两钩，杀了两名教众。何红药大叫：“这贱婢给金蛇咬中啦。大伙儿绊住她，毒性就要发作啦！”

何铁手跌跌撞撞，冲向后殿。她虽中毒，威势犹在，教众一时都不敢冒险阻拦。何红药纵身上前，双剪如风，径往她脑后夹去。何铁手一低头，还了一钩。潘秀达与岑其斯已拦住她去路。何铁手右肘在腰旁轻按，“含沙射影”的毒针激射而出。潘秀达闪避不遑，未及叫喊，已然毙命。何铁手肩上毒发，神智昏迷，铁钩乱舞，使出来已不成家数。

袁承志眼见她转瞬之间，便要死于这批阴狠毒辣的教众之手，心想昨晚在宫中问她要不要见青弟，实是有意相欺，虽说事急行权，毕竟不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行径，不免心有歉意，她眼下所以众叛亲离，实因我昨晚那句话而起，此时亲眼见到，岂可袖手不理？忽地跃出，大叫：“大家住手！”

教众见他突然出现，无不大惊，一齐退开。

何铁手这时已更加糊涂，挥钩向袁承志迎面划来。袁承志一侧身，左手伸出，反拿她手腕。哪知她武功深湛，进退趋避之际已成自然，虽然眼前金星乱舞，但手腕一碰到袁承志的手指，左臂立沉，铁钩倒竖，一招“黄蜂刺”向上疾刺，仍是既狠且准。袁承志一拿不中，叫道：“我来救你！”何铁手倘若不闻，双钩如狂风骤雨般攻来。袁承志解拆数招，右

脚在她小腿一勾，何铁手扑地倒下，突然睁眼，惊叫道：“袁相公，我死了么？”袁承志道：“咱们出去！”拉住她手臂提了起来。

诸教众本在旁观两人相斗，见袁承志扶着她急奔而出，发一声喊，纷纷拥上。

袁承志转身叫道：“谁敢上来！”教众个个是惊弓之鸟，不知谁先发喊，忽地一窝蜂的转身逃入殿内，砰的一声，关上了殿门。

袁承志见他们对自己怕成这个样子，不觉好笑，俯身看何铁手时，见她左肩高肿，雪白的面颊上已罩上了一层黑气，知她中毒已深，但想她日夕与毒物为伍，抗力甚强，总还能支持一会，于是抱起她奔回寓所。

众人见他忽然擒了何铁手而来，都感惊奇。青青嗔道：“你抱着她干么？还不放手。”袁承志道：“快拿冰蟾救她。”焦宛儿扶着何铁手走进内室施救。水云等却甚是气恼，亦觉不解。袁承志把前因后果说了，并道：“令师黄木道人的事，等她醒转后，自当查问明白。”仙都弟子一齐拜谢。

过了一顿饭时分，焦宛儿出来说道：“她毒气慢慢退了，但仍是昏迷不醒。”袁承志道：“你给她服些解毒药，让她睡一会儿吧。”

焦宛儿应了，正要进去，罗立如从外面匆匆奔进，叫道：“袁相公，大喜大喜！”青青笑道：“你才大喜呀！”罗立如道：“闯王大军打下了宁武关。”众人一齐欢呼起来。

袁承志问道：“讯息是否确实？”罗立如道：“我们帮里的张兄弟本来奉命去追寻……寻这位闵二爷的，恰好遇上闯军

攻关，攻守双方打得甚是惨烈，走不过去。后来他眼见明军大败，守城的总兵周遇吉也给杀了。”袁承志道：“那好极啦，义军不日就来京师，咱们给他来个里应外合。”

此后数日之中，袁承志自朝至晚，十分忙碌，会见京中各路豪杰，分派部署，只待义军兵临城下，举事响应。

这天出外议事回来，焦宛儿说道：“袁相公，那何教主仍是昏迷不醒。”袁承志吃了一惊，道：“已经有许多天啦，怎么还不好？”忙随着焦宛儿入内探望，只见何铁手面色憔悴，脸无血色，已是奄奄一息。

袁承志沉思片刻，忽地叫道：“啊哟！”焦宛儿道：“怎么？”袁承志道：“常人中毒之后，毒气退尽，自然慢慢康复。但她从小玩弄毒物，平时多半又服用甚么古怪药料，寻常毒物伤她不得，然而一旦中毒，却最是厉害不过。我连日忙碌，竟没想到这层。”焦宛儿道：“那怎么办？”袁承志踌躇道：“除非把那冰蟾给她服了，或许还可有救……不过我们靠此至宝解毒，要是再受五毒教的伤害，只有束手待毙了。”焦宛儿也感好生为难。

袁承志一拍大腿，说道：“此人虽然跟咱们无亲无故，但如此眼睁睁的见她送命，终是不忍，给她服了再说。”焦宛儿觉得此事甚险，颇为不安，但袁承志既如此吩咐，自当遵从，于是研碎冰蟾，用酒调了，给她服下去。过不到一顿饭时分，何铁手脸色由青转白，呼吸也已不再气若游丝，慢慢粗重起来。

袁承志知道她这条命是救回来了，退了出去。洪胜海正在找他，一见到，忙道：“袁相公，五毒教找上门来啦！”袁

承志眉头一皱，问道：“有多少人？”洪胜海道：“有一个人已到了门外，不知后面还有多少。”

袁承志寻思：“五毒教中除何教主一人之外，余下的武功均不如何高强，只是阴狠毒辣，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本来见了我就望风而逃，现下居然找上门来，定是有恃无恐。那冰蟾至宝又给何铁手服了，要是有谁再中了毒，那是无可救治的了。”对洪胜海道：“你去叫大伙儿都聚集大厅，不得我号令，谁也不许出战。”洪胜海应声去了。

袁承志快步出堂，抢出门去，只见一个人赤了上身，下身穿着一条破裤，双手按地，头下脚上的倒立在门口。袁承志见过五毒教教众的许多怪模样，这时也不以为异，眼光往下望时，见是锦衣毒丐齐云璈。只见他肩头、背上、双臂一共插了九柄明晃晃的尺来长尖刀，每把刀都深入肉里，却无鲜血流出。这时锦衣毒丐却成了烂裤毒丐了。”

袁承志严加防范，不知他使何妖法，喝问：“你来干甚么？”齐云璈不答，大声念道：“九刀穿洞，为奴尽忠！”袁承志道：“我跟贵教以后各走各路。你们别来纠缠，我也不与你们为难。你快走吧！”齐云璈犹如中邪着魔一般，不住的念：“九刀穿洞，为奴尽忠！”袁承志仔细再看，见每把刀的刀柄上都缚着一件毒物，有的是蝎子，有的是蜈蚣，都在蠕蠕而动。

这时洪胜海已邀集众人，聚在厅中，他独自出来察看。袁承志使了个眼色，洪胜海会意，听清楚了齐云璈的话，返奔入内，与焦宛儿一同来到何铁手室中，问道：“何教主，‘九刀穿洞，为奴尽忠’，那是甚么意思？”

何铁手服了冰蟾之后，神智渐复，听得洪胜海的话，忙

即坐起，问道：“谁来了？”洪胜海道：“一个上身不穿衣服的叫化子。”何铁手道：“好。你这位姑娘，请你扶我出去。”焦宛儿见她重病初有起色，不宜便即起床，正想劝阻，何铁手摆摆手命洪胜海出房，坐起身来，慢慢穿上长衣。焦宛儿道：“你不能出去。”何铁手道：“你扶我一把。”焦宛儿伸手相扶。何铁手右手一翻，已拿住了她手腕。焦宛儿吃了一惊，手上登如套了一只钢箍，身不由主的随她走到门口，不由得又是害怕，又是钦佩。

何铁手跨出大门，喝道：“你瞧瞧，我不是好好活着么？”齐云璈脸现喜色，双手一挺，在空中翻了个筋斗，仍然头下脚上的倒立。

何铁手道：“你又为甚么来了？你若不是走投无路，也决不会后悔。”齐云璈道：“教主明鉴，小的罪该万死，伤了教主尊体，多蒙三祖七子保佑，教主无恙。”

何铁手喝道：“你只道用金蛇伤了我，我势必丧命，按本教规矩，你便是教主了，是不是？”齐云璈道：“小的该受万蛇噬身大罪，只求教主开恩宽赦。”

何铁手道：“好啦，你去吧！”齐云璈双臂一屈一伸，额角不住碰在地上行礼，砰砰有声。何铁手道：“你为甚么来谢罪？”齐云璈道：“小的不敢相瞒教主。照教中规矩，原该由小的继任教主，但那老乞丐与小的相争，小的敌他不过……”何铁手道：“我早知道你不安好心，现今既已对我归服尽忠，便饶你一命。”说着俯身在他肩头拔起一刀。齐云璈大喜，行了一礼，翻身直立，大踏步去了。

何铁手扶着焦宛儿回到厅中，众人都对刚才的怪事不明

所以。何铁手笑道：“他给逼到了穷途末路，在教里已容身不得，才来求我。”青青道：“这些刀子干甚么呀？”

何铁手把刀上缚着的一只蝎子取了下来，拿手帕包了几重，放入怀中，笑道：“这是我们的邪法，各位不要见笑。九柄刀上都有虫豸的剧毒，每一条虫毒性不同，以毒攻毒，只有用原来虫豸的毒汁，再和上别的药材，方能治好。我每天给他拔一柄刀，刀上毒虫就由我收了起来，以后每年端午，他体内毒发，我就给他服一剂解药。”青青点头道：“这样他永远做你的奴仆，不敢起反叛之心。”何铁手笑道：“夏相公料得不错。”

青青又问：“那么他自己把刀拔下来不成么？”何铁手道：“那些刀是他自己插上去的。他来求我拔，就是向我归顺。他曾用金蛇伤我，如不用这九刀大法，知道我决不能饶赦。”青青道：“干么不一次给他拔下来？他身上还有八柄刀，岂不是还得痛上八天？”何铁手笑道：“这人可恶，就是要他多吃点苦头！”顿了一顿，微笑道：“要是夏相公饶了他，明儿我就一齐拔了。”青青道：“由得你吧。我也不可怜这种恶人！”

水云待她们谈得告了一个段落，站起身来，举手为礼，说道：“何教主，我们师父的事，请您瞧在袁相公份上，明白赐告。”此言一出，仙都众弟子都站起身来。

何铁手冷笑道：“袁相公于我有恩，跟你们仙都派可没干系。我身子还没复原，你们是不是要乘人之危？我何铁手也不在乎。”她如此横蛮无礼，可大出众人意料之外。

袁承志向水云等一使眼色，说道：“何教主身子不适，咱们慢慢再谈。”何铁手哼了一声，扶着焦宛儿进房去了。仙都

诸弟子气势汹汹，七嘴八舌的议论。袁承志道：“这事交在兄弟身上。黄木道长的下落，我负责打探出来便是。”仙都诸人这才平息。

次日齐云璈又来，何铁手给他拔了一刀，接连数日都是如此。

这数日中，闯军捷报犹如流水价报来：明军总兵姜玮投降，闯军克大同；总兵王承胤、监军太监杜勋投降，闯军克宣府；总兵唐通、监军太监杜之秩投降，闯军克居庸。

那大同、宣府、居庸，都是京师外围要塞，向来驻有重兵防守。每一名总兵均统带精兵数万。崇祯不信武将，每军都派有亲信太监监军，权力在总兵之上。但闯军一到，监军太监和总兵官一齐投降。重镇要地，闯军都是不费一兵一卒而下。

数日之间，明军土崩瓦解，北京城中，乱成一片。

这一日讯息传来，闯军已克昌平，北京城外京营三大营一齐溃散，眼见闯军已可唾手而取北京。

又过数天，齐云璈身上只余下一柄毒刀未拔，中午时分，来到门外。洪胜海禀报进去。这时何铁手已毒清痊愈，众人想看齐云璈身上毒刀拔除之后，何铁手如何对他，都跟她走出大门。何铁手转头对青青笑道：“夏相公，这人虽然本性恶劣，但武功却强，我送给你做奴仆好不好？你有解药在手，他终身不敢违背你半句话。”

青青愠道：“我一个女孩儿家，要这臭男人跟在身旁干甚

么？”

何铁手大吃一惊，自识青青以来，见她始终穿着男装，越瞧越是心爱，竟没瞧出她是女子所扮。旁人明知何铁手误会，但都怕她狠毒厉害，谁也不敢稍露口风。袁承志连日忙于迎接闯军的大事，全没想到此节。以致何铁手一直蒙在鼓里，这时听青青一说，呆了半晌，问道：“甚……甚么？”青青道：“我不要。”何铁手颤声道：“你说甚么女孩儿家？”

焦宛儿退开两步，低声道：“何教主，这位是夏姑娘啊。她从小爱穿男装，别说你认不出来，我们大家初次见到，也总当是一位相公。”

何铁手眼前一花，头脑中一阵晕眩，定神细看，见青青面色白腻，双眉弯弯，确是一个美貌女子，不禁又气又恨，心想：“我怎么如此胡涂，竟为一个女子而叛教？弄得身败名裂，我……我也不要活了。”她性子刚硬，心中越气，脸上越是露出笑容，小嘴一张，左颊露出一个酒窝，说道：“我真是胡涂啦！”走下阶石，俯身去拔齐云璈背上最后一柄毒刀。但饶是她要强好胜，终究倏遭大变，心神不定，不由得双足发软，身子一下摇晃。

焦宛儿正要上前相扶，突然路旁一声厉叫，一人蓦地窜将出来，纵到齐云璈身后，一弯腰，又纵了开去。只听齐云璈狂喊一声，俯伏在地，背后那柄尺来长的毒刀已深入背心，直没至刀柄。这一下犹如晴空霹雳，正所谓迅雷不及掩耳，虽有袁承志、程青竹、沙天广、哑巴等许多高手在旁，但没一个来得及施救。

众人齐声惊呼，看那突施毒手的人时，正是老乞丐何红

药。却见她啊啊怪叫，左手挥舞，双足乱跳，却总是摔不开咬在她手背上的一条小金蛇。齐云璈抬头叫道：“好，好！”身子一阵扭动，垂首而死。众人瞧着何红药，只见她脸上尽是怖惧之色，一张本就满是伤疤的脸，更加令人不忍多瞧一眼。她右手几番伸出，想去拉扯金蛇，刚要碰到时又即缩回，似乎一碰金蛇的身子便有大祸临头一般。

何铁手只是嘻嘻而笑，袖手不语。何红药白眼一翻，忽地从怀里摸出一柄利刃，刀光一闪，嚓一声，已把自己左手砍下，急速撕下衣襟包住伤口，狂奔而去。

众人见到这惊心动魄的一幕，都呆住了说不出话来。

何铁手弯下腰去，在齐云璈身上摸出一个铁筒，罩在金蛇身上，左手铁钩在何红药的断手上一划，切下金蛇咬住的手背肉，连肉和蛇倒在筒里，盖上塞子。

袁承志问道：“这金蛇是哪里来的？”何铁手微微一笑，说道：“这姓齐的虽然求我收留，但总不放心，怕我见害，因此在第九柄刀旁暗藏金蛇。倘若我给他拔刀，那就罢了，如有加害之意，他便以金蛇反击。哼哼，哪知姑姑却放他不过。总算她心狠得下，切下了自己的手，再迟片刻，就不可救了。”青青道：“你的左手，也是这样割断的么？”何铁手横了她一眼，并不回答，忽地掩面奔入。青青碰了一个钉子，气道：“这人也真怪。”

焦宛儿脸现忧色，低声道：“我去陪陪她，别出甚么乱子。”入内片刻，随即匆匆出来，说道：“袁相公，何教主关在房里，我叫她总是不理。”袁承志道：“让她休息一会吧。”焦宛儿道：“不，我瞧情形不对。”袁承志道：“好，瞧瞧她去。”

三人来到何铁手房外，焦宛儿伸手拍门，里面寂无回音。焦宛儿绕到窗口，往里一张，突然大叫：“不好啦，袁相公，快来！”她语声甫毕，双掌已推开木窗，飞身入去。袁承志和青青跟着跃进。只见何铁手解开衣襟，跪在一尊小小的木雕像面前，右手拿住金蛇，正要放到自己喉头。袁承志右手疾挥，嗤的一声，一枚铜钱破空而去，打入金蛇口中。何铁手一惊，放下金蛇，伏在桌上大哭起来。

青青抢过铁管，把金蛇收入，柔声道：“干么要自寻短见？你教中那些家伙不听你话，你跟我们在一起不好么？”何铁手只是哭泣。袁承志劝道：“何教主，五毒教本是害人邪教。你弃邪归正，跟五毒教一刀两断，那是何等美事，又何必伤心？”这时程青竹等闻声，也都过来劝慰。

何铁手愧恨难当，本想一死了之，但在生命关头突然得人相救，这求死的念头便即消了，双眸仰视，精光四射，笑道：“袁相公，你如肯答应一件事，我就不死啦。”

青青心想：“这人片刻之前正要自杀，哭了一场，忽然又笑，她要大哥甚么呢？啊哟不对，莫非是看中了他！”忙问：“你要他答应甚么？”何铁手道：“袁相公你先说肯不肯。”袁承志道：“不知何教主要兄弟办甚么事。”他也起了疑心，不即答应。

何铁手向青青、焦宛儿一笑，忽地在袁承志面前跪下，连连磕头。袁承志大惊，忙作揖还礼，说道：“快别这样。”何铁手道：“你不收我做徒弟，我就赖着不起来啦。”

青青心头大宽，笑道：“何教主这么厉害的功夫，谁能做你师父啊？”何铁手道：“师父，你不收我这徒弟，我在这里

跪一辈子。”袁承志道：“我出师门不到一年，怎能授徒？何教主如不嫌我本领低微，咱们可以互相切磋，研讨武艺。拜师之说，再也休提。”何铁手直挺挺的跪着，只是不肯起身。袁承志伸手相扶。何铁手手肘一缩，笑道：“我手上有毒！”乌光一闪，铁钩往他手掌上钩去。

袁承志双手并不退避，反而前伸，在间不容发之际，已抢在头里，在她手肘上一托，何铁手身不由自主的腾空而起。但她武功也真了得，在空中含胸缩腰，陡然间身子向后退开两尺，落下地来，仍是跪着。旁观众人见两人各自露了一手上乘武功，不自禁的齐声喝彩。

袁承志道：“何教主休息一会儿吧，我要出去会客。”说着转身出门。何铁手大急，叫道：“你当真不肯收我为徒？”袁承志道：“兄弟不敢当。”何铁手道：“好！夏姑娘，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有人半夜里把图画放在床边。”她一知青青是女子，立时察觉她对袁承志钟情甚深，而袁承志对青青的神态也是非同寻常，便想到床边肖像之事大是奇货可居。

青青愕然不解。袁承志却已满脸通红，心想这何铁手无法无天，甚么事都做得出，自己与阿九的事本来问心无愧，但青年男女深夜同睡一床，这事给她传扬开来，不但青青生气，也败坏了自己和阿九的名声，不由得心中大急，连连搓手。

何铁手笑道：“师父，还是答应了好。”袁承志无奈，支吾道：“唔，唔。”何铁手大喜，说道：“好呀，你答应了。”双膝一挺，身子轻轻落在他面前，盈盈拜倒，行起大礼来。袁承志为势所迫，只得还了半礼。众人纷纷过来道贺。

青青满腹疑窦，问何铁手道：“你讲甚么故事？”何铁手

笑道：“我们教里有门邪法，只要画了一个人的肖像放在床边，向着肖像磕头，行起法来，那人就会心痛头痛，一连三个月不会好。先前师父不肯收我，我就吓他要行此法。”青青觉此话难信，却也无可相驳。

袁承志听何铁手撒谎，这才放心，心想：“天下拜师也没这般要胁的。如她心术不改，决不传她武艺。”当下正色道：“其实我并无本领收徒传艺，既然你一番诚意，咱们暂且挂了这个名，等我禀明师父，他老人家答允之后，我才能传你华山派本门武功。”何铁手眉花眼笑，没口子的答应。

青青道：“何教主……”何铁手道：“你不能再叫我作教主啦。师父，请您给我改个名儿。”袁承志想了一下，说道：“我读书不多，想不出甚么好名字。就叫‘惕守’如何？惕是警惕着别做坏事，守是严守规矩、正正派派的意思。”何铁手喜道：“好好，夏师叔，你就叫我惕守吧。”青青道：“你年纪比我大，本领又比我高，怎么叫我师叔？”何惕守在她耳边悄声道：“现下叫你师叔，过些日子叫你师母呢！”

青青双颊晕红，芳心窃喜，正要啐她，忽听得水云与闵子华两人来到房外。众人走了出去。袁承志道：“黄木道长的下落，你对两位说了吧。”何惕守微微一笑，道：“他是在云南大……”

一句话没说完，猛听得轰天价一声巨响，只震得门窗齐动。众人只觉脚下地面也都摇动，无不惊讶，但听得响声接连不断，却又不是焦雷霹雳。程青竹道：“那是炮声。”

众人涌到厅上。洪胜海从大门口直冲进来，叫道：“闯王大军到啦！”只听炮声不绝，遥望城外火光烛天，杀声大震，

闯王义军已攻到了北京城外。

袁承志对水云道：“道长，她已拜我为师。尊师的事，咱们慢一步再说……”，何惕守道：“黄木道长被我姑姑关在云南大理灵蛇山毒龙洞里。你们拿这个去放他出来吧。”说着拿出一个乌黑的蛇形铁哨来。水云与闵子华听说师父无恙，大喜过望，连忙谢过，接了哨子。何惕守道：“这是我的令符。你们马上赶去，只要抢在头里，云南教众还不知我已叛教，见了这个令符，自会放尊师出来。”水云与闵子华匆匆去了。

两人走了不久，北京城里各路豪杰齐来听袁承志号令。袁承志事先早有布置，谁放火，谁接应，已分派得井井有条。

闯军如何攻城，明军如何守御，各处探子不住报来。过得一会，一名汉子送了一封信来，是李岩命人混进城来递送的，原来他统军已到城外。袁承志大喜，当即派人四出行事。

黄昏间，各人已将歌谣到处传播，只听西城众闲人与小儿们唱了起来：“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又听东城的闲汉们唱道：“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城中官兵早已大乱，各自打算如何逃命，又有谁去理会？听着这些歌谣，更是人心惶惶。

次日是三月十八，袁承志与青青、何惕守、程青竹、沙天广等化装明兵，齐到城头眺望，只见义军都穿黑衣黑甲，数十万人犹如乌云蔽野，不见尽处。炮火羽箭，不住往城上射来。守军阵势早乱，哪里抵敌得住？

忽然间大风陡起，黄沙蔽天，日色昏暗，雷声震动，大

雨夹着冰雹倾盆而下。城上城下，众兵将衣履尽湿。

青青等见到这般天地大变的情状，不禁心中均感栗栗。

袁承志等回下城来，指挥人众，在城中四下里放火，截杀官兵。各处街巷中的流氓棍徒便乘机劫掠，哭声叫声，此起彼落。

群雄正自大呼酣斗，忽见一队官兵拥着一个锦衣太监，呼喝而来。袁承志于火光中远远望见正是曹化淳，心头一喜，叫道：“跟我来，拿下这奸贼。”铁罗汉与何惕守当先开路，直冲过去，官兵哪里阻拦得住？曹化淳见势头不对，拨转马头想逃。袁承志一跃而前，扯住他的脚一拉，提下马来，喝道：“到哪里去？”曹化淳道：“皇……皇上……命个人督……督战彰义门。”袁承志道：“好，到彰义门去。”

群雄拥着曹化淳直上城头，遥遥望见城外一面大旗迎风飘扬，旗下一人头戴毡笠，跨着乌驳马往来驰骋指挥，威风凛凛，正是闯王李自成。

袁承志叫道：“快开城门，迎接闯王！”说着手上一用劲，曹化淳痛得险些晕了过去。他命悬人手，哪敢违抗？何况眼见大势已去，反想迎接新主，重图富贵，当即传下令来，彰义门大开。城外闯军欢声雷动，直冲进来。成千成万身披黑甲的兵将涌入城门。袁承志站在城头向下望去，见闯军便如一条大黑龙蜿蜒而进北京，威不可当。

袁承志率领众人，随着败兵退进了内城。内城守兵尚众，加上从外城溃退进来的败兵，重重叠叠，挤满了城头。这时天色已晚，外城闯军鸣金休息。袁承志等在乱军中也退回居所。城边钲鼓声、呐喊声乱成一片。统兵的将官有的逃跑，有

的在城头督战，谁也顾不到他们这一伙人。

群雄退回正条子胡同，换下身上血衣，饱餐已毕，站在屋顶瞭望，只见城内处处火光。

袁承志喜道：“内城明日清晨必破。闯王治国，大公无私，从此天下百姓，可以过吃饱着暖的太平日子。今晚是我手刃仇人的时候了。”

众人知他要去刺杀崇祯为父报仇，都愿随同入宫。袁承志道：“各位辛苦了一日，今晚好好休息，明晨尚有许多大事要办。兵荒马乱之际，皇宫戒备必疏，刺杀昏君只是一举手之劳，还是兄弟一个去办罢。”各人心想他绝世武功，现下皇帝的侍卫只怕都已逃光，要去刺杀这个孤家寡人，实是不费吹灰之力，俱都遵从。

袁承志要青青点起香烛，写了“先君故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的灵牌，安排了灵位，只待割了崇祯的头来祭了父亲，然后把首级拿到城头，登高一呼，内城守军自然溃败。他带了一个革囊，以备盛放崇祯的首级，腰间藏了一柄尺来长的尖刀，径向皇宫奔去。

一路火光烛天，溃兵败将，到处在乘乱抢掠。袁承志正行之间，只见七八名官兵拖了几名大哭大叫的妇女走过，想起阿九孤身一个少女，不知如何自处，又想到她对自己的一番情意，诚挚深切，令人心感，但此生却已无可报答，突然之间，内心涌起一阵惆怅，一阵酸楚。他直入宫门，守门的卫兵宫监早已逃得不知去向。眼见皇宫中冷清清的一片，不觉一惊：“崇祯要是藏匿起来，不知去向，那可功亏一篑了。”当下直奔乾清宫。

来到门外，只听得一个女人声音哭泣甚哀。袁承志闪在门边，往里一张，心头大喜，原来崇祯正坐在椅上。一个穿皇后装束的女人站着，一面哭，一面说道：“十六年来，陛下不肯听臣妾一句话。今日到此田地，得与陛下同死社稷，亦无所憾。”崇祯俯首垂泪。皇后哭了一阵，掩面奔出。

袁承志正要抢进去动手，忽然殿旁人影一闪，一个少女提剑跃到崇祯面前，叫道：“父皇，时势紧迫，赶快出宫吧。”正是长平公主阿九。她转头对一名太监道：“王公公，你好好服侍陛下。”那太监名叫王承恩，垂泪道：“是，公主殿下一起走吧。”阿九道：“不，我还要在宫里耽一会儿。”王承恩道：“内城转眼就破，殿下留在宫里很是危险。”阿九道：“我要等一个人。”

崇祯变色道：“你要等袁崇焕的儿子？”阿九脸上一红，低声道：“是，儿臣今日和陛下告别了。”崇祯道：“你等他干甚么？”阿九道：“他答应过我，一定会来的。”崇祯道：“把剑给我。”接过阿九手中那柄金蛇宝剑，长叹一声，说道：“孩儿，你为甚么生在我家里……”忽地手起剑落，乌光一闪，宝剑向她头顶直劈下去。

阿九惊叫一声，身子一晃。袁承志大吃一惊，万想不到崇祯竟会对亲生女儿忽下毒手。他与两人隔得尚远，陡见形势危急，忙飞身扑上相救，跃到半路，阿九已经跌倒。

崇祯提剑正待再砍，袁承志已然抢到，左手探出，在他右腕上力拍，崇祯哪里还握得住剑，金蛇剑直飞上去。袁承志左手翻转，已抓住崇祯手腕，右手接住落下来的宝剑，回头看阿九时，只见她昏倒在血泊之中，左臂已被砍断。

袁承志大怒，喝道：“你这狠心毒辣的昏君，竟是甚么人都杀，既害我父亲，又杀你自己女儿。我今日取你性命！”

崇祯见到是他，叹道：“你动手吧！”说罢闭目待死。两名内监抢上来想救，被袁承志一脚一个，踢得直飞出去。袁承志举起剑来，正要往崇祯头上砍落。阿九恰好睁开眼睛，当即奋力跃起，挡到崇祯身前，叫道：“你别杀我父皇，求你……”脸上满是哀恳的脸色，望着袁承志，一语未毕，又已晕了过去。

袁承志见她断臂处血如泉涌，大为不忍，左手一推，崇祯仰天一交直跌出去。他俯身扶起阿九，点了她左肩和背心各处通血脉的穴道，血流稍缓，从怀里掏出金创药敷在伤口，撕下衣裾扎住。阿九慢慢醒转。

王承恩等数名太监扶起崇祯，下殿趋出。袁承志喝道：“哪里走！”放下阿九。要待追赶。阿九右手搂住他脖子，哭叫：“别伤我父皇！”

袁承志转念一想，城破在即，料来崇祯也逃不了性命，虽非亲自手刃，父仇总是报了，也免得伤阿九之心，当下点头道：“好！”阿九心头一宽，又晕了过去。

袁承志见各处大乱，心想她身受重伤，无人照料，势必丧命，只有将她救回自己住处再说。当下抱起了她，出宫时已交三更，抬头见火光照得半天通红，到处是哭声喊声。

到得正条子胡同，众人正坐着等候。青青见他又抱着一个女子回来，先已不悦，走近一看，竟是阿九，板起脸问道：“皇帝的首级呢？”袁承志道：“我没杀他。焦姑娘，请你费心照料她。”焦宛儿答应了，把阿九抱进内室。

青青又问：“干么不杀？”袁承志略一迟疑，向内一指，道：“她求我不杀！”青青怒道：“她，她是谁？你干么这样听她话？”袁承志尚未回答，何惕守道：“唉，可惜，可惜！这位美公主怎会断了一条手臂？师父，她画的那幅肖像呢？有没带出来？”袁承志连使眼色，何惕守还想说下去，见袁承志与青青两人脸色都很严重，便住口不说了。

青青问道：“甚么公主？甚么肖像？”何惕守笑道：“这位公主会画画，我见过她画的自己一幅小照，画得真好。”青青横了她一眼道：“是么？”转身入内去了。何惕守对袁承志道：“师父，我帮你救公主去。”说着奔了进去。

注：曹化淳欲立诚王为帝，并非史实，纯系小说作者之杜撰穿插，《明史》中亦无诚王其人。其他与崇祯有关之叙述，则大致根据史书所载。

第十九回 嗟乎兴圣主 亦复苦生民

袁承志回房假寐片刻。天将明时，洪胜海匆匆走进房来，叫道：“相公，沙寨主拿住了太监王相尧，已率人打开了宣武门！”袁承志一跃而起，问道：“义军进城了么？”洪胜海道：“刘宗敏将军已带队进来了。”袁承志道：“好极了，咱们快去迎接。”

两人走到厅上。何惕守道：“师父，你放心，我会照顾她们。”袁承志点了点头。这时程青竹、沙天广与铁罗汉出外未归，袁承志带领哑巴、胡桂南、洪胜海，四人往大明门来。

只见阴云四合，白雪微飘，街道上溃兵败卒，四散奔逃。有人大呼而过：“正阳门，齐化门，东直门都打开啦！”走了一阵，败兵渐少。众百姓在门上贴了“永昌元年大顺王万万岁”的黄纸，门口摆了香案，有的还在门口放了酒浆劳军。袁承志对胡桂南道：“人心如此，闯王哪得不成大事？”

又走一阵，前面号角齐鸣，数百人快步过来，当先正是沙天广与铁罗汉。两人率领北京城内的豪杰截杀明兵，见了袁承志都大声欢呼起来。铁罗汉叫道：“闯王就要来啦！”一言方毕，前面数骑急奔而至。一名大汉举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大顺制将军李”六个大字。李岩身穿青衫，纵马驰来。

袁承志大喜，叫道：“大哥！”跃到马前。

李岩一怔，当即翻身下马，喜道：“兄弟，你破城之功，甚是不小！”袁承志道：“闯王大军到处，明兵望风而降，小弟有何功劳？”两人执手说了几句话，以前在圣峰嶂见过的刘芳亮、田见秀等人一时俱到。众人执手言欢。

突然号角声响，众军大呼：“大王到啦，大王到啦！”

袁承志等闪在一旁，只见精骑百余前导，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疾驰而来。

李岩过去低语几句。李自成笑道：“好极了！袁兄弟过来。”李岩招招手，袁承志走到两人马前。李自成笑道：“袁兄弟，你立了大功！你没马么？”说着一跃下地，把坐骑的马缰交给了他。袁承志连忙拜谢。

李自成走上城头，眼望城外，但见成千成万部将士卒正从各处城门入城，当此之时，不由得志得意满。闯军见到大王，四下里欢声雷动。

李自成从箭袋里取出三支箭来，扳下了箭簇，弯弓搭箭，将三箭射下城去，大声说道：“众将官兵士听着，入城之后，有人妄自杀伤百姓、奸淫掳掠的，一概斩首，决不宽容！”城下十余万兵将齐声大呼：“遵奉大王号令！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袁承志仰望李自成神威凛凛的模样，心下钦佩之极，忍不住也高声大叫：“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自成下得城头，换了一匹马，在众人拥卫下走向承天门。他转头对袁承志笑道：“你是承父之志，我是承天！”弯弓搭箭，嗖的一声，羽箭飞出，正中“天”字之下。他膂力

强劲，这一箭直插入城墙，众人又是一阵欢呼。

来到德胜门时，太监王德化率领了三百余名内监伏地迎接。李自成投鞭大笑，对袁承志道：“你去年在陕西见到我时，可想到会有今日？”袁承志道：“大王克成大业，天下百姓早都知道了。只是万想不到会如此之快。”李自成拊掌大笑。

忽有一人疾奔而来，向李自成报道：“大王，有一个太监说，见到崇祯逃到煤山那边去了。”李自成转头对袁承志道：“你快带人去拿来！”袁承志道：“是！”手一摆，率领了胡桂南等人驰向煤山。

那煤山只是个小丘，众人上得山来，不禁一惊。只见大树下吊着两人，随风摇晃。一人披发遮面，身穿白夹短蓝衣，玄色镶边，白绵绸背心，白绌裤，左脚赤裸，右脚着了绫袜与红色方头鞋。袁承志拨开他头发一看，竟然便是崇祯皇帝。他衣前用血写着几行字道：

“朕登极十七年，致敌入内地四次，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袁承志拿了这张血诏，颇感怅惘，二十年来大仇今日得报，本是喜事，但见仇人如此凄惨下场，不禁恻然久之，心想：“你话倒说得漂亮，甚么勿伤百姓一人。要是你早知爱惜百姓，不是逼得天下饥民无路可走，又怎会到今日这步田地。”

洪胜海道：“袁相公，那边吊死的是个太监。”袁承志道：“这皇帝死时只有一个太监相陪，真叫做众叛亲离了。把尸首抬了去，别让人侵侮。”洪胜海应了。袁承志驰回禀报。

这时李自成已进皇宫。守门的闯军认得袁承志，引他进宫。只见李自成坐在龙椅之上，身旁站着十几名部将从官，一个衣冠不整的少年站在殿下。

李自成见袁承志进来，叫道：“好！皇帝呢，带他上来吧。”袁承志道：“崇祯自缢死了。”李自成一呆，接过崇祯的遗诏观看。

旁立的少年忽然伏地大哭，几乎昏厥了过去。李自成道：“那是太子！”袁承志扶了他起来。李自成问道：“你家为甚么会失天下，你知道么？”太子哭道：“只因误用奸臣温体仁、周延儒等人。”李自成笑道：“原来小小孩童，倒也明白。”随即正色道：“我跟你讲，你父皇又糊涂又忍心，害得天下百姓好苦。你父皇今日吊死，固然很惨，但他在位一十七年，天下百姓被逼得吊死的又不知有几千几万，那可更惨得多了。”太子俯首不语，过了一会道：“那你快杀我吧。”袁承志见他倔强，不禁为他担心。

李自成道：“你还是孩子，并没犯罪，我哪会乱杀人。”太子道：“那么我求你几件事。”李自成道：“你说来听听。”太子道：“求你不要惊动我祖宗陵墓，好好葬我父皇母后。”李自成道：“当然，那何必要你求我？”太子道：“还求你别杀百姓。”李自成呵呵大笑，道：“孩子不懂事。我就是老百姓！是我们百姓攻破你的京城，你懂了么？”

太子道：“那么你是不杀百姓的了？”李自成倏地解开自己上身衣服，只见他胸前肩头斑斑驳驳，都是鞭笞的伤痕，众人不禁骇然。李自成道：“我本是好好的百姓，给贪官污吏这一顿打，才忍无可忍，起来造反。哼，你父子俩假仁假义，说

甚么爱惜百姓。我军中上上下下，哪一个不吃过你们的苦头？”太子默然低头。李自成穿回衣服，道：“你下去吧。念你是先皇的太子，我封你一个王，让你知道我们老百姓不念旧恶。封你甚么王？嗯，你父亲把江山送在我手里，就封你为宋王吧。”

太监曹化淳站在一旁，说道：“快向陛下磕头谢恩。”太子怒目而视，忽地回手一掌，啪地一声，曹化淳面颊上登时起了五个手指印。

李自成哈哈大笑，道：“好，这种不忠不义的奸贼，打得好。来呀，带下去砍了！”曹化淳吓得脸如土色，咕咚一声，跪在地下连磕响头，额角上血都碰了出来。李自成一脚把他踢了个筋斗，喝道：“滚出去，以后你再敢见我的面，把你刮了！”太子随后昂首走出。

李自成对袁承志道：“这小子倒倔强。我喜欢有骨气的孩子。”袁承志道：“是。”

丞相牛金星道：“主上大事已定。明朝人心尽失，但死灰复燃，却也不可不防。这孩子十分倔强，决计不肯归顺圣朝，只怕有人会借用他的名头作乱。不如除了，以免后患。”李自成踌躇道：“这也说得是。这件事你去办了吧。”转头对身后的矮子军师宋献策道：“听说皇帝还有个公主，却不知在哪里。”

袁承志接口道：“皇帝把她砍去了一条臂膀，是我接了公主在家里养伤。待她伤愈，再带她来叩见大王。”李自成笑道：“好好！你功劳不小，我正想不出该赏你甚么，这公主就赏了你吧。”袁承志窘道：“不，不，那……倒是那个太子，还求大王饶了他性命。”牛金星笑道：“袁兄弟，害甚么臊？究竟

是英雄出在少年。刘将军他们功劳虽大，大王也只赏他们几名宫娥呢。你驸马爷还没做，倒爱惜起小舅子来啦。”

袁承志听他话中有刺，颇为不快，心想：“太子这小小孩童，何必杀他？”

李自成道：“袁兄弟，我部下武官，分为九品。刘宗敏是一品权将军，你义兄李岩是二品制将军。我封你为三品果毅将军吧。”袁承志躬身道：“多谢大王。袁承志誓死为大王效力，不愿为官。”

牛金星微笑道：“袁兄弟是七省武林盟主，是不是嫌这三品将军职位太低了呢？大王一统天下，率土之民，莫非王臣。甚么七省盟主、八省盟主这些私相授受的名号，自今而后，都是要严加禁止的了。”

李自成听他言语太重，拍拍袁承志的肩头，微笑道：“你还年轻得很，功劳虽是不小，终究随我时日还短，以后升迁，还怕没机会吗？”袁承志道：“属下决非为了职位高低，实因草莽匹夫，做不来官。”李自成呵呵大笑，朗声道：“我难道不是草莽匹夫了？连皇帝都要做呢。”袁承志不便再说，辞了出去。

当下回正条子胡同来，一进胡同，就听得兵刃相交、呼喝斥骂之声，随见数十名闯军手执兵刃，急奔出来。袁承志心想：“这许多闯军在这里干甚么？”加快脚步，走到门口，只见何惕守挥钩乱杀，把十多名困在屋里逃不出来的闯军打得东奔西窜。袁承志叫道：“住手，住手！都是自己人！”何惕守叫了声：“师父。”闪在一旁。

众闯军忽见有路可逃，蜂涌而出。一名军官奔到袁承志跟前，一呆之下，说道：“你……你不也是我们大王手下的吗？”袁承志道：“正是。大家误会，老兄莫怪。”那军官愤愤的道：“误会！哼，你瞧，你徒儿杀了我们这许多弟兄。”说着一指地下的七八具尸首。

铁罗汉奔了出来，骂道：“入你娘的！你们一进屋来，伸手就抢东西，又说不交金银，就放火烧屋子。见到何姑娘美貌，登时动手动脚，说她是奸细，要带了走。混帐王八蛋，你们跟明朝的官兵有甚么分别了？”说着一拳挥出，砰的一声，把那军官打得直飞出去。

袁承志走进厅中。程青竹、胡桂南等人都气愤愤的述说市上所见，说道闯军入城之后，占住民房，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袁承志心下吃惊，说道：“如此做法，民心大失。我亲眼见到大王在城头射了三箭，严禁杀人掳掠，定是大王尚不知情。我这就去禀报，请他下令禁止。”程青竹劝道：“盟主，闯王部下有许多本是盗贼出身，来到这帝王之都，花花世界，哪有不放肆一番的？且过得几天，再向大王进言吧。”袁承志道：“不成，过得几天，北京城里老百姓都给他们害苦了。救民如救火，怎能等得？”

正说话间，忽然外面喊声大震。袁承志等吃了一惊，奔到门外，只见无数人马拥在正条子胡同出口。先前给铁罗汉打走的那军官骑在马上，手执大刀，叫道：“袁承志，权将军叫你去说话。”袁承志道：“当真是权将军吩咐吗？”另一名军官取出一支令箭，道：“有权将军的令箭在此。”

袁承志心想：“我若不去，伤了兄弟间的和气。见到权将

军，正可劝他约束部属，不可胡作非为。”便点头道：“好！我同你去便是。”那军官喝道：“绑了！”便有七八名士兵拥上前来，取出绳索要绑。袁承志微微一笑，也不抵拒，反手在背后，任由绑缚。铁罗汉、沙天广等齐声呼喝：“谁敢动手？”冲上去便要打人。袁承志叫道：“大家不可动粗，我见了权将军自有分辩。”

那军官指着何惕守道：“这人是崇祯皇帝的公主，断了一只手的。权将军指明要这人，把她带了去。”众军士便向何惕守奔来。

何惕守金钩一划，阻住众军士近前，笑问：“权将军要我去干甚么？”那军官道：“打破北京，权将军功劳第一。崇祯的公主，自然归权将军所有。快乖乖的来吧，以后一生富贵，包你享用不尽。”何惕守笑道：“那倒妙得很。要是我不肯跟你去呢？”那军官喝道：“哪有这么多啰唆的？带了去！”何惕守叫道：“师父，那个权将军要抢我去做小老婆呢。你说我去是不去？”

袁承志倒是难以回答。但见几名士卒拥上去向何惕守便拉。何惕守只是格格娇笑，并不动手，突然之间，拉她的士卒仰天便倒，稍一扭动，便均毙命。原来何惕守衣衫之上，尽是剧毒。那军官大惊之下，叫道：“反了，反了。前明余孽，抗拒义军，杀啊！”刀枪纷举，向铁罗汉等人头上砍落。

群雄到此地步，岂有束手待毙之理？抢过刀枪，反杀过去，一阵格斗，闯军官兵乱成一团，拥在胡同中进退不得。

袁承志叫道：“你们去回报权将军，大家同到大王跟前，分辩是非曲直。”双臂一振，绑在他手腕上的绳索登时断了，

纵身而起，双手抓住两名军官，扯下马来，叫道：“当官的留着，士兵都回营去。”众兵见长官被擒，不敢再斗，推推拥拥的走了。

袁承志长叹一声，摇了摇头，命胡桂南和洪胜海押了两名军官，去见李自成。

进得宫来，只见殿上设了盛宴，李自成正在大宴诸将，丝竹盈耳，酒肉流水价送将上来。李自成已喝得微醺，见到袁承志，喜道：“好，袁承志，你也过来喝一杯！”袁承志躬身道：“是！”走近去接过李自成手中酒杯，一饮而尽。

坐在李自成左侧的一名将军霍地站起身来，喝道：“袁承志，你好大的胆子，仗了谁的势力，敢杀我部属？”袁承志见这人满脸浓髯，神态粗豪，想来便是权将军刘宗敏了，说道：“这位是权将军么？”那人道：“正是。大王不过封了你一个小果毅将军，你就不把我权将军瞧在眼里了，竟敢杀我部下！”说着伸手抓住刀柄，将刀拔出一半，啪地一声，又送刀入鞘。霎时之间，殿上数百人寂静无声。

袁承志道：“大王入城之时曾有号令，有谁杀伤百姓，奸淫掳掠，一概斩首。在下见到本军兄弟正在虐杀百姓，这才出手阻止，实非有意得罪，还请权将军见谅。”

刘宗敏冷笑道：“这天下是大王的天下，是我们老兄弟出生入死、从刀山枪林里打出来的天下。我们会打江山，难道不会坐江山么？你来讨好百姓，收罗人心，到底是甚么居心？”袁承志道：“大王刚才说过，他自己也就是百姓。”刘宗敏哈哈大笑，说道：“大王打江山的时候是百姓。今日得了天下，

坐了龙廷，便是真命天子了，难道还是老百姓吗？你这小子胡说八道。”袁承志默然不语。

李自成笑道：“好啦，好啦！大家自己兄弟，别为这些小事伤了和气。来来来，你们两个干一杯。宗敏，我知你只因袁承志得了公主，为此吃醋。皇宫里美女要多少有多少，待会你自己去拣便是。”刘宗敏道：“大王，崇祯的公主却只有一个。”李自成向袁承志笑道：“他定要你的公主，你就瞧在我面上，让了给他罢。你们一殿为臣，和气要紧。”

袁承志一听，不由得愕然，心中茫然若失，手一松，酒杯掉在地下，登成碎片。李自成怒道：“你就算不肯，也不用向我发脾气。”袁承志一惊，忙躬身道：“属下不敢。”

忽听得丝竹声响，几名军官拥着一个女子走上殿来。那女子向李自成盈盈拜倒，拜毕站起，烛光映到她脸上，众人都约而同的“哦”了一声。

袁承志自练了混元功后，精神极是把持得定，虽与阿九同衾共枕，亦无非礼之行，但此刻一见这女子，不由得心中一动：“天下竟有这等美貌的女子！”

那女子目光流转，从众人脸上掠过，每个人和她眼波一触，都如全身浸在暖洋洋的温水中一般，说不出的舒服受用。只听她莺声呖语的说道：“贱妾陈圆圆拜见大王，愿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自成哈哈大笑，道：“好美貌的娘儿！”刘宗敏道：“大王，那崇祯的公主，小将也不要了。你把这娘儿赐了给我罢。”牛金星道：“刘将军，这陈圆圆是镇守山海关总兵官吴三桂的爱妾，号称天下第一美人。大王特地召来的，怎能给你？”刘

宗敏听得是李自成自己要，不敢再说，目不转睛的瞪视着陈圆圆，骨都一声，吞了一大口馋涎。

皇极殿上一时寂静无声，忽然间当啷一声，有人手中酒杯落地，接着又是当啷、当啷两响，又有人酒杯落地。适才袁承志的酒杯掉在地下，李自成甚是恼怒，此刻人人瞧着陈圆圆的丽容媚态，竟是谁也没留神到别的。

忽然间坐在下首的一名小将口中发出呵呵低声，爬在地下，便去抱陈圆圆的腿。陈圆圆一声尖叫，避了开去。那边一名将军叫道：“好热，好热！”嗤的一声，撕开了自己衣衫。又有一名将官叫道：“美人儿，你喝了我手里这杯酒，我就死也甘心！”举着酒杯，凑到陈圆圆唇边。

一时人心浮动，满殿身经百战的悍将都为陈圆圆的美色所迷。

袁承志只看得暗暗摇头，便欲出殿，忽听得李岩大声喝道：“大王驾前，众兄弟不得无礼。”一名将军哈哈大笑，说道：“我伸一个小指头儿，摸一摸美人儿的雪白脸蛋，那也不打紧吧！”说着伸出手指，一步一步的向陈圆圆走去。

李自成喝道：“把美人儿送到后宫去。宋献策，你带兵看守。”宋献策答应了，领着陈圆圆入内。

数十名军官一齐蜂涌过去，争着要多看一眼，直到陈圆圆的后影也瞧不见了，才恋恋不舍的慢慢归座。一人举鼻狂嗅，说道：“美人儿的香气，闻一闻也是前世修来的。”一人说道：“这不是人，是狐狸精变的，大王不可收用。”另一人道：“就算是吃人妖魔，我只要抱她一抱，立刻给她吃了，那也快活得很。”

李自成一口一口喝酒，脸上神色显是乐不可支，对众将官的丑态全没放在心上。

李岩走上几步，说道：“大王，吴三桂拥兵山海关，有精兵四万，又有辽民八万，都是精悍善战。大王既已派人招降，他的小妾，还是放还他府中，以安其心为是。”刘宗敏冷笑道：“吴三桂四万兵马，有个屁用？北京城里崇祯十多万官兵，遇上了咱们，还不是希哩花啦的一古脑儿都垮了。”李自成点头道：“吴三桂小事一桩，不用放在心上。他若投降，那是识好歹的，否则的活，还不是手到擒来？吴三桂难道比孙传庭、周遇吉还厉害么？”

李岩道：“大王虽已得了北京，但江南未定……”李自成挥手道：“大家喝酒，大家喝酒！此刻不是说国家大事的时候。”李岩只得道：“是。”退了下去，坐在袁承志身边，低声道：“一切小心，须防权将军对你不利。”袁承志点点头。

只见李自成喝了几杯酒，大声道：“大伙儿散了罢，哈哈，哈哈！”飞起一脚，踢翻了桌子，转身而入。众将一哄而散。

袁承志随着李岩出殿，在宫门外遇到胡桂南和洪胜海，吩咐将两名军官放了。

四人刚转过一条街，便见数十名闯军正在一所大宅中掳掠，拖了两名年轻妇女出来。两名女子只是哭叫，挣扎着不肯走。李岩大怒，喝令部属上前拿问。众闯军见是制将军到来，发一声喊，抛下妇女财物便逃走了。

一路行去，只听得到处都是军士呼喝嬉笑、百姓哭喊哀呼之声。大街小巷，闯军士卒奔驰来去，有的背负财物，有

的抱了妇女公然而行。李岩见禁不胜禁，拿不胜拿，只有浩叹。

袁承志本来一心想望李自成得了天下之后，从此喜见升平，百姓安居乐业，但眼见今日李自成和刘宗敏的言行，又见到满城士卒大掠的惨况，比之崇祯在位，又好得了甚么？满腔热望，登时化为乌有。

再走得几步，只见地下躺着几具尸首，两具女尸全身赤裸。众尸身上伤口中兀自流血未止。袁承志这时再也忍耐不住，握住李岩的手，说道：“大哥，你说闯王为民伸冤，为……为百姓出气，就是这样么？”说着突然坐倒在地，放声大哭。

李岩也是悲愤不已，说道：“我这就去求见大王，请他非立即下令禁止掳掠不可。”拉起袁承志，回到皇宫，向卫士说有急事求见闯王。”

卫士禀报进去，过了一会，出来说道：“制将军，大王已经睡了，谁也不敢惊动。请将军明天来吧。”李岩道：“我跟随大王多年，有事求见，大王深更半夜也必接见。你再去禀报罢。”那卫士又进去半晌，出来时满脸惊惶之色，颤声道：“大王大发脾气，说小人若是再去啰唆，立刻砍了我的脑袋。”李岩道：“好，我便在这里等着，等大王醒了之后再见。”对袁承志道：“兄弟，你先回去休息吧。”袁承志道：“我在这里陪伴大哥。”要胡桂南、洪胜海二人先回，以免青青等挂念。

两人等到天色大明，才见一名卫士从内宫出来，说道：“大王召见。”两人跟着他来到一间房中，那卫士便出去了。直等了两个多时辰，眼见午时已过，李自成始终不出来。两人你瞧着我，我瞧着你，都是十分焦急。

眼见日头偏西，已到未时，忽见宋献策推门进来，说道：“李将军，袁将军，两位怎么在这里？”李岩道：“我们求见大王，卫士说道大王召见。可是从清早直等到这时候，大王始终没出来。”宋献策叹了口气，低声道：“今日上午，大王召集诸将集议，却让两位在这里苦等。”李岩惊道：“却是如何？”宋献策道：“牛金星那厮不断在大王跟前说你的坏话，也说我的坏话。”李岩怒道：“你我二人行得正，坐得正，有甚么坏话好说？”

宋献策道：“大王在河南之时，人心不附，那时我想了个计议出来，造了一句讖语，说是‘十八孩儿主神器’，叫人到处传播。十八孩儿，拚起来是个‘李’字，便是说大王应有天下。愚夫愚妇听到了，以为大王天命攸归，大家都来归附，咱们的声势登时大了起来。李将军可还记得么？”李岩道：“怎不记得？我作儿歌，你作讖语，动摇明朝的人心，可也有些功劳啊。”宋献策摇头道：“牛金星对大王进谗，说那句‘十八孩儿主神器’，不是指大王，而是指你李将军！”

李岩心头大震，当即站起。他知自来帝皇最忌之事，莫过于有人觊觎他的宝座。历朝开国英主所以屠戮功臣，如汉高祖、明太祖等把手下大将杀得七零八落，便是怕他们谋朝篡位，李自成要是信了这句话，那可糟了，不由得颤声道：“这……这……这……”

宋献策道：“大王英明，未必就信了，制将军也不用担心。不过今日诸将大会，会中刘将军、张将军、谷将军、罗将军他们，众口一辞的都说制将军自鸣清高，瞧不起友军，说他们部属借住民房，跟老百姓借几两银子，跟大娘闺女们说几

句话，制将军的部下就去呼喝干涉。牛金星却道，制将军这不是自鸣清高，而是收罗人心，胸怀大志。”

李岩气得说不出话来，脸色发白，腾的一声，重重坐在椅中。

宋献策道：“我为制将军分辩得几句，众将就大骂我宋矮子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最会胡说八道。我气不过，就出来了，听宫门口卫士说，两位将军在此，因此过来瞧瞧。大王此刻心中不快，两位不必等候了。”

李岩拱手道：“多承宋军师见爱，兄弟感激不尽。”宋献策叹道：“咱们虽然打下了北京，可是江南未平，吴三桂未降，满洲鞑子虎视眈眈，更是一大隐忧。但今日诸将大会，除了编排制将军的不是之外，就是商量如何拷掠明朝投降的大官富户，要他们献出金银财宝。唉，成大事的人，眼界也未免太小了啊。”三人相对叹息，出宫而别。

袁承志听了宋献策一番话，见他虽然身高不满三尺，形若猢狲，容貌丑陋，说话却是极有见识，说道：“大哥，这位宋军师实是个人才。”李岩道：“他足智多谋，很了不起。只是大王爱听牛金星的话，不肯重用宋军师。其实大王许多攻城掠地的方略，都是出于宋军师的主意。”

两人默默无言的携手同行，走了数百步。

李岩道：“兄弟，大王虽已有疑我之意，但为臣尽忠，为友尽义。我终不能眼见大王大业败坏，闭口不言。你却不用在朝中受气了。”

袁承志道：“正是。兄弟是做不来官的。大哥当日曾说，大功告成之后，你我隐居山林，饮酒长谈为乐。何不就此辞

官告退，也免得成了旁人眼中之钉？”李岩道：“大王眼前尚有许多大事要办，总须平了江南，一统天下之后，我才能归隐。大王昔年待我甚厚，眼见他前途危难重重，正是我尽心竭力、以死相报之时。小人流言，我也不放在心上。”

两人又携手走了一阵，只见西北角上火光冲天而起，料是闯军又在焚烧民居。李岩与袁承志这几天来见得多了，相对摇头叹息。暮霭苍茫之中，忽听得前面小巷中有人咿咿呀呀的拉着胡琴，一个苍老嘶哑的声音唱了起来，听他唱道：

“无官方是一身轻，伴君伴虎自古云。归家便是三生幸，鸟尽弓藏走狗烹……”

只见巷子中走出一个年老盲者，缓步而行，自拉自唱，接着唱道：

“子胥功高吴王忌，文种灭吴身首分。可惜了淮阴命，空留下武穆名。大功谁及徐将军？神机妙算刘伯温，算不到：大明天子坐龙廷，文武功臣命归阴。因此上，急回头死里逃生；因此上，急回头死里逃生……”

李岩听到这里，大有感触，寻思：“明朝开国功臣，徐达、刘基等人尽为太祖害死。这瞎子也知已经改朝换代，否则怎敢唱这曲子？”瞧这盲人衣衫褴褛，是个卖唱的，但当此人人难以自保之际，哪一个有心绪来出钱听曲？只听他接着唱道：

“君王下旨拿功臣，剑拥兵围，绳缠索绑，肉颤心惊。恨不能，得便处投河跳井；悔不及，起初时诈死埋名。今日的一缕英魂，昨日的万里长城。……”

他一面唱，一面漫步走过李岩与袁承志身边，转入了另一条小巷之中，歌声渐渐远去，说不尽的凄惶苍凉。

袁承志心情郁郁，回到住处，只见大厅中坐着一人。那人一见袁承志，便奔到厅口，叫道：“小师叔，你回来啦。”那人粗衣草履，背插长刀，正是崔秋山之侄崔希敏。袁承志喜道：“你也来了。有甚么事？”崔希敏从身边取出一封信来，双手呈上。

袁承志见封皮上写着“字谕诸弟子”字样，认得是师父笔迹，先作了一揖，然后恭恭敬敬的接过来，抽出信纸，见信上写道：

“吾华山派历来门规，不得在朝居官任职。今闯王大业克就，吾派弟子功成身退，其于四月月圆之夕，齐集华山之巅。”下面签着个“清”字。

袁承志道：“啊，距会期已不到一月，咱们就得动身。”崔希敏道：“正是，我叔叔、安大娘、小慧也都要去呢。”

袁承志入内对众人说了，却不见青青，问焦宛儿道：“夏姑娘呢？”焦宛儿道：“好一会没见她啦，我去瞧瞧！”袁承志道：“我去叫她。”走到青青房外，在门上用手指弹了几下，说道：“青弟，是我。”房内并无声息，候了片刻，又轻轻拍门，仍无回音。

袁承志把门一推，房门并未上闩，往里张望，只见房内空无所有，进得房去，不禁一呆，原来她衣囊、长剑等物都已不见，连她母亲的骨灰罐也带走了，看来似已远行。袁承志大急，在各处翻寻，在她枕下找到一张字条，上面写道：

“既有金枝玉叶，何必要我寻常百姓？”

袁承志望着字条呆呆的出了一会神，心中千头万绪，不知如何是好，自思：“我待她一片真心诚意，她总是小心眼儿，

处处疑我。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但求心之所安。我们每日在刀山枪林中出死入生，又怎能顾得到种种嫌疑？青弟，青弟，你实在太不知我的心了。”想到这里，不禁一阵心酸，又想：“她上次负气出走，险些儿失闪在洋兵手里，这时候兵荒马乱，却又不知到了哪里？”

他呆呆坐在床上，大为沮丧。焦宛儿轻轻走进房来，见他犹如失魂落魄一般，不觉吃惊。众人得知讯息后，都涌进房来，七嘴八舌，有的劝慰，有的出主意。

焦宛儿年纪虽小，对事情却最把持得定，当下说道：“袁相公，你急也无用。夏姑娘一身武艺，有谁敢欺侮她？这样罢，你会期已近，还是和哑巴叔叔、何姊姊等一起上华山去。程伯伯和我留在这里看护阿九妹子。沙叔叔、铁老师、胡叔叔和我们金龙帮的，大伙儿出去找夏姑娘，再传出江湖令牌，命七省豪杰帮同寻访。找到之后，立即陪她上华山来相会。”

袁承志连连点头，道：“焦姑娘的主意很高，就这么办。程老夫子和焦姑娘最好陪同公主出京远避，留在京中可不大稳便。惕守还没正式入我门中，待我稟明师父之后再说。这一次不必同上华山了。”何惕守眼睛一溜，正想求恳，忽想青青也曾有疑己之意，和袁承志同行只怕不甚妥当，当下微微一笑，也就不言语了，寻思：“你不让我去华山，我偏偏自己来。”她做惯了邪教教主，近来虽已大为收敛，毕竟野性未除，也不理袁承志的吩咐，只管筹划自行上华山拜见祖师的事。

袁承志安排已毕，次日向闯王与义兄李岩辞别。李自成眼见留他不住，便赏赐了许多大内珍宝。袁承志要待推辞，李岩连使眼色，袁承志只得谢过受了。

李岩送出宫门，叹道：“兄弟，你功成身退，那是最好不过……”说着神色黯然。

袁承志道：“大哥你多多保重。如有危难，小弟虽在万里之外，一得讯息，也必星夜赶来。”两人洒泪而别。

当日下午，袁承志与哑巴、崔秋山、崔希敏、安大娘、安小慧、洪胜海六人取道向西，往华山进发。各人乘坐的都是骏马，脚程极快，不多时已到了宛平。

众人进饭店打尖，用完饭正要上马，洪胜海瞥眼间忽见墙角里有一只蝎子、一条蜈蚣，都用铁钉钉在墙脚。他微觉奇怪，轻扯袁承志的衣服。袁承志凝眼一看，点了点头，心想这必与五毒教有关，可惜何惕守没同来，不知这两个记号是甚么意思。

洪胜海借故与店小二攀谈了几句，淡淡的道：“那墙脚下的两件毒物，倒有些古怪。”店小二笑道：“要不是我收了银子，真要把这两样鬼东西丢了。烦死人！”他一面说一面扳手指，笑道：“两天不到，问起这劳甚子的，连你达官爷不知是第几位了。”洪胜海忙问：“是谁钉的？”店小二道：“便是那个老乞丐啊！”洪胜海向袁承志望了一眼，问道：“是哪些人问过呢？”说着拿了块碎银子塞在店小二手里。

店小二口中推辞，伸手接了银子，笑道：“不是叫化丐头，就是光棍混混儿，哪知道你达官爷也问这个……嘿嘿，可叫你老人家破费啦。”

袁承志插口道：“那老乞丐钉毒物之时，还有谁在一旁吗？”店小二道：“那天的事也真透着希奇，先是一个青年标致相公独个儿来喝酒……”袁承志急问：“多大年纪？怎等打

扮？”店小二道：“瞧模样儿比你相公还小着几岁，生得这么俊，我还道是唱小旦的戏子儿呢，后来见他腰里带着把宝剑，那可就不知是甚么路数了。他好似家里死了人似的，愁眉苦脸，喝喝酒，眼圈儿就红了，真叫人瞧着心里直疼……”众人知道这必是青青无疑。崔希敏怒道：“你别口里不干不净的。”店小二吓了一跳，抹了抹桌子，道：“爷们要上道了么？”袁承志道：“后来怎样？”店小二望了崔希敏一眼，说道：“那青年相公喝了一会酒，忽然楼梯上脚步响，上来了一位老爷子，别瞧他头发胡子白得银子一般，可真透着精神，手里提着一根龙头拐杖，腾的一声，往地下一登，桌上的碗儿盏儿便都跳了起来。”

袁承志心中大急：“温方山那老儿和她遇上了，青弟怎能逃出他的毒手？”

店小二又道：“那老爷子坐了下来，要了酒菜。他刚坐定，又上来一位老爷子。那真叫古怪，前前后后一共来了四个，都是白头发、白胡子、红脸孔，倒像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一般，要找这四个一模一样的老爷子，那真是不容易得紧了。这四人有的拿着一对短戟，有的拿着一根皮鞭。他们谁也不望谁，各自开了一张桌子，四个老儿把那位年轻相公围在中间。我越瞧越透着邪门，再过一会儿，那老乞丐就来啦。掌柜的要赶她出去，哪知当地一声，嘿，你道甚么？”崔希敏忙问：“甚么？”店小二道：“这叫做财神爷爷着烂衫，人不可以貌相。当的一声，她抛了一大锭银子在柜上，向着那四个老头和那相公一指，叫道：‘这几位吃的，都算在我帐上！’你老，你可见过这样阔绰的叫化婆么？”

袁承志越听越急，心想：“温氏四老已经难敌，再遇上何红药，可如何得了？”

店小二越说兴致越好，口沫横飞的道：“哪知他们理也不理，自顾自的饮酒。那老乞丐恼了，叫了一声，一张手，一道白光，直往那拿拐杖的老儿射去。”崔希敏道：“你别瞎扯啦，难道她还真会放飞剑不成？”店小二急道：“我干么瞎扯？虽然不是飞剑，可也是几成儿不离。只见那老儿伸出筷子，叮叮当当一阵响，筷子上套了明晃晃的一串。我偷偷瞥过去一张，嘿，你道是甚么？”崔希敏道：“甚么？”店小二道：“原来是一串指甲套子，都教那老儿用筷子套住啦。我刚喝得一声彩，只听得波的一声，你道是甚么？”崔希敏道：“甚么？”店小二拉着他走到一张桌子旁，道：“你瞧。”

只见那桌子有个小孔，店小二拿起一根筷子插入小孔，刚刚合式，说道：“那老儿提起筷子，就插进了桌面。这手功夫可不含糊吧？我是不会，可不知你老人家会不会。”崔希敏道：“我不会。”店小二道：“原来你老人家也不会，那也不要紧。老乞丐知道敌他不过，一声不吭，怪眼一翻，就奔了出去。后来那青年相公跟着四个老头子一起走了。原来他们是一路，摆好了阵势对付那叫化婆的。”

袁承志问道：“他们向哪里去的？”店小二道：“向西南，去良乡。五个人走了不多会儿，叫化婆又回转来，在墙边钉了这两件怪东西，给了我一块银子，叫我好好侍候这两只毒虫，别让人动了。这几日四下大乱，我们掌柜的说要收铺几日，别做生意。老板娘一定不肯，这才开市，倒让我赚了一笔外快……”他还在唠唠叨叨地说下去，袁承志已抢出门去，

跃上马背，叫道：“快追！”

青青自见袁承志把阿九抱回家里，越想越是不对，阿九容貌美丽，己所不及，何况她是公主，自己却是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女，跟她天差地远，袁承志自是非移情别爱不可。若不是爱上了她，怎会紧紧地抱住了她，回到了家里，在众人之前兀自舍不得放手？后来又听人说道，李自成将阿九赐给了袁承志，权将军刘宗敏吃醋，两个人险些儿便在金殿上争风打架，说到动武打架，又有谁打得过他？自然是他争赢了。崇祯是他的杀父大仇，他念念不忘的要报仇，可是阿九只说得一句要他别杀她爹爹，他立刻就乖乖的听话。“我的言语，他几时这么听从了？只有他来骂我，那才是常事。”思前想后，终于硬起心肠离京，心里伤痛异常，决意把母亲骨灰带到华山之巔与父亲骸骨合葬，然后在父母尸骨之旁图个自尽，想到孑然一身，个郎薄幸，落得如此下场，不禁自伤自怜。

这日在宛平打尖，竟不意与温氏四老及何红药相遇。温方山露了一手内功，何红药自知不敌，径自退开。青青已抱必死之心，倒也并不惊惧，怕的是四老当场把她处死，那么母亲的遗志就不能奉行了，当下念头一转，计谋已生，走到温方达跟前，施了一礼，叫声：“大爷爷！”然后逐一向其余三老见礼。

温氏四老见她坦然不惧，倒也颇出意外。

青青笑问：“四位爷爷去哪里？”温方达道：“你去哪里？”青青道：“我跟那姓袁的朋友约好了，在这里会面，哪知他到这时候还没来。”

四老听得袁承志要来，人人都是心头大震，哪敢再有片刻停留？温方义喝道：“跟我们去。”青青假意道：“我要等人呢。”温方义手一伸，已隔衣叩住她手腕，拉出店门，两人共乘一骑。四老尽往荒僻无人之处驰去，眼见离城已远，这才跳下马来。

温方义把青青一摔，推在地下，骂道：“无耻小贱人，今日教你撞在我们手里。”

青青哭道：“四位爷爷，我做错了甚么？你们饶了我，我以后都听你们的话。”温方义骂道：“你还想活命？”擦的一声，拔出一柄匕首。青青哭道：“二爷爷，你要杀我么？”温方悟道：“你这叫是该死！”青青道：“三爷爷，我妈是你亲生女儿，我求你一件事。”温方山铁青着脸，说道：“要活命那是休想！”青青哭道：“我死之后，求你送个信给我那姓袁的朋友，叫他独个儿去找宝贝吧，别等我了。”

四老一听到“找宝贝”三字，心中一震，齐声问道：“甚么？”青青哭道：“我反正是死，这秘密是不能说的。我只求你们送这封信去。”说着从衫上撕下一块衣角，又从怀里针线包内取出一根针来，刺破手指，点了鲜血，在衣角上写起来。四老不住问她找甚么宝贝，她只是不理，写好之后，交给温方山道：“三爷爷，你也不用见他，托人捎去宛平城里刚才咱们相会的那处酒楼，这就得啦！”她虽是做作，但想起袁承志无良心，又不禁流下泪来。

四老见了她伤心欲绝的神情，确非作伪，一齐围观，只见衣角上写道：“今生不能再见，我父重宝，均赠予你，请自往挖取，不必等我。青妹泣白。”

温方义喝道：“甚么宝贝？难道你真知道藏宝的所在？”青青哭道：“我甚么都不知道，反正我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温方悟道：“呸，压根儿就没甚么宝贝。你那死鬼父亲骗了我们一场，现在你又想来搞鬼。”

青青垂头不语，暗暗伸手入怀，解开了一对玉蝶的丝绦。这本是铁箱中之物，当售宝变钱之时，她见这对玉蝶精致灵动，就取来系在身上，那是纪念她与袁承志共同得宝之意，十箱珍宝不计其数，也不少了这对小小玉蝶。她突然站起身来，叫道：“这信送不送也由你们了，这就杀了我吧！”只听叮叮两声清脆之音，一对玉蝶落在地下。青青俯身要拾，温方悟已抢先捡了起来。四老数十年为盗，岂有不识宝货之理？见玉蝶如此珍贵，眼都红了。四人心中突突乱跳，齐声喝道：“这是哪里来的？”

青青只是不语。温方山道：“你好好说出来，或者就饶了你一条小命。”

青青道：“就是那批珍宝里的。我和袁大哥照着爹爹留下来的那张地图，挖到了十只铁箱，里面都是珍奇宝物。东西实在太多，带不了，我只捡了这对玉蝶来玩。我们说好，这次要去全都挖了出来，哪知你们……”说着又哭了起来。

四老走到一旁，低声商议。温方达道：“看来宝藏之事倒是不假。”温方义道：“逼她领路去取。”三老都点了点头。温方山道：“先骗她说饶命不杀，等找到宝贝，再来好好整治这小贱人。”温方悟道：“我有个主意：咱们掘出了珍宝，就把这小贱人埋在宝窟之中，等那姓袁的小畜生来掘宝，一掘掘到这个死宝贝，岂不是好？”三老同声大笑，都说：“五弟这

主意最高。”

四人商议已毕，兴高采烈的回来威逼青青。青青起先假意不肯，后来装作实在受逼不过，只得说出藏宝之地是在华山之巅。她是要四老带她去华山，找到父亲埋骨的所在，趁他们在荒山中乱挖乱掘之时，自己便可把母亲骨灰和父亲的骸骨合葬一起，然后横剑自刎。哪知她这句谎话一说，四老却更深信不疑。当年温氏五老擒住金蛇郎君，他也是将他们带上华山。宝贝虽没找到，金蛇郎君又突然失踪，但他们脑海之中，却已深印了宝物必在华山的念头。当日张春九和那秃头所以上华山来搜索，也是因此。

当下四老带了青青，连日马不停蹄的赶路，只怕袁承志追到，那时非但宝物得不到手，连四条老命也还难保。

这天来到山西界内，五人奔驰了一日，已是颇为疲累，在一家客店中歇了。温方义人最粗壮，食量最大，一叠声的急叫：“炒菜、筛酒，赶面条儿！”等店伙端了饭菜上来，他就和往常一般，抢先稀里呼噜的吃了起来。三老和青青正要跟着动筷，温方义忽从面汤中挑起一物，惊叫一声，登时直僵僵的不动了。四人大惊，看他所挑起的，赫然是一只极大的黑色蜘蛛。温方达一摸兄弟的手，已无脉搏，脸色发黑，鼻孔里也没气了。

温方悟惊怒交集，抓起店小二往地下猛力一摔，喀喇两声，店小二腿骨立断，晕死了过去。温方山抢出去，一把抓住掌柜的胸口，用筷子挟起蜘蛛，喝道：“好大的胆子，竟敢谋财害命，这是甚么？”那掌柜吓得魂飞天外，连声道：“小店……小店是七十多年的老店，厨房又是干净不过，怎……

怎么有这……这东西……”温方山左手在他面颊上一捏，那掌柜下颏跌下，再也合不拢口。温方山手一伸，把蜘蛛塞入了他的口里，片刻之间，那掌柜便即毙命。这时店中已经大乱，温方达右手拿住青青手腕，防她逃走，左手抱起兄弟尸身。方山、方悟两人乒乒乓乓一阵乱打，不分青红皂白，把住客和店伙打死了七八个，随即在客店中放起火来。旁人见他们逞凶，哪敢过来？

三老将温方义的尸身带到野外葬了，又是悲痛，又是忿怒，猜不透一只蜘蛛怎会如此剧毒。青青见过五毒教的伎俩，寻思：“原来那老乞丐暗中蹑上我们啦。”

次日四人在客店吃饭，逼着店伙先尝几口，等他无事，这才放胆吃喝。

行了数日，一晚客店中忽然人声嘈杂，有人大呼偷马。温方悟起身查看，将到马厩时，黑暗中忽然嗤的一声，一股水箭迎面射来。他急缩身闪避，已然不及，登时喷得满脸都是，只觉奇腥刺鼻，知道不妙。他眼睛已经睁不开来，听声辨形，长鞭挥出，把偷施暗袭之人打得背脊折断。另一人喝道：“老儿还要逞凶！”举斧劈来。温方悟长鞭倒转，将那人连人带斧卷起，用力一挥，那人一头撞在墙上，脑浆迸裂。

温方达、温方山以为区区几个毛贼，兄弟必可料理得了，待得听见温方悟吼叫连连，忙抢出去看时，只见他双手在自己脸上乱抓乱挖，才知不妙。温方达一把将他抱住。温方山纵身出外查看敌踪，一无所见，回进店房时，见兄长抱住了五弟的身体大哭，原来温方悟已然气绝而亡，须眉脸颊，俱已中毒溃烂。

温方达泣道：“二十年前，那金蛇恶贼从我们手里逃了出去，那时他筋脉已断，成为废人，身边毒药也早给我们搜出，可是崆峒派的两位道兄却身中剧毒而亡，莫非当时就是五毒教救了他……”温方山道：“不错，原来五毒教暗中在跟咱们作对。这次大家同受曹化淳之聘，图谋大事，眼见已然成功，那五毒教教主何铁手突然反脸，以致功败垂成。直到现在，我仍不知是甚么缘故。”温方达沉思片刻，忽地跳了起来，叫道：“金蛇恶贼所用毒药如此厉害，看来他就是五毒教的？”温方山恍然大悟，说道：“必是如此。”

两人想到当年金蛇郎君来石梁报仇的狠毒，不觉栗栗危惧，当下把温方达的尸身埋葬了，商量了半天，决心先上华山，掘到宝藏之后，再找五毒教报仇，只是害怕他们暗中加害，不但饮食特别小心，晚上连客店也不敢住了。

这天两兄弟带了青青，宿在一座古庙的破殿之中。温方达年纪虽老，仍具神力，搬了两只大石臼，一只撑住前门，一只撑住后门，方才安心睡觉。睡到中夜，佛像之后忽然悉悉数声，两人登时醒觉，只当是老鼠，也不以为意。

温方山朦胧间正要再睡，忽然鼻管中钻入一缕异香，顿觉身心舒泰，快美异常，全身飘飘荡荡的似乎神游太虚，置身极乐。他心神一荡，立即醒悟，大叫一声，跳了起来。

温方达虽然事起仓卒，但究是数十年的老江湖，见机极快，拉住青青的手，提着她跃上了供桌。星光熹微下，只见温方山手舞钢杖，使得呼呼风响，蓦地里震天价一声巨响，佛像被钢杖打去了一截。佛像后面跃出两名黄衣童子，一人使刀向温方山攻去，另一人手执喷筒，又要喷射毒雾。温方达

手一扬，波波两声，两支袖箭当场把两名童子穿胸钉死。温方山并不住手，仍在乱舞乱打。

温方达叫道：“三弟，没敌人啦！”温方山竟是充耳不闻，他神智已为毒雾所迷，钢杖越使越急。温方达瞧出不对，抢上去要夺他兵刃。温方山把钢杖舞成一团银光，急切间哪里抢得入去？突然间温方山大叫一声，杖柄倒转，杖顶龙头撞在自己胸前，鲜血直喷，双脚一挺，眼见活不了。

青青见三位爷爷数日之内都被五毒教害死，温方山是她亲外公，向来待她比别的四位爷爷都好些，这时不禁洒了几点眼泪。温方达一声不响，把温方山的尸身抱出去葬了，在坟前拜了几拜，对青青道：“走吧！”青青不敢违拗，只得陪着他连夜赶路。

温方达一路防备更加周密。入陕西境后，曾有一名红衣童子挨近他身边，被他手起一掌，登时震破了天灵盖。青青见了他铁青了脸，越来越是乖戾，连话也不敢多说一句。

这日快到华山脚下，两人赶了半天路，很是口渴，在一座凉亭中歇足饮水，让马匹凉一凉汗。只见一名乡农走进亭来，打着陕西土腔问道：“这位是温老爷子吧？”温方达喝道：“你要干甚么？”那乡农道：“刚才有人给了我两吊钱，叫我送信来给你。”温方达道：“那人呢？”乡农道：“他已骑马走了。”

温方达怕有诡计，命青青取信拆开，见无异状，才接过信笺，只见共有三页，第一页上写道：“温老大：你三个兄弟因何而死，欲知详情，可看下页。”温方达骂道：“他奶奶的！”忙展第二页观看，几页信纸急切间却揭不开来。他伸手入嘴，沾了些唾液，翻开第二页来，见笺上写道：“你死期也已到了，

如果不信，再看第三页。”温方达愈怒，随手又在嘴中一湿，揭开第三页，只见笺上画了一条大蜈蚣，一个骷髅头，再无字迹。气恼中把纸笺往地下一掷，忽觉右手食指与舌头上似乎微微麻木，定神一想，不觉冷汗直冒。

原来三张纸笺上均浸了剧毒汁液，纸笺稍稍粘住，笺上写了激人愤怒的言辞，使人狂怒之际不加提防，以手指沾湿唾液，就此把剧毒带入口中。这是五毒教下毒的三十六大法之一。金蛇郎君当年从何红药处学得，用在假秘笈之上，张春九即因此而中毒毙命。

温方达惊惶中抬起头来，见那乡农已奔出数十步。他恼怒已极，赶出亭来，只觉头脑一阵晕眩，情知不妙，待要镇慑心神，更是头痛欲裂，当下奋起神威，飞戟直往那乡农后心掷去。那人正是五毒教徒，只道已然得手，哪知短戟掷来，如风似电，狂叫一声，铁戟穿胸而过，身子竟被钉在地下。温方达惨笑数声，往后便倒。

青青叫道：“大爷爷，你怎么啦！”俯身去看。温方达左手一伸，忽地挺戟往她胸口刺到。青青万想不到他临死时还要下此毒手，只觉眼前银光闪耀，戟尖已刺到胸口，这时退避已经不及，只有闭目待死。忽听当的一声，脚背上一阵剧痛，睁眼看时，短戟已被人打落在地，戟柄撞中了自己脚背。

她转身要看是谁出手相救，突觉背心已被人牢牢揪住，动弹不得。那人取出皮索，将她双手反背缚住，这才转到她的面前，正是五毒教的老乞丐何红药。

青青一股凉气从丹田中直冒上来，心想落入这恶人手里，死得不知将如何惨酷，倒是给大爷爷一戟刺死痛快得多了。

何红药阴恻恻的笑道：“你要我一刀杀了你呢，还是喜欢给一千条无毒小蛇来咬你七七四十九天才死？”青青闭目不答。何红药道：“你带我去找你那负心的父亲，就不让你零碎受苦。”

青青心想：“反正我是去找爹爹的埋骨之地，就让她带我去好了。”说道：“我也正要去寻爹爹，你和我一同去吧。”

何红药见她答应得爽快，不禁起了疑心，但想金蛇郎君已成废人，武功全失，也不怕他怎的，冷笑道：“好，你带路。”

青青道：“放开我，让我先葬了大爷爷。”

何红药道：“放开你？哼！”拾起温方达的短戟，在路旁掘了个大坑，把温方达和那名五毒教徒两人的尸身都投在坑里，盖上了泥土，一面掩埋，一面喃喃咒骂：“你父亲虽是坏蛋，可是我不许别人折辱他。这四个老头儿弄得他死不死、活不活的，我早就要找他们的晦气了。直到今日，方泄了心头之恨。怎么你又叫他们做爷爷？”

青青不答，心想：“我一说，你又要骂我妈妈。”

这天两人走了四五十里，在半山腰里歇了。何红药晚上用皮索把青青双足牢牢缚住，防她逃走。次日一早，天刚微明，何红药解开青青脚上皮索，两人又再上山。山路愈来愈陡，到后来须得手足并用，攀藤附葛，方能上去。何红药左手已断，无法拉扯青青，于是解去她手上皮索，要她走在前头，自己在后监视。青青从未来过华山，反须何红药指点路径。

当晚两人在一棵大树下歇宿。青青身处荒山，命悬敌手，眼见明月在天，耳听猿啼于谷，思潮起伏，又悲又怕，哪里

还睡得着？

次晨又行，直至第三天傍晚，才上华山绝顶。青青听袁承志详细说过父亲埋骨之所四周的景物，这时抬头望见峭壁，见石壁旁孤松怪石，流泉飞瀑，正和袁承志所说的一模一样，不禁一阵心酸，流下泪来。

何红药厉声道：“他躲在哪里？”青青向峭壁一指道：“那石壁上有一个洞，爹爹就住在这里面。”何红药侧头想了一会，记得当年金蛇郎君藏身之处确是在此左近，咬牙切齿地说道：“好，咱们上去见他。”青青见她神色甚是可怖，虽然自己死志已决，却也不禁打了个寒噤。

两人绕道盘向峭壁顶上，走出数十步，忽听得转角处传来笑语之声。

何红药拉着青青往草丛里一缩，右手五根带着钢套的指甲抵住她咽喉，低声喝道：“不许作声！”从草丛中望出去，只见一个老道和一个中年人谈笑而来。

青青认得是木桑道人和袁承志的大师兄铜笔铁算盘黄真，这两人武功都远胜何红药，但自己只要一动，五枚毒指甲不免立时嵌入喉头，只听黄真笑道：“师父他老人家这几天就快上山啦。小师弟总也是日内便到。道长不愁没下棋的对手。”木桑笑道：“要不是贪下棋，你们华山派聚会，我老道巴巴的赶来干么呀？凑热闹么？”两人一路说笑，逐渐远去。

何红药深知华山派的厉害，听说他们要在此聚会，心想险地不可多耽，当下伏低身子，慢慢爬到峭壁之侧，从背囊里取出绳索，一端缚住了一棵老树，另一端缚着自己和青青，缓缓缒下。青青忽然见到峭壁上的洞穴，叫道：“是这里了！”

何红药心中突突乱跳，数十年来，长日凝思，深宵梦回，无一刻不是想到与这负心人重行会面的情景，或许，要狠狠折磨他一番，再将他打死，又或许，竟会硬不起心肠而饶了他，内心深处，实盼他能回心转意，又和自己重圆旧梦，即使他要狠狠的鞭打自己一顿出气，那也由得他，这时相见在即，只觉身子发颤，手心里都是冷汗。

她右手乱挖乱撬，把洞穴周围的砖石青草拨开。何红药命青青先进洞去，掌心中扣了剧毒钢套，谨防金蛇郎君突袭。

青青进洞之后，早已泪如雨下，越向内走，越是哭得抽抽噎噎。进不数步，洞内已是一团漆黑。何红药打亮火折，点燃了绳索，命青青拿在手里，照亮路径。青青一呆，心想：“烧了绳索，怎生回上去？我反正是死在这里陪爹爹妈妈的了，难道她也不回去？”

何红药愈向内走，愈觉山洞不是有人居住的模样，疑心大盛，突然一把叉住青青的脖子，喝道：“你对老娘捣鬼，可教你不得好死！”

蓦地里寒风飒然袭体，火光颤动，来到了空廓之处，有如一间石室。何红药心中一震，举起绳索四下照看，只见四壁刻着无数武功图形，一行字写道：“重宝秘术，付与有缘，入我来，遇祸莫怨。”金蛇郎君和她虽然相处时日不多，但给她绘过肖像，题过字，他的笔迹早已深印心里，这四行字果然是他手笔，只是文字在壁，人却不见，不觉心痛如绞，高声叫道：“雪宜，你出来！我决不伤你。”这一声叫喊，只震得泥尘四下扑疏疏的乱落。

她回头厉声问青青道：“他哪里去了？”青青哭着往地下

一指，道：“他在这里！”何红药眼前一黑，伸手抓住青青手腕，险些儿晕倒，嘶哑了嗓子问道：“甚么？”

青青道：“爹爹葬在这里。”何红药道：“哦……原来……他……他已经死了。”这时再也支持不住，腾的一声，跌坐在金蛇郎君平昔打坐的那块岩石上，右手抚住了头，心中悲苦之极，数十年蕴积的怨毒一时尽解，旧时的柔情蜜意陡然间又回到了心头，低声道：“你出去吧，我饶了你啦！”

青青见她如此悲苦，不觉怜惜之情油然而生，想起爹爹对她不起，袁承志也是这般负心，两人实是同病相怜，忽然扑过去抱住了她，放声痛哭起来。

何红药道：“快出去，绳子再烧一阵，你永远回不上去了。”青青道：“你呢？”何红药道：“我在这里陪你爹爹！”青青道：“我也不上去了。”何红药陷入沉思，对青青不再理会，忽然伸手在地下如痴如狂般挖了起来。

青青惊道：“你干甚么？”何红药凄然道：“我想了他二十年，人见不到，见见他的骨头也是好的。”青青见她神色大变，心中又惊又怕。

何红药一只右掌犹如一把铁锹，不住在泥土中掏挖，挖了好一阵，坑中已露出一堆骨殖，正是袁承志当年所葬的金蛇郎君骸骨。青青扑在父亲的遗骨上，纵声痛哭。

何红药再挖一阵，倏地在土坑中捧起一个骷髅头来，抱在怀里，又哭又亲，叫道：“夏郎，夏郎，我来瞧你啦！”一会又低低的唱歌，唱的是摆夷小曲，青青一句不懂。

何红药闹了一阵，把骷髅凑到嘴边狂吻；突然惊呼，只觉面颊上被尖利之物刺了一下。她把骷髅往外一挪，在火光

下细看时，只见骷髅的牙齿中牢牢咬着一根小小金钗。金钗极短，初时竟没瞧见。何红药伸手去拔，竟拔不下来，想是金蛇郎君临死时用力咬住，直到肌肉烂完，金钗仍然咬在嘴里。何红药伸指插到骷髅口中用力扳动，骷髅牙齿脱落，金钗跌在地下。她捡了起来，拭去尘土，不由得脸色大变，厉声问道：“你妈妈名叫‘温仪’？”青青点了点头。

何红药悲怒交集，咬牙切齿的道：“好，好，你临死还是记着那个贱婢，把她的钗子咬在口里！”望着金钗上刻着的“温仪”两字，眼中如要喷出火来，突然把钗子放入口里，乱咬乱嚼，只刺得满口都是鲜血。

青青见她如疯似狂，神智已乱，心想两人毕命之期便在眼前，从背囊中取出母亲的骨灰坛，解开坛上缚着的牛皮，倒转坛子，把骨灰缓缓倾入坑中。何红药呆了一呆，喝道：“你干甚么？”青青不答，倒完骨灰后，把泥土扒着掩上，心中默默祷祝：“爹娘在天之灵有知，女儿已完成了你们合葬的心愿。”

何红药夺过灰坛一瞧，恍然而悟，叫道：“这是你母亲的骨灰？”青青缓缓点了点头。何红药反手一掌，青青身子一缩，没能避开，这一掌正打在她肩头之上，一个踉跄，险些儿跌倒。何红药狂叫：“不许你们合葬，不许你们合葬！”用手乱扒，但骨灰已与泥土混合在一起，再也分拆不开。她妒念如炽，把骸骨从坑中捡了出来，叫道：“我把你烧成灰，烧成灰，撒在华山脚下，教你四散飞扬，四散飞扬！永远不能跟那贱婢相聚！”

青青大急，抢上争夺，拆不数招，便给打倒在地。何红

药脱下外衣铺在地下，把骸骨堆在衣上，用火点燃衣服。她左肘抵住青青，不让她动弹，右掌拨火使旺，片刻之间，骸骨已经燃着，石洞中浓烟弥漫。

何红药哈哈大笑，忽然鼻孔中钻进一股异味，惊愕之下，登时省悟，大叫：“夏郎，你好毒呀！”

青青也觉一股异香猛扑鼻端，正诧异间，突觉头脑一阵晕眩，只见何红药扑在燃着的骸骨堆上，猛力吸气，乱叫：“好，好，我本来要跟你死在一起。那最好，好极了！”陡然抬起头来，凝望青青，脸色恐怖之极。

青青大叫一声，往外逃出，奔出数丈，神智逐渐胡涂，腿脚酸软，跌倒在地。

袁承志在饭店中见到何红药钉在墙角的记号，知她召集教众，大举追击，同时青青又落在温氏四老手里，不论哪一边得胜，青青都是无幸，焦急万分，立即纵骑疾驰，沿路寻访。不久查知温氏四老中已有三人中毒而死，这一来更是挂虑，当真是日里食不甘味，晚间睡不安枕，幸喜这一批人的踪迹是向华山而去，倒也不致因追踪而误了会期。

赶到华山脚下时，洪胜海在凉亭边发现有一片泥土颇有异状，用兵刃撬土，挖出来的赫然是温方达和另一人的尸首。

袁承志道：“青弟必已落入五毒教手里，咱们快上山。”安大娘安慰他道：“这时正是华山派的会期，穆老师父就算还没到，只要黄师兄、归师兄哪一位到了，定会出手相救。”袁承志道：“五毒教胆敢闯上华山，必是有备而来，可别让师侄们遭了毒手。”崔希敏道：“连祖师爷也到了，怕他们怎的？大

家快上山啊！”

众人把马匹寄存在乡人家里，急赶上山。快到山顶时，忽听得嗤嗤一阵响，数粒暗器划过天空。袁承志喜道：“木桑道长在上面，他在招呼咱们了。”当即从衣囊里摸出三枚铜钱，向天猛掷，只见三颗黄点消失在云气之中，悠然而逝，隔了好一阵方才落下。崔希敏赞道：“小师叔，这一下劲道好足！”

袁承志正要跃出去接还铜钱，突然山腰中掷出一个黑黝黝的算盘，飞将上去兜住了三枚铜钱，这才落下。一人从树后窜出，接住算盘，乞擦乞擦的摇晃，大笑而来，正是铜笔铁算盘黄真，笑道：“师弟，你好阔气，铜钱银子也随手乱掷，这可不是挥金如土吗？我们生意人瞧着可着实肉痛。做生意的钱一入手，可不能还你了。”

崔希敏大叫：“师父，你老人家先到啦！”抢上去咚咚咚的磕了三个响头。他也不理会是什么地方，心中高兴，这几个头磕得加倍用力，站起来时，额角已给岩石撞肿了高高一块。安小慧又是怜惜，又是气恼，不住低声埋怨。崔希敏只是傻笑。

袁承志等也都上去见了礼。各人互道别来情事。袁承志悬念青青，正想询问大师哥有没见到她踪迹，忽然间树丛里扑出两头猩猩，一齐紧紧搂住了袁承志。崔希敏大吃一惊，叫道：“啊哟，不好！”伸拳便打。袁承志笑道：“大威，小乖，你们好！”伸手轻轻格开崔希敏打来的一拳。两头猩猩突然吱吱乱叫，放开了袁承志，猛往山壁上窜去。崔希敏道：“是小师叔养的吗？糟糕，猩猩生气了！”眼见两头猩猩越爬越高，身形渐小。

袁承志心道：“大威、小乖定是藏着甚么好东西，见我回来，要取出来给我。”望了一阵，忽见峭壁上冒出阵阵烟来，那处所正是埋葬金蛇郎君的洞穴，不觉一惊，又见两头猩猩在高处指手划脚，大打手势，似在招呼自己过去。

安小慧也看了出来，说道：“承志大哥，两头猩猩在叫你呢！”袁承志道：“不错！”向哑巴打了几下手势，哑巴点头会意，奔向石室取了火把长索，与众人绕道上了峭壁之顶。

袁承志道：“洞里的路径只有我熟。我一个人进去吧。”在衣上撕下两片小布，塞住鼻孔，点燃火把，缒绳下去。两头猩猩在峭壁上乱叫乱跳，搔头挖耳，似乎十分焦急。

袁承志刚到洞口，便见一阵浓烟冒出，当下屏除呼吸，直冲进去，奔至狭道，只见一人横卧在地，凑近一看，竟是青青。

这一下惊喜交集，忙摸她口鼻，呼吸已甚为微弱。眼见内洞微有火光，尚有一人躺在那里，正是何红药，还想入去相救，突然间一个踉跄，胸口作恶，头脑晕眩，登时便要昏倒，知道烟雾中含有剧毒，忙弯身抱起青青，奔出洞来，抓住绳子。

哑巴和洪胜海一齐用力，把两人吊将上来。袁承志见四周已无毒烟，才深深吸了两口气，忽觉肚里难受之极，再也忍耐不住，在半空中大呕起来。

众人在峭壁上甚是担忧，只怕他中了瘴气毒雾，一个失手，两人都跌入深谷之中。哑巴和洪胜海战战兢兢的向上提拉，崔秋山、崔希敏叔侄在旁护持。

眼见拉着两人将到山顶，突然峭壁洞穴内震天价一阵巨

响，烟雾瀰漫，山石横飞。众人都大吃一惊。洪胜海一吓之下，双手松了绳索。幸得哑巴耳聋，并未听见，兼之神力惊人，双手交互拉扯，将二人提了上来。

袁承志脚一着地，立足不稳，登时软倒。木桑忙给两人推宫过气。这时峭壁中爆炸声一阵接着一阵，不知山洞之中怎会藏着这许多火药，又不知谁在内中捣鬼，各人面面相觑，茫然不解。过了一会，袁承志悠然醒来，调匀呼吸，只觉倦怠万分，连说：“好险！”又过一阵，青青也醒来了，见了袁承志，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众人见两人醒转，这才放心。

过了良久，爆炸声全然停息，崔希敏自告奋勇，要下去查看。崔秋山把绳索牢牢系在他腰上，缓缓缒了下去。崔希敏见洞口已被炸出来的碎石巨岩封住，再也无法入洞，只得回上。青青神智渐复，断断续续的把洞中情由说了。”

木桑叹道：“当年我见金蛇郎君在铁匣中藏箭，已惊诧他心计之工，哪知还远不止此。这炸药如此威猛，相较之下，铁匣藏箭可说是微不足道了。”

黄真道：“他竟会在自己骸骨之中种下毒药，这又有谁能想得到？”崔希敏睁大了一双圆圆的眼睛，问道：“师父，他在骸骨中中毒？他人已死了，变成了枯骨，怎么还能在自己骨头中下毒？”黄真笑骂：“好，等你老人家升天归位之后，你倒在自己的傻骨头里，放点儿毒药瞧瞧！”众人都哄笑起来。崔希敏撇起了嘴唇；道：“人家不知道才问呢。”

袁承志道：“金蛇郎君夏老师是个极精于计算之人，他自知一生结仇太多，死后说不定会有人损毁他的遗体。他善于用毒，临终之时，必定服了一种深入骨髓的剧毒药剂。”

崔希敏一拍大腿，恍然大悟，叫道：“我知道啦，要是有人烧他遗骨，烧出来的毒烟就能害死人。”过了一会，又道：“那么洞里怎么又会爆炸？难道他还吃了炸药，让炸药钻入骸骨？”安小慧怕人笑他，忙道：“炸药必是预先埋在炕中的。”

袁承志黯然点头，叹道：“青弟的母亲遗命要和丈夫合葬，现在两人虽然尸骨化灰，但终于合葬在一起了。”崔希敏伸出了舌头，不住惊叹：“这人好厉害，死了几十年之后，还能对付去害他的人。活着之时，那还了得？那五毒教的恶婆也是死有应得。”袁承志道：“她虽然怨毒太过，但一往情深，也是个苦命之人。”

安小慧抚摸着两头猩猩头顶，说道：“要不是大威和小乖发现得早，再慢一步，不但青姊姊救不出来，只怕承志大哥也会给炸在山洞之中。”众人都说的确好险，幸亏畜生的知觉灵敏，远远的就察觉有异。众人一路谈论适才的险事，一路上山。安大娘和安小慧扶青青走进石室，给她洗脸换衣，扶上床去休息。

青青中毒甚深，木桑道人虽给她服了解毒灵丹，但因金蛇郎君所用的毒药得自五毒教秘方，寻常解药见不了功。她睡了一晚之后，次日脸上布满黑气，病势更见沉重，有时神智糊涂起来，又哭又闹，昏迷中只骂袁承志负心无义，喜新弃旧。

众人见袁承志一副尴尬模样，又是好笑，又是担心，怕他为难，都悄悄退了出去。袁承志柔声安慰，坚称矢志靡他，决不移爱旁人。青青脸上一阵红一阵黑，不住呕吐黑水。袁承志到了这个地步，也是束手无策，只有在卧榻旁垂泪的份

儿。

众人在外面纷纷议论，有的说金蛇郎君用心狠毒，自受其报，反而害了自己的女儿；有的说青青这样一个好姑娘，虽然爱使小性子，心地却好，若是就此不治，实在教人难过。众人唉声叹气，愀然不乐。

将到黄昏，两头猩猩先叫了起来，外面一阵人声喧扰，原来是归辛树夫妇领着梅剑和、刘培生、孙仲君等六名弟子到了。归二娘抱着儿子归钟，小孩儿笑得傻里傻气的，身子可太好了。她听说青青中毒，忙把儿子未服完的茯苓首乌丸拿出来给她服下。青青安静了一阵，沉沉睡去。

天黑后，黄真的大弟子领着八名师弟、两个儿子到了山上。他先向木桑道人行礼，然后叩见师父、二师叔、二师娘。他见袁承志年纪甚轻，自己大儿子还大过他，要跪下向他磕头，实在有点不愿，叫了一声“师叔！”不禁有点迟疑。

袁承志见这师侄四十多岁年纪，虎背熊腰，筋骨似铁，站着几乎高过自己一个头，先暗暗喝了一声彩，心想大师哥如此英雄，确要这样威风的人物才能做他掌门弟子，崔希敏人既莽撞，武功又差，和这位师侄可差得远了，见他作势要跪，忙伸手拦住，向黄真其余八名弟子摆了摆手，说道：“大家别多礼啦！”崔希敏在一旁介绍，说道：“我这位大师兄姓冯名难敌，江湖上人称八面威风。”袁承志道：“冯兄定是得着大师哥真传了。”

黄真眼见冯难敌不肯对小师叔下跪，心想他已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也就不加勉强。他向来滑稽玩世，于这些礼数

也并不考究，当下笑道：“师父算盘精，教出来的徒儿也就爱占便宜，向小师叔磕几个头，可就太吃亏了。”

冯难敌给师父说得不好意思，便要向袁承志跪倒。袁承志急忙拦住。冯难敌当下命大儿子冯不破、二儿子冯不摧向木桑道人与归、袁两位师叔祖、以及梅剑和等师叔依次拜见了。

冯不破今年二十三岁，冯不摧二十一岁，两人在甘凉一带仗着父亲的名头，武林中个个让他哥儿俩三分。他二人手下也确有点真功夫，这时候见袁承志不过二十岁左右，居然长着自己两辈，心中好不服气，又见他红肿了双眼，出来见客时泪痕未干，心想此人不知甚么事吃了亏，这般哭哭啼啼的，脓包之极，英雄好汉打落了牙齿和血吞，哪有受了人欺侮便哭的？对他更加瞧不在眼里。他二人和归辛树门下的弟子个个交好，知道就中孙仲君最是心傲好胜，武功也强。当晚哥儿俩偷偷商议，要挑拨孙师姑去和这小师叔祖比试一场，叫他出一个丑，万一给父亲或师祖知道了，也怪不到兄弟俩头上。

第二天两兄弟一早起来，溜到外面去找孙仲君，迎面撞见八师叔石骏。他也是个年少好事之人，武功和冯氏兄弟在伯仲之间，喝道：“喂，你们哥儿俩探头探脑的找甚么？”冯不摧笑道：“我们在找孙师姑呢，听说她在山东干掉了不少渤海派的人，要请她说来听听。”石骏喜道：“好啊，刚才我见她在山那边，正跟梅师哥练武呢。”

三人兴冲冲的赶往山后。冯氏兄弟心中盘算，用甚么话来挑动孙仲君去找那袁小师叔祖比武。冯不摧悄声道：“要是

孙师姑还在练剑，咱们就说是那姓袁的说的，这一路、那一路都使得不对。”冯不破笑着点头。

刚转到山后，忽听得孙仲君正在厉声叫骂，这一下大出三人意外，忙拔足赶去，只见孙仲君挺着单钩，正在追逐一人。

注：李自成攻破北京事迹，当时文士笔录见闻而流传后世者甚多。诸书作者对李自成无不极为仇视，文中自多夸张及诬蔑，未可尽信。但闯军初时纪律严明，进北京后便即腐败，当属事实，否则不致成功后便即一败涂地。以下所录为《明季北略》一书中若干记载：（文中所谓“贼”指闯军而言，可见作者极有偏见。）

●昧爽，阴云四合，城外烟焰障天，微雨不绝，雾迷，俄微雪，城陷。或谓先有人伏内，通太监曹化淳弟曹二公内应开门；一云：太监王相尧率内兵千人出迎贼。贼将刘宗敏整军入，军中甚肃。……太监曹化淳同兵部尚书张缙彦开彰义门迎贼。……大抵京城之陷，多由奸人内应耳。……已而贼大呼开门者不杀，于是士民各执香立门，贼过，伏迎，门上俱粘“顺民”，大书“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

●贼尽放马兵入城，乱入人家。诸将军望高门大第，即入据之。刘宗敏据田宏第，李牟据周奎第。

●掌书宫人杜氏、陈氏、窦氏为自成所取，而窦氏尤宠，号窦妃。又有张氏，亦嬖之。自成集宫女分赐随来诸贼，每贼各三十人。牛金星、宋献策等亦各数人。

●四月初一日，宋献策云：“天象惨列，日色无光，亟宜停刑。”初七日，自成过宗敏第，见庭院夹三百多人，哀号半绝。自成云：“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宜酌放之。”此中缙绅十一，余皆杂流武弁及效劳办事人。释千余人，然死者过半矣。

●贼初入城，不甚杀戮。数日后大肆杀戮……贼兵满路，手携麻索，见面稍魁肥，即疑有财，系颈征贿。有中途借贷而释者，亦有押至其家，任其拣择而后释者。若缚至刘宗敏伪府便无生理。

●贼初入城时，先假张杀戮之禁，如有淫掠民间者，立行凌迟。假将犯罪之寇杀死四人，分为五段，据称以淫杀之故也。民间误信，遂安心开店市，嘻嘻自若……四五日后恣行杀掠。先令十家一保，如有一家逃亡，十家同斩。十家之内有富户者，闯贼自行点取籍没，其中下之家，听各贼分掠。又民间马骡铜器，俱责令输营，于是满城百姓，家家倾竭。

●贼兵初入人家，曰借锅爨。少焉，曰借床眠。顷之，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藏匿者，押男子，遍搜，不得不止。爱则置楼马上。有一贼挟三四人者，又有身搂一人而余马挟带二三人者。不从则死，从而不当意者亦死。一人而不堪众鬻者亦死。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贼将各踞巨室。籍没子女为乐，而士兵充塞巷陌，以搜马搜铜为名，沿门淫掠。稍违者，兵加其颈。门卫甚严，即欲脱免，不可得也。不顾青天白日，恣行淫戏。

●贼无他伎俩，到处先用贼党扮作往来客商，四处传布，说贼“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抢掠，平买平卖，蠲免钱粮，且将官家银钱分赈穷民，颇爱斯文秀才，迎者先赏银币，嗣即考校，一等作府，二等作县。”……于是不通秀才皆望做官；无知穷民皆望得钱；拖欠钱粮者皆望蠲免。真保间民谣有“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等语，因此贼计得售。

●贼兵入城者四十余万，各肆掳掠。自成或禁止，辄哂曰：“皇帝让汝做，金银妇女不让我辈耶？”

第二十回 空负安邦志 遂吟去国行

那人是个三十余岁的男子，神色愤激，一面“贼婆娘，恶贱人”的破口乱骂，一面持刀狠斗。这人武功不及孙仲君，打一阵，逃一阵，可是并不奔逃下山，只要稍见空隙，又回身拚命猛砍狠杀。冯不摧道：“咱们上去截住这小子，别让他跑了！”石骏道：“孙师姊不爱别人帮手，这小子她对付得了。”

只听那人狂叫：“你杀了我妻子和三个儿女，那也罢了，怎么连我七十多岁的老娘也都害了？”孙仲君脸上犹如罩了一层严霜，喝道：“你这种无耻狂徒，家里人再多些，也一起杀了！”两人愈斗愈烈。

冯不破忽道：“孙师姑怎么不用剑？这单钩使来好像很不顺手。”石骏也见到她兵刃甚不合用，倒转自己长剑，柄前刃内叫道：“孙师姊，接剑！”长剑向孙仲君掷去。

忽地一人从旁边树丛中跃出，伸手在半路上将剑接了过去。三人吃了一惊，见那人轻身功夫迅速美妙，站定身子后，看清楚原来是归氏门下的没影子梅剑和。石骏叫了声：“梅师哥！”梅剑和点了点头，将剑掷还给他，说道：“孙师妹另练兵刃，她不用剑！”石骏“哦”了一声，他不知孙仲君因滥伤无辜，已被穆老祖禁止用剑。

石骏再看相斗的两人时，那男子虽然情急拚命，毕竟武功逊了一筹，渐渐刀法散乱。斗到酣处，孙仲君飞起左足，正中他右手手腕，他手中单刀直飞起来。孙仲君钩尖已抵在他胸前，待要向前刺出，梅剑和急叫：“住手！”孙仲君一怔，那人急向旁闪，向山下逃去。梅剑和笑道：“饶了他吧，好让师祖夸奖你一番。”孙仲君微微一笑。

不料那人逃出数十步，指着孙仲君又是“贼婆娘，臭贱人”的毒骂起来。这一来，连梅剑和、石骏等人都动了怒。冯不摧喝道：“甚么东西，到华山来撒野！”提起铁鞭追了下去。孙仲君更是怒火大炽，叫道：“不杀这畜生誓不为人，宁可再给师祖削掉一根指头！”挺钩又追。梅剑和怕她再又杀人受责，心想先抓住那家伙饱打一顿，让师妹出了这口恶气，也就是了，当下斜刺里兜截出去。他轻身功夫远胜诸人，片刻之间，已抄在那人头里。

那人见势头不对，忽地折向左边岔路。石骏与冯氏兄弟暗器纷纷出手。冯不破一枚飞蝗石向他后心掷去。那人身手也甚矫健，听风辨器，往右避让，但嗤的一声，后胯上终于中了石骏的袖箭，一个踉跄，跌倒在地。

梅剑和抢上前去，伸手按下，突然间身旁风声响处，那人忽地腾身飞出。梅剑和大吃一惊，急忙身子一缩，这才看明白，原来那人是被人用数十条绳索缠住，扯了过去。

这时孙仲君等人也已赶到，只见出手相救的竟是个美貌女子。但见她一身雪白衣衫，长发垂肩，赤着双足，手腕上足踝上都戴了黄金镯子，打扮非汉非夷，笑吟吟的站着，右手皎白如雪，握着一束非丝非革的数十条绳索。身后站着一

个妙龄少女，全身裹在一袭白狐裘之中，头上也戴了白狐皮帽子。虽是眉目如画，清丽绝伦，但容色甚是憔悴。

这两人正是何惕守和阿九。

袁承志等离京次日，胡桂南便即查访到宛平饭店中温氏四老和何红药、青青等人之事，回来向大家说起。

何惕守知道在墙角钉以毒物，是五毒教召集人众应援的讯号，只怕青青遭了毒手，须得立即赶去相救，何况袁承志曾嘱咐要携同阿九离京避难，只是她不愿和程青竹等人偕行，和阿九一商量，阿九愿意随她前去救人。当晚两人留了封信，悄然出京。

何惕守想雇辆骡车给阿九乘坐，但兵荒马乱之际，再也没车夫做这生意。何惕守见到有人乘车出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乘客赶下车来，强迫车夫驾车西行。阿九虽然身受重伤，但何惕守是江湖大行家，出得门来处处都占便宜，一路上却也未受风霜之苦。何惕守颇识医药，更当她是小妹子般呵护服侍，阿九的臂伤在途中逐渐痊可。健骡轻车，到了华山脚下。何惕守将阿九负在背上，展开轻功，走得又快又稳。上得山来，正逢洪胜海被暗器打倒，何惕守便挥出软红蛛索相救。

梅剑和与孙仲君等不知洪胜海已跟随袁承志，更不知何惕守是何等样人，眼见她怪模怪样，显是妖邪一流，忽上华山来放肆捣乱，都是甚为恼怒。孙仲君喝道：“你们是甚么路道？都是渤海派的么？”何惕守笑道：“姊姊高姓大名？不知这位朋友甚么地方得罪了姊姊，小妹给两位说和成么？”孙仲君听她说话娇声嗲气，显非端人，骂道：“你是甚么邪教妖人？

可知道这是甚么地方？”何惕守笑笑不答。

洪胜海道：“何姑娘，这贼婆最是狠毒，叫做飞天魔女。我老婆和三个儿女，还有七十多岁的老娘，都是给她下毒手杀死的！”说时咬牙切齿，眼中如要喷出火来。

梅剑和自从那次在袁承志手下受了一次重大教训之后，傲慢之性已大为收敛，且知师祖今日必到，不愿多惹事端，朗声说道：“你们快下山去吧，别在这里啰唆。”冯不摧叫道：“我师叔的话你们听见了么？快走快走！”抢到阿九的身旁，作势要赶。

阿九右手拄着一根青竹杖，向他森然一望。她出身帝皇之家，自幼儿颐指气使惯了的，神色间自然而然有一股尊贵气度。冯不摧不禁一凜，随即大怒，喝道：“你们来作死！”伸手便向阿九推去。阿九受程青竹的点拨教导，武功已颇有根底，当即青竹杖一划一勾。冯不摧全没防备，哪想到这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出手如此之快，一个立足不稳，扑地倒了。他武功本也不弱于阿九，只是出其不意，才着了道儿，背脊刚一着地，立即挺身跳起，少年人最是要强好胜，这一下脸上如何挂得住？铁鞭一举，扑上去就要厮拚。

何惕守笑道：“各位是华山派的吧？咱们都是自己人呀！”冯不破喝道：“谁跟你这妖女是自己人了？”

梅剑和在江湖上阅历久了，见多识广，见何惕守刚才挥索相救洪胜海，手法不俗，决非没来历之人，当下向冯氏兄弟使个眼色，问何惕守道：“尊师是哪一位？”

何惕守笑道：“我师父姓袁，名叫袁承志，好像是华山派门下。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冒充的。”梅剑和与孙仲君对望了

一眼，将信将疑。石骏笑道：“袁师叔自己还是小孩子，本门功夫不知已学会了三套没有，怎么会收徒弟？”

何惕守道：“是么？那可真的有点儿希奇古怪了，也说不定我那小师父是个冒牌货，嘻嘻！对啦！我瞧你这位小兄弟的武功，就比我那小师父高得多了。”

孙仲君在袁承志手里吃过大亏，后来被师祖责罚，削去手指，推本溯源，可说都因他而起，一想到这个小师叔就恨得牙痒痒地，只是一来他本领高强，辈份又尊，二来他救过师父爱子的性命，师父师母提到他时总是感激万分，自己只好心里恼恨而已，这时听何惕守自称是袁承志的徒弟，不觉怒火直冒上来，叫道：“你如是华山派弟子，怎么跟这种无耻狂徒在一起？”何惕守微笑道：“他是我师父的长随，不见得有甚么无耻啊。胜海，你怎么对这位姑娘无耻了？当真无耻得很么？唉，我可不知道你这么不怕难为情。”说着抿嘴而笑。孙仲君更是大怒，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们几人在山后争斗口角，声音传了出去，不久冯难敌、刘培生等诸弟子都陆续赶到。

冯不破道：“爹，这个女人说她是姓袁的小……小师叔祖的弟子。”冯难敌哼了一声，问道：“他们在吵甚么？”冯不摧抢着把刚才的事说了。华山派第三代弟子之中，冯难敌年纪最大，入门最早，江湖上威名又盛，隐然是诸弟子的领袖，听了儿子的话后，转头问孙仲君道：“孙师妹，这人怎么得罪你了？”

孙仲君脸上微微一红，梅剑和道：“这狂徒有个把兄，也不自己照照镜子，居然不识好歹，老了脸皮来向孙师妹求亲，

给孙师妹骂回去了……”洪胜海插口道：“答不答允在她，可是干么把我义兄两只耳朵都削了去……”冯难敌双眼一瞪，喝道：“谁问你了？”

梅剑和指着洪胜海道：“哪知这狂徒约了许多帮手，乘孙师妹落了单，竟把她绑架了去，幸好我师娘连夜赶到，才把她救出来。”冯难敌眸子一翻，精光四射，喝道：“好大的胆子，你还想纠缠不清？”

洪胜海凛然不惧，说道：“她杀了我义兄，还不够么？”

何惕守道：“掳人逼亲，确是他们不好。不过这位孙姊姊既已将他义兄杀死，也已出了气，何况又没拜堂成亲，没短了甚么啊。再说，人家瞧中你孙姊姊，是说你美得天仙一般，怎么人家偏偏又瞧不中我呢？孙姊姊以怨报德，找上他家里去，杀了他一家五口，这不是辣手了点儿吗？杀人虽然好玩，总得拣有武功的人来杀。他的七十岁老母好像没甚么武功，也没犯甚么罪，最多不过是生了个儿子有点儿无耻。他的妻子和三个小儿女，更不知是犯了甚么弥天大罪？杀这些人，不知是不是华山派的规矩？”

众人一听，觉得孙仲君滥伤无辜，已犯了本派大戒，都不禁皱起了眉头。冯难敌对洪胜海道：“起因总是你自己不好！现今人已杀了，又待怎样？”

何惕守道：“我本来也挺爱滥杀好人的，自从拜了袁承志这个小师父之后，他说了一大堆啰里啰唆的华山派门规，说甚么千万不可滥杀无辜。可是我瞧孙姊姊胡乱杀人，不也半点没事么？我这可有点胡涂了。待我见过小孩子师父，请他示下吧。”

刘培生道：“袁师叔他们正忙着，怕没空。”梅剑和道：“师父呢？”刘培生道：“师父、师娘、师伯、师叔四位，还有木桑老道长，正在商量救治那个姑娘。”冯难敌道：“既然如此，先把这人捆起来，待会儿再向师父、师叔请示。”冯不破、冯不摧齐声答应，上前就要拿人。

何惕守见这一干人毫不将自己放在眼里，她是独霸一方、做惯了教主的，这如何忍得？笑吟吟道：“要缚人吗？我这里有绳子！”提起一束软红蛛索，伸出手去。冯不摧横她一眼道：“谁要你的！”径自走向洪胜海身边。

两兄弟刚要动手，忽听身旁噗哧一笑，脚上同时一紧，身子突然临空而起，犹如腾云驾雾般直飞出去。两人吓得魂飞天外，身在半空，恍惚听得何惕守娇媚的声音笑道：“啊哟，对不住啦！快使‘鲤鱼翻身’！”冯不破依言一招“鲤鱼翻身”，双脚落地，怔怔的站着。冯不摧年幼倔强，偏不依言，想使一招“飞瀑流泉”，斜刺里跃出去站住，露个姿势美妙的身段，哪知下堕之势快捷异常，腰间刚使出力量，已然腾的一声，坐在地下，不由得又羞又疼，一张脸直红到了脖子里去。

冯难敌见爱子受欺，心中大怒，喝道：“你这妖女，先前自称是本门弟子，我们还信了你三分。可是你这手下贱功夫，怎会是本门中的？你过来！”他不暇解开衣扣，左手在衣襟上一拉，噗噗噗数声，一排衣扣登时扯断，一件长衣甩了下来，露出青布紧身衣裤，神态威壮，犹如一座铁塔。

何惕守笑道：“您这位师兄要跟小妹过几招，是不是？那好呀，同门师兄妹比划比划，倒也不错，且看我那小孩子师

父教的玩艺儿成不成。咱们打甚么赌啊？”

冯难敌虽见她刚才出手迅捷，但自恃深得师门绝艺真传，威镇西凉，哪把这少女放在心上，但见她一副娇怯怯的模样，怒气渐息，善念顿生，朗声道：“我们这些人还好说话，待会归二娘出来，她嫉恶如仇，见了你这种妖人一定放不过。还是快快走吧！”何惕守笑道：“你又不是我的小孩子师父，凭甚么叫我走？”

冯不摧刚才胡里糊涂连摔两交，羞恨难当，和哥哥一使眼色，叫道：“咱们来真的，别使诡计弄鬼！”两兄弟各举铁鞭，又扑上来。何惕守笑道：“好，我就站着不动，也不还手，怎么样？”把软红蛛索往腰间一缠，双手拢在袖里。

冯氏兄弟双鞭齐下，见她不闪不避，铁鞭将及她顶门时，不约而同的倏地收回。两人幼受庭训，虽然年少卤莽，却从来不敢无故伤人。冯不摧道：“快取兵刃出来！”

何惕守道：“我是你哥儿俩的师姑，跟你们怎能动兵刃？你们要商量于我，这就上罢！只要我有一只脚挪动半步，或者我的手伸出了袖子，都算我输了，好不好呢？”冯不破道：“我兄弟失手伤你，那可怨怪不得！”何惕守笑道：“进招吧，小伙子啰里啰唆的不爽快。”冯不破脸上一红，一鞭“敬德卸甲”，斜砸下来，何惕守身子微侧，铁鞭砸空。冯不摧恨她摔了自己一交，更是使足全力，铁鞭向她肩头扫去，哪知鞭梢刚到，对手早已避过。何惕守双足牢牢钉在地上，身子却东侧西避，在铁鞭影里犹如花枝乱颤。冯氏兄弟双鞭越使越急，何惕守仍然嬉笑自若，双鞭始终打不到她衣襟一角。

华山派众人面面相觑，不知这个女子是何路道，她自称

是本门弟子，但身法武功，哪有半点华山派的影子，武功却又如此精强。

三人再拆数十招，冯氏兄弟一声呼哨，双鞭着地扫去，均想你脚步如真不移，那又如何抵挡？何惕守笑道：“小心啦！”身子一弯，左肘在冯不破身上一推，右肘在冯不摧背上一撞。两兄弟只感全身一阵酸麻，双鞭落地，踉踉跄跄的跌了开去。

冯难敌低声道：“梅师弟，这女人古怪，我先上去试试！”梅剑和点点头。冯难敌纵身跃出，叫道：“我来领教。”

何惕守见他脚步凝重，知他武功造诣甚深，脸上仍然笑眯眯的露出一个酒涡，心中却严加戒备，笑道：“我接不住时，你可别笑话。”冯难敌道：“好说，赐招吧！”身子微微一弓，右拳左掌，合着一揖，拳风凌厉，正是“破玉拳”的起手式。何惕守衿衽万福，还了一礼，轻轻把这一招挡回去。

冯难敌心中暗叫：“好本事！”正要跟着进招，忽听得山腰里传来一阵呼喝叫喊之声，有人争斗追逐，便向何惕守望了一眼。何惕守笑道：“你疑心我带了帮手么？咱们先瞧个清楚再比划，你说好么？”

冯难敌听呼喝声越来越近，中间夹着一个女子的急怒叫骂，点点头道：“也好。”

众人奔到崖边，向下看时，只见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子正在向山上急奔，四条大汉手执兵刃在后追赶。那女子见山顶有人，精神一振，急速奔上，远远望见冯难敌魁伟的身躯，叫道：“八面威风，快救我！”冯难敌吃了一惊，道：“啊，是红娘子！”奔上相迎。

红娘子脸上全是鲜血。这时再也支持不住，晕倒在地。跟

着四人赶上山来，也不理会众人，恶狠狠的就要抢上擒拿。冯难敌左臂一伸，伸掌往为首一人推去，喝道：“朋友，放明白些！这是甚么地方？”那人伸掌相抵，双掌相交，咄的一声，各自震开数步，那人的武功倒也颇为了得。两人互相打量一眼，均有惊疑之意。那人喝道：“奉大顺皇帝座下权将军号令，捉拿叛逆李岩之妻，你何敢阻拦？”

何惕守知道李岩是师父的义兄，心想这红衣女子既是李岩之妻，我如何不救，挺身而出，笑道：“李岩将军是大大的英雄豪杰，天下谁不知闻？各位别难为这位娘子吧！”

那人神色倨傲，自恃武艺高强，在刘宗敏手下颇有权势，哪去理会何惕守一个小小女子，当下也不答话，左手一摆，命三名助手上来捆人。

何惕守笑道：“好，你们不要命啦！”右手在腰间机括上一按，“含沙射影”的毒针激射而出。那三人武功虽非寻常，却怎能防这门神不知鬼不觉的暗器，当先一人登时脸上被七八枚毒针打了进去，叫也不叫一声，立时毙命。其余三人脸色惨变，齐声喝问：“你是谁？”何惕守左手铁钩本来缩在长袖之内，与冯氏兄弟动手时一直隐藏不露，这时长袖轻挥，露出铁钩，为首那人吓得脸白如纸，颤声道：“你……你……是五……五……何……何……”何惕守微微一笑，右手金钩又是一晃。三人魂不附体，回头就逃。一人过于害怕，在崖边一个失足，骨碌碌的直滚下去。

冯难敌等都是十分惊奇，心想这三条大汉怎会对她怕得这样厉害，她适才杀了那人，又不知使的是甚么古怪法门。

冯难敌扶起了红娘子，正要询问，突见山崖边转出一个

身材高瘦的道人，高声喝道：“华山派的人，都在这里么？”这一喝声如洪钟，只震得山谷鸣响。

众人见这道人身上道袍葛中夹丝，灿烂华贵，道冠上镶着一块晶莹白玉，光华四射，背负长剑，飘飘然有出尘之概，约莫四五十岁年纪，一身清气，显是一位得道高人。

冯难敌上前抱拳行礼，说道：“请教道长法号，可是敝派祖师的朋友么？”

那道人并不还礼，右手拂尘一挥，向众人打量了几眼，问道：“是华山派的？”冯难敌道：“正是。道长有何见教？”那道人道：“嗯，穆人清来了么？”冯难敌听他随口呼叫祖师名讳，似是极熟的朋友，更加不敢怠慢，说道：“祖师还未驾临。”

那道人微微一笑，拂尘向孙仲君、何惕守、阿九三人一指，说道：“穆老猴儿倒收了不少美貌女徒，艳福不浅。喂，你们三人过来给我瞧瞧！”众人听他出言不逊，都吃了一惊。

孙仲君怒道：“你是甚么人？”那道人笑道：“好吧，你跟道爷回去，我慢慢说给你知道。”孙仲君见他神态轻薄，登时大怒，走下一步，喝道：“甚么东西，敢在这里撒野！”那道人笑嘻嘻的在她脸上摸了一把，拿回来在鼻端上嗅了一下，笑道：“好香！”他左手这么一伸一缩，似乎并不如何迅速，孙仲君竟没能避开。她心中怒极，顺手挺钩刺去。那道人右手轻挡，反过手来已抓住她手腕。

孙仲君脉门被他扣住，登觉全身酸软，使不出半点力气。那道人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又在脸颊上亲了一下，赞道：“这女娃子不坏！”

冯难敌、梅剑和、刘培生等个个惊怒失色，一齐冲上。

那道人拔起身子，斗然退开数步。众人见他左手仍然搂住孙仲君不放，但一跃一落，比寻常单独一人还要灵便潇洒，不由得尽皆骇然，但见孙仲君被他抱住了动弹不得，明知不敌，也不能袖手不理，各人拔出兵刃，扑了上去。

那道人微微一笑，右手翻到肩头，突然间青光耀眼，背上的长剑已拔在手里。

梅剑和对孙仲君最为关心，首先仗剑疾攻。他见了那道人长剑的模样，知是一柄利器，不敢正面相碰，刷刷连刺三剑，都是寻瑕抵隙而入。去年他在南京和袁承志比剑，一连几柄剑尽被震断，才知本门武功精奥异常，自己只是得了一点皮毛而已，不由得狂傲之气顿减，再向师父讨教剑法，半年中足不出户，苦心研习，果然剑法大进，适才这三剑是他生平绝学，迅捷悍狠，已得华山派剑法的精要。

那道人赞道：“不坏！”语声未毕，当的一声，已将梅剑和的长剑削为两截。

梅剑和吓了一跳，依照武学惯例，立即要将断剑向敌人掷去，以防对方乘势猛攻，然后避开，再筹御敌之策，但他怕误伤师妹，不敢掷剑，剑断即退，饶是他轻身功夫异常了得，嗤的一声，头顶束发的布带已被割断。这数招只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梅剑和心惊胆战之际，冯难敌、刘培生、石骏、冯不破、冯不摧，以及黄真的四弟子、六弟子一齐攻上，刀枪剑戟，同时并举，只刘培生是空手使拳。

那道人长剑使了开来，只听得叮叮当当一阵乱响，有的兵刃被截，有的连人带刀给他一脚踢飞，只剩下冯难敌与刘

培生两个武功最高的勉力支撑。梅剑和从地下捡起一柄剑抢上夹攻。那道人左手仍是搂着孙仲君，右手长剑敌住二人，笑嘻嘻地浑不在意，抽空还在孙仲君脸颊一吻，只把孙仲君气得几欲晕去。

拆了数招，那道人忽地将长剑抛向空中。刘培生一怔，不知他使甚么奇特招数。梅剑和急叫：“小心！”只听蓬的一声，刘培生胸口已中了一拳，退出数步，坐倒在地。那道人笑道：“你自以为拳法了得，我用兵器伤你，谅你不服！”顺手接住空中落下来的宝剑，当啷一响，又把梅剑和的剑削断，弯过手臂右肘推出，正撞在冯难敌的左肋之上。冯难敌只觉奇痛入骨，眼前金星乱冒，腾腾腾连退数步。

那道人将华山众弟子打得一败涂地，无人敢再上来，昂然四顾，哈哈大笑，说道：“老穆自夸拳剑天下无双，教出来的弟子却这般不成器！你们师祖问起，就说玉真子来拜访过了，见他徒弟教得不好，带了三个女徒儿去代他教导。三年之后，我教厌了，自会送还！”顺手向后一挥，眼珠也没转上一转，便已将长剑插入了背上的剑鞘，单是这手功夫，便已说得上惊世骇俗。他仍是搂着孙仲君，走向何惕守，笑道：“你也跟我去！”

何惕守自知抵敌不过，对洪胜海道：“快去请师父。”等洪胜海转身走开，那道人也已走到跟前。何惕守笑道：“道长，你功夫真俊。您道号是甚么呀？”

那道人见她笑吟吟的毫不畏惧，倒大出意料之外，见她容貌娇媚，双足如雪，言笑之间尤其动人心魄，不由得骨头也酥了，又走上一步，笑道：“我叫玉真子，你这孩子叫甚么

名字？你说我功夫好，那么跟我回去，我慢慢教你好不好？”何惕守笑道：“你不骗人？咱们说过了的话，可不许不算。”玉真子笑道：“谁来骗你，走吧！”伸手便来拉她的手。

何惕守退了一步，笑道：“慢着，等我师父来了，先问问他行不行。”玉真子道：“哼，跟着你师父，就算学得本领跟他一样，又有甚么用？这样的饭桶师父，还是别理会了吧，哈哈！”何惕守道：“我师父本领大得很呢，要是知道我跟你走了，他要不依的。”

冯难敌等见孙仲君给那道人搂在怀里动弹不得，那妖女却跟他眉花眼笑的打情骂俏，个个气得怒火填膺。梅剑和叫道：“好贼道，跟你拚了。”提剑又上。

玉真子头也不回，对何惕守道：“我再露一手功夫给你瞧瞧。看是你师父高明呢，还是我厉害。”一面说，一面闪避梅剑和的来剑，说道：“像他这般的剑法，在你们华山派里总也算是少有的高手了，然而碰到了我，哼哼！你数着，从一数到十，我一只空手就把他剑夺下来。”梅剑和见他如此轻视自己，更是气恼，一柄剑越加使得凌厉迅捷。

何惕守笑道：“从一数到十么？好，一，二，三，四，五……”突然一口气不停，快速异常的数下去。玉真子笑道：“小妮子真坏，瞧真了！”梅剑和挺剑刺出，突见敌人身子略侧，长臂直伸，双指已指及自己两眼，相距不过数寸，不由得大惊，左手疾忙上格。玉真子手臂早已缩回，手肘顺势在他腕上一撞。梅剑和手指一麻，长剑脱手，已被玉真子快如闪电般夺了过去，那时何惕守还只数到“九”字。

玉真子哈哈大笑，左手持剑，右手食中两指夹住剑尖，向

下一扳，喀的一声，剑尖登时拗了下来。只听得喀喀喀响声不绝，一柄长剑已被拗成一寸寸的废铁。

玉真子把剩下的数寸剑柄往地下一掷，一声长啸，伸手来又拉何惕守的手腕。何惕守一直以缓兵之计跟他拖延，但袁承志始终不到，这时无可再拖，左手轻抬，让他握住。玉真子满拟抓到一只温香软玉的纤纤柔荑，突觉握到一件坚硬冰冷之物，吃了一惊，疾忙放手，眼前金光闪动，金钩的钩尖已划向眉心。

何惕守这一下发难又快又准，玉真子纵然武功卓绝，也险些中钩，危急中脑袋向后疾挺，风声飒然，钩尖从鼻端擦了过去，只觉一股腥气直冲鼻孔，原来钩上喂了剧毒。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娇滴滴的姑娘出手竟会如此毒辣，而华山派门人兵器上又竟会喂毒，不禁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微微一怔，对方铁钩又到，瞬息之间，铁钩连进四招。

玉真子手中没有兵器，左臂又抱着人，一时被她攻得手忙脚乱，发劲把孙仲君向前一推，纵开三步，拔出长剑，哈哈笑道：“瞧你不出，居然还有两下子。好好好，咱们再来。”何惕守适才出敌不意，攻其无备，才占了上风，要讲真打，原也不是他的对手，但实逼处此，不能不挺身相斗，当下笑道：“你可不能跟我当真的，咱们闹着玩儿。”

玉真子已知这女子外貌娇媚，言语可喜，出手却是毫不容情，但自恃武功天下无敌，也不在意，说道：“你输了可得跟我回去。”何惕守笑道：“你输了呢？我可不要你跟着。”双钩霍霍，疾攻而上。玉真子不敢大意，见招拆招，当即斗在一起。

梅剑和抢上去扶起孙仲君。众人先前见何惕守打倒冯氏兄弟，还道两个少年学艺未精，这时见她力敌恶道，身法轻灵，招法怪异，双钩化成了一道黄光，一条黑气，奋力抵住玉真子的长剑，都不禁暗暗咋舌。各人待要上前相助，但见二人斗得如此激烈，进退趋避，兵刃劈风，迅捷无伦，自忖武艺远远不及，都不敢插手。

两人斗到酣处，招术越来越快，突然间叮的一声，金钩被玉真子宝剑削去了一截。何惕守袖子一挥，袖口中飞出一枚暗器，波的一响，在玉真子面前散开，化成一团粉红色的烟雾。这时晨曦初上，照射之下，更是美艳无比。

玉真子斜刺里跃开，厉声喝道：“你是五毒邪教的么？怎地混在这里？”一阵风来，石骏和冯不摧两人站在下风，顿觉头脑晕眩，昏倒在地。

何惕守笑道：“我现今改邪归正啦，入了华山派的门墙。你也改邪归正，拜我为师，好不好呢？我说小道士啊，你还是快磕头罢！”

玉真子运掌成风，呼呼两声，掌风推开面前绛雾，跟着一掌，排山倒海般打了过来。何惕守见他剑法精妙，岂知掌力同样厉害，腕底一翻，已将蝎尾鞭拿在手中，侧身避开掌力，鞭梢往他手腕上卷去。

玉真子心想，今日上得山来，原是要以孤身单剑挑了华山派，哪知正主儿未见，便让这女孩子接了这许多招去，这次再不容她拆上三招之外，看准鞭梢来势，倏地伸出左手，食中两指已将蝎尾鞭牢牢钳住。他指上戴有钢套，不怕鞭上毒刺。

何惕守一带没带动，对方长剑已递了过来，疾忙撒鞭，笑道：“我输了，这就拜你为师罢！”说着盈盈拜倒。玉真子呵呵大笑，把蝎尾鞭往地下一掷，突然眼前青光闪耀，心知不妙，袍袖急拂，倏地跃起，一阵细微的钢针，嗤嗤嗤的都打进了草里。

何惕守在拜倒时潜发“含沙射影”的暗器，这一下变起俄顷，事先毫无半点征兆，本来非中不可，哪知玉真子武技过人，在间不容发之际竟尔避了开去，只是生死也只相差一线。他惊怒交集，身在半空，便即前扑，如苍鹰般向何惕守扑击下来。

阿九在旁观战，时时刻刻提心吊胆，为何惕守担心，苦于自己臂伤未愈，武功又太差，不能出手相助，眼见玉真子来势猛恶，当即一扬手，两支青竹镖向他激射过去，叫道：“接着！”把金蛇剑向何惕守掷去。玉真子长袖一拂，反带竹镖射向何惕守。

何惕守避掌、接剑、砸镖、进招，四件事一气呵成，转瞬间又与敌人交上了手。这时她手中拿的是一把砍金断玉的宝剑，右手剑，左手钩，兵刃上大占便宜。

玉真子久战不下，心中焦躁，当即左手拔出拂尘助攻，这一来兵刃中有刚有柔，声势大振。何惕守用剑本不擅长，左手铁钩尚可勉强支撑，右手的金蛇剑却逐渐被他克制住了。

众人见形势危急，不约而同的都拥上相助。只听拂尘刷的一声，刘培生肩头剧痛入骨。原来他拂尘丝中夹有金线，再加上浑厚内力，要是换了武功稍差之人，这一下当场就得给他扫倒。梅剑和向孙仲君道：“快去请师父、师娘、师伯、师

叔来。”他见玉真子武功之高，生平罕见，只怕要数名高手合力，才制得住他。

孙仲君应声转身，忽然大喜叫道：“道长，快来，快来。”

众人斗得正紧，不暇回头，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好呀，是你来啦！”

玉真子刷刷数剑，把众人逼开，跳出圈子，冷然道：“师哥，您好呀。”

众人这才回过身来，只见木桑道人握了一只棋盘，两囊棋子，站在后面。

众弟子知道木桑道人是师祖的好友，武功与师祖在伯仲之间，有他出手，多厉害的对头也讨不了好去，但听玉真子竟叫他做师哥，又都十分惊奇。

木桑铁青了脸，森然问道：“你到这里来干甚么？”玉真子笑道：“我来找人，要跟华山派一个姓袁的少年算一笔帐，乘便还要收三个女徒弟。”

木桑皱了眉头道：“十多年来，脾气竟是一点不改么？快快下山去吧。”玉真子哼了一声道：“当年师父也不管我，倒要师哥费起心来啦！”木桑道：“你自己想想，这些年来做了多少伤天害理之事。我早就想到西藏来找你……”玉真子笑道：“那好呀，咱哥儿俩很久没见面了。”木桑道：“今日我最后劝你一次，你再怙恶不悛，可莫怪做师兄的无情。”

玉真子冷笑道：“我一人一剑横行天下，从来没人对我有半句无礼之言。”木桑道：“华山派跟你河水不犯井水，你把他们门下弟子伤成这样。穆师兄回来，教我如何交代？”

玉真子嘿嘿一阵冷笑，说道：“这些年来，谁不知我跟你

早已情断义绝。穆人清浪得虚名，旁人怕他，我玉真子既有胆子上得华山，就没把这神剑鬼剑的老猴儿放在心上。谁说华山派跟我河水不犯井水了？我又没得罪穆老猴儿，他干么派人到盛京去跟我捣蛋？”

木桑不知袁承志跟他在沈阳曾交过一番手，当下也不多问，叹了一口气，提起棋盘，说道：“咱两人终于又要动手，这一次你可别指望我再饶你了。上吧！”玉真子微微一笑，道：“你要跟我动手，哼，这是甚么？”伸手入怀，摸出一柄小小铁剑，高举过头。

木桑向铁剑凝视半晌，脸上登时变色，颤声道：“好好，不枉你在西藏这些年，果然得到了。”玉真子厉声喝道：“木桑道人，见了师门铁剑还不下跪？”

木桑放下棋盘棋子，恭恭敬敬的向玉真子拜倒磕头。

众弟子本拟木桑到来之后收伏恶道，哪知反而向他磕头礼拜，个个惊讶失望。

玉真子冷笑道：“你数次折辱于我。先前我还当你是师兄，每次让你。如今却又如何？”木桑俯首不答。玉真子左掌一起，呼的一声，带着一股劲风直劈下来。木桑既不还手，亦不闪避，运气于背，拚力抵拒，蓬的一声，只打得衣衫破裂，片片飞舞。他身子一晃，仍然跪着。玉真子铁青了脸，又是一掌，打在木桑肩头，这一掌却无半点声息，衣衫也未破裂，岂知这一掌内劲奇大，更不好受。木桑身子向前一俯，一大口鲜血喷射在山石之上。玉真子全然无动于中，提起手掌，径向他头顶拍下。

众人暗叫不好，这一掌下去，木桑必然丧命，各人暗器

纷纷出手，齐往玉真子打去。玉真子手掌犹如一把铁扇，连连挥动，将暗器一一拨落，随即又提起掌来。

阿九和木桑站得最近，见他须发如银，却如此受欺，激动了侠义心肠，和身纵上，右臂抱住了木桑头颈，以自己身子护住他顶门。

玉真子一呆，凝掌不落，突然身后一声咳嗽，转出一个儒装打扮的老人来。

何惕守见这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忽然在阿九身旁出现，身法之快，从所未见，只道敌人又来了高手，生怕阿九受害，跃起身子，右掌往那老人打去，喝道：“滚开！”

那老人左臂一振，何惕守只觉一股巨大之极的力道涌到，再也立足不定，接连退出数步，这才凝力站定，惊惧交集之际，待要发射暗器，却见华山派弟子个个拜倒行礼，齐叫：“师祖”。原来竟是神剑仙猿穆人清到了。何惕守又惊又羞，暗叫“糟糕”，这一下对师祖如此无礼，只怕再也入不了华山派之门，一时不知是否也该跪倒。

这时木桑已站起退开，左手扶在阿九肩头，努力调匀呼吸，但仍是不住喷血。

穆人清向玉真子道：“这位定是玉真道长了，对自己师兄也能下如此毒手。好好好，我这几根老骨头陪道长过招吧！”玉真子笑道：“这些年来，人家常问我：‘玉真道长，穆人清自称天下拳剑无双，跟你相比，到底谁高谁低？’我总是说：‘不知道，几时有空，得跟穆人清比划比划。’自今而后，到底当世谁是武功第一，那就分出来了。”

众弟子见师祖亲自要和恶道动手，个个又惊又喜，他们

大都从未见过师祖的武功，心想这真是生平难遇的良机。

刘培生却想师祖年迈，武学修为虽高，只怕精神气力不如这正当盛年的恶道，忙奔回去请师父师娘。一进石屋，只见袁承志泪痕满面，站在床前，师伯、师父、师娘，以及洪胜海、哑巴等都是脸色惨然，师娘更不断的在流泪。刘培生吃了一惊，走近看时，见青青双目深陷，脸色黝黑，出气多进气少，眼见是不成的了。外面闹得天翻地覆，他们却始终留在屋内，原来是青青病危，不能分出身来察看。刘培生低声道：“师父，那恶道厉害得紧，师祖亲自下场了。”

归辛树见刘培生神态严重，知道对手大是劲敌，心中悬念师父，当即奔出。黄真对归二娘和袁承志道：“咱们都去。”袁承志俯身抱起青青，和众人一齐快步出来。

众人来到后山，只见穆人清手持长剑，玉真子右手宝剑，左手拂尘，远远的相向而立，正要交手。袁承志一见此人，正是去年秋天在盛京两度交手的玉真子，第一次自己给他点中了三指，第二次自己打了他一拳一掌，踢了他一脚，但两次较量均是情景特异，不能说分了胜败，当即大叫：“师父，弟子来对付他！”

穆人清和玉真子都知对方是武林大高手，这一战只要稍有疏虞，一世英名固然付于流水，连性命也难于保全，这时都是全神贯注，对袁承志的喊声竟如未闻。

袁承志把青青往何惕守手里一放，刚说得一声：“你瞧着她。”只见玉真子拂尘一摆，倏地往穆人清左肩挥来。他知道这两个高手一交上了手，就绝难拆解得开，自古道有事弟子服其劳，岂可让师父亲自对敌？双足一登，如巨鹫般向玉真

子扑去。他是这副心思，黄真和归辛树也是这么想，三人不约而同，齐向玉真子攻到。

玉真子拂尘收转，倒退两步，只听得风声飒然，一人从头顶跃过。他头颈一缩，突感顶心生凉，头顶道冠竟被人抓了去。他心中大怒，长剑一招“龙卷暴伸”，疾向敌人左臂削去。这一招毒极险极，袁承志在空中闪避不及，手臂急缩，嗤的一声，一只袖子已被剑割下，衣袖是柔软之物，在空中毫不受力，但竟被宝剑割断，可见他这柄剑不但利到极处，而且内劲功力也着实惊人。袁承志一落下地，师兄弟三人并列在师父身前。

众人见两人刚才交了这一招，当时迅速之极，兔起鹘落，一闪已过，待得回想适才情景，无不捏了一把冷汗。玉真子只要避得慢了一瞬，头盖已被袁承志掌力震破，而袁承志的手臂如不是退缩如电，也已被利刃切断。

玉真子仗着师传绝艺，在西藏又得异遇，近年来武功大进，自信天下无人能敌，纵然师兄木桑道人，也已不及自己，虽然素知穆人清威名，但想他年迈力衰，只要守紧门户，与他久战对耗，时候一长，必可占他上风，哪知突然间竟遇高手偷袭，定神一瞧，见对方正是去年在盛京将自己打得重伤的袁承志，那日害得自己一丝不挂、仰天翻倒在皇太极与数百名布库武士之前，出丑之甚，无逾于此，当晚皇太极“无疾而终”，九王爷竟说是自己怪模怪样，气死了皇上，还要拿他治罪，当时重伤之下无力抵抗，只得设法逃走，这时仇人相见，不由得怒气不可抑制，大叫：“袁承志，我今日正来找你，快过来纳命。”袁承志笑道：“你此刻倒已穿上了衣衫，咱

们好好的来打一架。”

何惕守把金蛇剑交给阿九，说道：“你去给他。”阿九提剑走到袁承志面前。袁承志斗然见到了她，不觉一怔。阿九低声道：“你……你……”语音哽咽，说不下去了。袁承志接过宝剑，阿九倏地退开。

这时浓雾初散，红日满山。众人团团围了一个大圈子。穆人清在一旁给木桑推拿治伤。黄真和归辛树一个拿着铜笔铁算盘，一个提着点穴钢抓，站在内圈掠阵。

玉真子咬牙切齿的问道：“那个小偷儿呢？教他一块出来领死。”袁承志笑道：“他偷人的衣衫去啦！”乌光闪处，金蛇剑已点向他面门。玉真子佛尘一挡，左手剑将要递出，蓦见对方兵刃已如闪电般收回，剑尖已罩住了自己胸口五处大穴，只要自己长剑刺出，敌剑立即乘虚而入。他身子一晃，向左急闪。袁承志知道他这一下守中带攻，只待金蛇剑刺出，他就会疾攻自己右侧，当下横过宝剑，先护自身。他知对方极强，务当遵照师训，先立于不败之地，以求敌之可胜。

高手比剑，情势又自不同，两人任何部位一动，对方便知用意所在。旁观众人中武功较浅的，见两人双目互视，身法呆滞，出招似乎十分松懈，岂知胜负决于瞬息，生命悬于一发，比之狂呼酣战，实又凶险得多。

孙仲君恨极玉真子刚才侮辱自己，气愤难当，见两人凝神相斗，挺起单钩，想抢上去刺这恶道一钩。梅剑和见她举钩上前，吓了一跳，忙伸手拉住，低声道：“你要命么？干甚么？”孙仲君怒道：“别管我。我跟贼道拚了。”梅剑和道：“贼道已知小师叔的厉害，正用最上乘剑法护住了全身，你上

去是白送性命。”孙仲君用力甩脱他手，叫道：“我不管，我去帮师叔。”她以前恼恨袁承志，从来不提“师叔”两字，这时见他与恶道为敌，竟然于顷刻间宿怨尽消。梅剑和道：“那你发一件暗器试试！”孙仲君取出金镖，运劲往玉真子背后掷去。玉真子全神凝视袁承志的剑尖，金镖飞来，犹如未觉。孙仲君正喜得手，突听当的一声，梅剑和失声大叫：“不好！”抱住她身子往下便倒。

孙仲君刚扑下地，只见刚才发出的金镖镖尖已射向自己胸前，全没看清那恶道如何会把镖激打回来，其时已不及闪避抵挡，只有睁目待死，便在这一刹那间，白影一晃，一只纤纤素手忽地伸了过来，双指夹住镖后红布，拉住了金镖。梅剑和与孙仲君心中卜卜乱跳，跳起身来，才知救她性命的原来是何惕守，不禁又是感激，又是惭愧，同时点头示谢。

这时袁承志和玉真子剑法忽变，两人都是以快打快，全力抢攻。但见袁承志将一柄金蛇剑使将开来，八成是华山正宗剑法，偶尔夹着一两下诡异招式，于堂堂之阵中奇兵突出，连穆人清竟然也觉眼界大开，只看得不住点头。木桑脸露微笑，喃喃道：“好棋，好棋，妙着横生！”黄真、归辛树、归二娘心下钦佩。其余华山派弟子自冯难敌以下无不眼花缭乱，挤舌不下。斗到分际，两人都使出“神行百变”功夫来。玉真子在盛京见袁承志会这门轻功，自必是木桑的传人，他虽是华山门下，但自也算是铁剑门人，此番来到华山，原是想恃铁剑而取他性命，以雪去年的奇耻大辱。两人环绕转折，斗了数十合，玉真子忽地跳开，取出小铁剑一扬，喝道：“你既是铁剑门弟子，见了铁剑还不跪下？”

袁承志道：“我是华山派门下。”玉真子喝道：“你如不是木桑的弟子，怎会懂得神行百变功夫？你是他弟子，自然是铁剑门中人了。铁剑在我手中，快跪下听由处分。”袁承志笑道：“你快跪下，听我处分！”玉真子转头问木桑道：“他的神行百变轻功，难道不是你传授的么？”木桑摇了摇头，说道：“不是我亲授的。”玉真子知道师兄从来不打诳语，心中大奇，微一沉吟，进身出招，两人又斗在一起。

袁承志攻守进拒，心中琢磨他刚才的几句话，忽然想起：“木桑道长从前传我技艺，只当是在围棋上输了而给的彩头，决不许我叫他师父。后来这神行百变轻功又命青弟转授。原来其中另有深意，倒并非全是滑稽古怪。”

他想到青青，情切关心，不由得转头向她一望，只见她倚在一块大石之旁，口中含了一块朱红色的药饼，何惕守正在割破她手腕放血解毒。这一下当真是喜从天降，心想：“她中了五毒教的剧毒，惕守自然知道解法，这一来可有救了。”

但高手比武，哪容得心有旁骛？他突然大喜，心神不专，左肩侧动微慢，玉真子好容易得到这个空隙，立即乘机直上，刷的一剑，正刺在他左肋。众人齐声惊呼，岂知玉真子一惊更甚，原来这一剑竟然刺不进去，被他身子反弹了出来。

玉真子当年跟木桑动手，也曾忽使怪招，一剑刺中了师兄，却被刀剑不入的金丝背心反弹出来，以致反为所制。木桑瞧在同门情谊，这才饶了他。此刻旧事重演，玉真子急怒交进，情知又是木桑捣鬼，暗想这少年武功奇高，不在我下，现下我刺他不伤，岂不成了有败无胜的局面，想到此处，不觉出了一身冷汗。

青青神智初复，忽见袁承志中剑，怒道：“你刺我大哥！”从怀里掏出铁管，拔去塞子，奋力向玉真子一抖。小金蛇激射而出，张嘴往玉真子咬去。

玉真子急忙低头闪避，哪知小金蛇具有灵性，在空中往下一冲，又往他头上咬来。要是换了旁人，小金蛇这一冲一咬绝难避过，但玉真子何等功夫，拂尘一抖，已卷住金蛇，心知如再运劲掷出金蛇，对手定会乘虚攻进，百忙中连拂尘带蛇往地下一抛，纵出数步。

袁承志久战不下，正想不出用何种剑法胜他，这时忽见金蛇，心念一动，想起当日蛇丐雪地相斗，那小蛇灵动巧妙的身法，跟金蛇郎君所传的一套剑法颇有暗合之处，当下不及细想，身随剑走，绵绵而上。

玉真子见他身法奇诡，已全非铁剑门的“神行百变”功夫，大惊之下，拚力抗拒，但对方剑招身法，生平从所未见，怪招如剥茧抽丝，永无止歇，惊惶中只得连连倒退。

袁承志见他步法微乱，大喝一声，猛攻数招，金蛇剑使出一招“金蛇万道”，这招剑法虽是一招，其中便如有千百招同时发出一般。玉真子瞧不清敌招来路，只得疾退闪避。袁承志乘势而上，金蛇剑自左而右的掠去。玉真子大骇，急忙低头相避，嗤的一声轻响，头发已被削去了一截。袁承志左掌随出，结结实实的打在他胸前。

这一掌却是华山派本门嫡传的混元掌功夫。玉真子口喷鲜血，向后便跌，突觉颈上一痛，却是被他摔在地下的金蛇牢牢咬住了。他内功深厚，受了袁承志这掌只是重伤，尚不致命，但金蛇奇毒，又咬住后颈的“天柱穴”要穴，片刻

之间，全身发黑而死。

众弟子见袁承志打败劲敌，无不钦佩万分。冯难敌上前拜倒，说道：“袁师叔，请恕弟子昨日无礼。”袁承志已累得全身大汗淋漓，急忙扶起，却将汗水滴了冯难敌满头。孙仲君拾起几块大石，砸在玉真子尸身之上，转头说道：“多谢袁师叔给我出气。”

木桑连连叹息，命哑巴将玉真子收殓安葬，手抚铁剑，说出一段往事。

原来玉真子和他当年同门学艺，他们这一派称为铁剑门，开山祖师所用的铁剑代代相传，称为“掌门之宝”。有一年他们师父在西藏逝世，铁剑从此不知下落。

玉真子初时勤于学武，为人正派，不料师父一死，没人管束，结交损友，竟如完全变了一个人。他自幼出家，不近女色，这时却奸盗滥杀，无恶不作。他武艺又高，竟没人奈何得了他。木桑和他闹了一场，斗了两次，师兄师弟划地绝交。

玉真子斗不过师兄，远去西藏，一面勤练武功，一面寻访铁剑，后来终于被他找到。按照他们门中规矩，见铁剑如见祖师，掌执铁剑的就是本门掌门人，只要是本门中人，谁都得听他号令处分。木桑在南京与袁承志相见之时，已听得讯息，说玉真子已在西藏找到了铁剑，知道此事为祸不少，决意赶去，设法暗中夺将过来。哪知他西行不久，便在黄山遇上一个围棋好手，一弈之下，木桑全军尽没。他越输越是不服，缠上了连奕数月，那高棋之人无可奈何，只得假意输了两局，木桑才放他脱身。这么一来，便将这件大事给耽搁了。

穆人清听了这番话，不禁喟然而叹，转头问红娘子道：“他们干么追你啊？”

红娘子扑地跪倒，哭道：“请穆老爷子救我丈夫性命。”

袁承志听了这话，大吃一惊，忙伸手扶起，说道：“嫂嫂请起。大哥怎么了？”

红娘子道：“吴三桂勾结满清鞑子，攻进了山海关。闯王接战不利，带队退出北京，现今是在西安。不料丞相牛金星和权将军刘宗敏向闯王挑拨是非，诬陷李将军图谋自立，闯王便要逮拿李将军治罪。我逃出来求救，那刘宗敏一路派人追我……”

众人听说清兵进关，北京失陷，都如突然间晴天打了一个霹雳。

袁承志心中大急，叫道：“咱们快去救，迟一步只怕来不及了！”但转念一想，这次师父召集门人聚会华山，必有要事相商，这如何是好？望着师父，不由得心乱如麻。他年纪轻，阅历少，原无多大应变之能，乍逢难事，一时间徬徨失措。

穆人清道：“各人已经到齐，咱们便尽快把事情办了罢！”说着请出风师祖遗容，摆了香案，点上香烛。众弟子一一跪下。何惕守缩在一角，偷眼望着袁承志。

穆人清微微一笑，说道：“你坚要入我门中，其实以你武功，早已够得纵横江湖了。适才我在树后瞧你跟玉真子相斗。若不是你，我这些徒孙个个非倒大霉不可。你叫我滚蛋，哈哈，我偏偏不滚，这一推手，你只跌出四步，便即站稳。我门中除了三个亲传弟子，还没第四人有这功力呢。好好好，你也跪下吧！”何惕守大喜，跟在袁承志之后，向风师祖遗容磕

头，心想：“这位祖师爷说话有趣，倒很慈和。”

行礼已毕，穆人清站在正中，朗声说道：“我年事已高，不能再理世事俗务。华山派门户事宜，从今日起由大弟子黄真执掌。”

黄真悚然一惊，忙道：“弟子武功远不及二师弟、三师弟……”穆人清道：“掌握门户，但求督责诸弟子严守戒律，行侠仗义。你好好做吧！”黄真不敢再辞，重行磕拜祖师和师父，受了掌门的符印。本门弟子参见掌门。

袁承志见大事已了，悬念义兄，便欲要下山，对青青道：“青弟，你在这里休养，我救义兄后即来瞧你。”青青不答，只是瞧着阿九，心中气愤，眼圈一红，流下泪来。

阿九突然走到她跟前，黯然说道：“青姊姊，你不再恨我了吧？”伸手拉下皮帽，露出一个光头。原来她父丧国亡，又从何惕守口中得知了袁承志对青青的一片情意，心灰意懒，在半路上悄悄自行削发，出家为尼。众人见她如此，都大感意外。青青更是心中惭愧。袁承志心神大乱，不知如何是好，待要说几句话相慰，却又有甚么话好说？

木桑忽道：“老道以师门多故，心有顾忌，因此一生未收门人。现下我门户已清，这位姑娘适才救我性命，如不嫌弃，授你几手功夫如何？”阿九脸露喜色，过去盈盈拜倒。后来她尽得木桑绝艺，成为清初一代大侠，日后康熙初年的奇人韦小宝（见《鹿鼎记》）、雍正年间的著名英侠甘凤池、白泰官、吕四娘等人都出自她的门下。

袁承志向师父和掌门大师兄禀告要去相救李岩。穆人清沉吟道：“李将军为奸人中伤，致闯王有相疑之意，这事若是

处理不善，不但得罪了闯王，伤了咱们多年相交的义气，而且引起闯军内部不和，有误大业。吴三桂引满清兵入关，闯王正处逆境。你和李将军虽然交情极好，诸事须当以大局为重。”黄真道：“师弟万事保重。咱们做生意……”，说别这里，突然住口，想起已做了掌门人，不能随口再说笑话，一时颇觉不惯。

袁承志躬身应命，于是陪同红娘子，率领何惕守、哑巴、洪胜海三人告辞。青青坚欲同去，说道在道养伤，过得几天，也就好了。何惕守知她兀自不放心，一力撺掇，说她余毒未清，只有自己继续治疗，方能痊愈。袁承志也只得允了。崔秋山、崔希敏叔侄，安大娘、安小慧母女也求偕行。

袁承志走到阿九面前，说道：“阿九妹子，你……你一切保重。”阿九垂下了头不语，过了良久，轻轻的道：“我是出家人了，法名叫作‘九难’。”过了一会，又轻轻的道：“你也一切保重！”

袁承志一行十人离了华山，疾趋西安。各人为救李岩，日夜不停，加急赶路。

这一日将到渭南，忽听得吆喝喧哗，千余名闯军赶了一大队民伕，正向西行。民伕个个挑了重担，走得气喘吁吁。众军士手持皮鞭，不住喝骂催赶，便如赶牲口相似。一名年老民伕脚步蹒跚，扑地倒了，担子散开，滚出许多金银器皿、妇女饰物。一名小军官大怒，狠狠一脚，踢得那民伕口喷鲜血。青青看得极是气愤，说道：“这么欺侮老百姓，还算是义军？”何惕守道：“这些金银财宝，还不是从百姓家里抢来的。”她

说得声音较响，几名闯军听见了，恶狠狠的回头喝骂。一名军士道：“这些人是奸细，都拿下了。”十余名军士大声欢呼，便来拉扯青青、何惕守、安大娘、安小慧、红娘子五个女子。

红娘子正满腔悲愤，拔刀便砍翻了两名军士。袁承志叫道：“大伙儿快走罢！”在马上俯身提起众军士乱掷，带领众人走了。闯军不肯舍了金银来追，只是在后高声叫骂。

红娘子气忿忿的道：“咱们的军队一进了北京，军纪大坏，只顾得掳劫财物，强抢民女。比之明朝，又好得了甚么？”崔秋山摇头道：“闯王怎不管管，也真奇怪。”红娘子冷笑道：“他自己便抢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上梁不正下梁歪，又怎管得了部下？吴三桂本来已经投降，大事已定，听得爱妾给闯王抢了去，这才一怒而勾引鞑子兵入关。鞑子兵和吴三桂联军打进来。闯王带兵出去交锋，两军在一片石大战。我军比敌兵多了好几倍，可是大家记挂着抢来的财宝妇女，不肯拚命，这一仗若是不输，那真是没天理了。”

行不多时，只见路旁有个老妇人在放声痛哭，身旁有四具尸首，一男一女，还有两个小孩，身上伤口中兀自流血不止，显是被杀不久。只听那老妇哭叫：“李公子，你这大骗子，你说甚么‘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我们一家开门拜闯王，闯王手下的土匪贼强盗，却来强奸我媳妇，杀了我儿孙儿！我一家大小都在这里，李公子，你来瞧瞧，是不是大小都欢悦啊！我拜了六十年菩萨。观音菩萨，你保佑我老太婆好得很啊！观音菩萨，你不肯保佑人，你跟闯王的土匪贼强盗是一伙！”袁承志等不忍多听，料想前面大路上惨事尚多，当下绕小道而行。

赶了一会路，眼见离渭南已经不远，忽听得兵刃撞击，有人交锋。众人拍马上前，只见二十余名闯军围住了三人砍杀。三人中只有一人会武，左支右绌，甚是狼狈。

众闯军大叫：“杀奸细啊，奸细身上金银甚多，哪一个先立功的，多分一份。”崔希敏怒道：“甚么多分一份？这不是强盗恶贼么？”疾冲而前，拔刀向闯军砍去。哑巴、洪胜海、崔秋山三人跟着上前，将二十余名闯军都赶开了。

只见三人都已带伤，那会武的投刀于地，躬身拜谢，突然向崔秋山凝视片刻，说道：“尊驾可是姓崔么？”崔秋山道：“正是。尊兄高姓，不知如何识得在下？”那人道：“小人杨鹏举，这位是张朝唐张公子。十多年前，我们三人曾在广东圣峰嶂祭奠袁督师，曾见崔大侠大献身手，擒获奸细。虽然事隔多年，但崔大侠的拳法掌法，小人看了之后，牢牢记。”崔秋山喜道：“原来是‘山宗’的朋友，你们快来见过袁公子吧。”

张朝唐和杨鹏举上前拜见袁承志，说起自己并非袁督师的旧部，只是曾随孙仲寿、应松等人上过圣峰嶂。袁承志道：“啊，是了。那日张公子为先父写过一篇祭文。‘黄龙未捣，武穆蒙冤；汉祚待复，诸葛星殒’，这十六字赞语，先父九泉之下，也感光宠。”张朝唐想不到自己当日情急之下所写的这十六个字，袁承志居然还记在心中，也自喜欢。

袁承志问起为闯军围攻的情由。张朝唐道：“小人远在海外浮泥国，一个多月前，听得海客说起，闯王李自成义军声势大振，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指日攻克北京，中华从此太平。小人不胜雀跃，禀明家父，随同这位杨兄，携了一名从

仆，启程重来故国，要见见太平盛世的风光。唉，哪知来到北直隶境内，却听说闯王得了北京之后，登位称帝，又给满清兵打了出来，逃到了西安，满清兵一路追来。我们三人也只得西上避难。哪想到今日在这里遇见闯军，竟说我们是奸细，要搜查全身。我们也任由搜查，这些军士见到我们携带的路费，便即眼红，不由分说，举刀便砍。若不是众位相救，我们三人早已成为刀下之鬼了。唉，太平盛世，太平盛世！”说着苦笑摇头。

袁承志心下不安，说道：“此去一路之上，只怕仍然不大太平。三位且随我们同往西安，再定行止如何？”张朝唐和杨鹏举齐声称谢。那童儿张康此刻已然成人，负起了包裹，说道：“十多年前，我们第一次回到中国，官兵说我们是强盗，要谋财害命。这一次再来中国，义军说我们是奸细，仍是要谋财害命。我说公子爷，下一次我们可别再来了罢。”张朝唐道：“中国还是好人多，咱们可又不是逢凶化吉了吗？”

次日众人纵马疾驰，赶到西安城东的坝桥。只见一队队闯军排好了阵势，与对面大队闯军对峙，双方弯弓搭箭，战事一触即发。袁承志大惊，心想：“怎么自己人打了起来？”

只听得一名军官大声叫道：“万岁爷有旨，只拿叛逆李岩一人，余人无干，快快散去，若是违抗旨意，一概格杀不论。”

袁承志心中一喜：“大哥未遭毒手。咱们可没来迟了。”忙挥手命众人转身，绕过两军，从侧翼远远兜了两个圈子，走向李岩所属的部队。统带前哨的军官见到李夫人到来，忙引导众人去中军大帐。

来到帐外，只听得一阵阵丝竹声传了出来，众人都感奇

怪。红娘子与袁承志并肩进帐，却见帐中大张筵席，数百名军官席地而坐，李岩独自坐在居中一席，正自举杯饮酒。

他忽见妻子和袁承志到来，又惊又喜，抢步上前，左手拉住妻子，右手携了袁承志的手，笑道：“你们来得正好，老天毕竟待我不薄。”让二人分坐左右，又命部属另开一席，接待崔秋山、安大娘、青青、何惕守等人就坐。

袁承志见李岩好整以暇，不由得大为放心，数日来的担忧，登时一扫而空，向红娘子望了一眼，微微而笑，心道：“你可吓得我好厉害！”

李岩站起身来，朗声说道：“各位都是我的好兄弟，好朋友。这些年来咱们出死入生，甘苦与共，只盼从今而后，大业告成，天下太平。哪知道万岁爷听信了奸人的谗言。说甚么‘十八孩儿主神器’那句话，是我李某人要做皇帝。刚才万岁爷下了旨意，赐李某人的死，哈哈，这件事真不知从何说起？”

众将站起身来，纷纷道：“这是奸人假传圣旨。万岁爷素来信任将军。将军不必理会。咱们齐去西安城里，面见万岁爷分辩是非便了。”各人神色愤慨，有的说李将军立下大功，对皇上忠心耿耿，哪有造反之理；有的说本军纪律严明，爱民如子，引起了友军的嫉忌；更有的说万岁爷若是不听分辩，大伙儿带队去自己干自己的，反正现下闯军胡作非为，大失民心，跟着万岁爷也没甚么好结果了。

李岩取出一张黄纸来，微笑道：“这是万岁爷的亲笔，写着：‘制将军李岩造反，要自立为帝，大逆不道。着即正法，速速不误。’这不是旁人假传圣旨，就算见了万岁爷，也分辩

不出的。”众将奋臂大呼：“愿随将军，决一死战！”一名将官说道：“万岁爷已派了左营、前营、后营，把咱们三面围住了，那不是要杀李将军一人，是要杀咱们全军。”众将叫道：“万岁逼咱们造反，那就真的反了罢！”

李岩叫道：“大家坐下，我自有主张，万岁爷待我不薄，‘造反’二字，万万不可提起。来，喝酒！”众将素知他足智多谋，见他如此镇定，料想必有奇策应变，于是逐一坐下，交头接耳，低声议论。

李岩斟了一杯酒，笑道：“人生数十年，宛如春梦一场。”将酒一干而尽，左手拍桌，忽然大声唱起歌来：“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管教大小都……”那正是他当年所作的歌谣，流传天下，大助李自成取得民心归顺。只听他唱到那“都”字时，突然无声，身子缓缓俯在桌上，再也不动了。

红娘子和袁承志吃了一惊，忙去相扶，却见李岩已然气绝。原来他左手暗藏匕首，已一刀刺在自己心窝之中。

红娘子笑道：“好，好！”拔出腰刀，自刎而死。

袁承志近在身旁，若要阻拦，原可救得，只是他悲痛交集，一时自己也想一死了之，竟无相救之意。霎时之间，耳边似乎响起了当日在北京城中与李岩一同听到的那老盲人的歌声：“今日的一缕英魂，昨日的万里长城……”

众将见主帅夫妇齐死，营中登时大乱，须臾之间，数万官兵散得干干净净。

袁承志心中悲痛，意兴萧索。这日张朝唐和他谈起淳泥

国民风淳朴，安静太平，说道：“中原大乱，公子心绪不佳，何不到浔泥国去散散心？”袁承志心想寄人篱下，也无意趣，忽然想起那西洋军官所赠的一张海岛图，于是取了出来，询问此是何地。张朝唐道：“那是在浔泥国左近的一座大岛屿，眼下为红毛国海盗盘踞，骚扰海客。”

袁承志一听之下，神游海外，壮志顿兴，不禁拍案长啸，说道：“咱们就去将红毛海盗驱走，到这海岛上去做化外之民罢。”当下率领青青、何惕守、哑巴、崔希敏等人，再召集孙仲寿等“山宗”旧人、孟伯飞父子、罗立如、焦宛儿、程青竹、沙天广、胡桂南、铁罗汉等豪杰，得了张朝唐、杨鹏举等人之助，远征异域，终于在海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正是：

万里霜烟回绿鬓
十年兵甲误苍生

（全书完）

袁崇焕评传

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在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

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焕”，是火光，是明亮显赫、光彩辉煌；“素”是直率的质朴，是自然的本性。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的确是人如其名。这样的性格，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古希腊英雄拚命挣扎奋斗，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时势也就是命运。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希腊史诗《伊里亚特》记述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小

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感到非常难过，“那不公平！那不公平！”过了许多岁月，当我读到满清的皇太极怎样设反间计、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怎样商量要不要杀死袁崇焕，同样有剧烈的凄怆之感。

历史家评论袁崇焕，着眼点在于他的功业、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他在明清两个朝代覆亡与兴起之际所起的作用。近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写一段小说，又写一段报上的社评，因此对历史、政治与小说是同样的感到兴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焕的一生之时，他强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业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所以袁崇焕的功业，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彩。但他英雄气概的风华却永远不会泯灭。正如当年七国纷争的是非成败，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荆轲、屈原、蔺相如、廉颇、信陵君等等这些人物的生命，却超越了历史与政治。

《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一个平凡人物。他没有抗拒艰难时世的勇气，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

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

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

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每一个君主在临死之时，都深深感到了失败的屈辱：崇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如果他不是被人谋杀的，那么是惟一的例外）、蒙古人的首领林丹汗、朝鲜国王李佑；始终是死路一条的将军和大臣（奋勇抗敌的将军与降敌做汉奸的将军，忠鲠正直的大臣与奸佞无耻的大臣，命运都没甚么分别，但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奸臣却常常能得善终，例如秦桧）；愤怒不平的知识份子，领不到粮饷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饥饿流离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与勇气的英雄人物：杨涟、熊廷弼、孙承宗、李自成、袁崇焕。

在那个时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象的苦难。在山东的大饥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那是小人物的悲剧，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英雄的尊严与伟大，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

—

这个不幸的时代，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累积而成的。

我的书架上有一部英国历史家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是三卷注释本^①。书脊上绘着罗马式建筑的两根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头上有些残缺破损，第二卷的柱子残损更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这象征一个帝国的衰败和灭亡，如何一步步的发展。

明朝的衰亡也是这样。

明朝的覆灭，开始于神宗^②。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后来更抽上了鸦片。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精巧雅致，洵为罕见的杰作。因为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当国，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一切听母亲的话。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张居正是大学士，名义是首辅，等于是宰相。

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他重用名

将李成梁、戚继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只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国家富强，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库存的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清丈全国田亩面积，使得税收公平，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分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交税。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将水退后的荒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③，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贫民好得多。万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要在六年之后，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再过三十八年，英国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再过六十一年，五岁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的王座。那时莎士比亚只有十六岁，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直到八十三年之后，伦敦还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在十五世纪时，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农田加辟，米产大增，尤其是广东一带。因为推广种植水稻，水田中大量养鱼，疟蚊大减^④，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将他家产充公，家属充军，将他长子逼得自杀。

神宗是相当聪明的。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聪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甚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中国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绝后。

做了皇帝，要甚么有甚么，但神宗所要的，偏偏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他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有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他母亲是一个小农的女儿^⑤。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

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

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大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⑥。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甚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

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⑦，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

在他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

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

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⑧。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乱^⑨；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⑩；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⑪？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⑫；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⑬；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⑭。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复。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不够，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⑮。

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翀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 ①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Heritage Press, New York.
- ② 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劄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 ③ 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 G. Pereira, G. da Gruz, M. de Rade 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 A. P. Newton, ed., *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 C. R. 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 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

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出无其右。参阅 L. J. Gallagher, S. J. tr.,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 ④ Wolfram Eberhard: *A History of China*, p. 249.
- ⑤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
- ⑥ 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 L. Carrington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p. 199.
- ⑦ 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 ⑧ 叶向高奏：“中外离心，輶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 ⑨ 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殫，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 ⑩ 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膺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愤无处得伸，郁结无时可解。”
- ⑪ 凤阳巡抚李三才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 ⑫ 给事中田大益奏：“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殫竭，向所谓军国正用，反致缺损。……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而冀以计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奋自贤，沉迷不返，以豪珰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

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

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哉？”

- ⑬ 吏部尚书李戴奏：“今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殣相望，村空无烟。……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此时赋税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囊立倾矣。以无可查稽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王法之事。”
- ⑭ 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言：“天子之令，信如四时。三载前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时。’今年复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戏言，王命委草莽。”
- ⑮ 万历四十四年，给事中熊明遇疏：“内库太实，外库太虚。”（以上⑧至⑮各奏疏中的文字散见《明史》或《明通鉴》。）

二

就在这时候，满清开始崛起。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明，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

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兵分四路，大

举攻清。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集中兵力，专攻西路一路。西路军的总兵官杜松是明军的勇将，平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脱去衣衫，将满身的累累刀枪瘢痕向人夸示。出兵之时，他脱去上身衣衫，在城中游街，百姓鼓掌喝彩。

西路这一仗，称为“萨尔浒之役”，明军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但杜松有勇无谋，他是统兵六万的兵团司令，却打了赤膊，露出全身伤疤，一马当先的冲锋。大概他是《三国演义》的读者，很羡慕“虎痴”许褚的勇猛。在“许褚裸衣斗马超”这回书中，描写许褚“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战。”果然威风得紧。但不知他记不记得许褚这场狠斗，结果是“操兵大乱，许褚背中两箭”？有趣的是，小说的评注者评道：“谁叫汝赤膊？”

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又犯了一个大错误，下令众军点起火把。这一来，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明军照亮了自身，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作主力猛攻，他儿子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结果杜松的遭遇比许褚惨得多，身中十八箭而死，当真是“谁叫汝赤膊？”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六万兵全军覆没。

努尔哈赤采取了“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正确战略，一个战役、一个战役的分开来打。明军北路总兵官马林、东路总兵官刘綎都大败阵亡，朝鲜都元帅率众降清。

刘綎是当时明朝第一大骁将，打过缅甸、倭寇，曾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他所用的镔铁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为“刘大

刀”。他的大刀比关羽的八十一斤青龙偃月刀还重了三十九斤。据说他能单手举起一张摆满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厅中绕行三圈。连杜松、刘綎这样的骁将都被清兵打死，明军将士心理上受到的打击自然沉重之极，提到满清“辫子兵”时不免谈虎色变。

这场大战是明清两朝兴亡的大关键，而胜败的关键在于：第一、明方的主帅杨镐是文官，完全不懂军事。第二、明朝政事腐败已达极点，连带的军政也废弛不堪，军队久无训练，完全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①。

杨镐全军覆没，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已经失陷，沈阳及附近诸城堡的军民纷纷逃窜。熊廷弼兼程进入辽阳。经过神宗数十年来的百事不理，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避免出战，只要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就一哄而散。熊廷弼面临的局面实在困难已极^②。军饷本已十分微薄，但皇帝还是拚命拖欠，不肯发饷^③。

神宗见边关上追饷越迫越急，知道挨不下去了，可是始终不肯掏自己腰包，结果想出了一个对策：再加田赋百分之二。连同以前两次，已共加百分之九，然而向百姓多征的田赋，未必就拿来发军饷，皇帝的基本兴趣是将银子藏之于内库。

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战守方略。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吏部尚书赵焕实在忍不住了，上奏章说：“将来敌人铁骑来到北京城外，陛下也能在深宫中推说有病，就此令敌人退兵吗？”^④神宗

看了这道讽刺辛辣、实已近乎谩骂的奏章，只是心中怀恨，却说甚么也不肯召开一次国防会议。

神宗搜括的银锭堆积在内库，年深月久，大起氧化作用，有的黑得像漆，有的脆腐如泥土^⑤，就是不肯拿出来用。但他终于死了，千千万万的银两，一两也带不去^⑥。

神宗，神宗，真是“神”得很，神经得很！

① 崇祯时任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庖言》中说：满洲人旧都北门，居住的大都是铁匠，延袤数里。在当时那便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兵工厂组合了。因此满洲兵的盔甲精良，头盔、面具、护臂、护手，都是精铁所制，马匹的要害处也有精铁护具。但明兵盔甲却十分简陋，除了胸背有甲之外，其余部分全无保护。满洲兵冲到近处，专射明兵的脸及胁，中箭必死。又据当时明人程令名说，努尔哈赤所居的都城“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

② 熊廷弼于八月二十九日上书朝廷，陈述辽东明军情况：“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点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领饷有名，及闻警告而又去其半……将领皆屡次征战存剩、及新败久废之人，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者……见在马一万余匹，多半瘦损，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备充步兵，以免出

战，甚有无故用刀刺死者。……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今军士所持弓皆断背断弦，所持箭皆无羽无镞，刀皆缺钝，枪皆顽秃。甚有全无一物而借他人以应点者。又皆空头赤体，无一盔甲遮蔽。……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顷闻北关信息，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如逃止一二营或数十百人，臣犹可以重法绳之。今五六万人，人人要逃。虽有孙吴军令，亦难禁止。”

- ③ 万历四十八年三月，熊廷弼上奏：“四十七年十二月（疑为“一”字）月赴户部，领饷二十万两，十二月领饷十万两，四十八年正月领饷十五万两，俱无发给……岂军到今日尚不饿，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边事到今日尚下急耶？军兵无粮，如何不卖袄裤杂物？如何不夺民间粮窖？如何不夺马料养自己性命，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户部犹漠然不动念。”他说户部犹漠然不动念，是客气的说法，漠然不动一念的，当然是皇帝自己。
- ④ “他日蓟门蹂躏，铁骑临郊，陛下能高拱深宫，称疾却之乎？”
- ⑤ 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或黑如漆，或脆如土，盖为不用朽蠹之象。”
- ⑥ 大陆考古工作者发掘帝皇坟墓，偏偏拣中了神宗的“定陵”，改建为博物馆，称为“地下宫殿”。

三

神宗死后，儿子光宗只做了一个月皇帝就因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历史上称为熹宗，年号天启。

光宗做皇帝的时间极短，留下的麻烦却极大，明末三大案梃击、红丸、移宫，都和他的皇位及生死有关。众大臣分成两派，纷争不已。纷争牵涉到旁的一切事情上，只要是对方一派之人所做的事，不论是对是错，总是拿来激烈攻击一番。

熹宗接位时虚岁十六岁，其实不满十五岁，还是小孩子，他对乳母客氏很依恋。这个客氏很喜欢弄权，在宫里和太监魏忠贤有点古怪的性关系。宫里太监和宫女很多，为了寂寞而互相安慰，大家私下恋爱，然而太监是阉割了性机能的阴阳人，所以这既不是异性恋爱，又不是同性恋，当时称为“对食”，意思说不能同床，只不过相对吃饭，互慰孤寂而已。魏忠贤做了客氏的对食，渐渐掌握了大权。

熹宗是个天生的木匠，最喜欢做的事，莫过于锯木、刨木、油漆而做木工，手艺高明得很。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拿重要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怎肯放下心爱的木工不理？把手一挥，说道：“别来打扰，你瞧着办去吧。”于是魏忠贤就去瞧着办了，越来越无法无天。

朝里自有一批谄谀无耻之徒去奉承他，到后来，魏忠贤成了实际上的皇帝。熹宗是“万岁”，有些官员见了魏忠贤叫“九千岁”，表示他只比皇帝差了一点儿。到后来，个人崇拜

更是大张旗鼓，搞得如火如荼，全国各地为魏忠贤建生祠。本来，人死了才入祠堂，可是他“九千岁”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就起祠堂，祠中的神像用真金装身，派武官守祠，百官进祠要对他神像跪拜，那是货真价实的个人崇拜。

魏忠贤本来是个无赖流氓，年轻时和人赌钱，大输特输，欠了赌帐还不出，给人侮辱追讨，实在吃不消了，愤而自己阉割，进宫做了太监。他不识字，但记性很好，是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赌棍。当世第一大国的军政大权却落在这样的人手里。

熊廷弼在辽东练兵守城，招抚难民，整肃军纪，修治器械，把局面稳定下来。他所接手的那个烂摊子，给他整顿得有些像样了。满清见对方有了准备，就不敢贸然来攻。但朝里敌对一派的大臣却来跟他过不去，不断上奏章攻击，说他胆小，不敢出战；说他无能，不能尽复失地。于是朝廷革了熊廷弼的职，听候查办，改用袁应泰做统帅。

袁应泰是第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一生修堤治水，救济灾民，大有功劳。他性格宽仁，办事勤勉，打仗却完全不会。满清努尔哈赤得知熊廷弼去职，大喜过望，便领兵来攻。袁应泰率军应战，七万兵大溃。清兵占领沈阳，又击破了明军的两路援军，再攻辽阳。明兵又大败，满兵取得军事要塞辽阳。

军事局势糟糕之极，朝廷束手无策，只好再去请熊廷弼出来，惩罚了一批上次攻击他的官员，算是给他平气。可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和熊廷弼意见不合，只喜欢马屁大王巡抚王化贞，嘱咐王化贞不必服从熊廷弼指挥。

王化贞向朝廷吹牛，只须六万兵就可将满清一举荡平。朝廷居然信了他的。熊廷弼极力认为准备不足，不可进攻。兵部尚书却一味袒护王化贞。于是王化贞领兵十四万出战，一交锋全军溃没。清兵攻占坚城广宁。总算熊廷弼领了五千兵殿后，保护难民和败兵数十万退入山海关。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将王化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张鹤鸣免职。

到这时为止，明清交锋，已打了三场大仗。每一仗明军都是大败。

明兵的战斗力固然不及清兵，但也不是不能打，不肯打。每一个大战役，总兵官都阵亡，副将、参将也大都阵亡。明兵人数都超过清兵数倍，武器更先进得多，有火器。三个大战役的失败，主因都是在于军队没有准备、缺乏训练，以及主帅战略不当，指挥错误。军务废弛，士气低落，当然也是由于统帅失责。

以中国之大，为甚么经常缺乏有才能的统帅？根本症结是在明朝一个绝对荒谬的制度：由文官指挥战役。

这个制度的根源，在于皇帝不信任武官。明朝皇帝不信任武将，怕他们手里有了武力，就会抢夺皇帝的宝座，先是派文官去军中监视，后来索性叫文官做总指挥，到后来连文官也不信任了，于是再加派太监作监军。太监既是皇帝的心腹亲信，另有一样好处，太监没有儿子，篡位的可能性就很小。做了皇帝而不能传于子孙，做皇帝的兴趣就大打折扣了。

明朝御史的权力很大，有权监察各行政部门。大学士代皇帝拟的圣旨、六部尚书所下的决定，御史都可放言批评，而且批评经常发生效力。皇帝派去监察武将的“总督”、“巡

抚”，后来就变成了总司令、总指挥。

但要做到御史，通常非中进士不可。要中进士，必须读熟四书五经，书法漂亮，会做起承转合的八股文。明朝读书人如何废寝忘食的学八股文、考进士，读一下《儒林外史》就很清楚了。明朝派去带兵、指挥大军，和清军猛将锐卒对抗的，却都是这批熟读诗云子曰、八股文做得很好的进士。

明末抗清有三个名将，功勋卓著：熊廷弼是万历二十五年的解元（唐伯虎一类身分），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他们三个是文官，幸亏碰巧有用兵的才能。本来明末皇帝的运气不坏，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三个军事专家。然而文官会带兵，那就是危险人物。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杀死了另外两个。

别的奉命统兵抗清的八股文专家们可就没有军事才能了。杨镐，万历八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袁应泰，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王化贞，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

袁崇焕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之下，去应付辽东艰巨的局面。当然，更艰巨的，是应付北京朝廷中的局面。

背后是昏愤糊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所面对的敌人，却是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努尔哈赤。这个用兵如神的统帅，传下了严密的军事制度和纪律，使得

他手下那批战士，此后两百年间在全世界所向无敌。铁骑奔驰于北埤大漠、南疆高原、扩土万里，的的确确是威行绝域，震慑四邻。

努尔哈赤以祖宗遗下的十三副甲冑起家，带领了数百名族人东征西讨，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大帝国（元朝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不能说中华帝国的领土竟有这么大。蒙古大帝国的中国部分，远比清朝的疆域为小）。清朝的疆域比汉朝、唐朝全盛时代都大得多，宋明两朝更不能与之相比。当时外蒙古、朝鲜、越南、琉球、今日苏联东部的大片土地都是中国的领土或属地。清朝全盛时期的领土，比现在的中国大得多了。

满洲战士后来打败了俄罗斯帝国的骑兵，打败了尼泊尔的埤喀兵，打败了蒙古兵，打败了朝鲜兵，打败了越南兵，间接打败荷兰兵（郑成功先打败荷兰兵，攻占台湾，满洲兵再打败郑成功的孙子），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两百年中，无敌于天下。

至于当时和明帝国交战，已接连三次杀得明军全军覆没，每一个战役都是以少胜多。努尔哈赤兴兵以来，迄此时为止，百战百胜，从未吃过一个败仗。

努尔哈赤幼时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中为奴，识得汉语汉文，喜读《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他的智略一部分是天生，一部分当是从这两部小说中得来的。

努尔哈赤自己固然智勇双全，他还有一大批精明骁勇的子侄^①，剽悍凶猛的将领，部勒严整的战士。

当时有一句谚语说：“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因为

女真人熟习弓马，强悍善战，汉人向来不是他们的敌手。这时女真精兵八旗，每旗七千五百人，已有六万之众了。

袁崇焕所面对的是这样了不起的大敌，而他却是个书生。他会做诗，字写得很好，文章有气势^②，既然中了进士，八股文当然也做得不错，诗云子曰背得很熟。相信他不会射箭，宁远第二次大战时，他自称只是在城头大声呐喊^③。

努尔哈赤与袁崇焕正面交锋之时，满清的兵势正处于巅峰状态，而明朝的政治与军事也正处于腐败绝顶的状态。

以这样一个文弱书生，在这样不利的局面之下，而去和一个纵横无敌的大英雄对抗，居然把努尔哈赤打死了，打三场大战，胜了三场，袁崇焕的英雄气概，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是十分罕有的。

- ① 努尔哈赤有十六个儿子，个个是有名的勇将。两个侄儿阿敏与济尔哈朗也十分厉害。
- ② 康有为《袁督师遗集序》盛称其文字雄奇：“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其遗文虽寥落，而奋扬蹈厉，鹤立虹布，犹想见鲁阳挥戈、崆峒倚剑之神采焉。”
- ③ 《明史》说熊廷弼左右手都会射箭，但没有提到袁崇焕会武。

四

袁崇焕，广东东莞人，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生于哪

一年无法查考。

他为人慷慨，富于胆略，喜欢和人谈论军事，遇到年老退伍的军官士卒，总是向他们请问边疆上的军事情况，在年轻时候就有志于去办理边疆事务^①。

他少年时便以“豪士”自许^②，喜欢旅行。他中了举人后再考进士，多次落第，每次上北京应试，总是乘机游历，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③。最喜欢和好朋友通宵不睡的谈天说地，谈话的内容往往涉及兵戈战阵之事^④。

明朝制度，每三年考一次进士，会试在二月初九开始，十五结束。三月初一廷试。袁崇焕于万历四十七年在北京参加廷试而中进士。杨镐于该年二月誓师辽阳，三月间四路丧师。新中进士和大战溃败这两件事在同一个时候发生，袁崇焕这个向来关心边防的新进士一喜一忧，心情一定很复杂。他那时在京城，当然听到不少辽东战事的消息。

他中进士后，被分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

天启二年，他到北京来报告职务。他平日是很喜欢高谈阔论的，大概在北京和友人谈话时，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的见解，很是中肯，引起了御史侯恂（才子侯方域的父亲）的注意，便向朝廷保荐他有军事才能，于是获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自正七品的知县升为正六品的主事）。不做地方官了，被派到中央政府的国防部去办事。

明朝官制，兵部（国防部）尚书（部长）一人，左右侍郎（副部长）各一人，下面分设四个司：武选（武官人事）、职方（军政、军令）、车驾（警备、通讯、马匹）、武库（后勤、训练）。职方司等于现代的总参谋部，职方司有郎中一人、

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主事大概相当于总参谋部中的文职中校副处长。

袁崇焕任兵部主事不久，王化贞大军在广宁覆没，满朝惊惶失措。

清兵势如破竹，锐不可当，自万历四十六年到那时，四年多的时间内，覆没了明军数十万，攻占抚顺、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直逼山海关。明军打一仗，败一仗，山海关是不是守得住，谁都不敢说。山海关一失，清兵就长驱而到北京了。

于是北京宣布戒严，进入紧急状态。

可是关外的局势到底怎样，传到北京的说法多得很，局势越是利，谣言越多，这是人类社会的通例。谣言满天飞，谁也无法辨别真假。就在这京师中人心惶惶的时候，袁崇焕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关去考察。兵部中忽然不见了袁主事，大家十分惊讶，家人也不知他到了哪里。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关上形势，宣称：“只要给我兵马粮饷，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关。”

这件事充分表现了他行事任性，很有胆识，敢作敢为而脚踏实地，但狂气也是十足。若在平时，他上司多半要斥责他擅离职守，罢他的官，但这时朝廷正在忧急彷徨之际，听他说得头头是道，便升他为兵备佥事，那是都察院的官，大概相当于现代文职的上校政治主任之类，派他去助守山海关。袁崇焕终于得到了他梦想已久的机会，雄心勃勃的到国防前线去效力。

他的豪语一定使朝中大官们印象十分深刻，所以得到朝

廷的支持，从他家乡招募了一批兵员去^⑤。当时守山海关的主要是新到的浙江兵。另有三千名广东水兵，在袁崇焕之后到达。袁崇焕认为广东步兵勇捷善战，推荐他叔父袁玉佩负责招募三千名，其中包括袁崇焕平生所结纳的死士谢尚政、洪安澜等人。他又认为广西狼兵雄于天下，冲锋陷阵，恬不畏死，申请于田州、泗城州、龙英州各调二千名，由他至戚慷慨知名、且善武艺的林翔凤带领。朝廷一一批准^⑥。

他到山海关后，作为辽东经略（东北军区总司令）王在晋的下属，初时在关内办事。王在晋见他任事干练，很是倚重，派他出关到前屯卫去收抚流离失所的难民。袁崇焕奉命之后，当夜出发，在荆棘虎豹之中夜行，四更天时到达。前屯城中将士无不佩服。袁崇焕本是书生，这一来，兵将都服了他了。

王在晋奏请正式任他为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本来是没有专责的散官，现在有了驻地，相当于宁远、前屯卫二城的城防司令部政治委员，身当山海关外抗御清兵的第一道防线。宁远在最前线，前屯卫稍后。不过他虽负责防守宁远、前屯卫，第一线的宁远却没有城墙，没有防御工事，根本无城可守。他只得驻守在前屯卫。

至于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立刻会看出来，单是守御山海关，未免太过危险，没有丝毫退步的余地。只要一仗打败，这个大要塞就失守，敌军便攻到北京。所以在战略形势上，必须将

防线向北移，越是推向北方，山海关越安全，北京也越安全。

袁崇焕一再向上司提出这个关键问题。王在晋是万历二十年进士，江苏太仓人的文弱书生，根本不懂军事，眼光短浅，胆子又小，听袁崇焕说要在关外守关，想想道理倒也是对的，便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筑城守御。他一定想，离山海关太远，逃不回来，那怎么得了？袁崇焕认为只守八里的土地没有用，外围阵地太窄，起不了屏障山海关的作用，和王在晋争论，王不采纳他的意见。于是袁崇焕去向首辅叶向高申请，叶也不理。

袁崇焕的主张虽然正确，然而和顶头上司争论了一场之后，意见不蒙采纳，竟径自去向最高行政首长投诉。越级呈报是官场大忌，他做官的方式却大大不对了。这又是他蛮劲的表现之一。

这时宁远之北的十三山有败卒难民十余万人，给清兵困住了不能出来。朝廷叫大学士孙承宗设法解救。袁崇焕申请由自己带兵五千进驻宁远作声援。另派骁将到十三山去救回溃散了的部队和难民。王在晋觉得这个军事行动太冒险，不加采纳。结果十余万败卒难民都被清兵俘虏，只有六千人逃回。

满清这时在经济上实行奴隶制度，女真人当兵打仗，以抢劫财物为主要工作，认为男子汉耕田种地是耻辱，所以俘虏了汉人和朝鲜人来耕种。汉人、朝鲜人的奴隶是可以买卖的，当时价格是每个精壮汉人约为十八两银子，或换耕牛一头^⑦。十三山的十多万汉人被俘虏了去，都成为奴隶，固然受苦不堪，同时更大大增加了满清的经济力量。

那时袁崇焕仍是极力主张筑城宁远。朝廷中的大臣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守不住。大学士孙承宗是个有见识之人，亲自出关巡视，了解具体情况，接受了袁崇焕的看法。

不久孙承宗代王在晋作辽东主帅。天启二年九月，孙承宗派袁崇焕与副将满桂带兵驻守宁远，这是袁崇焕领军的开始。

满桂是蒙古人，骁勇善战。从那时起，他和袁崇焕的命运就永远结合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一个蒙古武将，一个广东统帅，都是十分刚硬、十分倔强的脾气。两人一起经历了多次生死患难，也有过不知多少次激烈的争吵。一直到死，两人仍是在争吵。但在两人的内心，却又一定是互相钦佩。那既是英雄重英雄的心情，又知道在抗拒清兵大敌之时，非仰仗对方的力量不可。高明的组织才能和正确的战略决策是必要的，亲临前敌、殊死决战的刚勇也是必要的。

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只守八里和守到二百多里以外，战略形势当然大有区别。

宁远现在叫作兴城，有铁路经过，是锦州与山海关之间的中间站。地滨连山湾，与葫芦岛相距甚近。我真盼望将来总有一日能到兴城去住几天，好好的看看这个地方。

天启三年九月，袁崇焕到达宁远。

本来，孙承宗已派游击祖大寿在宁远筑城，但祖大寿料想明军一定守不住的，只筑了十分之一，敷衍了事。

袁崇焕到后，当即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进行筑城，立了规格：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广三丈，

派祖大寿等督工。袁崇焕与将士同甘共苦，善待百姓，当他们是家人父兄一般，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是袁崇焕一生功业的基础。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吴三桂把清兵引进关来，不知道还要阻挡多少年。

关外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些年来，辽东辽西的汉人流离失所，若是给满洲人掳去，便成了奴隶，于是关外的汉人纷纷涌到，远近视为乐土，人口大增。宁远城一筑成，明朝的国防前线向北推移了二百余里。

袁崇焕同时开始整饬军纪，他发现一名校官虚报兵额，吞没粮饷，蛮子脾气发作，当即将他杀了。但按照规定，他是无权擅自处斩军官的。孙承宗大怒，骂他越权。袁崇焕叩头谢罪。孙承宗也就算了。他后来擅杀毛文龙，在这时可说已伏下了因子。

孙承宗也是个积极进取型的人物，这时向朝廷请饷二十四万两，准备对清军发动进攻。孙承宗是教天启皇帝读书的老师，天启对老师很不错，立刻就批准了。但兵部尚书与工部尚书互相商议说：“军饷一足，此人就要妄动了。”所以决定不让他“饷足”，采取公文旅行的拖延办法，使孙承宗的战略无法进行。孙承宗于是进行屯田政策，由军士自耕自食，却也得到很大的成效。

天启四年，袁崇焕与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等率领一万二千名骑兵步兵东巡广宁。广宁即今北镇县，在锦州之北，离满清重镇沈阳已不远了。袁崇焕还没有和清兵交过手，这次已含有主动挑战的意味。但清兵没有应战。袁崇焕一军经大

凌河的出口十三山，从海道还宁远。这时清兵已退出十三山。

袁崇焕这次陆海出巡，写了一首诗，题目是《偕诸将游海岛》，不说“率诸将”而说“偕诸将”，不说“巡海岛”而说“游海岛”，颇有儒将的雅量高致。诗中很清楚的抒写了他的心情：是战是守的方略苦受朝廷牵制，不能自由，见到大好河山，更加深了忧愁。对荣华富贵我早已看得极淡，满腔忠愤，却只怕别人要说是杞人忧天。外敌的侵犯最后总是能平定的，但朝廷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却实是大患，不知几时方能停止？看到天上浮云，冷清清的月亮，又想到我父亲逝世，伤心得肠也要断了^⑧。

短短三四年之间，从京师戒严到东巡广宁，军事从守势转为攻势，这主要是孙承宗主持之功，而袁崇焕也贡献了很多方略。

孙承宗很赏识他，尽力加以提拔。袁崇焕因功升为兵备副使，再升右参政。孙承宗对他言听计从，委任甚专。

天启五年夏，一切准备就绪，孙承宗根据袁崇焕的策划，派遣诸将分屯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诸要塞，又向北推进了二百里，几乎完全收复了辽河以西的旧地，这时宁远又变成内地了。

清兵见敌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推进，四年之中也不敢来犯。然而进攻的准备工作却做得十分积极，努尔哈赤将京城从太子河右岸的东京城移到了沈阳，以便于南下攻明、西取蒙古，保持充分的出击姿态。

孙承宗有才识，有担当，有气魄，袁崇焕对他既钦佩，又有知遇的感激，这样的上司是极难遇到的。眼见他和孙承宗

的共同计划正在一步步的实现，按部就班的收复失地，这几年袁崇焕一定过得十分快乐。他和手下将领满桂、左辅、朱梅、祖大寿、何可纲、赵率教、孙祖寿等人的战斗友谊，也在这些日子中不断加深。

可是好景不常，时局渐渐变坏。天启皇帝熹宗越来越喜欢做木工。魏忠贤的权力越来越大，尽量发挥他地痞流氓性格中的无赖、无知、无耻、以及无法无天。

天启五年，魏忠贤大举屠戮朝廷里的正人君子，将弹劾他二十四条大罪的杨涟下狱。同时下狱的有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大臣，所诬陷的罪名是贪污。百姓大愤，数万士民在北京街道上呼叫大哭。魏忠贤不敢正式审讯，命狱卒在监狱中打死了这些大臣。杨涟死得最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

不久，魏忠贤又杀熊廷弼。

熊廷弼在辽东立有大功，蒙冤入狱，百姓都很同情他。民间流传一部绣像演义小说《辽东传》，描写熊廷弼守辽东的英勇事迹。魏忠贤的徒党中有一个名叫冯铨的，他父亲当年在辽东作布政的官，清兵未到，先就鼠窜南逃。《辽东传》第四十八回有“冯布政父子奔逃”一节，描写冯铨父子弃职而逃的狼狈丑态，可说是当时的“新闻体小说”。

冯铨对这事深为怀恨，又要讨好魏忠贤，于是买了一部《辽东传》放在衣袖里，见到熹宗后，把小说拿出来，诬告说：“这部演义小说是熊廷弼作的，他吹嘘自己的功劳，想要免罪。”熹宗信以为真，登时大怒。大概他看到小说中的绣像将熊廷弼画得威风凛凛，而文字中或许对皇帝还颇有讽刺，于

是即刻下旨将熊廷弼斩首，还将他的首级送到各处边界上去给守军观看，那就叫做“传首九边”，说他犯了不战的大罪。然而真正应当负责的王化贞反而不杀。

文字狱也开始发展。江苏太仓的两个文人作诗哀悼熊廷弼，都被加以“诽谤”罪名而处斩。

魏忠贤喜欢文官武将送他贿赂，越多越好。孙承宗带兵十多万，粮饷很多，应当大量克扣下来转奉给他“九千岁”才是。孙承宗不肯这样办，魏忠贤自然不喜欢，于是派了个吹牛拍马的小人高第去代孙承宗作辽东经略。高第一到任，立刻就说关外之地不可守，要撤去关外各城的守御，将部队全部撤入山海关。

这战略之糊涂，真是不可理喻。那时清兵又没有来攻，完全没有撤兵逃命的必要。大概他是怕一旦来攻，非败不可，还是先行撤兵比较安全。

袁崇焕当然极力反对，对高第说：“兵法有进无退。诸城既已收复，怎可随便撤退？锦州、右屯卫一动摇，宁前就震惊，山海关也失了保障。这些外卫城池只要派良将守御，一定不会有危险的。”高第不听，下令宁远、前屯卫也撤兵。

袁崇焕倔强得很，抗命不听，说道：“我做的是宁前道的官，守土有责，与城共存亡，决计不撤。”

高第是胆小的书生，袁崇焕虽是他部属，但见他蛮劲发作，声色俱厉的不服从命令，也就不敢对他怎样，只是下令将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的守兵都撤去了，放弃了粮食十余万石。撤退毫无秩序，军民死亡载道，哭声震野，百姓和将士都是气愤难当。

袁崇焕的父亲早一年死了，按照规矩，儿子必须回家守丧。当时朝廷以军事紧急，下旨不许他回家，命他在职守制，称为“夺情”。这时袁崇焕大怒，上奏章要回家守制。朝廷不准，为了慰抚他，升他为按察使。但这样一来，数年辛辛苦苦的经营毁于一朝。虽然升官，也决不会开心。

可以想象得到，袁崇焕在这段时期中，“×他妈”的广东三字经不知骂了几千百句。他是进士，然而以他的性格而遇上这种事情，不骂三字经何以泄心中之愤？或许高第不敢见他的面，否则被他饱以老拳、殴打上司的事都可能发生。

高第，字登之，万历十七年进士。他考试果然“高第登之”，但做大军统帅，却是“要地弃之”。

军事上这样荒谬的决策，大概只有当代南越阮文绍主动放弃顺化、岷港，弃军四十万，因而引致南越全面溃败一事，可以与之“媲美”。

- ① 关于袁崇焕的事迹，如未注明出处，主要系依据《明史·袁崇焕传》所载。
- ② 袁崇焕考举人时，有“秋闱赏月”诗，有句：“竹叶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头。”
- ③ 袁崇焕《募修罗浮诸名胜疏》：“余生平有山水之癖，即一丘一壑，俱低徊不忍去。故十四公车，强半在外，足迹几遍宇内。”《下第》诗有云：“遇主人宁易，逢时我独难。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从东莞到北京，约八千里。
- ④ 他到浙江嵊县游览时，与好友秦六郎中宵长谈，有

《话别秦六郎》诗：“海鳄波鲸夜不啾，故人谈剑剡溪头。言深夜半犹疑昼，酒冷凉生始觉秋。水国芙蓉低睡月，江湄杨柳软维舟。自怜作赋非王粲，戛玉鸣金有少游。”

- ⑤ 袁崇焕在《天启二年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中提出招募兵员的要求，宣称：“他日战之不力，即斩臣于行军之前，以为轻事者戒。”最后说：“如听臣之言，行臣之忠，臣必效力以舒人神之愤。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谋定而战，臣有微长也。”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奏章，便提出了“谋定而战”的四字要诀，同时也自豪而自信的说：“臣有微长也。”
- ⑥ 招募和调集三千名广东兵、六千名广西兵，一共大约花了二十万两银子。据袁崇焕所申请的预算，广东兵要安家、行粮、衣甲、器械等费，每人二十余两。广西狼兵本来就是兵，所以不发安家、兵甲费用，只需从广西到关外的行粮每人六两银子。
- ⑦ 详见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
- ⑧ 原诗是：“战守逶迤不自由，偏因胜地重深愁。荣华我已知庄梦，忠愤人将谓杞忧。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片云孤月应肠断，桩树凋零又一秋。”

五

满清看出了明朝的虚实，知道高经略无用，袁崇焕无人支持，于天启六年正月大举渡辽河攻宁远，兵十三万（在这几年中，清军的实力已扩充了一倍），号称二十万。二十三日攻抵宁远。

大敌终于攻来了。

朝廷荒唐，主帅荒谬，援军是一定不会有的。那怎么办？弃城而退是服从主帅命令；守城罢，宁远一城孤军，怎能挡满清的倾国之师？

在这紧急关头，袁崇焕奋发了英雄之气，决意抗敌。

他和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何可纲等，集将士誓死守城。袁崇焕刺出自己鲜血，写成文告，让将士传阅，更向士卒下拜，激以忠义。全军上下在他的激励下人人热血沸腾，决心死战。

他又下令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麒，凡是宁远有兵将逃回来，一概抓住斩首。山海关有他的上司辽东经略高第镇守，袁崇焕的职权本来只能管到宁远和前屯，山海关总兵杨麒他是管不着的。但这时还管他甚么上司不上司，职权不职权，“×他妈，顶硬上，几大就几大！”（淞沪之战时，十九路军广东兵守上海，抗御日军侵略，当时“×他妈，顶硬上”的广东三字经，在江南一带赢得了人民的热烈崇敬。因为大家都说：广东兵一骂“×他妈！”就挺枪冲锋，向日军杀去了。）

他母亲和妻子这时也在辽西，大概住在山海关或前屯卫后方。他将母亲和妻子都搬到宁远城中来住。全家和宁远共存亡的决心，表现得再清楚也没有了^①。

二十四日，清兵到达城下。袁崇焕初次见到“辫子兵”的威猛。

清兵都有辫子，在那时，汉人只要听到“辫子兵”三字，不由自主的就胆战心惊，直到十余年后仍是如此。李自成部下都是身经百战的悍将健卒，席卷而东，攻破北京，在山海关前的一片石和吴三桂部大战时，丝毫不落下风。但清兵突然出现，李自成军中响起“辫子兵来了！辫子兵来了！”的惊呼，二十万大军就此全军大溃，一败涂地。李自成逃出北京，向西急窜，“大顺”朝终于覆灭。在那时候，“辫子兵”就是“无敌雄师”的代名词。

袁崇焕并不是比李自成更会打仗，他部下的兵将也并不更为勇猛。但他更加镇定，更加坚决，他没有个人的自私欲望，不像李自成那样想做皇帝。真所谓“无欲则刚”，所以他比李自成更刚强。

他是“×他妈，顶硬上”的英雄。

但他部下的兵将不是广东人，主要是辽河两岸的关外健儿，其他各省的都有。只因为主帅有“顶硬上”的英锐之气，部属也都跟着他“顶硬上”了。

这时宁远守兵约一万，而清兵有十三万。向来明清交战，总是明兵多而清兵少，这次却众寡易势，大军都在经略高第手中。高第全军据守山海关，果然并不派兵来救。

努尔哈赤先分遣部队绕过宁远，在城南五里处切断了通

向山海关的大路，然后放几名俘虏来的汉人去宁远向袁崇焕传话：“我这次带了二十万大军来攻，宁远非破不可。守城官如投降，我一定大加优待，封为大官。”袁崇焕回答说：“你突然领兵来攻，那是甚么道理？锦州与宁远两城，你本来已经占领，又再放弃。我修筑好了来往，自然要死守，怎肯投降？你说有二十万兵，未免夸大。你真正的兵力大约是十三万，我倒也不以为来兵太少了。”^②

努尔哈赤于是大举攻城。

当时朝鲜使者带同翻译官韩瑗去北京朝见皇帝，刚到达宁远。袁崇焕很高兴的招待使节及其随从。朝鲜使节见守军甚是镇定，暗暗感到奇怪。袁崇焕和三数幕僚闲谈，及报清兵攻到，袁崇焕乘轿至战楼，又与韩瑗等谈古论今，泰然自若，全无忧色。过了不久，忽听得一声大炮，声动天地。韩瑗大惊，只吓得低下了头抬不起来。袁崇焕笑道：“贼兵来了！”打开城头敌楼的窗子，向外望去，只见清兵蔽野而来。城中却声息全无。

成千成万的辫子兵冲到了城边，突然之间，城头举起千千万万火把，矢石如雨般投下城去。战事越来越激烈，明军忽然从城头的每一个石堞间推出一个又长又大的木柜，这些大木柜一半在堞内，一半探出城外，大柜中伏有甲士，俯身射箭投石，投完了便将大木柜拉进来，再装矢石出去投掷。跟着地雷爆发，土石飞扬，无数清兵和马匹被震上半空^③。

攻城清兵的先锋部队是铁甲军，每人身上都披两层铁甲，称为“铁头子”。清兵以坚车攻城，车顶以生牛皮蒙住，矢石不能伤。城内架起西洋大炮十一门，在城头轮流轰击，每一

炮打出去，破坏杀伤及于数里^④。

清兵奋勇迫近，推了铁裹车猛撞城墙，声音轰隆轰隆，势道惊人，撞击了很久，城墙撞破的地方很多。清兵再用像云梯那样的裹铁高车来撞击城墙高处。随后又把裹铁车推到城墙边，上面用木板遮住，以挡城头投下的矢石，车里藏了兵士，用铁锹挖掘城墙墙脚。清兵攻进了城墙下的死角，大炮已打他们不到。在这危急之时，守军想到了计策，抬了屋子前的长条大阶沿石从城上投下去。阶石十分沉重，铁车上的木板挡不住，压死了不少清兵。

攻城时候经历很久，城基被清兵挖成了一个凹龕，清兵躲在城墙洞内向里挖掘，城上再投大石下去，就打不到了。这时宁远四周十余里的城墙墙脚已被挖得千孔百疮，眼看城破在即，满城百姓惊惶得很，都抱怨说：“袁爷为了他自己一人，害死了我们满城百姓。”

大家正在徬徨无策之时，通判金启倬（浙江人）临时想出了几件新式武器，将火药撒在芦花褥子和被单上，纷纷投到城下去。他将这件新式武器取名为“万人敌”。当时是正月，气候酷寒，攻城清兵见到被褥，就都来抢夺，城上将火箭、硝磺等引火物投下去，“万人敌”立即燃烧，烧死了无数清兵。另有一种“万人敌”是将火药放在空心的大泥团中，外面围以木框，点燃了药引投下城去，泥团不断旋转喷火，烧死敌兵。那位通判在赶制“万人敌”之时，火药碰到火星，不幸被烧死了^⑤。

这时城墙被撞垮了一丈多，袁崇焕不能再泰然自若了，亲自搬石来堵塞缺口，连受了两次伤。部将劝他保重。他厉声

道：“宁远虽只区区一城，但与中国的存亡有关。宁远要是不守，数年之后，咱们的父母兄弟都成为鞑子的奴隶了。我若胆小怕死，就算侥幸保得一命，又有甚么乐趣？”撕下战袍来裹了左臂的伤口又战。将士在他的榜样之下，人人奋勇，终于堵上了缺口^⑥。

二十五日清兵又猛攻，袁崇焕督将士死战。清太祖努尔哈赤也受了伤。血战三日，清兵损失惨重，终于不得不下令退兵。

此役杀死了清军中着锦衣的军官十余人，即满洲人称为“牛录额真”的。清兵退去后，守军将五十名敢死队用长绳缢到城下，拾到了十余万支箭。城墙上给清兵挖出的洞穴有七十余个。这时点查火药库，火药也用尽了，局面真是危险得很。

敌军解围而去之后，百姓感到安全了，满城大哭，纷纷去拜谢袁崇焕与满桂的救命之恩。为甚么要“满城大哭”？想来是既感激又惭愧，又是说不出的欣喜罢？

第二天早晨，清兵大队人马拥聚在城外大平原一边。袁崇焕派遣一名使者，备了礼物去送给努尔哈赤，对他说：“老将横行天下为时已久，今日败于小子之手，只怕是天意了。”努尔哈赤已受重伤，于是回送礼物及名马，约期再战。

所谓“约期再战”，只是掩饰面子的话。努尔哈赤不敢再攻宁远，转而去攻觉华岛泄愤。

袁崇焕招募来的两广子弟兵，在宁远之战中似乎并未发生如何重大的作用。据我猜想，极可能是袁崇焕派了广东水师守觉华岛。觉华岛现在叫做菊花岛，在宁远海外，当时是

关外屯聚粮草的重地，因为关外军粮靠海运接济，在觉华岛起卸最方便。寒冬之际，海面结了厚冰，变成了陆地，广东兵所擅长的水战完全用不上，只得把车辆排起来当防御工事，在冰上和清兵打陆战，结果全军覆没，岛上十余万石粮食尽被焚毁。这几千名广东海军，大概多数在这一役中牺牲了^⑦。

努尔哈赤对诸贝勒说：“我自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甚么单是宁远一城就打不下来？”心中十分恼怒。此后伤势一直未愈，七月间到清河温泉疗养，派人去召大福晋（正妃）来，同回沈阳，在离沈阳四十里处的暖鸡堡逝世，年六十八岁。

努尔哈赤一生只打了这一个大败仗。清人从此对袁崇焕十分敬畏^⑧。

袁崇焕指挥这个战役很有儒将风度，坐轿子在城头敌楼中督战，打了胜仗之后，派使者送礼物给努尔哈赤，颇有《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周瑜羽扇纶巾、谈笑用兵的气派；也似南朝梁朝大将韦睿临阵时轻袍缓带，乘舆坐椅，手持竹如意指挥军队。韦睿身子瘦弱，但战无不胜，敌军畏之如虎，称为“韦虎”。不过到了当真危急之时，袁崇焕也不能再扮儒将了，只得以“蛮子”姿态来死拚。

① 见李光涛《清入关前之真象》。但此节不见于其他记载，不知李先生有何根据。

② 《清太祖实录》卷十。

③ 据日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中所引述朝鲜使者当时在宁远城头的目睹记。

- ④ 据《胪天颂笔》。
- ⑤ 据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引宁远围城时在鼓楼前开店的一名花椒商人所述。
- ⑥ 据梁启超《袁崇焕传》。该传中叙述清兵败退后，“崇焕复开垒袭击，追北三十余里，清军大乱，死者逾万人。”与其他资料不符，今不取。
- ⑦ 袁崇焕《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慨自战守乖方，屡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调南北水陆舟师，谓尔乘船如马，遂调之来为进取也。据尔等间关远至，岂不欲灭此朝食，一航而金复归，再航而黄龙扫哉？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沍寒之月，冰结舟胶，窘尔之所长，乌得不及于难？说者谓谋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势，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尔等计无复之，愤然以死，略无芥蒂，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请命于天子，谅为之恤，所以不没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灵之所栖荡也，望故乡以何日？即转劫而无期，冉冉游魂，何不相结为厉，歼仇泄愤？在生之志，借死以伸，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尔其勉之。不腆之奠，涕与俱之。尚飨。”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广州府部·祠庙考》中，记载东莞县有一座敕建忠愍祠，“天启七年，奉敕建，为辽将死事陈策，在教场尾。”陈策不知怎样在

辽西牺牲，相信他是袁崇焕从故乡带去的子弟兵之一。天启七年的冬天，袁崇焕已回东莞，这座忠愍祠很可能是他向朝廷申请，由皇帝下敕建造，以纪念他在关外殉国的旧部。

- ⑧ 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焕传》中说：“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六

当朝中得到清兵大举来攻的讯息时，百官惊惶之极。兵部尚书王之光与廷臣商议，人人束手无策，以为这一次宁远一定要失了，不知山海关是否能保得住。后来得到捷报，朝野自然喜出望外，谢天谢地。

高第因不援宁远而免职，以王之臣代。袁崇焕升为右佥都御史。那是正四品的官。

三月，复设辽东巡抚，由袁崇焕升任。但魏忠贤见他地位重要了起来，开始对他提防，派了两名亲信太监刘应坤与纪用去宁远监军。皇帝派特务监视部队长官，是历代政治腐败时常常出现的情形。特务干预军事，后果一定极差，所以袁崇焕上疏反对，但抗议无效，特务太监非来不可。朝廷为了安抚他，加他一个兵部右侍郎（正三品，相当于国防部第二副部长）的头衔，并赏银币，子孙世袭锦衣千户。

在这时候，袁崇焕与大将满桂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的原因在于另一个大将赵率教。

满桂和赵率教都是第一流的将领，但性格很不同^①。满桂是蒙古人，非常的戆直，简直有些傻里傻气。赵率教却十分的机灵精乖，相信他一定很会讨好上司，所以每一个辽东统帅自袁应泰、王在晋、孙承宗、高第、以至袁崇焕，个个都很喜欢他（在《碧血剑》小说里，当袁承志周岁时送金顶圈的就是他）。

满桂和他本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清兵大举来攻宁远时，赵率教在前屯卫镇守，派了一名都司、四名守备带兵来援。当时大敌压境，赵率教自己不来和上司及好朋友共赴患难，所派的援兵又到得很迟，满桂大大不高兴，不许援兵进城，后来因袁崇焕的命令才放他们进来。等到宁远解围，赵率教想分功。满桂不许，又骂他为甚么自己不来救援，太没有义气。两人为此大吵。大概满桂的态度十分粗鲁，蒙古三字经骂之不已，说不定还想出拳打人，袁崇焕便袒护赵率教。

冲突转移到了袁、满二人之间，或许满桂对上司不够尊敬，于是袁崇焕要求将满桂调走^②。

朝廷群臣都知道满桂打仗的本事，但将帅不和总是不对，便依从了。可是经略王之臣极力认为满桂决不可去。朝廷召还满桂的命令已颁下了，于是听了王之臣的主张，再命满桂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坚决不接受。朝廷无法，只得将满桂调回北京，保留左都督原官，派在国防机构办事。

这件事情显然是袁崇焕的蛮子脾气发作，冲动起来，作出了违反理智的决定。由于王之臣袒护满桂，袁崇焕又去和王之臣吵闹。朝廷怕王之臣与袁崇焕不断冲突，坏了大事，于是将指挥权划分为二：关内的部队由辽东经略王之臣指挥，关

外部队则由辽东巡抚袁崇焕指挥。经略的官比巡抚大，但这时袁崇焕已不属辽东经略管了。

袁崇焕毕竟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冷静下来之后，知道是自己的不对，于是上奏请再用满桂。朝廷当然批准，派满桂兼统关内外兵马，赐尚方剑。王之臣和袁崇焕是文官，等于现在的政委；满桂是武将，是部队司令。武将受文官指挥。

幸亏袁崇焕不坚持错误，否则二次宁远大战，就不能得到满桂这样的大将来主持城防。

在这时候，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这道奏章有很大的重要性。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三、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最担心的事，是立了功劳之后，敌人必定要使反间计，散播谣言，而本国必定有人妒忌毁谤^③。

他深知明军的战斗力不如清军，野战不利，只有用己之长，所以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

所统带的部队无力打野战，作为主帅，自然深感棘手。但训练一支善打野战的劲旅，非一朝一夕之功，那是无可奈何的；而对于势所必至的朝臣忌功中伤，更是无可奈何，只有盼望皇帝和大臣们能加以照顾了。

袁崇焕也不是一味的蛮干，有时也有他机灵的一面。他对魏忠贤派去监视他的两名特务太监敷衍得很好。当年冬天，他带同赵率教以及两名特务太监刘应坤、纪用，兴办防御工事及屯田，渐渐又再收复了高第所放弃的土地。

他在奏章中将这两名太监的功劳吹嘘了一番，所以魏忠

贤和刘应坤、纪用三人都得到了封赏。刘、纪二人似乎也不是坏太监，并没有对袁崇焕掣肘阻挠，后来宁锦大战，刘应坤在宁远上城督战，纪用在锦州上城督战，都勇敢得很。大概二人为袁崇焕的忠勇所感召，也变得忠勇起来。可见也不是所有的太监都是坏人，主要还在领导者如何领导。

- ① 《明史·满桂传》：“桂椎鲁甚，然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明史·赵率教传》：“率教为将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劳而不懈，与满桂并称良将。二人既歿，益无能办东事者。”
- ② 袁崇焕奏章中说满桂“意气骄矜，谩骂僚属，恐坏封疆大计，乞移之别镇，以关外事权归率教。”
- ③ 《明史·袁崇焕传》引述他的奏章：“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瑕以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筐，毁言日至，自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

七

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接位。

皇太极的智谋武略，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

物，本身的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由于种族偏见，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高瞻远瞩、明断果决，自唐太宗以后，中国历朝帝皇没有几个能及得上^①。

努尔哈赤是罕有的军事天才，这个老将终于死了，继承人是一个同样厉害的人物。皇太极的军事天才虽不及父亲，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袁崇焕所受到的压力一点也没有减轻。

皇太极接位之时，满洲正遭逢极大的困难。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努尔哈赤遗命是四大贝勒同时执政，行的是集体领导制，皇太极的权位很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传统市场。满洲当时在生产上是奴隶制，掳掠了大批汉人来农耕，生产力相当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饥荒^②。如向关内侵略，却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

在这时候，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

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正是理想的掠夺对象。在外交上，朝鲜采取的是“事大（对明）交邻（对日本、满清）”政策。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皮岛总兵官毛文龙粮食，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同时在必定可以得到的军事胜利之中树立威望，巩固权位。

明朝方面的困难也相当不小。

训练一支既能守，又能战，再能进一步收复失地的精锐野战军，需要相当时间。

袁崇焕任宁前道佥事时，山海关外四城，纵深约二百里，广约四十里，屯兵六万余人，粮饷全靠关内支給。后来在孙承宗、袁崇焕主持下，恢复锦州、中屯、大凌河诸城，国防前线向北推展，屯田数千顷，兵士足食。高第代孙承宗为经略，尽弃锦州诸城，宁远没有了外卫，也没有了粮源。靠朝廷接济是很靠不住的，朝廷对于拖欠粮饷向来兴趣浓厚。袁崇焕做辽东巡抚，首要目标是修复锦州、大凌河等城堡的守备，然后屯田耕种。但筑城工程费时甚久，又不能受到敌人干扰，在和满清处于战争状态之时无法进行。

所以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以便进行自己的计划。明方是练兵、筑城、屯田，清方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具备了议和的条件。

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

因为明清双方的国力实在太过悬殊。明方那时的人口，官方的纪录是六千多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当时男丁要被政府征去义务劳动，不参加的要缴钱代替，所以百姓尽可能的瞒报人口。外国学者们的估计相互差距很大，最高的估计认为那时中国人口是一亿五千万人。我相信决不会少于一亿人^③。女真人大概不到五十万人^④。人口的对比是二百比一甚至三百比一。满清所占的土地，只是今日吉林、辽宁、黑龙江的一部份，与明方相比也是相差极远。明方火器犀利，葡

萄牙大炮尤其非清兵所能抵挡。

清方的长处，主要只是“明朝本身的腐败”，以及清军战斗力强劲和统帅部高明的军事才能。只要袁崇焕镇守宁远，清方的长处就发挥不出了。持久的缠斗下去，满清势必难以支持。

袁崇焕宁远大捷，在军事上并无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并没有摧毁清军的主力，甚至没有削弱清军的战斗力。然而在政治上，对士气与民心却有非常巨大的振奋作用，这使中国军民知道清军也不是不会打败仗的。经此一役之后，本来投降了满清的许多汉人官吏和士卒又逃回来了。宁远城头的大炮，轰碎了“女真满万不可敌”的神话^⑤。

清方从来没有期望真能征服明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祖宗，长期来做明朝所封的边疆小官。努尔哈赤幼时住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里，类似童仆奴隶。所以他们对于明朝有先天性的敬畏，自卑感很深。宁远之战，使他们下意识中隐伏着的自卑感又开始抬头。

明朝是自己覆灭的，并非给满清所打垮。

满清与明军交战，始终强调“七大恨”，满清认为明朝有七件大事欺侮女真人，逼得他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⑥。满清一直没有自居能与明朝处于平等地位。“七大恨”的基本思想，是抱怨明朝作为最高统治者，却在努尔哈赤与敌对部族发生争执时袒护对方，没有公平处理，那是下级对上级的申诉。例如第五大恨的“老女事件”，叶赫部的一个王公本来答应把他十四岁的妹妹送给努尔哈赤为妾，但二十年后，这个三十六岁的“老女”改嫁给蒙古王子，努尔哈赤认定是出于

明朝的授意，身为上级而不秉公断事。

差不多在每个战役之后，清方总是建议谈和。因为他们对于目前的成就早就喜出望外，本来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只求明方正式承认他们所占的土地，让他们能永久保有，就已心满意足了。但明朝从来置之不理，认为对方根本没有谈和的资格。明朝的态度是这样：“你们是朝廷的部属，只能服从命令，怎么能要求谈判和平？”这种死要面子的心理，使得明朝始终没有能争取到一段喘息的时间来整顿军备、巩固防御。

袁崇焕充分了解到争取暂时和平的必要。努尔哈赤的逝世正是一个好机会。这时刚好有一个五台山的喇嘛李喇嘛来到宁远。满洲人信佛教，尊崇喇嘛，袁崇焕就请李喇嘛作居间的使者，派了两名都司和随从等三十三人，于天启六年十月去沈阳吊祭努尔哈赤之丧，作初步的和平试探。但他知道朝廷绝不喜欢提“议和”两字，所以报告朝廷时，只说是派人去窥探虚实，以决定对之征讨呢，还是招安^⑦。这种夸大的说法，目的自在满足皇帝和大臣的虚荣心。

明清双方统帅都熟知《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袁崇焕这出“柴桑口卧龙吊丧”，皇太极如何会不省得？他将计就计，于十一月派了两名使者，与李喇嘛一起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表示了和平的意向。其中说：“你停息干戈，派李喇嘛来吊丧，并贺新君登位。你既以礼来，我也当以礼往，所以派官来道谢。至于和议一事，我父亲上次来宁远时，曾有文书给明朝朝廷，请你转呈，但迄今没有答复。你的君主如果答应前书，愿意和平，应当以诚信为先。”

书信中将金国（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后来才改

为“大清”。^⑧)与中国平头并列。袁崇焕深刻了解朝廷自高自大，对于文书的体例十分看重，如将来信转呈，必定要碰大钉子，同时见到信中语气也不大客气，便告知使者说，此信格式不合，碍难入奏，将原信交给使者退回。皇太极改写了信封上的格式，袁崇焕认为仍然不对，又再退回。皇太极第三次改写，自处于较低地位，袁崇焕才收了信。但明朝仍是一贯的不答。

第二年正月（在金国是天聪元年），皇太极再遣前使，致书袁崇焕求和，信中说：“两国所以构兵，在于以前明朝派到辽东的官员认为中国皇帝是在天上，自高自大，欺压弱小部族，我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下面照例列举七大恨，然后提议讲和。讲和要送礼，要求最初缔结和约时中国送给金国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缔约后两国每年交换礼物，金国送礼：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中国送礼：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两国缔结和约后，就对天发誓，永远信守。

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可见当时满清深感财政困难，对布匹的需要尤其殷切。

大概袁崇焕要奏报朝廷，等候批复，所以隔了两个月金国使者才回去，随同明方使者，带去袁崇焕及李喇嘛的书信各一；猜想朝廷对金方的要求全部拒绝，所以袁崇焕无法作出任何让步，他的回信内容雄辩，文采焕发，说道：过去的纠纷，都是因双方边境小民口舌争竞而起，这些人都已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再要追究是非，也已无法到阴世地府去细查，只盼双方都忘记了吧。你十年苦战，既然为的只是这七件事，

现在你的仇敌叶赫等等都早给你灭了。为了你们用兵，辽河两岸死者岂止十人？他离改嫁的哪里只有老女一人？辽沈界内人民的性命都不能自保，还说甚么财物？你的仇怨早都雪了，早已志得意满。只不过这些极惨极痛之事，我们明朝难以忍受罢了。今后若要修好，那么请问：你如何退出已占去的城池地方？如何送还俘虏去的男女百姓？只有盼你仁明慈惠、敬天爱人而作出决定了。你所要求的财物，以中国物资的丰富，本来不会小气，只是过去没有成例，多取也不合天意，还是请你重行斟酌罢。和谈正在进行，你为甚么又对朝鲜用兵？我们文武官属不免怀疑你言不由衷了。希望你撤兵，以证明你的盛德。

李喇嘛的信中说：袁巡抚是活佛出世，对于是非道理，心下十分分明，这样的好人是不容易遇到的，愿汗与各王子一切都放开了吧，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皇太极回信给袁崇焕说：过去的怨仇，当然是算了，否则又何必议和修好？你们的土地人民归我之后，都已安定，这是天意，如果重行归还，那既违反天意，又对不起人民。金国所以要出兵朝鲜，完全是由于朝鲜不对，现在已讲和了。说到“言不由衷”，为甚么你一面说要修好，一面又派哨卒来我方侦察，收纳我方逃亡，部队逼近我边界，修筑城堡？其实是你才“言不由衷”，我国将帅对你也大有怀疑。至于所要求的“初和之礼”，金银等可以减半，缎布只要原来要求的半成。我方也以东珠、人参、狐皮、貂皮等物还赠，表示双方完全公平。既和之后，双方互赠仍如前议。如果同意，希望办得越快越好。

关于来往书信的格式，皇太极提议：“天”字最高，明朝皇帝低“天”一字，金国汗低明朝皇帝一字，明朝诸臣低金国汗一字。

他答复李喇嘛的信中，抱怨明朝皇帝对他的书信从来不加理睬；又说：你劝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话很对，但为甚么只劝我而不去劝明朝皇帝？如果双方都回头修好，岂不甚善？

后来皇太极又致书袁崇焕，抗议他修筑塔山、大凌河、锦州等城的防御工事，认为是缺乏和平诚意，并提议划定疆界。

平心而论，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金国也难免气愤。金国的经济要求，虽说是双方互赠，实质上当然是金方大占便宜。金方答应赠送的东珠、人参、貂皮等物，大概最多只能抵过绸缎布匹的价值，明方付出的每年一万两黄金、十万两银子，等于是无偿赠与。那时一两黄金约等于十两银子（明初等于四两，后来金贵银贱），明朝每年以二十万两银子买得一年和平，代价低廉之至。熊廷弼守辽之时，单是他一军每个月的饷银就需十多万两银子。如果有了十年和平，大加整编军队，再出兵挑战，主动与被动的形势就转过来了。

皇太极对于缎布的要求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且又建议以适当礼物还报，希望和议尽快办理，可见对于缔结和平的确具有极大诚意。他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⑨。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当时议和的障碍，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

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大家抱着同样的心理：赞成和金人议和，就是大汉奸秦桧。这是当时读书人心中的“条件反射”。

袁崇焕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议和，朝臣都不附和。辽东经略王之臣更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说这种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

其实，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

在南宋时，金兵已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全部，议和等于是放弃收复失地。但在明朝天启年间，金人只占领了辽东，辽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暂时议和，影响甚小。

南宋之时，岳飞、韩世忠、刘锜、张俊、吴玠、吴玠等大将，都是兵精能战，金人后方不稳，形势上利于北伐，议和是失却了恢复的良机。明末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兵，惟一可以依赖的只有西洋大炮。但当时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动，只能用于守城，不能用于运动战。

对于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议和，宋方绝对屈辱，每年片面进贡金帛，并非双方互赠。宋朝皇帝对金称臣^⑩。然而皇太极却甘愿低于明朝皇帝一级，只要求比明朝的诸臣高一级。皇太极一再表示，金国不敢与中国并列，只希望地位比察哈尔蒙古人高一等就满足了^⑪。他和袁崇焕书信来往，态度上是很明显的谦恭^⑫。

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皇太极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后来索性改了国号，不称金国，而称“大清”，以免引起汉人心理上敌对性的连锁反应^⑬。

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但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谈判全无结果。

当时主张和金人议和，非但冒举国之大不韪，而且是冒历史上之大不韪。中国过去受到外族的军事压力而议和，通常总是屈辱性的，汉人对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将“议和”、“投降”、“汉奸”三件事联系在一起。

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过。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培养国力，到汉武帝时才大举反击。唐太宗李世民曾与突厥议和（那时是他父亲李渊做皇帝，但和议实际上是李世民所决定），等到整顿好军队后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过这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观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与侵略本国的外敌议和是投降，是汉奸。”

其实，同是议和，却有性质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基本关键在于：议和是永久性的投降？还是暂时妥协、积极准备而终于大举反攻、得到最后胜利？议和停战只是策略，决不等于投降。然而明末当国的君臣都是庸才，对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大局发展的前途都是茫无所知，既无决战的刚勇，也无等待的韧力。袁崇焕精明正确的战略见解，朝廷中下意识的认为是“汉奸思想”。

袁崇焕当然知道如此力排众议，对于自身非常不利，然而他已将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只是以大局为重^①。以他如此刚烈之人，对声名自然非常爱惜，给人骂“汉奸”，那是最痛苦的事。比较起来，死守宁远、抗拒大敌，在他并不算是难事，最多打不过，一死殉国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但要

负担“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责任，可艰巨得多了。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刚强的人，越是不重视性命而不肯忍受耻辱。越是儒家的书读得多，心中历史感极其深厚的人，越是宝贵自己的名节。文天祥《正气歌》中所举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迹，如张巡睢阳死守，颜杲卿常山骂贼，袁崇焕做起来并不困难。对于性格柔和的人，当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义难，在袁崇焕这样的伟烈之士，却是守宁远易而主和议难。主张议和，他必须违反历史传统、违反举国舆论、违反朝廷决策、更违反自己的性格。上下古今，一切都反，连自己都反。

他是个冲动的热情的豪杰，是“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钩”的刚士，是行事不顾一切、“几大就几大”的蛮子，可是他终于决定：“忍辱负重”。

在他那个时代，绝无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习惯与风度。连袁崇焕自己在内，都相信“国人皆曰可杀”多半便是“可杀”。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是正人君子纷纷牺牲生命而提出正义见解的时代。卑鄙的奸党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士林中对风骨和节操越是看重。东汉和明末，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两个时期。岁寒坚节，冰雪清操，在当时的道德观念中，与“忠”、“孝”具有相同的第一等地位。他很爱交朋友，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如果他终于因主和而为天下士论所不齿，对他将是多么严重的事。

他对金人的和谈并不是公开进行的，因此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抨击，但他当然预料到将来终于要公开，清议和知友的

谴责不可避免的会落到头上。

在袁崇焕死后十三年的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等民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甚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

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

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漏，便杀了国防

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

袁崇焕却胆敢进行议和。那正是出于曾子所说“只要深信自己的道理对，虽有千万人反对，我还是干了”那种浩然之气^⑮。

诸葛亮出师北伐，天下皆称其忠。岳飞苦战抗敌，天下皆知其勇。袁崇焕的功业或许比不上诸葛亮和岳飞，虽然，那也是很难真正比较的，然而他身处嫌疑之地而行举世嫌疑之事，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负担，诸葛亮和岳飞却幸而不必经受。

袁崇焕有一句诗：“心苦后人知”。当真是英雄寂寞，壮士悲歌。他明知不能得到当时的谅解，只盼望自己这番苦心孤诣能为后人所知。当我写到这一段文字时，想到他的耿耿之怀，悠悠之心，忍不住又感到了剧烈的心酸，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壮美，深刻的凄怆意。

正确的战略决策无法执行，朝政越来越腐败，在魏忠贤笼罩一切的邪恶势力下做官，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关外酷寒的天气，生长于亚热带的广东人实在感到很难抵受。在这期间，袁崇焕从广东招募来的人员中有人要回故乡去了，临别时问他：你留在这里继续担当艰危呢，还是回乡以求平安？他写了一首诗回答：我和你曾同生共死，我的内心你还不明白吗？又何必问安危去留？我在这里奋不顾身，本来不是为了富贵。故乡的亲友们如果问起，请你转告：边界还没有平靖，我只有感到惭愧，当然要继续干下去^⑯。

袁崇焕是三兄弟中的老二。大哥崇灿当他在关外时在故

乡逝世。三弟崇煜随着他在军中办事，后来也告辞回乡。袁崇焕从宁远送他到山海关而分手，写了两首诗给他，说：边疆需要人守御，升平还没有得到，我早已决心报国，安危去留的问题不必提了^①。

- ① 皇太极在西方人的书中写作 Abahai，法国学者格奥赛（René Grousset）在《中华帝国的兴起与辉煌》一书中有“一六四四年的大变”一章，其中说：“皇太极是蛮人中的一个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军事才能，和对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结合起来。”
- ② 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银三百两。牛一，银百两。蟒缎一，银百五十两。布匹一，银九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或行劫杀。于是诸臣入奏曰：盗贼若不按律严惩，恐不能止息。上恻然，谕曰：今岁国中因年饥乏食，致民不得已而为盗耳。缉获者，鞭而释之可也。遂下令，是岁讞狱，姑从宽典。仍大发帑金，散赈饥民。”他宽待因饥饿而为盗的百姓，与崇祯督促部将“限期破贼、杀贼立功”的政策恰正相反。
- ③ 何柄棣：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一书中，认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万，到明末时已涨了一倍以上。

- ④ 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文中，根据朝鲜《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的资料，认为一六二一年时，努尔哈赤的兵数二十万，再加上妇女老少，“全人数当在四、五十万左右。”
- ⑤ 《天聪实录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东华录》载天聪三年八月戊辰，“大臣同谋倡逃”。《明清史料》乙编载，崇祯二年二月二十一，袁崇焕塘报：“一日之内，降者竟前后接踵而至。”
- ⑥ “七大恨”：一、明朝杀害金人的二祖；二、袒护金人的仇敌哈达；三、越界出兵，助金人的世仇叶赫抗金；四、明人越界，金人根据誓约杀了，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来杀死，以资报复；五、明朝造成老女改嫁；六、移置界碑，抢夺金国的人参、貂皮；七、听信叶赫，写信来辱骂侮慢。
- ⑦ “观其向背离合之意，以定征讨抚定之计。”见《两朝从信录》。
- ⑧ 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史书上称为“后金”，以与宋朝时的“金”有所分别。到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才改为“大清”。所以本文中的满清，其实都应称“金”。“满洲”的名称，也要到改了“大清”的国号之后才出现，以前称“建州”或“女

真”。多数学者认为，“满洲”是文殊菩萨的“文殊、曼殊”的音转。为了便于读者，本文中不将“金、清”“建洲、满洲”等称呼根据历史年代而作分别。

- ⑨ 《太宗实录稿》：天聪七年十月，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数之兵，若稍亏损，何以前图？”
- ⑩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十二年正月，宋金和议达成，高宗赵构向金国上表称臣，表中说：“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日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 ⑪ 《太宗实录》卷十二，天聪六年六月，皇太极致书大同守将求和，信中说：“和事既成，自当逊尔大国，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可也。”
- ⑫ 皇太极来信的开头是（根据原信）：“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后来乾隆时修订《太宗实录》觉得语气太卑，才改为《皇帝致书袁巡抚》，但当时皇太极未称帝，决不可能有“皇帝”的称呼。）袁崇焕书信的开头是：“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汗帐下：再辱书教，知汗渐欲恭顺天朝，息兵戈以休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无量也。”
- ⑬ 后来皇太极在写给祖大寿的信中（那时袁崇焕已死），曾说：“尔国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然尔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

彼一时，此一时，天时人心，各有不同。尔大国岂无智慧之时流，何不能因时制宜乎？”其实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一直自认是金的子孙，他为了求和，连祖宗也不认了。

- ⑭ 他后来在写给崇祯的奏章中说：“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所以他的知己程本直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怕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所谓“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就是与金人议和。
- ⑮ 《孟子·公孙丑》：“昔者曾子谓子襄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 ⑯ 袁崇焕《边中送别》：“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 ⑰ 袁崇焕《山海关送季弟南还》：“公车犹记昔年情，万里从我塞上征。牧圉此时犹捍御，驰驱何日慰升平？由来友爱钟吾辈，肯把须眉负此生？去住安危俱莫问，燕然曾勒古人名。”“弟兄于汝倍关情，此日临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才堪逐电三驱捷，身上飞鹏一羽轻。行矣乡邦重努力，莫耽疏懒堕时名。”其中“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

子尔能兵”两句，写出了他两兄弟豪迈的性格，就诗而论，也是豪迈的好诗。

八

在这段时期中，皇太极进攻朝鲜，打了几个胜仗后，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每年从朝鲜得到粮食、金钱和物品的供应。皇太极本来提出三个条件：割地、擒毛文龙、派兵一万助攻中国。朝鲜对这三个条件无法接纳，但在经济上尽量满足满清的要求。同时在此后的明清战争中，朝鲜改守中立，使满清去了后顾之忧。

在皇太极对朝鲜用兵之时，袁崇焕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派水师去支援皮岛的毛文龙，另派赵率教、朱梅等九员将领率兵九千，进兵三岔河，牵制清军，作朝鲜的声援。但朝鲜不久就和满清订了城下之盟，赵率教等领兵而回，并未和清军接触。

皇太极无法和明朝达成和议，却见袁崇焕修筑城堡的工作进行得十分积极，时间越久，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于是决定“以战求和”，对宁远发动攻击。

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进攻辽西诸城堡，攻陷明方大凌河、小凌河两个要塞，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

五月十一，皇太极所率大军攻抵锦州，四面合围。这时守锦州的是赵率教，他和监军太监纪用守城，派人去与皇太极议和，那自是缓兵之计，以待救兵。皇太极不中计，攻城

愈急。

袁崇焕派遣祖大寿和尤世禄带了四千精兵，绕到清军后路去包抄，又派水师去攻东路作为牵制。这时天热，海上不结冰，水师用得着了。

赵率教是陕西人，这人的人品本来是相当不高的。努尔哈赤攻辽阳时，赵率教是主帅袁应泰的中军（参谋长）。袁应泰是不懂军事的文官，赵率教却没有尽他做参谋长的责任，这个战役指挥得一塌糊涂。清军攻破辽阳，袁应泰殉难，赵率教却偷偷逃走了，论法当斩，不知如何得以幸免，想来是贿赂了上官。后来王化贞大败，关外各城都成为无人管的地方，赵率教申请戴罪立功，带领了家丁前去接收前屯卫，但到达时发觉已被蒙古人占住，他便不敢再进。努尔哈赤攻宁远，赵率教在前屯卫，距离很近，自己不亲去赴援，后来宁远大捷，他却想分功，以致给满桂痛骂，酿成了很大风波。

和满桂冲突时，袁崇焕相当支持他。赵率教感恩图报，又得袁崇焕时时勉以忠义，到锦州大战时，他突然之间似乎变了一个人。他和前锋总兵左辅、副总兵朱梅等率兵奋勇死战，和皇太极部下的精兵大战三场，胜了三场，小战二十五场，也是每战都胜。从五月十一打到六月初四，二十四天之中，无日不战，战况的激烈，不下于当年宁远大战。六月初四那天，皇太极增兵猛攻。锦州城中放西洋大炮，又放火炮、火弹和矢石，清兵受创极重。攻到天明时，皇太极见支持不住了，只得退兵，退到小凌河扎营，等候各路兵马集中整编。

赵率教转怯为勇，自见敌潜逃到拚死守城，自畏缩不前到激战二十四日，到后来更在保卫北京之役中血战阵亡，终

于在历史上与满桂齐名，成为当时的两大良将。他这个重大转变，非常突出的证明了袁崇焕的领导才能。

皇太极整理好了部队，转而去攻宁远。

清军上次在宁远吃过败仗，兵将心中对袁崇焕都是很忌惮的。大贝勒代善见城中有备，就勒兵不攻。皇太极对诸将说：“先汗攻宁远不克，这次我攻锦州又不克，若再攻不下宁远，我可要声名扫地了。”于是下令总攻，击破城下明军骑兵，直薄城壁。

比之第一次宁远之战，袁崇焕部的战斗力已有增强，敢于到城外决战了。上次要清军退后，才派五十名敢死队缒到城下拾箭枝，可见不敢开城门。

满桂率领明军在城南二里列阵，城墙下环列枪炮。皇太极佯败，想引明军来攻，然后伏兵齐起。但明军没有上当，守垒不追。皇太极于是回军再战。

袁崇焕亲上城头督战，大声呼叫。满桂战于城外。祖大寿、尤世禄回师攻击清兵后路。双方死伤均重，满桂身中数箭。明军野战终于打不过清军，于是退入城中据守。这场大战打得十分惨烈，城壕中填满了两方军士的死尸。

守军又以葡萄牙大炮轰击，击碎清方大营帐一座及皇太极的白龙旗，杀伤清兵不少。明方的报告说，皇太极长子召力兔贝勒胸口中箭，另一子浪荡宁古贝勒在阵上被明军射杀，又杀固山（领七千五百人）四人、牛录（领三百人）三十余名。这报告失之夸大，事实上并无皇太极的儿子在此役中阵亡。但清方纪录中也说：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大将

瓦克达、阿格等均受伤。

皇太极见部队损失重大，只得退兵，再攻锦州南面，亦不能拔，将士又遭到不少伤亡，将领觉多拜山、巴希等阵亡。七月，清兵败回沈阳。

这一役明朝称为“宁锦大捷”，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

袁崇焕在报功的奏章中，力称功劳最大的是满桂^①。他和满桂向来颇有意见冲突，但在奏章中力称宁远大捷以满桂之功居多，可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

第一次宁远大捷是天启六年正月，第二次宁锦大捷是七年五月，相隔一年零四个月。在这短短的十六个月之间，袁崇焕加强了明军的战斗力，抢筑了锦州的防御工事，固守在清军的后路，使皇太极有后顾之忧，不敢久攻宁远。同时清军先攻锦州不克，再攻宁远，气势已挫。可见袁崇焕这十六个月中的准备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如果能多一些和平时期，局面当然更有改进。

这一仗大捷，军事上的主要因素之一，还是靠了葡萄牙的红衣大炮。明朝这时本来已驱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教士。传教士波尔、米克耳两人见到明清交兵，有机可乘，便发动澳门的葡人，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明朝于是召还已驱逐了的教士。本来秘密传教变成了公开，大批葡萄牙教士和炮手进入中国^②。后来中国在外国教士和技师指导之下自行铸炮。所铸成的大炮也封了官，称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还派官祭炮，请将军发威破敌。金人要直到数年之后，才因投降的明人之助而开始铸造大炮。

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他中进士的主考官韩爌、保荐他的御史侯恂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袁崇焕当然不肯克扣军饷去孝敬魏忠贤。但为了大目标是守御锦州、宁远，他也相当的委曲求全。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

但魏忠贤仍是不满意。所以虽有宁锦大捷，袁崇焕却得不到甚么重赏，只升官一级。奉承魏忠贤的官员却有数百人因此大捷而升官，理由是在朝中策划有功，连魏忠贤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从孙，也因此而封了伯爵。魏忠贤是太监，没有儿子，只好大封他侄儿，封他侄儿的儿子。

魏忠贤这时更叫一名言官弹劾袁崇焕，说他没有去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只得自称有病，请求辞职。魏忠贤立刻批准，派兵部尚书王之臣去接替。

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大喜若狂，而听到加给袁崇焕的罪名与评语竟是“暮气”两字，恐怕大喜之余，却也不免愕然良久吧？袁崇焕这样的人竟算“暮气沉沉”，却不知谁才是“朝气蓬勃”？

袁崇焕离开宁远时，心中感慨万千，可想而知。那时他还只四十岁左右，方当壮盛的英年，正是要大展抱负的时候。立了大功反而被迫退休，他的部属将士既感诧异，更是忿忿不平。他写了一首诗给一个部将，诗中说：我们慷慨同仇，间关百战，功劳不小，皇上的恩遇也重。但我的苦心，却只有后人知道了。建功立业固然很好，回家休养也是不错。对于我的去留，大家不必感到不平罢。这首诗显得很有气度^③。

不过他对于天启皇帝，还是十分感激的。他本来是一个七品知县，自天启二年到七年夏天，短短的五年半之间，几乎年年升官，中间还跳级，直升到“巡抚辽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实在算是飞黄腾达。他自觉升官太快，曾上疏辞谢。他说在诸同年中，官职最高之人和他也差着好几级，为了要做部属武将的榜样，请皇帝收回升赏的成命。皇帝批复说：你接连三次谦辞，品德很好，但你功劳大，升官是应该的^①。

他在回广东故乡途中，经过大庾岭时写了一首诗，感念天启对他的知遇之恩^⑤。他心中明白，天启是个昏君，可是对待自己实在很好。

他到了广州，去光孝寺游览，踏足佛地，不禁想到生平杀人甚多，和环境大不调和^⑥，然而那也只是感到不调和而已。英雄豪杰，一往无悔，却也无须对菩萨低头，不必对杀了该杀之人有甚么遗憾。

① 袁崇焕的奏章中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合马交锋，即臣去年，亦自城上而下攻。自今始一刀一枪，下而拚命，不顾夷之凶狠剽悍。臣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誓一战以挫此贼。此皆将军满桂之功居多。”

② 马耳丁的《鞑靼战记》中大吹葡萄牙传教的功劳，又说：“上帝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所以中国皇帝对鞑靼人（指满清）作战大胜。”其实天启皇帝信仰的是鲁班先师，并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

据冯承钧译、沙不列撰：《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崇祯三年，澳门葡人队长率士卒四百、大炮十尊入境效力。广州巨商恐失垄断中西贸易之利，厚赂朝臣，加以阻挠。后葡军队长公沙的西劳阵亡于登莱。《碧血剑》小说略取其意。

- ③ 袁崇焕《南还别陈翼所总戎》：“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麋鹿还山便，麒麟绘阁宜。去留都莫讶，秋草正离离。”其中“功高明主眷”这一句，不免含有苦涩的意味。天启决不是明主，天下皆知，自己功高如此，结果却得了这样的“眷”，这位“明主”，真是“明”得很了。
- ④ 袁崇焕《天启六年六月初十日谢升荫疏》中说：“且武人奔竞，少竖立便欲厚迁，稍不合辄思激去，要挟朝廷，开衅同类，今边疆始终不得一人之用，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处于恬，何以消诸将之竞？况臣原无富贵之心，又皇上所鉴也。”对这个辞赏的奏章，朝廷的批答是：“奉圣旨：袁崇焕存城功高，加恩示酬，原不为过；乃三疏控辞，愈征克让。还着遵旨祇承。该部知道。”
- ⑤ 袁崇焕《归庾岭》：“功名劳十载，心迹渐依违。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数卷封章外，浑然旧日归。”
- ⑥ 袁崇焕《遇诃林寺口占》：“四十年来过半身，望中祇树隔红尘。如今着足空王地，多了从前学杀人。”

九

天启皇帝熹宗捉了几年迷藏（他初做皇帝时，爱和小太监捉迷藏），做了几年木工（不是做皇帝），天启七年八月，在二十三岁上死了。

天启的儿子都已夭折，有些后妃怀了孕，也都被客氏和魏忠贤设法弄得流产，所以没有儿子。由他亲弟弟信王由检接位，年号崇祯。

朱由检当时虚岁是十八岁。他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其实只十六岁另八个月。这个十七岁的少年皇帝不动声色的对付魏忠贤，先将他的党羽慢慢收拾，然后逼得他自杀。这场权力斗争处理得十分精采。

魏忠贤死后，附和他的无耻大臣被称为“逆党”，或杀头，或充军，或免职，人心大快，在“宁锦大捷”中冒功的人也都被清除了。

被魏忠贤逆党排挤罢官的大臣又再起用，他们都主张召回袁崇焕。天启七年十一月，升袁崇焕为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祯元年四月，再升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兵部尚书是正二品的大官，所辖的军区，名义上也扩大到北直隶（河北）北部和山东北部沿海，成为抗清总司令。不过蓟州、天津、登莱各地另有巡抚专责，所以袁崇焕所管的实际还是山海关及关外锦宁的防务。

明末军制，在外带兵的文臣，头衔最高的是督师，通常

以木学士兼任，宰相出外带兵，才称督师；其次是总督或经略，由兵部尚书或侍郎兼任；更其次是巡抚；巡抚之下才是武将中最高的总兵官。袁崇焕不是大学士，却有了大学士方能得到的军事最高官衔。以前辽东历任军事长官都只是经略或巡抚。那时距他做知县之时还只六年。

袁崇焕在广东家居这几个月，与一般文人诗酒唱和，其中最著名的朋友是陈子壮。

陈子壮是广东南海人，和袁同科中进士，陈是探花。他在作浙江主考官时出题目讽刺魏忠贤，因而被罢官。袁陈两人同乡同年，又志同道合，交情自然非同寻常。陈子壮在崇祯时起复，做到礼部侍郎，后来在广东九江起兵抗清，战败被俘，不降而死，也是广东著名的民族英雄。当时与袁时常在一起聚会的，还有几个会做诗的和尚。

袁崇焕应崇祯的征召上北京时，他在广东的朋友们替他饯行。画家赵惇夫画了一幅画，图中一帆远行，岸上有妇女三人、小孩一人相送。陈子壮在图上题了四个大字：“肤公雅奏”，“肤公”即“肤功”，祝贺他“克奏肤功”的意思。图后有许多人的题诗，第一个题的就是陈子壮。这幅画本来有上款，后来袁崇焕被处死，上款给收藏者挖去了，多次易手流转，到光绪年间才由王鹏运考明真相。一群广东文人后来将图与诗影印成一本册子，承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原图目前是在香港。

“肤公雅奏图”上的题诗，大都是称誉袁崇焕的抗清功绩，预料此去定可扫平胡尘、燕然勒石，麟阁题名等等。好几人诗句中都提到袁崇焕的“谈锋”、“高谈”、“笑谈”^①。喜与朋

友们高谈阔论，一定是他个性中很显著的特点。

在这幅画上题诗的共有十九人，其中有和尚三人，有几个是袁的幕僚。值得注意的是，有八个人在十处地方提到了黄石公、赤松子、圯上、素书的典故，这决不会是偶然现象。这典故是说张良立了大功之后，随即退隐，才避免给猜忌残忍的刘邦所杀。在这次饯别宴中，袁崇焕的朋友们一定强调必须“功成身退”，大家对于皇帝的狠毒手段都深具戒心，所以在诗中一再警戒^②。

七月，袁崇焕到达北京，崇祯^③召见于平台，那是在明官左安门^④。

崇祯见到袁崇焕后，先大加慰劳，然后说道：“建部跳梁，已有十年了，国土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

袁崇焕奏道：“所有方略，都已写在奏章里。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请给我放手去干的权力，预计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以恢复。”

崇祯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袁崇焕谢恩归班。崇祯暂退少憩。

给事许誉卿就去问袁崇焕，用甚么方略可以在五年之内平辽。袁崇焕道：“我这样说，是想要宽慰皇上。”许誉卿已服侍崇祯将近一年，明白皇帝的个性，袁崇焕却是第一次见到皇帝。许誉卿于是提醒他：“皇上是英明得很的，岂可随便奏对？到五年期满，那时你还没有平辽，那怎么得了？”袁崇

焕一听之下，爽然自失，知道刚才的话说得有些夸张了。

他答应崇祯五年之内可以平定满清、恢复全辽，实在是一时冲动的口不择言，事实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袁崇焕和崇祯第一次见面，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大概他见这位十七岁半的少年皇帝很着急，就随口安慰。

过了一会，皇帝又出来。袁崇焕于是又奏道：“建州已处心积虑的准备了四十年，这局面原是很不易处理的。但皇上注意边疆事务，日夜忧心，臣又怎敢说难？这五年之中，必须事事应手，首先是钱粮。”崇祯立即谕知代理户部尚书的右侍郎王家桢，必须着力措办，不可令得关辽军中钱粮不足。

袁崇焕又请器械，说：“建州准备充分，器械犀利，马匹壮健，久经训练。今后解到边疆去的弓甲等项，也须精利。”崇祯即谕代理工部尚书的左侍郎张维枢：“今后解去关辽的器械，必须铸明监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如有脆薄不堪使用的，就可追究查办。”

袁崇焕又奏：“五年之中，变化很大。必须吏部与兵部与臣充分合作。应当选用的人员便即任命，不应当任用的，不可随便派下来。”崇祯即召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将袁崇焕的要求谕知。

袁崇焕又奏：“以臣的力量，制全辽是有余的，但要平息众人的纷纷议论，那就不足了。臣一出京城，与皇上就隔得很远，忌功妒能的人一定会有。这些人即使敬惧皇上的法度，不敢乱用权力来捣乱臣的事务，但不免会大发议论，扰乱臣的方略。”崇祯站起身来，倾听他的说话，听了很久，说道：“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条，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

大学士刘鸿训等都奏，请给袁崇焕大权，赐给他尚方宝剑，至于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则应撤回，以统一事权。崇祯认为对极。应予照办。谈完大事后，赐袁崇焕酒饌。

袁崇焕辞出之后，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关辽军务基本战略的三个原则^⑤：

“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明代兵制，一方有事，从各方调兵前往。因此守辽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四川、湖广、浙江均有。这些士卒首先对守御关辽不大关心，战斗力既不强，又怕冷，在关外驻守一段短时期，便遣回家乡，另调新兵前来。袁崇焕认为必须用辽兵，他们为了保护家乡，抗敌勇敢，又习于寒冷气候。训练一支精兵，必须兵将相习，非长期熏陶不为功，不能今天调来，明天又另调一批新兵来替换。他主张在关外筑城屯田，逐步扩大防守地域，既省粮饷，又可不断的收复失地。

“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明兵打野战的战斗力不及习于骑射的清兵，这是先天的限制，不易短期内扭转过来，但大炮的威力却非清兵所及。所以要舍己之短，用己所长，守坚城而用大炮，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在需要奇兵突出、攻敌不意之时，才和清兵打野战。为了争取时间来训练军队、加强城防，有时还须在适当时机中与敌方议和，这是辅助性的战略。

“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执行上述方策之时，不可求急功近利，必须稳扎稳打，脚踏实地，慢慢的推进。绝对不可冒险轻进，以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这三个基本战略，是他总结了明清之间数次大战役而得

出来的结论。明军三次大败，都败于野战，以致全军覆没；宁远两次大捷，都在于守坚城、用大炮。

这基本战略持久的推行下去，就可逐步扭转形势，转守为攻。但他担心两件事。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对他不信任，二是敌人挑拨离间，散布谣言。因此在上任之初，对此特别强调。他声明在先，军队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蛮劲，干事不依常规，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圆，那可不行。总而言之：“我不顾自己性命，给皇上办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请皇上不必理会罢。”

崇祯接到这道奏章，再加奖勉，赐他蟒袍、玉带与银币。袁崇焕领了银币，但以未立功勋，不敢受蟒袍玉带之赐，上疏辞谢了。

崇祯这次召见袁崇焕，对他言听计从，信任之专，恩遇之隆，实是罕见。但不幸得很，袁崇焕这奏章中所说的话，一句句无不料中，终于被处极刑。这使我想起文征明的一首词来。他见到宋高宗亲笔写给岳飞的敕书，书中言辞亲切无比，有感而作了一首“满江红”，其中有一句：“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崇祯对待袁崇焕，实也令人慨当初倚之何重，后来何酷。

其间的分别是，岳飞当时对自己后来的命运完全料想不到，袁崇焕却是早已料到了的。明知将来难免要受到皇帝猜疑，要中敌人的离间之计，却还是要去担任艰危，这番舍身赴难的心情，更令后人深深叹息。

- ① 陈子壮：“曾闻缓带高谈日，黄石兵筹在握奇。”梁国栋：“笑倚戎车克壮猷，关前氛祲仗谁收？忻看化日回春日，再上邢州护锦州。”傅于亮：“天山自昔凭三箭，辽左而今仗一夫。秉钺纷纷论制胜，笑谈尊俎似君无？”邓桢：“冠加荐角峨应甚，赐有龙文许自专（指尚方剑）。借箸独当天下计，折冲随运掌中权。”邝瑞露：“行矣莫忘黄石语，麒麟回首即江湖。”“供帐夜悬南海月，谈锋春落大江潮。”“衣布尚怜天下士，高歌谁是眼中人？”邝瑞露即邝湛若，广东名士，南海人，后助守广州，清兵破城时不屈而死。
- ② 近人叶恭绰题袁崇焕墓有句云：“游仙黄石空余愿”。自注：“袁再起督师，诸友饯别诗多以黄石、赤松为言，疑有所讽，惜袁不悟。”其实不是袁崇焕不悟；张良是功成身退而从赤松子游，袁崇焕根本没有机会“功成”，自然谈不上“身退”。不过以他的热血热肠，即使是功成了，多半还是不肯身退的，势必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③ 对崇祯本应称朱由检、思宗、庄烈帝、怀宗、毅宗，或崇祯皇帝。本文以他年号称呼，是习惯上的通俗方式，有如称清圣祖为康熙、清高宗为乾隆。
- ④ 崇祯召见袁崇焕的情形与对话，根据李逊之所著《三朝野记》与文秉所著《烈皇小识》两书，其后周延儒对袁崇焕的中伤，也根据这两书所载。李逊之的父亲李应昇是反对魏忠贤而被害死的著名忠臣李忠

毅公。文秉是文征明的玄孙，他父亲文震孟在崇祯时任大学士。文震孟最出名的事，是在天启年间上奏，直指皇帝诸事不理，犹如“傀儡登场”，朝政全由魏忠贤摆布。魏忠贤于是叫了一班傀儡戏，到宫中演给熹宗看，熹宗看得大乐。魏忠贤便说：“文震孟说皇上是傀儡登场，那就是这样子了。”熹宗当然大怒，将文震孟在朝廷上打了八十棍。李逊之和文秉二人是名父之子，他们记载朝中大事，应该相当可靠。

- ⑤ 《明史·袁崇焕传》中引述他的奏章：“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十

袁崇焕还没有到任，宁远已发生了兵变。

兵变是因欠饷四个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与湖南、湖北的湖广兵。兵卒把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

兵备副使把官衙库房中所有的二万两银子都拿出来发饷，相差还是很多，又向宁远商民借了五万两，兵士才不吵了。毕自肃自觉治军不严有罪，上吊自杀。兵士的粮饷本就很少，拖欠四个月，叫他们如何过日子？这根本是中央政府财政部的事。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都达四个月之久，可见当时政治的腐败。毕自肃在二次宁远大战时是兵备副使，守城有功，因兵变而自杀，实在是死得很冤枉的。

袁崇焕于八月初到达，惩罚了几名军官，其中之一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左良玉，当时是都司；又杀了知道兵变预谋而不报的中军，将兵变平定了。

但京里的饷银仍是不发来，锦州与蓟镇的兵士又哗变。如果这时清军来攻，宁远与锦州怎么守得住？局势实在危险之至。袁崇焕有甚么法子？只有不断的上奏章，向北京请饷。

崇祯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遗传。他一方面接受财政部长的提议，增加赋税，另一方面对于伸手来要钱之人大大的不高兴。

袁崇焕屡次上疏请饷，崇祯对诸臣说：“袁崇焕在朕前，以五年复辽、及清慎为己任，这缺饷事，须讲求长策。”又说：“关兵动辄鼓噪，各边效尤，如何得了？”

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军士要挟，不单单是为了少饷，一定另有隐情。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处兵卒为甚么动辄鼓噪，其中必有原故。”崇祯道：“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哪里又会到这地步呢？”

“罗雀掘鼠”这四字崇祯听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于这四个字，向着首辅的位子迈进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相

貌十分漂亮，二十岁连中会元状元，这个江南才子小白脸，真是小说与戏剧中的标准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本来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恶，他后来做首辅，也做了些好事的，只不过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但“逢主之恶”当然也就是奸。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才取，相貌相当不漂亮^①，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

“罗雀掘鼠”是唐张巡的典故。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苦守日久，军中无食，只得张网捉雀、掘穴捕鼠来充饥，但仍是死守不屈。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受到敌人包围，只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都有这种精神？

周延儒乘机中伤，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摇。他提到袁崇焕以“清慎为己任”，似乎对他的“清”也有了怀疑。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他自称是清官，为甚么却不断的向我要钱？”

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连疏请饷。十月初二，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说道：“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甚么与前疏这样矛盾？卿等奏来。”

“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因为户部答复袁崇焕说，国库里实在没有钱，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胁，崇祯自然更加生气。

哪知百官众口一辞，都请皇上发内帑。新任的户部尚书极言户部无钱，只有陆续筹措发给。崇祯说：“将兵者果能待

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罗雀掘鼠”和“家人父子”这两句话，充分表现了崇祯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有四个月领不到粮饷，吵了起来。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认为，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没有粮饷，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俗语都说：“皇帝不差饿兵。”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又乘机中伤，说道：“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急则治标，只好发给他。然而决非长策，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崇祯大为赞成：“此说良是。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各处边防军都学样，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崇祯越说越怒，又是忧形于色，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说话^②。

袁崇焕请发内帑，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不怕开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本来，他只须申请发饷，至于钱从何处来，根本不是他的责任。国库无钱，自有别的大臣会提出请发内帑，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以袁崇焕的才智，决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关键，但他爱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说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饷银就始终发不下来，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

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皇太极见劲敌既去，立刻肆无忌惮，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

变，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的反应。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这是自居为明朝藩邦，原是对明朝极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不研究双方力量的对比，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③。

皇太极一直到死，始终千方百计的在求和，不但自己不停的写信给明朝边界上的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提出劝告。每一个战役的基本目标，都是“以战求和”^④。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⑤。皇太极写给崇祯的信，可说谦卑到了极点^⑥。

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启更厉害得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它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它打任何交道^⑦。

为了与满清作战，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明末民变四起，主要原因便在百姓负担不起这沉重的军费开支^⑧。

敌人提出和平建议，是不是可以接受，不能一概而论。我以为应当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加以考虑：

敌人的和议不过是一种阴谋手段，目的在整个灭亡我们？还是敌人因经济、政治、军事、或社会的原因而确有和平诚意？

必须假定缔结和约只是暂时休战，双方随时可以破坏和平而重启战端。目前一直打下去对我方比较有利？还是休战一段时期再打比较有利？

缔结和约或进行和平谈判，会削弱本国的士气民心、造成社会混乱、损害作战努力、破坏联盟关系、影响政府声誉？还是并无重大不良后果？

和约条款是片面对敌人有利？还是双方平等，或利害参半，甚至对我方有利？

如果是前者，当然应当断然拒绝；若是后者，就可考虑接受，必要时甚至还须努力争取。在当时的局势下，成立和议显然于明朝有重大利益。不论从政略、战略、经济、人民生活哪一方面来考虑，都应与满清议和。

拒绝和满清议和，是崇祯一生最大的愚蠢。他初即位时清除魏忠贤逆党，处理得十分精明，于是臣下大捧他为“英主”。他从此就飘飘然了，真的以“英主”自居，认为“英主”决不能和叛逆的“建州卫”妥协。在明朝君臣的观念中，“建州卫”始终是中国皇帝属下一个小官的领地，皇帝决不能跟小官谈和。至于使得全国亿万人民活不下去，那是另一回事，皇帝的尊严不能有丝毫损害。

he可以和察哈尔蒙古人谈和，付给金银以换取和平。因为明朝的江山是从蒙古人手里夺来的，明朝承认蒙古是敌国。

坚持政治原则，本来不错。然而政治原则是要以正确的

策略来贯彻的。完全忽视实际情形，把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亡置之不顾，和“英主”两字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袁崇焕和皇太极一番交涉，使得皇太极自动除去了帝号，本来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但崇祯却认为是和“叛徒”私自议和，有辱国体，心中极不满意，当时对袁崇焕倚赖很重，隐忍不发，后来却终于成为杀他的主要罪状。

- ① 《明史·钱龙锡传》：“龙锡奏辩，言：‘崇焕陛见时，臣见其貌寝，退谓同官：此人恐不胜任。’”钱龙锡这话也是胡说八道，怎能见人家相貌难看，便说他不能担当大事？
- ② 《烈皇小识》：“时天威震迅，忧形于色。大小臣工皆战惧不能仰对，而延儒由此荷圣眷矣。”
- ③ 关于这场交涉，因皇太极称帝之后再自动除去，又向明朝要求发印而不得，在满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辱，所以清方官文书中都无记载，或有记载而后来都删去了。但清内阁档案中还留存皇太极天聪四年颁示的一道木刊谕文，其中公开承认这件事：“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
- ④ 《明清史料》丙编，皇太极谕诸将士：“尔诸将士临阵，各自奋勇前往，何必争取衣物？纵得些破坏衣

物，尚不能资一年之用。尔将士如果奋勇直前，敌人力不能支，非与我国讲和，必是败于我们。那时穿吃自然长远，早早解盔卸甲，共享太平，岂不美哉？”

- ⑤ 《天聪实录稿》，七年九月十四日，清太宗致朝鲜国王信：“贵国断市，不过以我国无衣，因欲困我。我与贵国未市之前，岂曾赤身裸体耶？即飞禽走兽，亦自各有羽毛……满洲、蒙古固以抢掠为生，贵国固以自守为素。”

- ⑥ 《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最后这句话甚是质朴动人。

- ⑦ 崇祯五年，宣府巡抚沈桀和清军立约互不侵犯，崇祯便把兵部尚书熊明遇革职查办，沈桀下狱。此后他更下旨给守边的官员，任何人不得与满清有片纸只字的交通。

- ⑧ 《明史·食货志》：“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乎？”

十一

崇祯对袁崇焕的猜忌，从“请发内帑事件”开始。带兵的统帅追讨欠饷，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债户对于债主追讨欠款，不论债主的理由如何充足，债户自然而然的会对他十分憎恨，如果债主威名震于天下而又握有武力，十几岁的少年债户除了憎恨之外还会恐惧。崇祯又不敢惩罚袁崇焕和皇太极谈和。这“不敢”两字之中，自然隐伏了“将来和你算帐”的心理因素。

该年闰四月，加袁崇焕太子太保的头衔，那是从一品，比兵部尚书又高了一级。到了下个月，便发生了杀毛文龙事件，这又增加了崇祯内心对他的不满和恐惧。

毛文龙是浙江杭州人。袁崇焕杀毛文龙在崇祯二年（公元一六二九），那是己巳年。早了一百八十年（一四四九），同样是己巳年，我另一位同乡杭州人于谦为明朝立了安邦定国的大功。那一年发生土木堡之变，皇帝被蒙古人掳去，于谦击退外敌，安定了国家。于谦和袁崇焕都是兵部尚书，于做总督，袁做督师，地位相等^①。两人后来都被皇帝处死，都是明朝出名的大忠臣。

杭州人在江南虽然有“杭铁头”之称，然而那是与性格柔和的苏州人“苏空头”相对而言，很少去当兵打仗的。戚继光率领来平定倭寇、守御北边，后来在戚死后又去抗日援朝的浙江兵，都是浙东义乌一带的人。

毛文龙所以投军，主要由于他有个舅舅在兵部做官。毛

文龙喜欢下围棋，常通宵下棋，爱说：“杀得北斗归南。”捧他场的人，说他的棋友中有一个道人，从围棋中传授了他兵法。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毛文龙的棋力一定相当低，因为他的兵法实在并不高明。又有一个传说：他上京去投靠舅舅的前夕，睡在于庙（于谦的庙，在杭州与岳庙并称）里祈梦，梦到于谦写了十六个字给他：“欲效淮阴，老了一半。好个田横，无人作伴。”这十六个字后来果然“应验”了：韩信二十七岁为大将，毛文龙为大将时五十二岁；田横在岛上自杀时，有五百士自刎而殉，毛文龙在岛上被杀，死的只他一人。这当然是好事之徒事后捏造出来的。于谦见识何等超卓，又怎会将他这个无聊同乡去和韩信、田横相比？

毛文龙到北京后，得他舅舅推荐，到辽东去投效总兵李成梁，后来在袁应泰、王化贞两人手下，升到了大约相当于团长的职位。他的功绩主要是造火药超额完成任务和练兵，可见此人是一个能干的后勤人员。辽东失陷后，他带了一批部队，在沿海各岛和辽东、朝鲜边区混来混去，打打游击。他的根据地是在朝鲜，招纳辽东溃散下来的中国败兵和难民，势力渐渐扩充，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带领了九十八人，渡鸭绿江袭击镇江城^②，俘虏了清军守将。这是明军打败清兵的罕有事件，王化贞大为高兴，极力推荐，升他的官，驻在镇江城。但不久清兵大军反攻，镇江城就失去了。毛文龙将根据地迁到朝鲜的皮岛，自己仍在辽东朝鲜边区打游击。

皮岛在鸭绿江口，与朝鲜本土只一水之隔，水面距离只不过相当于过一条长江而已，北岸便是朝鲜的宣川、铁山^③。当时朝鲜的义州、安州、铁山一带，因为邻近中国，从辽东

逃出来的汉人难民和败兵纷纷涌到，喧宾夺主，汉人占了居民十分之七，朝鲜人只十分之三。皮岛横约八十里，逃到岛上的汉人为数不少。毛文龙作为根据地后，再招纳汉人，声势渐盛。明朝特别为他设立一个军区，叫作东江镇，升毛文龙为总兵。

那时袁崇焕刚出山海关，还未建功。明朝唯一能与清兵打一下的，只有毛文龙一军，所以他名气相当大。当时董其昌曾上奏说：国家只要有二个毛文龙，努尔哈赤可擒，辽地可复。他这道奏章，当然只有书法上的价值，但由此也可见到一般朝臣对毛文龙的观感。毛文龙不断升官，升到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天启皇帝提到他时称为“毛帅”，不叫名字。

天启四年五月，毛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攻入满清东部，被守将击败，全军覆没；五年六月及六年五月，曾两次派兵袭击满清城寨，两次都丧师败归。毛文龙打仗是不行的，可是连年袭击满清腹地，不失为有牵制作用。那时候明军一见清兵就望风而遁，毛文龙胆敢主动出击，应当说勇气可嘉。

天启七年正月，清兵征朝鲜，因为毛文龙不断在后方骚扰，于是分兵去攻他所驻守的铁山。毛文龙大败，逃上了皮岛。

他在中朝边区打游击时，虽然屡战屡败，却也能屡败屡战。上了皮岛之后，有了大海的阻隔，清军没有水师，安全感大增，加之又上了年纪，很快就腐化起来^④。

他开始发挥后勤才能，在皮岛大做生意，征收商船通行

税，那便是海上买路钱，派人去辽东和朝鲜挖人参。一方面向朝廷要粮要饷，又向朝鲜要粮食，理由是帮朝鲜抵抗清兵，要收保护费。朝鲜也只得时时运粮给他。他升官发财之后，对打仗更加没有兴趣了。当时皮岛驻军有二万八千，战马三千余匹，皮岛之东的身弥岛驻兵千余，作为皮岛的外围，宁锦大战之时，毛文龙手拥重兵在旁，竟不发一兵一卒去支援，也不攻击清兵后方作牵制。袁崇焕当然极不满意，但因管他不着，无可奈何。天启年间，毛文龙不断以大量贿赂送给魏忠贤和其他太监、大臣，对朝中当权派的公共关系做得极好。天启五年，御史麦之令弹劾毛文龙，认为他无用，辽东军务不能依靠他。魏忠贤极力袒毛，说麦之令是熊廷弼的同党，将他杀了。这样一来，所有反对魏忠贤的东林党清流派都恨上了毛文龙。

崇祯接位后，毛文龙作风不改。朝廷觉得皮岛耗费粮饷太多，要派人去核数查帐。毛文龙多方推托，总之是不欢迎御用会计师驾临。

袁崇焕的新任命，理论上是有权管到皮岛东江镇的。朝中于是有人建议皮岛的粮饷经由宁远转运，意思是交由袁崇焕控制。甚至有人主张撤退皮岛守军，全部调去宁远。这些主张，都遭到毛文龙的抗拒，而兵部又对毛相当支持。

袁崇焕写信给首辅钱龙锡商量，要杀毛文龙。钱回信劝他一切慎重。袁在北京时，也曾和钱龙锡商议过杀毛的事，当时袁对钱龙锡说，要恢复辽东，必须从整肃东江镇的军纪开始。

袁崇焕决心要解决这件事。崇祯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袁

崇焕离宁远，去和毛文龙会谈，约定了在旅顺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相会，这小岛叫做岛山^⑤。从宁远经渤海到旅顺，和从皮岛经黄海到旅顺，海程大致相等，所以旅顺是一个中间地点，也可说是中立地带。那时毛文龙对袁崇焕已心存疑忌，如邀他到宁远相会，他是不肯来的。袁崇焕如去皮岛，却又是身入险地。

袁崇焕除座船外，带船三十八艘，出发前先试放西洋大炮，射程远的五六里，近的三四里。二十六日到双岛，登州的军官带了兵船四十八艘来会。二十七日到岛山停泊，旅顺的军官前来参见。袁崇焕带众将上山，到龙王庙去拜龙王，对众将训话：“本朝开国，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诸君起初在鄱阳湖、采石矶大战，后来一直打到漠北，水战固然胜，马步战也胜，才能驱逐胡元，统一中国。现在你们的水师只能以红船在水上自守，满清鞑子不下海，难道能赶他们入海打水战么？所以水师必须也能陆战。”他的抱负是要将水师训练成为海军陆战队。

六月初一，毛文龙率领将士到达岛山，与袁互相交拜。毛文龙呈上礼帖三封和三桌筵席。在船中吃过，袁崇焕和他谈话，说道：“辽东海外，只有我和贵镇二人，务必同心共济，方能成功。我历险来此，旨在商议进取。军国大事，在此一举。我有一个良方，只不知生病的人肯不肯服这一帖药。”当晚两人直谈到二更。初二袁崇焕上岛，犒赏毛的部属，和毛又密谈到三更。初三日又再谈，袁崇焕要求皮岛设文官监军，粮饷由宁远转发，改编部队，连谈三日三夜，毛文龙始终不同意，到这时谈判终于破裂。袁崇焕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劝

他辞职回乡。毛文龙说：“辞职回乡这件事，我一直是在盼望的。只不过我对辽东事务很熟悉，解决了满洲之后，可顺势袭取朝鲜了。”袁崇焕听他大言不惭，更是不满^⑥。酒散后，袁传副将汪翥上船密议，五更方毕。通宵部署，要杀毛文龙了。

初四日，袁崇焕犒赏毛部兵将共三千五百七十五名，军官每名三五两不等，兵每名数钱，又将带来的饷银十万两交卸。同时和毛划分职权，此后旅顺以东由毛指挥，旅顺以西由袁指挥。毛文龙收到大笔银子，对指挥权的区划又十分满意，减少了提防警惕。

初五日，袁崇焕邀毛文龙一起检阅将士比赛射箭。相见后，袁崇焕说：“我明天要回宁远了。贵镇身当国家海外重寄，请受我一拜。”说着下拜，毛文龙跪下还礼。大家上山后，袁的亲信参将谢尚政指挥各营士兵布成一个大围。毛文龙和随从官员百余名在围内，将毛部兵丁都隔在围外。

袁崇焕问起毛文龙手下将官的姓名，居然大多数姓毛。袁崇焕觉得奇怪。毛文龙说：“他们都是我的义孙。”^⑦

袁崇焕笑了起来，跟着对毛部众将说道：“你们在海外辛苦，兵士每个月只有五斗米的粮，甚至家中几口人都分食此粮，想起来令人痛心。请大家受我一拜，感谢你们为国家尽力，以后大家不必担心没有粮饷。”当即下拜。众将磕头答礼，甚是感动。

袁崇焕随即提出几件事来责问毛文龙，毛文龙抗辩。袁崇焕不客气了，斥责道：“本部院披肝沥胆，与你说了三日，只道你回头是岸，也还不迟。哪晓得你狼子野心，总是一片欺诳到底。你目中没有本部院，那也罢了。方今圣天子英武

天纵，国法岂容得你？”命人除下他衣冠，绑了起来。毛文龙的态度仍是十分倔强，自称无罪有功。

袁崇焕厉声道：“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瞧我不起。本部院却是能管将官之人。你说没有罪么？你犯了十二大罪，我数给你听：

“一、明朝的制度，大将在外，必由文臣监督，你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肯受核。二、杀戮降人难民，谎报冒功，说杀的是清兵。三、宣称如果南下，取登州和南京犹如反掌。四、每岁饷银数十万，但发给兵士的粮饷每月只有三斗半，侵盗军粮。五、在皮岛开马市，擅自与外国贸易。六、部将数千名都冒称姓毛，擅自封官。七、败退时剽掠商船。八、你自己强抢良家妇女，部下效尤。九、驱策难民到辽东去偷挖人参，不肯去的就不发粮食，让他们大批在岛上饿死。十、将大量金银送去京师贿赂，拜魏忠贤为义父，在岛上替魏忠贤塑像。十一、铁山一仗，大败丧师，却报称有功。十二、设立军区已达八年，不能恢复寸土，观望养敌。”

这十二条罪状数了出来，毛文龙魂不附体，只有叩头求饶。

袁崇焕问毛的部将：“毛文龙该斩么？”诸将都吓得不敢作声。有人说毛文龙这些年来虽无功劳，但也辛苦出力。袁崇焕叱道：“毛文龙本来只不过是个寻常百姓，现今官居极品，满门封荫，已足够酬答他的辛劳了，为甚么他还这样悖逆？”

于是向着北京叩头，宣称：“臣今天诛毛文龙以整肃军纪，诸将中若有行为如毛文龙的，也一概处决。臣如不能成功，请皇上也像诛毛文龙一样的处决臣！”请出尚方剑来，命旗牌官

将毛文龙在帐前斩决，向毛文龙部属谕示：“只诛毛文龙一人，其余各人一概无罪。”毛文龙麾下将士无一敢动。袁崇焕命人收殓毛文龙，次日开吊拜奠，说：“昨日斩你，是为了朝廷大法。今日祭你，是为了僚友私情。”

随即将毛部分为四队，派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祿、副将陈继盛等四人分领，犒赏军士，尽除皮岛毛文龙的虐政。回宁远后上奏禀报，最后说：毛文龙是大将，不是臣有权可以擅自诛杀的。臣犯了死罪，谨候皇上惩处。

崇祯得讯，大吃一惊，非常不以为然。但想毛文龙已经死了，目前又正倚赖袁崇焕尽力，只得下旨嘉奖他一番，又下旨公布毛文龙的罪状，逮捕毛文龙的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安袁崇焕之心。

袁崇焕担心毛文龙的部下生变，奏请增加饷银。但查核部队实数，兵员比毛文龙虚报时少得多了。崇祯见兵员少了，饷银反增，颇为怀疑，但都一一批准。以崇祯这样刚强的性格，这时迫于形势而不敢得罪袁崇焕，实已深深伏下了杀机。

毛文龙在皮岛，俨然是独立为王的模样，不接受朝廷派文官监察核数、滥杀难民冒功、侵吞军粮、军纪不肃，的确有罪。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明朝赐尚方剑给主帅，用意是给主帅以绝对权威，部将如不听指挥，立即可以诛杀。然而毛文龙的罪行都非紧急，也不是反叛作乱。何况毛文龙也是受赐尚方剑的。

毛文龙在皮岛，毕竟曾屡次出兵，骚扰满清后方，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

这十二条罪状中，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毛文龙说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过一时夸口，并非真的要造反；向外国买马，当是军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部将喜欢姓毛，旨在拍主帅的马屁，也没有甚么大不了；不能恢复寸土，只能说他无能，却非有罪，要打败清兵，恢复失地，谈何容易？在岛上为魏忠贤塑像，更难以加他罪名。天启年间，魏忠贤权势熏天，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塑像而向他跪拜。当时袁崇焕在宁远也建了魏忠贤的生祠。时势所然，人人难免。

毛文龙死后，部将心中不服，颇有逐渐叛去的，其中重要的叛将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人投降满清，为清朝出了很大力气，后来都封王。清初四大降王，除吴三桂外，其余孔、耿、尚三人都是毛文龙的旧部。不过这也不能说是袁崇焕的过失^⑧。

对于“杀毛事件”，当时舆论大都同情毛。一般朝臣认为，毛文龙即使有罪，他是一个大军区司令，也只能由皇帝下旨诛杀。皇帝的统治手段，主要只是赏与罚。袁崇焕擅杀大将，是严重的侵犯了君权。

我也觉得袁崇焕这件事做得不对，过分的横蛮。将毛文龙逮捕，押解北京，交由皇帝去处置，才是合理的方式。

当时小说盛行，有人做了小说来称誉毛文龙。一部是四十回的《辽海丹忠录》，是杭州人陆云龙所作，大捧向乡毛帅。另一部是作者不署名的《铁冠图》（不是讲李自成事迹的那一部），以毛文龙为主角。

当时大名士陈眉公对“杀毛事件”抨击甚烈。另一个大

名士钱谦益是毛文龙的朋友，对朝野舆论当然也有影响。《明季北略》甚至说：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名来害死了毛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来害死了岳飞完全一样。却又是过分的批评了。

推测袁崇焕所以用这样的断然手段杀毛，首先是出于他刚强果决的性格。其次，文人带兵，一定熟读孙子兵法，对于孙子杀吴王爱姬二人、因而使得宫中美女尽皆凛遵军法的故事，对于“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军法观念，一定印象十分深刻。那时候宁远、锦州、蓟州各处军事要地都曾发生兵变，如不整饬军纪，根本不能打仗。袁崇焕明知这样做不对，还是忍不住要杀毛，推想起来，也有自恃崇祯奈何他不得的成分。最后，毛文龙接近魏忠贤，袁崇焕接近东林清流，其中也难免有些党派成见。

- ① 督师本来比总督略高，但在于谦的时候还没有设督师当时总督是地位最高的带兵文官。见吴晗：《明代的军兵》。
- ② 即今辽宁省安东之北的九连城，与朝鲜的义州隔鸭绿江相对。
- ③ 皮岛在朝鲜写作楸岛。这个“楸”字，汉文音“驾”，但朝鲜人读作 Pi 音，所以中国人就简称为皮岛。有一本相当流行的讲清史的通俗著作说皮岛即海洋岛，地理弄错了。海洋岛在皮岛和大连之间，离皮岛约一百海里。皮岛是朝鲜地方，海洋岛是中国地方。

- ④ 据朝鲜派去皮岛的使者记载：毛文龙每天吃五餐，其中三餐有菜肴五六十品，宠妾八九人，珠翠满身，侍女甚多。
- ⑤ 一般书籍（包括《明史》）上记载，都说袁毛的会晤地是在双岛。《荆驼逸史》中辑有《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一文，采用的是日记体，从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焕出发到六月十一日回宁远，逐日记录海程、所经岛屿、风势、船只、兵员、官员姓名等等，十分详尽，作者显然是袁崇焕随行的幕僚或部属。他写作态度异常忠实，对于袁毛密谈三日三夜，只记两人“二更后方散”、“密语三更方散”，记录两人密谈后的神色，却不记密语内容，全天凭空推测的言辞，合于现代要求最严格的报导体。该书记载袁毛相会的地点是在岛山，离旅顺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距双岛有半日水程，中间隔了松木岛、猪岛、蛇岛、虾蟆岛等许多岛屿。我比较各种资料，觉得岛山的说法更为可信。
- ⑥ 《始末记》记载当时情形说：“酒叙至终，（袁）方有傲状，毛帅有不悦意态。”
- ⑦ 后来大大有名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都是毛文龙的义孙，那时叫做毛有德、毛精忠、毛可喜。
- ⑧ 梁启超在《袁崇焕传》中说：“吾以为此亦存乎其人耳。毛文龙不死，安知其不执槌为诸降王长？”意思说，毛文龙如果不死，说不定他反而是第一大降王呢。然而这也是揣测之辞了。

十二

这时候朝廷又欠饷不发了。袁崇焕再上奏章，深深忧虑又会发生兵变，更忧虑兵卒哗变后不再接受安抚，从此变为“大盗”。他说一定要发生一次兵变，才发一次欠饷，而发了欠饷之后，又一定将负责官员捉去杀了一批，这样下去，永远是“欠饷——兵变——发饷——杀官——欠饷”的循环^①。这道奏章，当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祯对他的憎恨。

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

明朝初年为了防备蒙古人，对北方边防是全力注意的，好好修筑了长城，设立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统偏头、宁武、雁门三关）、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九大边防军区，那便是所谓“九边”。东起鸭绿江，西至酒泉，绵延数千里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驻守。但后来注意力集中于辽东，其他八镇的防务就废弛了。

明太祖本来建都南京，成祖因为在北京起家，将都城迁了过去。在中国整个地形上，北京偏于东北，和财赋来源的东南相距甚远。最不利的是，北京离国防第一线的长城只有

一百多里，敌军一攻破长城，快马奔驰半天，就兵临北京城下。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因为它们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变，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成祖对蒙古采取攻势，建都北京便于进攻，后来兵力衰弱，北京地势上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②。本来，两个互相敌对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对峙的，僵持一段时期之后，终究是非进则退^③。明朝既坚决不肯和满清议和，形势上又无力进攻，再将京城暴露在敌人大兵团朝发夕至的极近距离之内，根本战略完全错误。以汉人为主的中华民族所以伟大，主要是在文治教化，征战本非所长^④，如果基本战略一错，局势就难以收拾了。

这次进军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知道袁崇焕守在东路，攻打不进，于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出发前对王公大臣说：“明朝若是肯和，我们采参开矿，与他们交易，换来布匹，大家共享太平，岂不极好？但我几次三番的求和，明朝总是不允，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十月初五，抵达喀喇沁的青城。这条路很远，行军不便，诸将见到了前途的艰难，不少人便主张退兵，其中以代善及莽古尔泰两大贝勒主张最力，认为：深入敌境，劳师袭远，如果粮匱马疲，又怎么回得去？纵使攻进了长城，明人势必聚集各路兵马围攻，我们便众寡不敌，要是后路遭到堵截，恐无归路。金人的根本是在辽宁、吉林一带。从山海关进攻北京，那是安全的进军路线，如果打不胜，退回去就是了。现在远远的绕道蒙古，当时运输工具简陋，粮草很容易接济不上。那时代善四十九岁，是皇太极的二哥，莽古尔泰四十三岁，是皇太极

的五哥，两人比较老成持重。

少壮派大将岳托与济尔哈朗等人则支持皇太极（当时三十八岁，排行第八）的进军主张。岳托是代善的儿子，当时年龄不详，相信最多三十岁，济尔哈朗是皇太极的堂弟，三十四岁，都是勇气十足。那日开军事会议密商，直开到深夜，在皇太极的坚持下决定继续进攻。但皇太极也知道此行极险，第二日早晨重申军令，不准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下毒，不准酗酒，采取柴草时必须众人同行，不可落单，充分显露了战战兢兢的心情。皇太极爱读《三国演义》，这次出师，很有邓艾伐蜀、深入险地的意味^⑤。

自青城行了四天，到老河，兵分三路，皇太极命岳托、济尔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七哥阿巴泰、十二弟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诸部蒙古兵攻龙井关；他自己亲率中军攻洪山口。三路先后攻克，进入长城，进迫遵化。

袁崇焕于十月二十八日得讯，立即兵分两路，北路派镇守山海关的赵率教带骑兵四千西上堵截。他自己率同祖大寿、何可纲等大将从南路西去保卫北京。沿途所经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地，都留兵布防，准备截断清兵的归路。

崇祯正在惶急万状之际，听得袁崇焕来援，自然是喜从天降，大大嘉奖，发内帑劳军（这次是心甘情愿了），发表袁崇焕作各路援军总司令^⑥。

袁崇焕部十一月初赶到蓟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与清兵在马升桥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胜。清军半夜里退兵。

但北路援军却遭到了重大挫败。赵率教急驰西援，到达

三屯营时，总兵朱国彦竟紧闭城门，不让他部队进城。赵率教无奈，只得领兵向西迎敌，在遵化城外大战，被清军阿济格所部的左路军包围歼灭，赵率教中箭阵亡。遵化陷落，巡抚王元雅自杀。

清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中途堵截，都被击溃。满、侯两部兵马退保北京。

袁崇焕得到赵率教阵亡、遵化陷落的消息，既伤心爱将之死，又知局面严重，于是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清军早到了二天，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

袁崇焕一到，崇祯立即召见，大加慰劳，要他奏明对付清兵的方略，赐御饌和貂裘。同时召见的还有满桂。他解去衣服，将全身累累伤疤给皇帝看，崇祯大为赞叹。袁崇焕以士马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颇有疑忌，不许他部队入城。袁崇焕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准，一定要他们在城外野战。

清兵东攻，一路上势如破竹，在高密店侦知袁军已到，都是大惊失色，万万想不到袁崇焕会来得这样快。

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袁崇焕这时候不能再轻袍缓带、谈笑用兵了，他穿了甲冑，亲自上阵督战。从上午八时打到下午四时，恶斗八小时，胜负不决。

满桂率兵五千守德胜门。当时北京军民在城头观战，但见清兵冲突而西，从城上望下来，如黑云万朵，挟迅风而驰，须臾已过。一场激战，满桂受伤，血染征袍，五千兵只剩下了三千人。清兵威猛如此，北京人自然看得心惊胆裂。北京

城头守军放大炮支援满桂，但炮术奇差，炮弹打入满桂军中，杀伤了不少士卒。

主战场是在广渠门。袁崇焕和清兵打到傍晚（幸好城头守军没有放炮支援袁军），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袁军直追杀到运河边上。这场血战，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袁崇焕也中箭受伤^⑦。

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皇太极说：“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然而并不是胆怯。我怎么会定我亲哥哥的罪？”便宽宥了他^⑧。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

皇太极与诸贝勒都说：“十五年来，从未遇到过袁崇焕这样的劲敌。”于是不敢再逼近北京，驻兵在海子、采圃之间。

袁崇焕来援北京时，因十万火急，只带了马军五千作先头部队，其后又到了骑兵四千，广渠门这场大战，是以九千兵当十余万大军，其实是胜得十分侥幸的。当时一来袁军一鼓作气，奋勇抗敌，二来清军突然遇到袁军，心中先已怯了，斗志不坚。

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因为碰运气而打胜，也可因运气不好而败，一败就不可收拾。但如谋定而后战，事先筹划好第二个步骤，即使败了一仗，也无大患。可是崇祯见清兵没有远退，不断的催促袁崇焕出战。袁崇焕说，估计关宁步兵全军于十二月初三、初四可到。一等大军到达，就可和

清兵决战。

这时清军中的大将见到袁崇焕兵少，主张立刻攻城。皇太极终是忌惮袁崇焕，不肯攻城，推托说是怕损失良将。

其实即使在袁崇焕步军大队开到之后，还是不应和清兵决战。明军的战斗力远不如清兵，双方人数如约略相等，明军胜少败多。在京城外决战，在明方是太过冒险，万一（其实不是万一，而是极有可能）袁军溃败，甚至全军覆没，北京立刻失陷，崇祯就得提前十五年上吊了。决不能拿京师和皇帝来孤注一掷，作为赌注。但多过得一天，明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勤王之师便多到一批。任何平庸的将才也看得到：应当大军在城外坚守不战，派游军去截断清兵的粮道，焚烧清兵粮草，再派兵去占领长城各处要隘，使清兵完全没有退路，然后与清兵持久对抗。简单说来，就是“坚壁清野”。

在任何地方打仗，都须设法立于不败之地。在京城抗敌，更是绝对要立于不败之地。除非先将皇帝与统帅部先行撤出京城。

时间一久，清军身在险地，军心必然动摇，困在北京郊外，进是进不得，退又退不了，变成了瓮中之鳖。这时袁崇焕兵权统一，只待援军云集，就可对清军四面重重围困。两军交战，胜败之分全在乎一股气势。明军战斗力虽然不行，但眼见必胜，兵将都想立功，自然不会一触即溃。三个月、四个月的打下来，清兵非覆没不可。

在这其间，明军应当再派兵进攻辽阳、沈阳。清兵倾巢而出，本部全然空虚。明军要攻占辽沈决非难事。取得辽沈后，将一些清军的家属送去清军营中，清兵哪里还有斗志？

事实上当然不能这样顺利。皇太极和众贝勒善于用兵，立刻就会全军急退，冲出长城，如果退得早，退得快，明军尚未合围，相信袁崇焕拦他们不住。但西路沿途追击，东路另出大军去攻辽沈而作牵制，清兵大军虽能退回本部，却非输得一败涂地不可。

皇太极这次偷袭实在十分冒险。孙子兵法的重要原则是：设法引敌人进入于我有利的阵地；让敌人辛辛苦苦的远道来攻，我以逸待劳；敌人初来时兵势锋锐，应当持重不战，待得敌人困顿怠懈而想退兵之时，便乘机进击^⑨。这些求之不得的良机，突然之间都出现了。袁崇焕熟读孙子兵法，以他的大才，当然能善于利用，就算不能一举而灭了满清，至少也可以令清兵十余年不敢再来进犯。

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猛攻斯大林格勒。苏军一面扼守坚城，一面另遣大军抄德军后路，终于聚歼德军三十三万人。经此役后，德军就此一蹶不振。苏军元帅朱可夫的战略，基本原则也不过是“守坚城，抄后路，聚歼之”九字而已。

然而崇祯是个十分急躁、毫无韧力的青年，那时还没满十九岁，一见袁崇焕按兵不动，登时便不耐烦起来，不住的催他出战。袁崇焕一再说，要等步兵全军到达才可进攻，现在只有九千骑兵，和敌兵十余万决战，难求必胜。料想崇祯就怀疑起来了：“你不肯出战，到底是甚么居心？想篡位么？想胁迫我答应议和么？你从前不断和皇太极书信往来，到底有甚么密谋？你为甚么一早就料到金兵要从西路来攻北京？”他的性格本来就十分多疑，敌军兵临城下，又惊又怕之际，想象力定然十分丰富。

这时又有尤世威一路援兵到达，另有侯世禄部一军，两路部队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如派去和清兵交锋，一战即溃，反而扰乱全军军心，影响京师城防。袁崇焕派尤世威部去守昌平，那是明成祖以来历代皇帝的陵寝所在，如果给清兵攻占，掘了皇帝祖宗的坟墓，此事非同小可。他派侯世禄部去守三河，以作蓟州的后应，目的是牵制清军，乘机可截断清兵归路。北京的卫戍部队本来有所谓“京营”，在明太祖时是全国诸军之冠，精锐之极，可是这时久未训练，早已无用^⑩，所以袁崇焕派满桂和自己所带的九千骑兵守北京。

崇祯见他并不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更加忧虑重重。总之，他见清兵来攻，已吓得魂飞魄散，只盼望所有援军的一兵一卒，都在北京城外保卫他皇上万岁一个人。他完全不明白打仗的道理。一支部队如果派出去攻击敌军后路，所发生的作用，往往比守在北京城外要大得多。

清兵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退到南海子，溃败之后，心中不忿，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里居民的心理是和皇帝一样的，顾到的只是自己身家性命，大家听信了谣言，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于是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

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实在是很可怕的，近代的群众心理学书籍中常有提到。第一次宁远大战，清兵猛攻，眼见城破在即，百姓就大骂袁崇焕害人，清兵退后，便即大哭拜谢。据动物学家的调查报告，合群的动物（如老鼠）在遇到危难

时，往往会撕杀同类，或许是出于同一心理。

就在这时候，清兵捉到了两名明官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皇太极心生一计，派了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甚、达海等人监守。俘虏了两名小小太监，何必要派五名将领来监守？其中当然有计。高、鲍、宁三人是投降满清的汉人。到得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我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大声“耳语”，互相说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你不见到么？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人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名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督师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

这两名太监睡在旁边，将两人的话都听得清清楚楚。十一月三十日，皇太极命守者假意疏忽，让杨春逃回北京。杨春将听到的话一五一十的禀报了崇祯^⑪。

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崇祯召袁崇焕和祖太寿进宫，问不了几句，就喝令将袁崇焕逮捕，囚入御牢。

祖大寿眼见之下，吓得手足无措，出北京城后等了三天，见袁崇焕始终没有获释。崇祯派太监向城外袁部宣读圣旨，说袁崇焕谋叛，只罪一人，与众将士无涉。众兵将在城下大哭。祖大寿与何可纲惊怒交集，立即带了部队回锦州去了^⑫。正在兼程南下赴援的袁部主力部队，在途中得悉主帅无罪被捕，北京城中皇帝和百姓都说他们是“汉奸兵”，当然也就掉头而回。

中国历史上甚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但敌军兵临城下而将城防总司令下狱，却是第一次发生。

崇祯见祖大寿带领精兵走了，不理北京的防务，这一下可急起来了，忙派了内阁全体大学士与九卿到狱中，要袁崇焕写信招祖大寿回来。袁崇焕心中不服，不肯写，说道：“皇上如有诏书，要我写信，我当然奉旨。再说，我本来是督师，祖大寿听我命令。现今我是监狱里的犯人，就算写了信，祖大寿也不会重视。”但崇祯不肯低头，不肯正式下旨命他写信，只是不断派太监出来催促。后来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劝袁崇焕说：“你的忠心和大功，天下皆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终须以国家为重。”袁崇焕想到了“以国家为重”五字，于是克制了自己的倔强脾气，写了一封极诚恳的信，要祖大寿回兵防守北京。

这时候祖大寿已冲出山海关北去，崇祯派人飞骑追去送信。追到军前，祖大寿军中喝令放箭，这时袁部将士怒不可遏，已把崇祯当敌人了。送信的人大叫：“我奉袁督师之命，送信来给祖总兵，不是朝廷的追兵。”祖大寿骑在马上，等他过来。使者递过信去。祖大寿读了信后，下马捧信大哭，一军都大哭。祖大寿对母亲很孝顺，他母亲又很勇敢，儿子行军打仗，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常常跟着部队。这时她劝儿子说：“本来以为督师已经死了，咱们才反出关来，谢天谢地，原来督师并没有死。你打几个胜仗，再去求皇上赦免督军，皇上就会答允。现今这样反了出去，只有加重督师的罪名。”

祖大寿觉得母亲的话很对，当即回师入关，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也即是切断了清兵的两条重要退路^⑬。

如果这时崇祯立刻悔悟，放袁崇焕出来重行带兵，仍然

大有击破清兵的机会。但崇祯只是一味急躁求战，下旨分设文武两经略。这又是事权不统一的大错误，大概他以为文武分权，总不能两个经略一起造反。文经略是兵部尚书梁廷栋，武经略是满桂。

清兵于十二月初一攻克良乡，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

申甫的所谓“车营”，是崇祯在惶急中所做的许多可笑事情之一。申甫本来是个和尚，异想天开的“发明”了许多新式武器，包括独轮火车、兽车、木制西式枪炮等等，自吹效力宏大。崇祯信以为真，立即升他为副总兵，发钱给他在北京城里招募了数千名市井流氓，成立新式武器的战车部队。大学士成基命去检阅新军，认为决不可用，崇祯不听。皇太极回师攻来时，这个战车部队出城交锋，一触即溃，木制大炮自行爆炸，和尚发明家阵亡。

满桂身经百战，深知应当持重，不可冒险求战，但皇帝催得急迫之至，若不出战，势必与袁崇焕一样，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与总兵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等集骑兵、步兵四万列阵。皇太极令部属冒穿明兵服装，拿了明军旗帜，黎明时分突然攻近。明军不分友敌，登时大乱，满桂、孙祖寿都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擒。京师大震。

这时祖大寿、何可纲等得到袁崇焕狱中手书，又还兵来救。皇太极对袁部终是忌惮，感到后路所受到的威胁严重，于是并不进攻北京，写了两封议和的信，放在安定门和德胜门城门口，取道冷口而还辽东。

当清兵围城时，崇祯的张皇失措，不单表现在将袁崇焕下狱一事上，此外倒霉的大臣还有不少。他认为兵部尚书王洽处置不善，下狱。王洽相貌堂堂，魁梧威猛，当时是很出名的。崇祯用他做兵部尚书，就是看中了他的相貌，说他像个“门神”。当时北京人私下说，门神一年一换，这个王门神的兵部尚书一定做不长久。果然不到过年，门神就除下来了。围城时一切混乱，监狱中的囚犯乘机大举越狱，于是刑部尚书和侍郎下狱。崇祯又“发觉”北京的城墙不大坚固，似乎挡不住清兵猛攻，其实，那时城墙就算坚固之极，他也会觉得还不够坚固，于是将工部尚书和工部几名郎中一起在朝廷上各打八十棍再下狱。三个郎中两个年老、一个体弱，都在殿上当场活活打死了。至于那个蓟辽总督刘策，他负责的长城防线被清兵攻破，崇祯将他处死，更是不在话下。

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着实不少，本来由袁崇焕统一指挥，大可发挥威力。袁崇焕一下狱，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流寇”本来都是饥民，只会抢粮，不会打仗，这些溃兵一加入，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情形完全不同了。“流寇”真正成为明朝的威胁，就从那时开始。

- ① 《明清史料》甲编，崇祯二年五月，袁崇焕奏：“今各边兵饷，历过未给二百余万。凡请饷之疏，俱未蒙温谕，而索饷兵哗，则重处任事之臣。一番共哗，一番发给，一番逮治。哗则饷，不哗则不得饷。去年之宁远，今年之遵化，谓哗不由饷乎？近各镇多

以哗矣。哗不胜哗，诛不胜诛，外防虏讧，内防兵溃。如秦之大盗，哗兵为倡，可鉴也。”

- ②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毙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

C. P. Fitzgerald: 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中国文化简史): “首都的地位，是明朝主要的弱点之一，是它覆亡的主要原因。”该书对明朝建都北京的不利有详细分析，见 P. 463—464。

- ③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历史研究) 的引论中说：“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与一个比较落后的社会之间的疆界，如果不再推移，疆界不会就此平衡稳定，时间过去，发展会倾向于对比较落后的社会有利。”
- ④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中国问题): “中华帝国所以能够一直持续到今日，并非由于任何军事技术；相反的，以它的疆域和资源来说，在大多数时间中，它在战争中的表现都是衰弱无能的。”
- ⑤ 皇太极在回军的谕示中说，此行是“渡陈仓、阴平之道，（定）破釜沉舟之计。”

- ⑥ 《崇祯长编》，十一月十五日兵部有疏云：“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自督师提兵入援，分派驻防，遂屹然无恙。”得旨：“谕兵部：袁崇焕入关赴援，驻师丰润，与蓟军东西犄角，朕甚嘉慰。即传谕崇焕，多方筹划，计出万全，速建奇功，以膺懋赏。”又谕：“各路援兵，全听督师袁崇焕调度。”崇祯这道上谕中，“计出万全”与“速建奇功”两件事根本是大大矛盾的。
- ⑦ 朝鲜对明清战事密切注意，所以朝鲜方面的记载也很有参考价值。据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魔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 ⑧ 《清史稿·阿巴泰传》。
- ⑨ 《孙子》：“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以近待远，以佚待劳。”“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 ⑩ 《崇祯长编》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兵科给事中陶崇道疏言：“昨工部尚书张凤翔亲至城头，与臣同阅火器，见城楼所积者，有其具而不知其名，有其名而不知其用，询之将领，皆各茫然，问之士卒，百无一识。有其器而不能用，与无器同；无其器以乘城，与无城同。臣等能不为之心寒乎？”明军守城，主要是靠火器，守城将士连火器都不会使用，由放大炮反而

杀伤满桂部队可知。如果没有袁崇焕来援，北京非给清兵攻陷不可。

- ⑪ 据王氏《东华录》天聪三年所载。又据《崇祯长编》二年十二月甲子：“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大清兵将杨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
- ⑫ 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祖大寿疏言：“比因袁崇焕被拿，宣读圣谕，三军放声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共闻共见者，奈讹言日炽，兵心已伤。初三日，夜哨见海子外营火，发兵夜击，本欲拚命一战，期建奇功，以释内外之疑，不料兵忽东奔……”祖大寿此疏当然有卸免自己责任的用意，但当时士卒愤慨万分，自动东奔的情形也必存在。
- ⑬ 袁崇焕狱中写信、祖大寿接信后回师等情状见余大成《剖肝录》。永平即今卢龙县，当时为府治。

十三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总兵祖大寿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璧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出来。崇祯一概不准。

崇祯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单凭杨太监从清军那里听来的几句话，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况这“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故事，人人皆知。皇帝而成了大白脸曹操，太也可羞。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自称奉袁崇焕之命通敌，送信去给清军。这七名奸细交给锦衣卫押管。崇祯命诸大臣会审，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诸大臣会齐审讯，锦衣卫报称：七名奸细都逃走了。众大臣相顾愕然，心中自然雪亮，皇上决心要杀袁崇焕。锦衣卫是皇帝的御用警察，放走这七名“奸细”，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猜想起来，那御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但不知如何，部署无法周密，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脚。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杀了灭口。

对于这件事，负责监察查核军务的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向皇帝指出了严重责问。崇祯难以辩驳，只得敷衍他说，待将袁崇焕审问明白后，便即派去边疆办事立功，还准备升他的官。崇祯这个答复，其实已等于承认袁崇焕无罪^①。

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军政，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职方司郎中（司长）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议”。所谓叛逆，惟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去敌所忌。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手续上固有错误，可是毛死之后，崇祯明令公布毛文龙的罪状，又公开嘉奖袁崇焕杀得对，就算当真杀错，责任也是在皇帝

了，已不能作为袁崇焕的罪名^②。

嘉靖年间，曾有过一个类似的有名例子：在徐阶的主持下，终于扳倒了大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严世蕃十分工于心计，在狱中设法放出空气，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怕，但如说我害死沈炼、杨继盛，我父子就难逃一死。三法司听到了，果然中计，便以此定为他的主要罪名。徐阶看了审案的定稿之后，说道：“这道奏章一上去，严公子就无罪释放了。”三法司忙问原因。徐阶解释理由：杀沈杨二人，是嘉靖皇帝下的特旨，你们说沈杨二人杀错了，那就是指责皇上的不是。皇上怎肯认错？结果当然释放严世蕃，以证明皇帝永远正确。三法司这才恍然大悟，于是胡乱加了一个“私通倭寇”的罪名，就此杀了严世蕃。

但崇祯对于这样性质相同的简单推论，竟是完全不顾。

至于“擅主和议”，也不过是进行和平试探而已，并非“擅缔和约”。袁崇焕提出缔和建议而给朝廷否决，崇祯如果认为他“擅主和议”是过失，当时就应加以惩处，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衔，自二品官升为从一品，又赐给他蟒袍、玉带和银币。又升又赏，“擅主和议”这件事当然就不算罪行了。

这时关外的将吏士民不断到总督孙承宗的衙门去号哭，为袁崇焕呼冤，愿以身代。孙承宗深信袁崇焕是无罪的，极力安抚祖大寿，劝他立功，同时上书崇祯，盼望以祖大寿之功来赎袁崇焕之“过”。崇祯不予理睬。

有一个没有任何功名职位的布衣程本直，在这时候显示了罕有的侠义精神。这样的事，纵然在轻生重义的战国时代，也足以轰传天下。

程本直与袁崇焕素无渊源，曾三次求见都见不着，到后来终于见到了，他对袁钦佩已极，便投在袁部下办事，拜袁为老师。袁被捕后，程本直上书皇帝，列举种种事实，为袁崇焕辩白，请求释放，让他带兵卫国。这道白冤疏写得怨气冲天，最后申请为袁崇焕而死^③。崇祯大怒，将他下狱，后来终于将他杀了，完成他的志愿。

大学士韩爌是袁崇焕考中进士的主考官，是袁名义上的老师，因此而被迫辞职。御史罗万爵申辩袁崇焕并非叛逆，因而削职下狱。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详细讨论过五年平辽的可能性，因此而罢官充军。

当时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附和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力的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

温体仁是浙江乌程（吴兴）人，在《明史》中列于《奸臣传》。他和毛文龙是大同乡，一心要为毛报仇。梁廷栋和袁崇焕是同年，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又曾在辽东共事。当时袁崇焕是他上司，得罪过他。他心中记恨，既想报仇，又要讨好皇帝。

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清兵攻到，焚烧劫掠，众太监损失很大，大家都说袁崇焕引敌兵进来。毛文龙在皮岛当东江镇总兵之时，每年饷金数十万，其中一大部分根本不运出北京，便在京城中分给了皇帝身边的用事太监。毛文龙一死，众太监这些大收入都断绝了。

此外还有几名御史高捷、袁弘勋、史堉等人，也主张杀袁崇焕，他们却另有私心。当袁崇焕下狱之时，首辅是钱龙锡，

他虽曾批评袁崇焕相貌不佳，但一向对袁很支持。高捷等人在天启朝附和魏忠贤。惩办魏忠贤一伙奸党的案子叫做“逆案”，高捷、史莖等案中有名，只不过罪名不重，还是有官做。钱龙锡是办理“逆案”的主要人物之一。高捷一伙想把袁崇焕这案子搞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攀进在内。因为袁崇焕曾与钱龙锡商量过杀毛文龙的事，钱并不反对，只劝他慎重处理。“新逆案”一成，把许多大官诬攀在内，老逆案的臭气就可冲淡了。结果新逆案没有搞成，但钱龙锡也丢官下狱，定了死罪，后来减为充军。

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军纪不佳，在城外扰民，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

个人的私怨、妒忌、党派冲突、谣言，交织成了一张诬陷的罗网，而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袁崇焕亲信谢尚政的叛卖。谢尚政是东莞人，武举，袁崇焕第一次到山海关、第一次上奏章就保荐他，说是自己平生所结的“死士”，可见是袁崇焕年轻时就结交的好朋友。他在袁的提拔下升到参将。袁杀毛文龙，就是这个谢参将带兵把毛部士卒隔在围外。兵部尚书梁廷栋总觉得要杀袁没有甚么充分理由，便授意谢尚政诬告，答允他构成袁的罪名之后可以升他为福建总兵。谢尚政利欲熏心，居然就出头诬告这个平生待他恩义最深的主帅。

以袁崇焕知人之明，毕竟还是看错了谢尚政。要了解一个人，那是多么的困难！袁崇焕对崇祯的糊涂与奸臣的诬陷，或许并不痛恨，因为崇祯与众奸臣本来就是那样的人，但对于谢尚政的忘恩负义，一定是耿耿于怀吧？或许，他也曾想到了，就算是岳飞，也被部下大将王贵所诬告，因而构成了

风波亭之狱。只是王贵诬告，是由于秦桧、张俊的威迫，谢尚政却是受了利诱，比较起来，谢尚政又卑鄙些。可是谢尚政枉作小人，他的总兵梦并没有做成，不久梁廷栋以贪污罪垮台，查到谢尚政是贿赂者之一，谢也因此革职。

袁崇焕的罪名终于确定了，是胡里胡涂的所谓“谋叛”。崇祯始终没有叫杨太监出来作证。擅杀毛文龙和擅主和议两件事理由太不充分，崇祯无论如何难以自圆其说，终于也不提了。本来定的处刑是“夷三族”，要将袁崇焕全家、母亲的全家、妻子的全家都满门抄斩。余大成去威吓主理这个案子的兵部尚书梁廷栋：“袁崇焕并非真的有罪，只不过清兵围城，皇上震怒。我在兵部做郎中，已换了六位尚书，亲眼见到没有一个尚书有好下场。你做兵部尚书，怎能保得定今后清兵不再来犯？今日诛灭袁崇焕三族，造成了先例，清兵若是再来，梁尚书，你顾一下自己的三族罢。”

梁廷栋给这番话吓怕了，于是和温体仁商议设法减轻处刑，改为袁崇焕凌迟，七十几岁的母亲、弟弟、妻子，几岁的小女儿充军三千里。母家、妻家的人就不牵累了^①。

“凌迟”规定要割一千刀，要到第一千刀上才能将人杀死，否则刽子手有罪，那就是所谓“千刀万剐”。所以骂人“杀千刀”是最恶毒的咒骂。

袁崇焕被绑上刑场，刽子手还没有动手，北京的众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直咬到了内脏。刽子手依照规定，一刀刀的将他身上肌肉割下来。众百姓围在旁边，纷纷叫骂，出钱买他的肉，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买到后咬一口，骂一声：“汉奸！”^⑤

因为北京城的百姓认定，去年清兵围城是他故意引来的。很难说这样的谣言从何而来，是痛恨袁崇焕的大臣与太监们散播出去的？还是一般群众天生的喜欢听信谣言？又或许，受到了重大惊恐和损失的北京百姓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

从长远来说，人民的眼睛确是雪亮的，然而当他们受到欺蒙之时，盲目而冲动的群众，可以和暴君一样的胡涂，一样的残酷。但隔得远了一些，自己的生命财产并不受到直接的影响时，人们就可以冷静地思考了，所以除了北京城里一批受了欺骗的百姓，天下都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连朝鲜的君臣百姓也知道他的冤枉，为他的被害感到不平^⑥。

袁崇焕死后，骸骨弃在地下，无人敢去收葬。他有一个姓余的仆人，顺德马江人，半夜里去偷了骸骨，收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隔一道城墙，广渠门外的一片广场之上、城壕之中，便是八个半月之前袁崇焕率领将士大呼酣战的地方。他拚了性命击退来犯的十倍敌军，保卫了皇帝和北京城中百姓的性命。皇帝和北京城的百姓则将他割成了碎块。

那姓余的义仆终身守墓不去，死后就葬在袁墓之旁。非常奇怪的是，余君的子孙世代代都在袁崇焕墓旁看守。直到民国五年，看守袁墓的仍是余君的子孙，他们说是为了遵守祖宗的遗训^⑦。

程本直、余仆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高贵的一面。谢尚政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卑劣的一面。袁崇焕的死法，却又显示了群众在受到宣传的愚弄、失却了理性之后，会变得如何狂暴可怖。袁崇焕是一团火一样的人，在他周围，燃烧的是高贵的火焰、邪恶的火焰、狂暴的火焰。这些火焰就像他本人

灵魂中的火焰那样，都是猛烈地闪亮的。

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以倾国之师，在大凌河将祖大寿紧紧包围，十月间祖大寿不支投降。副将何可纲不降，被杀。祖大寿骗皇太极说可为满清去取锦州，但一到锦州，立即就守城，此后皇太极派大将几次进攻都打不下来。皇太极两次御驾亲征，攻锦州、攻宁远，都无功而退。直到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兵大军再围锦州，整整围攻一年，到第二年三月，先击溃了洪承畴十四万大军，祖大寿粮尽援绝，又再投降。祖大寿到顺治十三年才死，始终不曾为满清打过一仗，大概是学了《三国演义》中“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宗旨，满清也没有封他甚么官。比之满桂、赵率教、何可纲、孙祖寿等人，祖大寿有所不如，但比之其余的降清大将却又远胜了。

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的父亲吴襄曾做宁远总兵，和祖大寿是关辽军中同袍，都是袁崇焕的部属。当明清之际，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曹变蛟、黄得功、刘泽清等都是。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将才之人，麾下都是悍卒健士。袁崇焕若是不死而统率这一批精兵猛将，军事局面当然完全不同了。吴三桂如是袁崇焕的部将，最多不过是“抱头痛哭为红颜”而已，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冲冠一怒”，为了陈圆圆而引清兵入关。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更有人带

了西洋大炮过去，满清开始自行铸炮。辽东将士都说：“袁督师这样忠勇，还不能免，我们在这里又干甚么？”^⑧降清的将士写信给明将，总是指责明朝昏君奸臣陷害忠良^⑨。

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也不是韩信、岳飞、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点，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⑩。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⑪。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的猛烈燃烧。

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像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

① 钱家修《白冤疏》：“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其中又说：“方天启年间，诸阳失卫，山海孤寒。当此时谁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顾？独崇焕以八閩小吏，报效而东，履

历风霜，备尝险阻，上无父母，下乏妻孥，夜静胡笳，征人泪落。焕独何心，亦堪此哉？毋亦君父之难，有不得不然者耳。”崇祯批答：“批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

- ② 袁崇焕下狱后，毛文龙的朋友乘机要求为毛翻案，请求赐谥抚恤。崇祯不准，说毛之死是“罪有应得”，不准以袁崇焕为借口而翻案。见程本直：《漩声》。
- ③ 程本直《白冤疏》中说：“总之，崇焕恃恩太过，任事太烦，而抱心太热，平日任劳任怨，既所不辞，今日来谤来疑，宜其自取。独念崇焕就执，将士惊惶，彻夜号啼，莫知所处，而城头炮石，乱打多兵，骂詈之言，骇人听闻，遂以万余精锐，一溃而散。”最后说：“臣于崇焕，门生也。生平意气豪杰相许。崇焕冤死，义不独生。伏乞皇上骈收臣于狱，俾与崇焕骈斩于市。崇焕为封疆社稷臣，不失忠。臣为义气纲常士，不失义。臣与崇焕虽蒙冤地下，含笑有余荣矣。”
- ④ 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家里穷得很，没有丝毫多余的财产。他在辽西的家属充军到浙江，后来改充军到贵州，在广东东莞的充军到福建。《明史》说袁崇焕没有子孙。近人叶恭绰则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当时满清掳掠大量汉人至辽东为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满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袁崇

焕的冤狱，到清朝乾隆年间方才得以真相大白。《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其中《袁崇焕传》中，根据清方的档案纪录，直言皇太极如何用反间计的经过。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才读到《明史》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对袁的遭遇很是同情，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

⑤ 见《明季北略》。

⑥ 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焕传》说：“遂磔崇焕于市……天下冤之。”朝鲜《仁祖实录》八年二月丁丑载：朝鲜的使者朴兰英到沈阳，满清的王公当着他面互相“耳语”，说袁经略果然和我们同心，只可惜事情败露而被逮捕。这样的国家机密，怎会当着外国使臣的面而互相耳语，故意让他听到？朴兰英明白他们的用意，只不过想借他而传言到明朝去，以便尽快杀了袁崇焕，所以他在给朝鲜国王的奏章中说：“此必行间之言也。”直到一百年之后，朝鲜的君臣们在讨论明朝覆亡的原因时，还说主要原因是杀袁崇焕（见朝鲜《英宗实录》六年十一月辛未，即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〇年）。

⑦ 民国五年，东莞人张伯桢的儿子死了，他佩服袁崇焕，将儿子葬在袁墓的旁边。当时看守袁墓的仍是余氏子孙，叫做余淇。张伯桢为袁崇焕的义仆也立了碑。

- ⑧ 杨士聪《五堂荟记》卷二：“袁既被执，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明史·袁崇焕传》：“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 ⑨ 《明清史料》丙编，辽将自称“在此立功何用”，故“北去胡”而投降满清，其中有人致书旅顺明将：“南朝主昏臣奸，陷害忠良。”
- ⑩ 程本直《漩声》：“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
- ⑪ 程本直《漩声》中引袁崇焕的话说：“子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也’可也。”

十四

崇祯所以杀袁崇焕，并不只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么简单。如果是出于一时误信，可说他只是愚蠢。《三国演义》写曹操误中周瑜反间计，听信蒋干的密报，立刻就杀了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等到两人的首级献到帐下，曹操登时就省悟了，自言自语：“我中计了！”那只是片刻之间的事。然而崇祯于十二月初一将袁崇焕下狱，到明年八月十六才处死，中间有八个半月时间深思熟虑。他曾几次想放了袁崇焕，要他再去守辽，因此有“守辽非蛮子不可”的话，从宫中传到外

朝来^①。既然有这样的话，当然已充分明白皇太极的反间计。他称袁崇焕为“蛮子”，那是既讨厌他的倔强，却又不禁佩服他的干劲和才能。

然而为甚么终于杀了他？显然，崇祯不肯认错，不肯承认当时误中反间计的愚蠢。杀袁崇焕，并不是心中真的怀疑他叛逆，只不过要隐瞒自己的愚蠢。以永远的卑鄙来掩饰一时的愚蠢！

为甚么隔了这么久才杀他？因为清兵一直占领着冀东永平等要地，威胁北京，直到六月间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以前，崇祯不敢得罪关辽部队。要等到京师的安全绝对没有了问题才动手。在此以前，他不是不忍杀，而是不敢杀。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可见处死大臣，在他原不当是一件大事。这些兵部尚书中，有些昏愤糊涂，有些却也忠耿干练，例如傅宗龙，只因为向崇祯奏禀天下民穷财尽的惨状，崇祯就大为生气，责备他道：“你是兵部尚书，只须管军事好了，这些陈腔滥调，说它干甚么？”后来便将他关入狱中，关了两年。

崇祯传下来的笔迹，我只见到一个用在敕书上的花押，以及“九思”两个大字。“九思”出于《论语》。孔子说：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

虑听清楚了没有；考虑自己的表情温和么？态度庄重么？说话诚恳老实么？工作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难，考虑怎样去向人家请教；要发怒了，考虑有没有后患；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时候，考虑是不是该得。这就是所谓“九思”^②。此人大书“九思”，但自己显然一思也不思。倒是在死后，得了个“思宗”的谥法，总算有了一思。

我九岁那一年的旧历五月二十，在故乡海宁看龙王戏。看到一个戏子悲怆凄凉的演出，他披头散发的上吊而死，临死时把靴子甩脱了，直甩到了戏台竹棚的顶上。我从木牌子上写的戏名中，知道这出戏叫作《明末遗恨》。哥哥对我说，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当时我只觉得这皇帝有些可怜。

一九五〇年秋天，我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曾去了崇祯吊死的煤山，望到皇宫金黄色的琉璃瓦，在北京秋日的艳阳下映出璀璨光彩，想到崇祯在吊死之前的一刹那曾站在这个地方，一定也向皇宫的屋顶凝视过了，尽管这人卑鄙狠毒，却也不免对他有一些悲悯之情。

他孤独得很，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因为他任何人都都不相信。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策。他用手指在案上写了“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给身边的近侍太监看了，当即抹去。他在自杀之前，用血写了一道诏书，留在宫中，对李自成说，这一切都是群臣误我的，你可以碎裂我的尸体，可以将我的文武百官尽数杀死^③。可见他始终以为一切过失都是在文武百官，痛恨所有为他办事的人。

他哥哥天启从做木工中得到极大乐趣，依恋乳娘，相信

魏忠贤一切都是对的，精神上倒很平安。崇祯却只是烦躁、忧虑、疑惑、徬徨，做十七年皇帝，过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拚命想办好国家大事，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是。

皇帝是不能辞职的！

他没有一个真正亲信的人，他连魏忠贤都没有。他没有精神上的信仰，一度听了徐光启的劝告而信奉天主教，但他的爱子悼灵王生病，天主没有救活孩子的性命，他便对天主失却了信心。他没有真正的爱好。他不好色，连陈圆圆这样的美女送进宫去，他都不感兴趣而遣出宫来。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由于他的自杀，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得的好得多。只因他不好酒色，勤于政事，后人就以为他本身是个好皇帝。甚至李自成的檄文中也说他并不真的十分糊涂，只不过受到欺蒙，一切坏事都是群臣干的^①。只因他遗诏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一个百姓，后人便以为他真的爱百姓（难道他十七年中所杀的百姓还少了？），只因他说过“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后人便以为明朝所以亡，责任是在群臣身上。其实他说这样的话，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国之君。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却将中兴之臣、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罢的罢，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般换来换去，那便构成了亡国之君的条件。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

然而袁崇焕抗拒满清入侵，却不能说是错了。当时满清对明朝而言是异族，是外国，清兵将汉人数十万、数十万的俘虏去，都是作为奴隶或农奴。清兵占领了中国的土地城市，总是烧杀劫掠、极残酷的虐待汉人。不能由于后代满清统治胜过了明朝，现在满族又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就抹煞了袁崇焕当时抗御外族入侵的重大意义。正如将来世界大同之后，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国保持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清朝比明朝好，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然而袁崇焕当时是不会知道的。

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运气。袁崇焕和亿万中国人民运气不好，遇上了崇祯。崇祯运气不好，做上了皇帝。他仓皇出宫那一晚，提起剑来向女儿长平公主斩落时，凄然说道：“你为甚么生在我家？”正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性格、才能、年龄，都不配做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皇帝。归根结底，是专制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下，万历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最后被送入戒毒所。天启是一个精巧的木匠。崇祯做甚么好呢？他残忍嗜杀，暴躁多疑，性格中有强烈的犯罪倾向，在现代社会中极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不良青年，但如加以适当的教育与训练，可以在屠宰场中做屠夫（我当然并不是说屠夫有犯罪倾向），那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他不能做猎人，因为完全缺乏耐心。

后世的评论者大都认为，袁崇焕如果不死，满清不能征服中国^⑤。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只要崇祯是皇帝，袁崇

焕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变不了基本局面，除非他杀了崇祯而自己来做皇帝，这当然不符合他的性格。在君主专制独裁的制度之下，权力在皇帝手里。

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开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

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

在袁崇焕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保卫人民；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在每一个时代中，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袁崇焕当然小得多，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尽力而为。时代不断在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点、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

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大功业，令我们感谢；有许

多人建立了大帝国和长久的皇朝，令我们惊叹。然而袁崇焕“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极度悲惨的遭遇，这个生死以之的“痴心人”，这个无法无天的“泼胆汉”，却更加强烈的激荡了我们的心。

崇祯和袁崇焕两人的性格，使得这悲剧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两人第一次平台相见，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的诺言，杀机就已经伏下了。以后他请内帑、主和议、杀毛文龙，悲剧一步步的展开，杀机一层层的加深，到清军兵临北京城下而到达高潮。在这悲剧的高潮中，崇祯不许袁部入城是第一个波浪；袁部苦战得胜，崇祯催逼他去追击十倍兵力的清军，是第二个波浪；北京城里毁谤袁崇焕的谣诼纷传是第三个波浪；终于，皇太极使反间计而崇祯中计。至于后来的凌迟，已是戏剧结构上的荡漾余波^⑥了。

即使没有皇太极的反间计，崇祯终于还是会因别的事件、用别的借口来杀了他的。

我们想象崇祯二年腊月中国北方的情形：

在永平、滦州、迁安、遵化一带的城内和郊外，清兵的长刀正在砍向每一个汉人身上，满城都是鲜血，满地都是尸首^⑦……

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数十万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骑在马上清兵挥舞鞭子在驱赶。清兵不断的欢呼大叫，这些汉人是他们俘虏来的奴隶，男的押去辽东为他们做苦工，女的分给兵将淫乐^⑧……

在陕西，灾荒正在大流行。树皮草根都吃完了，饥饿的父母养不活儿女，只好将他们抛在城角的空场上，这些孩子有的在哭号，呼叫：“爸爸，妈妈！”有的拾起了粪便在吃。到第二天，这些孩子都死了。但又有父母抱了孩子来抛弃。做母亲的看着满地死儿，舍得把手里的孩子抛下来吗？但如带回家去，难道眼看他活活的饿死^⑨……

流离在道路上的饥民不知道怪谁才好，只有怪天。他们向来对老天爷又敬又怕，这时反正要死了，就算在地狱中上刀山、下油锅也不管了，他们破口大骂老天爷，有气无力的咒骂，终于倒在地下，再也起不来^⑩……

在北京城的深宫里，十八岁的少年皇帝在拍着桌子发脾气。他又是焦急，又是害怕，不断的问太监：“袁蚩子写了信没有？怎么还不写好？这家伙跟我过不去，非将他千刀万剐不可。你们再去催，叫他快写信给祖大寿！”他憔悴苍白的脸上泛起了潮红，眼中布满了红丝，不断的说：“杀了他！杀了他！”……

在阴森寒冷的御牢里，袁崇焕提笔在写信给祖大寿，砚台里会结冰吧？他的手会冻得僵硬吗？会因愤怒而颤抖吗？他的信里写的是些甚么句子？泪水一定滴上了信笺罢？

皇帝的信使快马驰出山海关外，将这封信交在祖大寿的手里。祖大寿读信之后，伏地大哭。讯息传了开去：“督师有信来！”

辽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数万名间关百战、满身累累枪伤箭疤的关东大汉，伏在地下向着北京号啕痛哭，因为他们的督师快要被皇帝杀死了。战马悲嘶，朔风呼啸，绵

延数里的雪地里尽是伏着愤怒伤心的豪士，白雪不断的落在他们的铁盔上、铁甲上……

① 见余大成《剖肝录》。

② 《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崇祯死后，因为没有确定的接班人，也就没有确定的谥法，有毅宗、庄烈帝、怀帝、愍帝、思宗等谥。思宗的“思”字，不是美谥，《逸周书》的谥法解中说：“道德纯一曰思，大省（即“眚”，灾害的意思）兆民曰思，追悔前过曰思，外内思索曰思。”汉朝的王逸作过一篇楚辞，叫作《九思》，是哀悼屈原的，共有九章：逢尤、怨上、疾世、悯上、遭厄、悼乱、伤时、哀岁、守志。所说的悼乱伤时，疾世哀岁，逢尤遭厄，和袁崇焕的心境和遭遇倒也差不多。但崇祯写这《九思》二字时，所想到的当然不会是王逸的《九思》。

③ 崇祯遗诏：“朕自登极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任尔分裂朕尸，可将文武尽皆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这道遗诏，和相传留在他身上的遗书文字稍有不同。

④ “君非甚闇，孤立而炆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 ⑤ 梁启超在《袁崇焕传》的题目上，加了“明季第一重要人物”的形容词，传中说：广东崎岖岭表，数千年来与中原的关系很浅薄，历史上影响到全中国的人物极少，只有唐朝六祖慧能光大了禅宗，明朝陈白沙在哲学上倡明唯心论，成为王阳明的先驱，而“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只有袁崇焕一人。（其实，他即使不提到孙中山先生，也应当提洪秀全。）又说：“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康有为在《袁督师遗集序》中说：“若吾粤袁督师之丧于谗间也，天下震动，鬼神号泣，明社遂屋，余祸烈烈，波荡至今。呜呼，天下才臣名将多矣，谗死亦至伙，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则岂惟杜邨、钟室、凉风、金牌之凄感也。……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他认为白起、韩信、斛律光、岳飞四人被谗而死，虽令人感叹，但于国家存亡无关，不及袁崇焕事件影响深远。

李济深《重修明督师袁崇焕词墓碑》：“论明清间事者，盍以为督师不死，满清不能入主中原。”叶恭绰谒袁崇焕墓诗：“史笔只今重论定，好申正气息群纷。”注云：“近日史学家钩稽事实，证明袁如不死，满洲不能坐大，即未必克入主中原，故袁死所关之重，有同岳飞于宋。文天祥辈尚非其比也。”

- ⑥ 戏剧结构上高潮过后的余波(anti-climax)，通常译

作“反高潮”，似不甚贴切。

- ⑦ 《清史列传》卷三：“岳托（满清大将，代善之子，皇太极的侄儿）曰：辽东以久不降，故诛之。杀永平人，乃贝勒阿敏所为……六年正月，（岳托）奏言：前克辽东、广宁，汉人拒命者诛之，复屠永平、滦州汉人。”
- ⑧ 满清每次出兵，都俘虏大量汉人去做生产工具。这次进攻北京之役俘虏的实数无记录，但知阿巴泰攻掠山东之役（《碧血剑》中提到的那一次）“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相信崇祯二年一役中俘虏汉人也必达数十万，《太宗实录》卷六：“上因问达海（奉命监守明宫太监而使反间计的五将之一）等：‘是役俘获视前二次如何？’对曰：‘此行俘获人口，较前甚多！’上曰：‘金银币帛，虽多得不足喜，惟多得人口为可喜耳！’”
- ⑨ 《陕西通志》，崇祯二年马懋才《备陈灾变疏》：“殆年终而树皮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者。”
- ⑩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崇祯间有民谣曰：‘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此种时日曷丧之心理，非人民痛苦至极者，宁忍出此？”

后 记

《碧血剑》是我的第二部小说，作于一九五六年。

《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两个在书中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袁承志的性格并不鲜明。不过袁崇焕也没有写好，所以在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又写了一篇《袁崇焕评传》作为补充。

《碧血剑》曾作了两次颇大修改，增加了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修订的心力，在这部书上付出最多。

《袁崇焕评传》是我一个新的尝试，目标是在正文中不直接引述别人的话而写历史文字，同时自己并不完全站在冷眼旁观的地位。这篇“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所以杀袁崇焕，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于中了反间计，而是在于这两个人性格的冲突。这一点，前人从未指出过。

这篇文字并无多大学术上的价值，所参考的书籍都是我手头所有的，数量十分有限。出自《太宗实录》、《崇祯长编》等书的若干资料都是间接引述，未能核对原来的出处，或许会有谬误。这篇文字如果有甚么意义，恐怕是在于它的“可读性”。我以相当重大的努力，避免了一般历史文字中的艰深晦涩。现在的面目，比之在《明报》上所发表的初稿《广东英雄袁蛮子》，文字上要顺畅了些。

一九七五．六